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T08n0221

放光般若經

西晉 無羅叉譯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1 放光品
  - 2 無見品
  - 3 假號品
  - 4 學五眼品
  - 5 度五神通品
  - 6 授決品
  - 7 妙度品
  - 8 舌相光品
  - 9 行品
  - 10 學品
  - 11 本無品
  - 12 空行品
  - 13 問幻品
  - 14 了本品
  - 15 摩訶薩品
  - 16 問僧那品
  - 17 摩訶衍品
  - 18 僧那僧涅品
  - 19 問摩訶衍品
  - 20 陀鄰尼品
  - 21 治地品
  - 22 問出衍品
  - 23 歎衍品
  - 24 衍與空等品
  - 25 合聚品
  - 26 不可得三際品
  - 27 問觀品
  - 28 無住品
  - 29 如幻品
  - 30 雨法雨品
  - 31 歎品
  - 32 隆眾生品

- 33 守行品
- 34 供養品
- 35 持品
- 36 遣異道士品
- 37 無二品
- 38 舍利品
- 39 功德品
- 40 勸助品
- 41 照明品
- 42 泥犁品
- 43 明淨品
- 44 無作品
- 45 等品
- 46 直知識品
- 47 覺魔品
- 48 不和合品
- 49 大明品
- 50 問相品
- 51 大事興品
- 52 譬喻品
- 53 隨直知識品
- 54 解深品
- 55 歎深品
- 56 阿惟越致品
- 57 堅固品
- 58 深品
- 59 夢中行品
- 60 加調品
- 61 問相行願品
- 62 阿惟越致相品
- 63 釋提桓因品
- 64 問等學品
- 65 親近品
- 66 牢固品
- 67 囑累品
- 68 無盡品
- 69 六度相攝品
- 70 漚和品

- 71 種樹品
- 72 菩薩行品
- 73 當得真知識品
- 74 教化眾生品
- 75 無堅要品
- 76 無倚相品
- 77 有相品
- 78 住二空品
- 79 超越法相品
- 80 信本際品
- 81 無形品
- 82 建立品
- 83 畢竟品
- 84 分別品
- 85 有無品
- 86 諸法等品
- 87 諸法妙化品
- 88 薩陀波倫品
- 89 法上品
- 90 囑累品

- 卷目次
  - 001
  - 002
  - 003
  - 004
  - 005
  - 006
  - 007
  - 008
  - 009
  - 010
  - 011
  - 012
  - 013
  - 014
  - 015
  - 016
  - 017

- 018
- 019
- 020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3.Q4」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No. 221 [Nos. 220(2), 222, 223]
放光般若經卷第一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放光品第一

聞如是：
一時佛在羅閱祇耆闍崛山中，與大比丘眾五千人俱，皆是阿羅漢——諸漏已盡，意解無垢，眾智自在已了眾事，譬如大龍所作已辦，離於重擔逮得所願，三處已盡正解已解。復有五百比丘尼，諸優婆塞、優婆夷，諸菩薩摩訶薩——已得陀隣尼空行三昧，無相、無願藏；已得等忍，得無罣礙陀隣尼門；悉是五通。所言柔軟無復懈怠，已捨利養無所希望，逮深法忍得精進力，已過魔行度於死地；所教次第，於阿僧祇劫順本所行，所作不忘；顏色和悅，常先謙敬所語不麤；於大眾中所念具足，於無數劫堪任教化，所說如幻、如夢、如響、如光、如影、如化、如水中泡、如鏡中像、如熱時炎、如水中月，常以此法用悟一切；悉知眾生意所趣向，能以微妙慧，隨其本行而度脫之；意無罣礙具足持忍，所入審諦，願攝無數無量佛國；無量諸佛所行三昧皆現在前；能請諸佛為一切說法；種種諸見離於所著，已遊戲於百千三昧而自娛樂；諸菩薩者德皆如是——其名曰護諸繫菩薩、寶來菩薩、導師菩薩、龍施菩薩、所受則能說菩薩、雨天菩薩、天王菩薩、賢護菩薩、妙意菩薩、有持意菩薩、增益意菩薩、現無癡菩薩、善發菩薩、過步菩薩、常應菩薩、不置遠菩薩、懷日藏菩薩、意不缺減菩薩、現音聲菩薩、哀雅威菩薩、寶印手菩薩、常舉手菩薩、慈氏菩薩，及餘億那術百千菩薩俱，盡是補處應尊位者。復有異菩薩無央數億百千，及諸尊者子皆悉來會。
爾時世尊自敷高座結跏趺坐，正受定意三昧。其三昧名三昧王，一切三昧悉入其中。作是三昧已，持天眼觀視世界。爾時世尊放足下千輻相輪光明，從鹿腨腸上至肉髻，身中支節處處各放六十億百千光明，悉照三千大千國土無不遍者。其光明復照東方西方南方北方四維上下如恒邊沙諸佛國土；眾生之類其見光明者，畢志堅固，悉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世尊復放身毛，一一諸毛孔皆放光明，復照三千大千國土，復照十方無數恒邊沙國土；一切眾生見光明者，畢志發無上正真道意。世尊復以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法，放大光明，悉遍三千大千國土，復照十方無數恒邊沙國土；一切眾生見光明者，亦畢志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世尊出廣長舌，遍三千大千國

土。遍已，從其舌根復放無央數億百千光明。一一光明化為千葉寶華，其色如金。一一華者上皆有坐佛，一一諸佛皆說六度無極。一切眾生聞說法者，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其舌光明一一華像，復照十方恒邊沙國土；一切眾生見其光明、聞說法者，亦發無上正真道意。

是時世尊於師子座三昧，其三昧者名師子遊戲。身放神足，感動三千大千國土六反震動。三昧威神，令此三千大千國土地皆柔軟[跳-兆+叵][跳-兆+我]踊沒。諸有地獄、餓鬼、蠕動之類，及八難處，皆悉解脫。得生天上，人中齊第六天。適生天上人中已皆大歡喜，即識宿命，來詣佛所稽首受法。如是十方恒邊沙國土，諸三惡趣及八難處亦離對苦，生天上人中齊第六天。適生歡喜亦識宿命，各各自至其國佛所，稽首受法。爾時三千大千國土，諸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瘂者能言、傴者得申、拘躄者得手足、狂者得正、亂者得定、病者得愈、飢渴者得飽滿、羸者得力、老者得少、裸者得衣，一切眾生皆得同志，相視如父如母、如兄如弟，等行十善淳修梵事，無有瑕穢澹然快樂，譬如比丘得第三禪，一切眾生皆逮於智，調已自守不嬈眾生。

爾時世尊坐師子床，於此三千大千國土其德特尊，光明色像威德巍巍。譬如山王須彌，眾山無能及者。爾時世尊如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法，以大普音遍三千大千國土諸首陀會天及諸梵天、第六天王、釋天、四王天，其中諸天及諸眾生，悉見師子座、聞佛所說，各持天上所有種種名香、種種名華來詣佛所，供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是三千大千國土其中眾生，各持世間所有名香、水陸諸華來詣佛所，供養世尊。是時諸天香華、眾生香華，所可供養散如來上者，於空中合化成大臺，於其臺中垂諸幢幡。幢幡華蓋五色繽紛，華蓋光明悉遍照三千大千國土皆作金色；十方恒邊沙諸佛國土亦復如是。是時閻浮提人意自念言：「今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獨為我等說法，不在餘處。」諸三千大千國土中諸眾生亦各念言：「今日如來在我前坐，獨為我等說法，不在餘國。」

爾時世尊於師子座復放光明，照於三千大千國土。其中眾生見光明者，盡見東方恒邊沙佛及弟子眾，悉見是間沙訶國土釋迦文佛及諸會眾；十方國土各各相見亦復如是。

東方度如恒邊沙國有世界名寶迹，其佛號寶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今現在以般若波羅蜜教化一切。有菩薩名普明，見釋迦文佛光明變化威神感動，便白寶事如來言：「今日何緣有是佛身光明變化感動如是？」寶事如來告普明曰：「西方極遠有世界名沙訶，其佛號釋迦文，今現在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是其瑞應。」普明白佛言：「唯然，世尊！我欲詣彼見釋迦文佛禮事供養。彼國菩薩皆得

總持、得諸三昧超越三昧。」佛告普明：「欲往隨意。」時寶事佛便以千葉金色蓮華與普明言：「持是供養釋迦文佛。」重告普明：「汝詣彼國，攝持威儀無失法度。所以者何？彼國菩薩奉持律行，是以生彼。」是時普明菩薩與無央數百千菩薩、無數比丘、諸善男子、善女人眾，從東方來——所經諸佛，皆以香華供養禮事——來詣忍界。見釋迦文佛，稽首作禮，普明菩薩白釋迦文佛言：「寶事如來致問慇懃問訊世尊：『坐起輕利、氣力如常不？』今奉此華供養世尊。」佛即受之。釋迦文佛便以此華散於東方恒邊沙佛國，其華遍至，一一華者皆有坐佛，皆說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聞是教者皆發無上正真道意。彼善男子、善女人隨普明菩薩來者，皆禮事釋迦文佛足，所齎香華供養世尊。

南方度如恒邊沙國，有世界名度憂，其佛號無憂威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菩薩名離憂；西方度如恒邊沙國，有世界名滅惡，其佛號寶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菩薩名意行；北方度如恒邊沙，有世界名勝，其佛號仁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菩薩名施勝；下方度如恒邊沙，有世界名賢，其佛號賢威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菩薩名妙華；上方度如恒邊沙，有世界名思樂，其佛號思樂威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有菩薩名思樂施。如是六方菩薩各白其佛：「此何變化而現於此？」其佛各報諸菩薩言：「去是極遠有忍世界，佛號釋迦文，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是其瑞應。」彼諸菩薩各白其佛：「欲詣忍界見釋迦文佛，禮事供養。」爾時諸佛各與寶華，及諸無數百千菩薩、諸比丘僧、善男子、善女人俱來詣此。所經諸國土，各以香華供養諸佛。次詣忍界，見釋迦文佛，供養禮事問訊，皆如東方諸菩薩比。

爾時，一時之頃三千大千國界，其地所有皆成為寶，諸樹草木悉為香華，懸諸幢幡繒綵華蓋，譬如華迹世界普華如來國土、文殊師利、善住意王天子及諸大威神菩薩所處國土，此忍世界所有珍妙亦如彼國。

爾時眾會諸天魔梵、諸龍鬼神、沙門婆羅門、世界人民、諸菩薩摩訶薩及新發意者，皆悉來集。佛知眾會已定，告舍利弗言：「菩薩摩訶薩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白佛言：「欲逮知一切諸法，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未曾不布施，有財、有施、有受者，為行檀波羅蜜；知罪、知福，為行尸波羅蜜；不起恚意，為行羼提波羅蜜；身口常精進意不懈怠，為行惟逮波羅蜜；於六情無所味，為行禪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定意不起，當具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當具足

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具足四禪、四等、四無形三昧，具八解禪、得九次第禪。當復知九相：新死相、筋纏束薪相、青瘀相、膿相、血相、食不消相、骨節分離相、久骨相、燒焦可惡相。已知諸相，當念佛、志法、志比丘僧，志在施戒，志在安般守意，志在無常、苦、空、無我人想，無所樂想、無生滅想、無道想、無盡想、無所起想、善想、法想，豫知一切眾生之意。是謂為慧。便得覺意三昧、無畏三昧，有想有畏、無想無畏、亦無想亦無畏。所不知根，當知、已知。當知欲過八患、却十二衰。具足佛十力、十八法、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慈大悲。覺知一切菩薩慧者，當習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具足薩云若、離於生死習緒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如是，舍利弗！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上菩薩位者，欲過聲聞、辟支佛地，欲住阿惟越致地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住六通、知一切人意所趣向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勝羅漢、辟支佛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悉欲得諸陀隣尼三昧門、諸眾智門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諸聲聞、辟支佛家所作布施、持戒、勸助種種功德，欲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知聲聞、辟支佛家諸所有戒、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欲過其上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少施、少戒、少忍、少進、少禪，所習行少而得大報功德無量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使親族身體如佛形像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具足大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成諸菩薩種姓，逮得鳩摩羅浮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常不欲離諸佛世尊、供養諸佛，種種所行欲成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滿一切眾生之願，欲求飲食、車乘、象馬、履屣、衣裘、香華、幔飾、床臥之具，給眾所求能令具足，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使恒邊沙佛國中人悉具足行六波羅蜜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行功德使正至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使十方恒邊沙佛國土諸佛世尊所讚歎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一發意超越十方恒邊沙諸佛國土悉遍至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發一音都使十方盡聞其聲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護一切十方諸佛剎使不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住內空、外空、大空、最空、空空、有為空、無為空、至竟空、無限空、所有空、自性空、一切諸法空、無所猗空、無所有空，欲知是空事法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覺知一切諸佛諸法如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諸法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一切諸法真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如是，為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住。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知三千大千國土其中塵數，及諸樹木生草枝葉莖節，悉欲知是數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以一毛破為百分，以一分毛取三千大千國土，其中海水數知幾涕，悉知其數不嬈水性，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國土其中火起，譬如劫盡燒時，欲一時吹滅大火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國土其中大風起，吹須彌大山令如糠[(穀-(一/禾)+米)/會]，能以一指障其風力令不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以結跏趺坐悉遍滿三千大千國土虛空，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三千大千國土諸須彌山，能持一手舉著他方無數佛國，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能以一鉢之飯充飽十方恒邊沙佛及弟子眾，悉令滿足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又以珍寶服飾、幢幡繒蓋香華供養恒邊沙佛及弟子眾，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使十方恒邊沙國其中眾生悉具於戒、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沙門四道乃至無餘泥洹，欲得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若布施，當作是念：『使我得大果報。』得生尊者家、梵志大姓家、迦羅越家，生四王天上乃至第六天中，因是布施得第一禪上至四禪、空無形禪，作是布施得賢聖八品道，得須陀洹上至阿羅漢辟支佛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慧方便，具足六波羅蜜。」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摩訶薩云何布施具足六波羅蜜？」

佛言：「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者，當習無所猗法，其所布施及受者，令具足諸波羅蜜，是為具足檀波羅蜜。於善於惡不與罪福，是為尸波羅蜜。無瞋無喜，是為羼提波羅蜜。意無懈怠，是為惟逮波羅蜜。於無所著不起狐疑，是為禪波羅蜜。離於諸法，是為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知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之法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度有為、無為之法，當學般若波羅蜜。欲覺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諸法如者，法相所起欲逮覺滅際者，欲過聲聞辟支佛前，欲為一切諸佛給所當者，欲為諸佛世尊內眷屬者，圖大眷屬者，欲得菩薩眷屬者，報大施者，欲行無相施者，欲不起惡意者，欲不起恚恨意者，欲不起懈怠意者，欲不起亂意者，欲不起惡智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使一切立於布施、戒、念，作務勸助功德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立五眼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何等為五眼？肉眼、天眼、智眼、法眼、佛眼。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得天眼見十方諸佛者，天耳聽十方諸佛所說法者，欲悉知諸佛意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聞十方諸佛所說不斷，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見過去諸佛、現在諸佛世尊剎土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聞十方諸佛所說十二部經、欲諷誦者，及諸聲聞所未曾聞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聞十方諸佛所可說法、甫當所說，悉欲識知，遍教眾生者，當學般若波羅蜜。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所說諸法欲盡聞知，聞已遍教一切讀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十方恒邊沙諸佛世界有窈冥之處，日月所不照，欲持光明悉遍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十方恒沙諸佛世界有初不聞佛音、法音、僧音者，能立眾生皆使正見聞三寶音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願欲令十方恒沙世界眾生，盲者得視、聾者得聽、狂者得志、裸者得衣、飢渴者得飽滿，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令十方恒沙國其中眾生，諸在罪地三惡趣者，欲令解脫皆得人身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使恒沙世界皆令眾生，具足戒行、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從須陀洹至阿羅漢、辟支佛，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及諸佛威儀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欲悉知道事俗事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使行時足離地四寸而輪跡現，諸四天王及阿迦膩吒天與無央數諸天眷屬圍繞共至佛樹，當使諸天以天上疊為座，使我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遊行處、所住處、坐處悉為金剛，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使出家之日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即出家日便轉法輪，使無央數阿僧祇人遠塵離垢諸法法眼淨，無央數阿僧祇人漏盡意解，無央數阿僧祇人得阿惟越致、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是菩薩摩訶薩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願作佛時，為無央數弟子眾一時說法，便於座上得阿羅漢，發菩薩意者得阿惟越致、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央數菩薩為增其壽命無量，其光明隨其壽不增減，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欲令國土無婬怒癡之名，眾生智慧悉皆得等，常念布施、常念淨戒，自調自檢不嬈眾生，般泥洹後欲使法無滅盡之名，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自願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其有聞我聲者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欲得如是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見品第二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發是念時，四天王皆歡喜意念言：『我曹亦當復以四鉢奉上菩薩，如前王法奉諸佛鉢。』忉利天王及第六天王皆歡喜意念言：『是菩薩成佛時，我曹亦當奉侍給使，減損阿須倫種、增益諸天眾。』三千大千國土中諸阿迦膩吒天各各歡喜亦復念言：『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成作佛時，我曹亦當勸助，請佛使轉法輪。』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於六波羅蜜轉增益具足。善男子、善女人各各歡喜意自念言：『我當為是菩薩作父母兄弟、妻子眷屬、朋友知識。』爾時四天王及諸阿迦膩吒天各各念言：『當使是菩薩常修梵行，從初發意至成作佛，莫使與色欲共會。犯欲者失梵行，況行道者？是菩薩常修梵行者必成至佛，不從犯欲而得成道。』」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要當有父母妻子眷屬耶？」

佛告舍利弗：「菩薩或有父母、無妻子；或有菩薩從初發意作童男行，至成作佛不娶妻色。或有菩薩以漚惒拘舍羅於五欲中示現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出家。舍利弗！譬如幻師善於幻法，化作五樂色欲，於中自恣共相娛樂。於意云何，是幻師所作，寧有所服食者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幻無所有。」

「如是，舍利弗！菩薩以漚惒拘舍羅示現有欲，於色欲中育養一切，無所沾污——觀欲如火，譬如怨家；說欲之惡，志常穢之。菩薩雖在欲中示現，常作是念：『行權菩薩尚作是意，何況新學發意者乎？』」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見有菩薩，亦不見字，亦不見般若波羅蜜。悉無所見，亦不見不行者。何以故？菩薩空，字亦空；空無有五陰。何謂五陰？色陰、痛陰、想陰、行陰、識陰。五陰則是空，空則是五陰。何以故？但字耳。以字故名為道，以字故名為菩薩，以字故名為空，以字故名為五陰；其實亦不生亦不滅，亦無著亦無斷。菩薩作如是行者，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著亦不見斷。何以故？但以空為法立名，假號為字耳。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諸法之字，以無所見故無所入。◎

摩訶般若波羅蜜◎假號品第三

「復次，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當作是觀：菩薩者但字耳，佛亦字耳，般若波羅蜜亦字耳，五陰者亦字耳。舍利弗！一切有言吾我者亦皆字耳，索吾我亦無有吾我，亦無眾生、亦無所生、亦無生者、亦無自生，無人無生、無作無造，亦無成者、亦無受者、亦無

授者，無見無得。何以故？一切諸法無所有，用空故。是故菩薩於一切字法都無所見，於無所見中復不有見。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除諸佛，過一切諸聲聞、辟支佛上，用無所有空故。何以故？一切不見所入處故。舍利弗！菩薩如是者，為行般若波羅蜜。譬如一閻浮提內，其中所有樹木、生草、稻麻、竽蔗、叢林、竹葦，悉如舍利弗、目揵連等，其數如是，智慧神足其德無量；欲比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終不可得比，無數億百千倍，不可以譬喻為比。何以故？舍利弗！菩薩持智慧度脫一切眾生故。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所念智慧，一日之中，過諸聲聞、辟支佛上。舍利弗！置閻浮提其中草木。三千大千國土，如舍利弗、目揵連等，其數滿中。復置是事。十方恒邊沙悉如舍利弗、目揵連等，盡滿其中。其數如是不可計量，欲比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百分千分巨億萬分不得為比。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持是智慧，比諸聲聞、辟支佛之智慧，百千萬倍不以為比。」

舍利弗白佛言：「唯，世尊弟子所有智慧，從須陀洹至聲聞、辟支佛，上至菩薩、諸佛世尊，是諸眾智不相違背，無所出生，其實皆空，無有差別，不出不生。其實空者無有差特優劣，云何世尊言：『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一日之念，出過聲聞、辟支佛上。』乎？」佛告舍利弗：「所以出彼上者，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日之念言：『我當以道法因緣，當為眾生覺一切法、度脫眾生。』云何，舍利弗！諸聲聞、辟支佛，頗有是念不耶？」

舍利弗言：「唯，世尊！諸聲聞、辟支佛初無是念。」

「是故，舍利弗！當作是知、當作是念，諸聲聞、辟支佛所有之智，欲比菩薩之智，百分千分巨億萬倍不可為比。

「復次，舍利弗！聲聞、辟支佛頗作是念言：『我當行六波羅蜜，教授眾生、淨佛國土、具足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具足佛十八法，當成阿惟三佛。使不可計阿僧祇人令得泥洹。』頗有是念不？」

舍利弗言：「唯，世尊！無有是念。」

佛言：「菩薩能爾。菩薩行六波羅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當度脫一切眾生。舍利弗，譬如螢火蟲不作是念言：『我光明照閻浮提普令大明。』如是，舍利弗！諸聲聞、辟支佛亦無是念言：『我當行六波羅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度脫眾生。』舍利弗！譬如日出遍照閻浮提，莫不蒙明者。如是菩薩行六波羅蜜，具足十八法，成阿惟三佛，度不可計一切眾生。」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過羅漢、辟支佛地，逮得阿惟越致地，嚴治佛道地？」

佛告舍利弗：「菩薩從初發意以來，常行六波羅蜜，住空、無相、無願之法，過阿羅漢、辟支佛地，逮阿惟越致地。」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住何所地，為聲聞、辟支佛而作福田？」
佛告舍利弗：「菩薩從初發意以來，常行六波羅蜜乃至道場，於其中間，常為聲聞、辟支佛作護。何以故？舍利弗！世有菩薩，便知有五戒、十善、八齋、四禪、四等意、四無形定，乃至三十七品法盡現於世，便具足十八事、佛十種力、四無所畏。世間適有是法，便知有王者種、梵志種、長者種、迦羅越種，便知有第一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便知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上至佛皆現於世。」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畢報施恩？」
佛告舍利弗：「菩薩不報施福。何以故？本已報故。菩薩常施，持何等施？施諸善法。何等善法？十善之法。從十善之法上至諸佛世尊之法，十力、四無所畏，具佛十八法，以是為施與。」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云何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佛告舍利弗：「菩薩當知色與空合，是為應般若波羅蜜。當知痛想行識與空合，是為應般若波羅蜜。當知眼耳鼻舌身意與空合，當知色聲香味細滑識法與空合，眼色識、耳聲識、鼻香識、舌味識、身細滑識、法性識亦爾，是為應。當知苦、習、盡、道四諦之法亦與空合。當知十二因緣。何等十二？一者癡、二者所作行、三者識、四者名色、五者六入、六者栽、七者痛、八者愛、九者受、十者有、十一者生、十二者死。此十二因緣亦與空合。當知一切諸法——有為法、無為法——亦與空合。當知本性亦與空合。是為應般若波羅蜜。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知七空合。何謂七？上七事是也。知此七事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者，亦不見五陰合、亦不見不合，亦不見生五陰法、亦不見滅五陰法。亦不見著五陰法、亦不見斷五陰法，亦不見色與痛合、亦不見痛與想合、亦不見想與識合、亦不見識與行合。所以者何？初不見有法與法合者，性本空故。舍利弗！用色空故為非色，用痛想行識空故為非識。色空故無所見，痛空故無所覺，想空故無所念，行空故無所行，識空故不見識。何以故？色與空等無異。所以者何？色則是空、空則是色，痛想行識則亦是空、空則是識。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著、亦不見斷，亦不見增、亦不見減，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亦無五陰、亦無色聲香味細滑法、亦無眼耳鼻舌身意、亦無十二因緣、亦無四諦，亦無所逮得，亦無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亦無佛、亦無道。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念、當作是知、當作是應。作是行者，亦不見應、亦不見不應，於六波羅蜜亦不見合於五陰法乃至身法，亦不見合與不合。三十七

品、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及佛十八法乃至薩云若法，亦不見應與不應。是故，舍利弗！當知菩薩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與空合，不與無相、無願合。無相、無願不與空合。所以者何？空亦不見合亦不不合，無相、無願亦復如是，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度空法相已，亦不與五陰合、亦不不合，過去色亦不與過去色合、亦不見過去色，當來色亦不與當來色合、亦不見當來色，現在色亦不與現在色合、亦不見現在色；痛想行識亦復如是。所以者何？去來今三世，名皆空故。作是合者，為應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薩云若法，亦不見與過去當來今現在合，亦不見過去當來今現在。菩薩當作是念、當作是應。復次，舍利弗！薩云若亦不見與五陰合，五陰亦不見與薩云若合；薩云若亦不與六情合，六情亦不與薩云若合；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與薩云若合，薩云若亦不與色聲香味細滑法合，亦不不合。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檀波羅蜜亦不見與薩云若合，尸波羅蜜、羼提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禪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與薩云若合，亦不見薩云若與六波羅蜜合。亦不見薩云若與三十七品、十力合，三十七品、十力亦不見與薩云若合，亦不見薩云若。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佛亦不與薩云若合，薩云若亦不與佛合；道亦不與薩云若合，薩云若亦不與道合。所以者何？薩云若則是佛，佛則是薩云若；道則是薩云若，薩云若則是道。是為與般若波羅蜜合。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五陰不與有合，有亦不與五陰合；五陰亦不與苦樂、有我無我合，六情法亦復如是。五陰亦不與空、無相、無願合、亦不不合，亦不見行、亦不見不行。菩薩當作是行、當作是應。

「復次，舍利弗！菩薩亦不以般若波羅蜜故，行檀、行尸、行羼、行惟逮、行禪波羅蜜；亦不以五波羅蜜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以阿惟越致故，教授眾生；亦不以淨佛國土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以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種力、十八法不共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以內空、外空、所有無所有空、空空、大空、畢竟空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以有為空、無為空、無底空、諸法相空、一切諸法空，亦不以生空、亦不無生空，亦不真空、亦不偽空，亦不如、亦不法性、亦不真際故，行般若波羅蜜行。所以者何？不見法有所破壞者。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以神足、徹視、徹聽、知他人意、自知宿命故，行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行般若波羅蜜者尚不見般若波羅蜜，何況見有菩薩神通眾事？是為應般若波羅

蜜。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心不自念：『我當以神足到十方，見諸佛世尊。』亦不念言：『十方諸佛有所說法，我當聽受。』亦不念言：『我當盡知十方眾生心中所念。』亦不自念：『我當自知不可計劫所從生之事。』亦復不念：『見十方眾生生死所趣善惡之趣。』是菩薩為應般若波羅蜜。舍利弗！菩薩自念：『我當度不可計阿僧祇人令般泥洹。』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是行者，眾魔不能得其便，諸世間之事皆為降伏。十方恒沙諸佛皆共擁護是菩薩，令不墮聲聞、辟支佛地。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是諸天皆共護是菩薩，不令中道有礙。是菩薩身中所有眾病，現世為愈。所以者何？用有普慈加眾生故。當知是為應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疾得陀隣尼，諸三昧門皆現在前，在所生處常見諸佛乃至道場，常不離佛。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念有法合與不合、等與不等。所以者何？以不見法合、亦不見法等。是為應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念：『我當疾逮覺法性、亦不不逮覺。』何以故？法性者，無所逮覺是為合。復次，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不見有法與法性別者、亦不見合，亦不念言：『法性作若干差別。』是為菩薩一切皆合。亦不作念言：『是法於法性現、亦不不現。』何以故！初不見於法性現者，當知是則為合。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於法性不與空合，空亦不與法性合，是為合。六情、十八性亦不與空合，空亦不與六情、十八性合。乃至法性不與空合，空亦不與法性合。舍利弗！如是空合最為第一。行空菩薩不墮聲聞、辟支佛地，淨佛國土、教授眾生，疾成至佛。舍利弗！諸所有應般若波羅蜜無過，是應最尊、第一應、無上。所以者何？為是空、無相、無願、無上正真應故。舍利弗！如是行者，當知是菩薩已受莂，近於道場。如是行者，為不可計阿僧祇人而作益厚。菩薩亦不念言：『我與般若波羅蜜相應。』亦復不念：『諸佛世尊當授我莂。』亦不念：『我受莂不久，當淨佛國土。』亦不念：『我當成至佛而轉法輪。』所以者何？與法性一體無有別。亦不見有法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見諸佛有所說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初不見有生眾生相，亦不見滅眾生相。何以故？一切眾生初不見起滅故。一切眾生不見有生，尚不見有生滅，云何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是行者，為行般若波羅蜜。不起眾生相，不空眾生相，不見眾生行，不別眾生行，是為菩薩行第一空行。菩薩住是中者，為都合集，眾合於其中住。菩薩如是住者，為處大慈大悲，無嫉慢意、無亂怠意、無恚恨意、無起惡意，不起惡智意也。」

放光般若經卷第一

放光般若經卷第二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學五眼品第四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摩訶薩應般若波羅蜜者，從何所來而生是間？於是間去復生何所？」

佛告舍利弗言：「菩薩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者，於兜率天上來生是間，或於他方佛國來生是間，或從人道中來生是間。從兜率天上來者，終不失般若波羅蜜，諸陀隣尼、諸三昧門、諸眾智門悉皆在前。從他方佛國來者，便疾成般若波羅蜜，於智慧中日日增益，諸深法要皆現在前，却後乃成般若波羅蜜，所生常見諸佛、不離諸佛。從人道中來者，是菩薩未及阿惟越致者，諸根闇鈍，不能疾得般若波羅蜜。不能便見陀隣尼門。舍利弗！汝所問：『菩薩習行般若波羅蜜者，於是間終當生何所？』是菩薩當生他方佛國，從一佛國復生一佛國，常見諸佛、不離諸佛世尊。復有菩薩無有漚恕拘舍羅，從四禪行六波羅蜜，持是禪福生長壽天，不盡天壽，來生世間供養諸佛。是菩薩輩諸根闇鈍不大聰明。舍利弗！復有菩薩行於四禪及四等意、四無形禪念、三十七品、大慈大悲，持漚恕拘舍羅，禪福不能稽留，常生諸佛所教授處，當生是拔陀劫中成逮覺者，常不離般若波羅蜜。復有菩薩以行四禪及四等意、四無形定，以漚恕拘舍羅，不隨禪生，生於種姓大豪貴家、生梵志家、生迦羅越家，所可生處常教眾生。復有菩薩行四禪、四等意、四無形定，以漚恕拘舍羅，不為禪所稽留，來生四王天、生忉利天、生第六天，常教授諸天淨佛國土，教授眾生供侍諸佛。復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行第一禪，生於梵天於梵天中尊，從梵天已，至十方諸佛轉法輪處，請諸佛世尊轉於法輪。復生一生補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具於四禪，具四等意、四無形定、三十七品、空、無相、無願，具足三昧，不隨禪處，常見諸佛、供事世尊，持清淨行，便生兜術天。於其天上，隨其壽命諸根具足，為無央數諸天人眷屬圍繞而為說法已，復來生世間人中，作阿惟三佛。舍利弗！復有菩薩得六神通，不生欲界、形界、無形界，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禮事諸佛。復有菩薩得六神通遊諸佛剎，其所至處，無有聲聞、辟支佛教名。復有菩薩持六神通生諸佛剎，其壽無量往生其國。復有菩薩以六神通遊諸世界，到無佛處，於其剎中歎佛法眾，令彼眾生聞三尊之功德。聞已歡喜，皆得往生諸佛國土。復有菩薩從初發意得於四禪，得四清淨、四無形定、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

法，不生三界，常生有益於眾生之處。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從初發意，便上菩薩位至阿惟越致地。復有菩薩從初發意便得阿惟三佛轉於法輪，益於無數億百千眾生已，於無餘界而般泥洹，其法留住或半劫一劫。復有菩薩適發道意便與般若波羅蜜相應，與諸無數億百千諸菩薩共遊諸佛國、淨諸佛土。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四禪、四等至、四無形定，皆於其中而自娛樂，住於四禪，從四禪起還至解脫禪定，解脫禪起至無形定，從無形定起入解脫禪，從解脫禪起至無思想慧禪，復從是起還入解脫，以漚惒拘舍羅入蒲佉闍三昧，是為行般若波羅蜜。復有菩薩以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不取聲聞、辟支佛證。復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入三十七品，諸發小道者各使得度。諸有聲聞及辟支佛所得道慧，皆是菩薩之忍也。行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為阿惟越致。舍利弗！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生兜術天者，當知是拔陀劫中諸菩薩等也。復有菩薩以四禪福乃至佛十八法，所可有道志不信受，當知是菩薩則一生補處。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從一佛剎復至一佛國，建立眾生使至道場，知是菩薩從初發意以來，當更無數阿僧祇劫乃成佛耳。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為眾生故，不說無益之事。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為眾生故，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斷三惡趣。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常以惠施安樂一切，恣所求索象馬、車乘、衣被、財穀、國城、珍寶，皆給與之。復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能自變身如佛形像，入三惡趣，隨其語言而為說法，皆度脫之。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變身如佛遍至十方，教授眾生能淨佛土。已至十方，悉觀諸佛威儀法則、好醜清濁，而便自起上妙最尊殊異之土，淳以一乘教諸一生補處菩薩。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便具大士三十二相，諸根特異，眾生見者莫不敬喜。因其歡喜，以三乘法而度脫之，令般泥洹。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先當學清淨身口意，便得諸根特異。已得殊異，亦不自舉亦不下人。復有菩薩從初發意行檀波羅蜜、尸波羅蜜，乃成阿惟三佛，初不墮三惡趣。復有菩薩從始發意至阿惟越致，初不忘捨十善之行。復有菩薩行檀、尸波羅蜜，得作遮迦越羅，得化眾生建立十善，所有財寶惠施眾生。復有菩薩行檀尸波羅蜜，億百千反作遮迦越羅，常供養諸佛恭敬啟受。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為諸眾生照明法化，乃至阿惟三佛不離照明，是故菩薩常明佛法。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者，常攝身口意不善之事不令妄起。」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攝身口意？」

佛言：「菩薩心念不持身口意諸惡因緣用作罪事。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身口意。雖有身口意，終不嫉恚、邪見，不兩舌、惡口、妄言、綺語，無殺盜婬、無懈慢意意，初不起惡智之事。若有

菩薩不能斂此諸惡事者，此非菩薩。復有菩薩行六波羅蜜者，除身惡行、除口惡言、除意惡念。」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除身口意？」
佛言：「菩薩不猗身口意，是故能除。菩薩從初發意以來常奉十善，是故過諸聲聞、辟支佛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淨於佛道、淨於六波羅蜜。」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淨於佛道？」
佛言：「菩薩不猗身口意，不猗六波羅蜜，不猗羅漢、辟支佛，不猗菩薩亦不猗佛。所以者何？於一切法無所猗故。是為菩薩道。舍利弗！復有菩薩一一行諸波羅蜜，用是故無能伏者。」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行六波羅蜜，無能伏者？」
佛言：「菩薩行六波羅蜜者，不有念五陰、六情，不有念色聲香味細滑法，不有念十八性，不有念三十七品，不有念六波羅蜜，不有念佛十種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不共，不有念聲聞、辟支佛道，不有念佛道，不有念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是，舍利弗！菩薩行六波羅蜜，於功德中展轉增益，用是故無能伏者。
「復次，舍利弗！菩薩住於般若波羅蜜具足薩云若，以諸慧不墮惡趣、不墮貧賤中，所受身體諸根具足人不憎惡，常為諸天、阿須倫所敬愛。」
舍利弗白佛言：「云何菩薩摩訶薩慧？」
佛言：「菩薩以具足諸慧，盡見恒沙諸佛世尊，從諸世尊聽受法教，悉聞諸佛德好之法。得慧菩薩，無有佛想，亦無菩薩想，亦無聲聞、辟支佛想，亦無我想，亦無人想，亦無諸佛國想。慧行菩薩行檀波羅蜜，亦不見檀，亦不見般若波羅蜜，行三十七品、亦復不聞三十七品名，亦不見佛十八法。舍利弗！是為菩薩之慧。以是慧故具足諸法，亦不貢高見一切諸法。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淨於五眼：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淨於肉眼？」
佛言：「有菩薩以肉眼見百踰旬中、二百踰旬；有菩薩以肉眼見一閻浮提、見二閻浮提、見四天下；有菩薩以肉眼見千世界、見二千世界、有見三千世界；是為菩薩於肉眼淨。」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天眼？」
佛言：「菩薩以天眼見四王天上所有，悉識悉知。從忉利天至第六天，乃至阿迦膩吒天，菩薩悉見悉識悉知。從四王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此諸天人皆不識不知不見菩薩天眼所見。菩薩天眼悉見十方恒沙世界，眾生生死善惡之事悉見悉知。是為菩薩於天眼淨。」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於慧眼淨？」

佛言：「菩薩慧眼不作是念：『有為法無為法、有道法俗法。』慧眼菩薩無法不見、無法不聞、無法不識、無法不覺。是為菩薩於慧眼淨。」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得法眼淨？」
佛言：「菩薩以法眼見是人堅信堅住於法，是人無相、無願之脫立，於五根受不中止定，於不中止定成解脫慧，以解脫慧度於三礙：有身礙、有狐疑礙、有邪信礙。度是三礙得須陀洹。便道得念，於婬怒癡薄，得斯陀含。精勤於道，却婬怒癡，得阿那含。便消五愛：一者色愛，二者無色愛，三者癡愛，四者恨戾愛，五者亂志愛。已度是者，便得羅漢。如是行空菩薩便得空脫，便成五根，疾近不中止禪至羅漢道，是人已得無相解脫，逮得五力乃至羅漢。是為菩薩得法眼淨。菩薩所知生法即是滅法，便逮五根。是為菩薩得法眼淨。菩薩發意，從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具足信根、精進辦根、漚惒拘舍羅根，持是三根及諸功德，便生王者家、大種姓家、梵志家、迦羅越家，生四天王上至第六天，便於其中育養教化眾生，隨其所樂，淨佛國土、禮事諸佛，不墮聲聞、辟支佛地，當成三耶三佛。是為菩薩得法眼淨。法眼菩薩悉知一切從佛受決、未受決者；有動還者、不動還者；有具足神通者、未具足者；已具足神通遊諸世界禮事諸佛者、有未得是者；得佛國淨者、得不淨者；菩薩教化眾生者、不教眾生者；菩薩為諸佛所稱譽者、不稱譽者；菩薩有親近諸佛者、有不親近者；菩薩成佛，其弟子眾諸菩薩數其數無限者、有限者；是菩薩成佛時，以諸菩薩為僧者、不以菩薩為僧者；有菩薩以勤苦行成佛者、不以勤苦行成佛者；有菩薩一生補處者、未補處者；有菩薩至道場者、不至道場者、有菩薩坐樹下降致魔者、不致魔者；是諸眾事一一悉知。是為菩薩得法眼淨。」
舍利弗白佛言：「何謂菩薩得佛眼淨？」
佛言：「已得金剛三昧，得薩云若、佛十種力、四無所畏，行四等心、十八不共、大慈大悲。是菩薩眼所見諸法一切眾事，無事不見、無聲不聞、無物不護、無法不覺。舍利弗、是為菩薩得阿惟三佛得最正覺眼。菩薩欲得五眼淨者，當習六波羅蜜。所以者何，諸所有善法，悉含在六波羅蜜中故。一切菩薩、聲聞、辟支佛法諸法等者，無過般若波羅蜜等。般若波羅蜜者，是五眼之母。菩薩學五眼者，疾成阿惟三佛。

摩訶般若波羅蜜度五神通品第五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念具足度五神通，逮諸菩薩無量神足，能動天地、變身無數更合為一，徹視無礙石壁皆過。

譬如鳥飛無所觸礙，能履水蹈虛、身出水火、手捫摸日月、身至梵天。有是神通不自貢高，不見貢高，用本空故。誰有能起是神足者？唯有得薩云若者乃能起是耳。舍利弗！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者，為已得神足之證，耳所徹聽為過諸天人耳。雖得徹聽亦不貢高，於有無之中了無所得，於有空、無空無所生。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得天耳慧神通之證，能知他人心中所念。知有婬怒癡者、無婬怒癡者，知有愛欲意、無愛欲意者，知有有者、知無無者，知有亂意、無亂意者，有多者、有少者，有定意者、無定意者，有脫者，無脫者，有高者、有下者，雖知是，不自貢高。何以故？是意非意故、意不可思議故。以神通滅宿命之證，識一意至百意，從一日至百日、一月至百月、一歲至百歲、一劫至百劫，無數百劫、無數千劫、無數億百千那術，盡自識知名姓、種族、所作所習、壽命長短。所受苦樂、死此生彼從彼生此，所作事物、威儀禮節都識所更，不以神通而自貢高。菩薩學如是，為學般若波羅蜜。以神通明識宿命，以天眼見眾生生死所趣善惡之道，所得高下各隨本行，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謗毀聖賢、信邪倒見。以邪見因緣，自壞其身，死墮地獄中。為人身善、言念亦善，不謗聖賢，正見信行，得生天上。能見十方眾生乃至五道，所見如是。其一神通之德盡見十方，持神通滅漏盡之證，不取聲聞、辟支佛道，不持餘法，當成阿惟三佛，不以神通漏盡證故而自貢高。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神通，其功德轉增上乃至阿惟三佛。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檀波羅蜜，淨除薩云若迹，計空無狐疑。菩薩住尸波羅蜜，淨除薩云若迹，不疑罪福，以空無所起故。舍利弗！有菩薩住羼波羅蜜中，淨除薩云若迹，以空故不起瞋恚。菩薩住惟逮波羅蜜，淨除薩云若迹，於身精進不起懈怠。菩薩住禪波羅蜜，淨除薩云若迹，定志意不起。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淨除薩云若迹，不起愚癡。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六波羅蜜中，淨除薩云若迹，從空來往，不疑不犯、不瞋不忍、不進不怠、不定不亂、不智不愚。亦不施與亦不有貪、不戒不犯、不進不退、不忍不恚、不定不亂、不慧不癡、不謗不譽、不有為不無為。如是、舍利弗！無所從生法，無有罵者、無有歎者；無有為、無無為。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得奇特之德，諸聲聞、辟支佛所不能及。具足之德，以教眾生、淨佛國土。

摩訶般若波羅蜜授決品第六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發等意，於一切人發等意已，便得一切諸法等。已得諸法等，便能等意於一切法，便為現在

諸佛、菩薩、羅漢、辟支佛之所愛敬，所在生處，眼終不見惡色、意初無惡念，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終不耗減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爾時說般若波羅蜜行時，坐中有三萬比丘，以身所著衣盡用奉佛，皆發無上正真道意。於是佛笑。
時阿難從坐起，正衣服，右膝著地叉手白佛言：「佛不妄笑，會當有意。」
佛告阿難：「是三萬比丘，於是壽終當生阿閦佛國。却後六十二劫皆當作佛，號聲聞支頭。復有六萬欲天子，皆當生彌勒佛前，皆當出家作沙門。」
佛之威神，令會者見東方千佛及四部眾，及諸十方各千佛現。爾時沙訶樓陀剎土不如彼佛國土嚴淨。爾時坐中有十千人，皆發願言：「我曹皆當作功德生彼淨國。」爾時佛知善男子意所念，佛復笑。
阿難白佛：「願聞笑意。」
佛告阿難：「見是萬人不？」
阿難言：「唯然，世尊！已見。」
佛言：「是萬人壽終，皆當往生彼諸佛國，皆不離諸佛世尊，後當作佛，號莊嚴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摩訶般若波羅蜜妙度品第七

爾時尊者舍利弗、摩訶目揵連、須菩提、摩訶迦葉，及諸大神通比丘，復有餘大神通菩薩摩訶薩，諸優婆塞、優婆夷，俱白佛言：「唯，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摩訶薩之最大度、上度、妙度、無上尊度，唯世尊辯才之度無與等者。復無無等度、法度、空度、空無相度、諸法空度、有無空度、具足諸德空度。唯，世尊！是諸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其功德普具，無能伏者，唯，世尊！令是菩薩摩訶薩成般若波羅蜜功德。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已作是無等等之施，無與等者。種種具足檀波羅蜜，身體種種無有與等者，已得無等之利行般若波羅蜜，自致得成阿惟三佛。唯，世尊！世尊亦復行般若波羅蜜，種種無與等法之本、種種無等之欲本、種種無與等五陰之利，轉無上法輪。過去當來諸佛世尊，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亦復轉於無上法輪。唯，世尊！諸菩薩摩訶薩欲得度於諸法彼岸！當習行般若波羅蜜。唯，世尊！若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諸天、龍、鬼神，諸阿須倫、世間人民，皆當為作禮。」
佛告諸大會比丘及諸菩薩：「當為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作禮，諸天、龍神皆當作禮。」

佛告舍利弗：「世有菩薩摩訶薩，便有諸天、帝王、世間人民，便有梵志、迦羅越種，便有轉輪聖王，便有四大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便有須陀洹道，羅漢、辟支佛道，便有菩薩，便有佛道。已有菩薩，便有供養衣服、飲食、床臥、七寶、珠璣、瓔珞、琉璃、摩尼。舍利弗！天上、世間人所娛樂便身之具，以菩薩故，皆悉有是。所以者何？行菩薩之事，住於六波羅蜜中調伏眾生，使布施乃成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安隱眾生者，當行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舌相光品第八

爾時世尊出廣長舌相，普遍三千大千世界。於其舌根出種種無央數百千光明，徹照十方各一恒沙國。是時東方及十方國土無央數諸菩薩，見是光明，各各自白其佛：「是何瑞應，有是大光明？」佛告諸菩薩言：「西方去是度一恒邊沙，有佛世界，名沙訶，其佛號釋迦文。出舌相光明，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今有是應。」於是十方恒沙國諸菩薩各白其佛言：「我等欲往見釋迦文及諸菩薩，并欲聞般若波羅蜜。」諸佛各各告諸菩薩言：「欲往隨意。」於是諸菩薩各各取諸名華名香、種種幢幡珍寶華蓋，發其國土來詣忍界。諸四天王乃至阿迦膩吒天，各持天上諸名香華來詣佛所。
諸天人諸菩薩皆悉來至，見釋迦文佛已，各各供養散諸名華。所散華寶，即於佛上在虛空中化成四柱臺。其臺高顯，四面窓向。臺遍三千大千剎土，各各莫不見有好臺，羅列分別不相障蔽，其臺妙好交露莊嚴，未曾所有。於是坐中諸億百千人，各各從坐起，長跪叉手前白佛言：「唯，世尊，願使吾等於當來世逮得法利，當如世尊今於百千眾圍繞說法，所現感動亦當如是。」佛於是知諸大眾各已有仍堪任於諸法無所從生法忍。佛便笑。
阿難白佛：「何因緣笑？願聞其意。」
佛告阿難：「是億百千眾皆得無所從生法忍，却後六十八億劫劫名散華，皆當作佛，號覺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摩訶般若波羅蜜行品第九

於是世尊告須菩提言：「為諸菩薩摩訶薩說所從因成就般若波羅蜜。」
是時諸會菩薩、大弟子、諸天人意念言：「今須菩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自持辯才說耶？是佛威神乎？」
須菩提知諸菩薩、大弟子、天人意之所念，語舍利弗言：「敢佛弟子所說法、所出音聲、所可教授，皆是世尊大士之務。佛所說，法

事與法不相違背，是善男子學法以法作證。舍利弗！我等當承佛威神，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非我等所入境界也。聲聞、辟支佛不能為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
於是舍利弗、須菩提共白佛言：「唯，世尊！言菩薩菩薩者，何所法中有言菩薩乎？我等初不見法有菩薩者，我初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亦不見般若波羅蜜，當為何所菩薩而說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菩薩及字，亦不在內、亦不在外、亦不在兩間中止。」
佛告須菩提：「譬如字眾生為眾生，言我人、言生，是男是士是夫、是作是知是覺。」
佛告須菩提：「設是名法但著名字，亦不生、亦不滅，從久遠以來但共傳字耳。」
佛語須菩提：「所謂般若波羅蜜，所謂菩薩及菩薩字，但著字法，從久遠以來但行其字，亦不生、亦不滅。須菩提！譬如所有色痛想行識，但著字法，從久遠以來因緣合為數。諸因緣合數法，亦不生、亦不滅也。所謂般若波羅蜜，所謂菩薩及菩薩字，亦復如是。」
佛告須菩提：「所謂眼耳鼻舌身意，從久遠以來但著字法，亦不生、亦不滅。色聲香味細滑法，亦復如是，亦不內、亦不外，亦不生、亦不滅，從久遠以來但著字法。般若波羅蜜、菩薩及字，亦不內、亦不外、亦不在兩中間止。」
佛告須菩提：「譬如內身所有名為頭，字為頸、肩、臂、脊、肋、髀、腨、腸、腳，是法亦不生、亦不滅，亦不內、亦不外、亦不兩中間止。所謂般若波羅蜜、菩薩及字，亦復如是。」
佛告須菩提：「譬如外諸所有草木枝、葉、莖、節，從久遠以來但著名字，是字亦不生、亦不滅、亦不內、亦不外。所謂般若波羅蜜、菩薩及字，亦復如是。」
佛告須菩提：「譬如過去諸佛世尊，從久遠來因字如住，是字亦不生、亦不滅，亦不內、亦不外。須菩提！譬如夢、響、幻、熱時之炎，如如來所化，皆著字數法。所謂般若波羅蜜，所謂菩薩及字，亦不生、亦不滅、亦不內、亦不外、亦不兩中間止。」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學字法、合法及權法數。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色痛想行識字有常無常，亦不見五陰字有苦有樂，亦不見五陰有我無我，亦不見五陰空、無相、無願，亦不見五陰淨、亦不見寂、亦不見著、亦不見斷，亦不見五陰生、亦不見滅；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及十八性，亦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不於有為性中現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亦復不於無為性中見。所以者何？須菩提！菩

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想念故。行般若波羅蜜住於無想法，成三十七品。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字，亦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行般若波羅蜜，成佛十八法，亦復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字，亦不見菩薩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已盡超越諸法之相。超越已，亦不見、亦不斷。」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學知字、數、合法。覺已不入色，亦不入痛想行識，亦不入眼耳鼻舌身意，亦不入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入十八性，亦不入意識覺，亦不入苦樂、亦不入不苦不樂，亦不入有為性、亦不入無為性，亦不入檀、尸、羼、惟逮、禪，亦不入般若波羅蜜，亦不入相好，亦不入菩薩身，亦不入五根，亦不入慧度，亦不入度神通，亦不入度慧，亦不入內外空，亦不入所有、無所有空，亦不入教化眾生，亦不入淨佛國土，亦不入漚恕拘舍羅。何以故？不見諸法當有可入者。」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入，便增益六波羅蜜，便履菩薩位。履菩薩位過阿惟越致地，具足諸神通。具足神通已，遊諸佛國，育養眾生、供養禮事、淨佛國土、盡見諸佛，從諸佛求願，即隨其所欲而皆得之。從諸佛世尊聞法，得諸陀隣尼三昧門，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無有斷絕時。」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具知是法數著字。於須菩提意云何，色痛想行識為是菩薩耶？眼耳鼻舌身意是菩薩耶？」

須菩提對曰：「非也，世尊！」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以色聲香味細滑法為是菩薩耶？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為是菩薩耶？」

對曰：「非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以地水火風空識為是菩薩耶？」

對曰：「非也。」

「以癡為是菩薩耶？行、識、名色、六入、栽、覺、愛、受、有、生、死？是菩薩耶？」

對曰：「非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離五陰、六衰、六情、十八性、地水火風空，離十二因緣，是菩薩耶？」

對曰：「非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五陰、十二因緣如，為是菩薩耶？」

對曰：「非也，世尊！」

「於須菩提意云何，可離如為菩薩耶？」

須菩提對曰：「非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汝觀何等義，而言五陰、六衰、十二因緣及如非菩薩，亦不離五陰、六衰、十二因緣及如為菩薩也？」
尊者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初不見有眾生，當於何許有菩薩？云何以五陰、六衰、十二因緣為菩薩？云何當離五陰、六衰、十二因緣為菩薩？如如亦非菩薩，離如亦非菩薩。無有是處。」
世尊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須菩提！菩薩學，當作無所見學，不見眾生、不見般若波羅蜜。於須菩提意云何，以五陰常故言菩薩耶？以五陰無常故為菩薩耶？以五陰是我所為菩薩耶？非我所為菩薩耶？以五陰空、無相、無願故言是菩薩耶？」
須菩提對曰：「非也，世尊！」
佛言：「離五陰空、無相、無願為是菩薩耶？」
須菩提對曰：「非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汝觀何等義，而言五陰空、無相、無願非菩薩，亦不離五陰空、無相、無願為菩薩乎？」
須菩提白佛言：「初不見五陰，當云何以五陰故言菩薩？初不見有常，云何以無常故言菩薩？」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初不見有樂，云何以五陰苦為菩薩？初不見有我，云何以五陰無我而為菩薩？初不見有人，云何以五陰空故而言有菩薩？世尊！初不見有相，云何以五陰無相而為菩薩？世尊！初不見願，云何以五陰無願而為菩薩？」
爾時世尊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菩薩摩訶薩學，當於五陰作空、無相、無願、無所見、無所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
佛告須菩提：「汝向者所言：『我不見法有菩薩。』實如所言。須菩提！法法不相見。法不見法性，法性亦不見法。五陰性不見法性，法性不見五陰性。六情性不見法性，法性不見六情性。」
佛告須菩提：「有為性不見無為性，無為性不見有為性。有為不離無為，無為亦不離有為。」
佛告須菩提：「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見。雖不見諸法，亦不恐亦不畏懼，不悔亦不懈怠。何以故？以不見五陰，不見眼耳鼻舌身意，亦不見色聲香味細滑法故。亦不見婬怒癡，亦不見十二因緣，亦不見吾我，亦不見知見事，亦不見三界，亦不見聲聞、辟支佛意，亦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法，亦不見佛亦不見佛法，亦不見道。一切諸法盡不見，亦不恐亦不怖亦不畏懼。」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何以故不恐不畏？」
佛告須菩提：「以菩薩意識法不可得、不可見，以是故不恐不畏。菩薩當於諸法，當作無所得、無所見。學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

若波羅蜜，亦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亦不見菩薩意，是則菩薩學、是則菩薩行。」

摩訶般若波羅蜜學品第十

是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欲具足檀波羅蜜，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具足尸、羼、惟逮、禪波羅蜜，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欲知色痛想行識，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六情內外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十八性，欲消滅婬怒癡，欲消滅吾我想，當學般若波羅蜜。欲除狐疑，欲除犯戒望見，欲除三界婬諍，欲捨六衰習，欲除四食，欲捨四淵流、四結、四顛倒，欲捨十惡知十善之行，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四禪、三十七品、四等心及佛十八法，當學般若波羅蜜。欲得學意三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欲知四禪及四空定，欲得師子遊步、師子奮迅三昧者，欲得諸陀隣尼三昧、首楞嚴三昧、海寶三昧、月幢三昧、諸法普至三昧、觀印三昧、真法性三昧、作無垢幢三昧、金剛三昧、諸法所入門三昧、三昧王三昧、王印三昧、力淨三昧、月幢三昧、諸法所入真辯才三昧、諸法言所入照十方三昧、諸法陀隣尼門印三昧、不妄諸法三昧、諸法都聚印三昧、虛空所止三昧、淨三昧、處三昧、不起神通三昧、作上幢三昧，菩薩欲得是諸三昧門及餘三昧者，當學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薩摩訶薩欲滿一切眾生之所願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欲具足諸功德，持是具足之德不墮罪處，亦不生卑賤之家，亦不在羅漢、辟支佛地住，亦不為菩薩頂諍，當學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云何為菩薩頂諍？」

須菩提報言：「菩薩摩訶薩不以漚恕拘舍羅行六波羅蜜，復不以漚恕拘舍羅趣空、無相、無願三昧，墮聲聞、辟支佛地，亦不順菩薩道，是為菩薩頂諍。」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以故名為菩薩頂諍？」

須菩提報言：「所謂法愛是。」

問言：「何等為法愛？」

須菩提報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入於五陰，計校五陰空、無相、無願，是為順法愛。入於五陰，計校五陰空寂、無常、苦、空、非我，是為菩薩法愛。計校言：『當滅五陰。是無為證、是非證、是成道，是著，是斷，是可習、是不可習，是菩薩行、是非菩薩行，是道、是非道，是菩薩學、是非菩薩學，是六波羅蜜、是非六波羅蜜，是漚恕拘舍羅、是非漚恕拘舍羅，是菩薩順法愛。』」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入法中計校分別，是為菩薩順法愛。」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何等為菩薩順道？」
須菩提報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以內空觀外空，不以外空觀內空；不持內外空觀空空，不持空空觀內外空；亦不以空空見大空，亦不以大空觀空空；亦不以大空見最第一空，最第一空亦不見大空；第一空亦不觀有為空，有為空亦不觀第一空；亦不持有為空觀無為空，亦不持無為空觀有為空；亦不持無為空觀無邊際空；亦不以無邊際空觀作空；作空亦不觀性空，性空亦不觀作空；作空亦不觀自空；自空亦不觀性空；自空亦不觀諸法空，不持諸法空觀自空；諸法空亦不觀無空，無空亦不觀諸法空；諸法空亦不觀有空；有空亦不觀無空；有空亦不觀無有空，無有空亦不觀有空。舍利弗！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轉上便應菩薩之道。
「復次，舍利弗！菩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不念五陰亦不貢高，亦不念眼耳鼻舌身意，不念色聲香味細滑法，亦不念六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不念亦不貢高。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亦不念道意妙無與等者，亦不念不貢高。所以者何？是意非意，意性廣大而清淨故。」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云何意性廣大而清淨？」
須菩提報言：「於婬欲癡亦不合亦不散，不與塵勞合亦不散，不與惡行及六十二見合亦不散，亦不與聲聞、辟支佛意合亦不散；是為菩薩意性廣大而清淨。」
舍利弗復問言：「意為有耶？言是意非意。」
須菩提報言：「意無所念時，有意、無意寧可得、可見、可知不？」
舍利弗報言：「唯，須菩提！不可得、不可見、不可知。」
須菩提語舍利弗：「若意無念時，亦不見有意，亦不見無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是故即為清淨。」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等為無意意？」
報言：「於諸法無作無念，是為無意意。」
舍利弗復問：「無為無作亦是意耶？於五陰無為無作亦復是意，乃至道無為無作亦是意耶？」
須菩提報言：「如是，如是！如所問。」
是時舍利弗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如須菩提，為是佛子，為從佛生，為從法化生，則為法施非為思欲施，隨其證而為說法，實如佛所舉，樂空寂行第一。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便為阿惟越致，終不離般若波羅蜜。菩薩欲學知聲聞、辟支佛地，當學般若波羅蜜，當讀當習當持。欲學菩薩地，當學般若波羅蜜，當

讀當學當持當習。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中廣說三乘之教，菩薩摩訶薩、聲聞、辟支佛亦當從是中而學成。」

摩訶般若波羅蜜本無品第十一

是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我亦不覺有菩薩，亦不見菩薩。當為何等菩薩說般若波羅蜜？當教誰？不見諸法終始，云何當為菩薩作字言菩薩耶？世尊！是字必不住、亦不不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見、亦不可得。世尊！我亦不見五陰終始，云何當為菩薩作字？是故，世尊！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世尊！我亦不見六情、六衰終始，當云何為菩薩作字？是字不住、亦不不住。所以者何？是字亦不可見、不可知。云何為菩薩建字？是字亦不可見、亦不可知，是字不住、亦不不住。世尊！亦不見十八性，亦不見十二因緣終始。世尊！我亦不見十二因緣生滅根本，亦不見婬怒癡終始，亦不見六十二見，亦不見六波羅蜜終始，亦不見吾我、亦不見人、亦不見壽、亦不見命眾生終始，亦不見三十七品、空無相無願、四禪、四等、四無形禪之終始，佛志、法志、僧志、戒志、施志、天志、安般志、死志終始，亦不可得見。我亦不見佛十八法終始。世尊！五陰如夢、如響、如光、如影、如幻、如炎、如化，終始不可得，寂靜，不生不滅終始，不著不斷終始。及如法性之法真際終始，皆不可見。世尊！我亦不見善惡之法終始，我亦不見有為無為、有漏無漏之終始。世尊！我亦不見當來過去今現在之終始，我亦不見不當來不過去不現在法之終始。我亦不見世尊終始，我亦不見十方恒邊沙國土、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諸弟子及菩薩眾終始。世尊！諸法之終始，尚不可得、不可見，當教何等菩薩？當為誰說般若波羅蜜？見字亦不住、亦不不住，是字不可得知；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是故字亦不住、亦不不住，何為菩薩作字？何以故？諸字法皆不可見、亦不可得。世尊！菩薩者，合數建字法，亦無有與作字者。五陰、十八性、十二衰、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無有與作字者。世尊！譬如夢、字、響、光、影、炎、化名虛空。世尊！譬如言地水火風空，亦無有與作字者。言戒、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是字亦無有與作字者。言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其字亦無有與作字者。言菩薩、言道，言佛、佛法，其字亦無有與作者。言善惡，言有常無常、苦樂有我，言寂言寂靜、所有無所有，其字無有與作者。以是故，我狐疑。所以者何？諸法終始不可得見而為菩薩作字。世尊！是字亦不住於法性。何以故？是字無所有、不可得，是故字亦不

住、亦不不住。若菩薩摩訶薩聞作是說般若波羅蜜，不惋不悔、不懈不怠、不恐不怖，當知是菩薩審諦住阿惟越致地，住於無所住。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色痛想行識不當於中住，眼耳鼻舌身意不當於中住，色聲香味細滑法不當於中住，六識不當於中住，六栽不當於中住，六覺不當於中住，地水火風空識不當於中住，十二因緣不當於中住。何以故？以色痛想行識空故。世尊！若五陰空者為非五陰，五陰亦不離空，空亦不離五陰；空則是五陰，五陰則是空。是故，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當於五陰中住，乃至十二因緣亦不當於中住。何以故？十二因緣空故。十二因緣則是空，空則是十二因緣。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不當於中住，佛十八法亦不離空，空則十八法，十八法則空，是故不當於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六波羅蜜不當於中住。何以故？六波羅蜜空故，住則非六波羅蜜。六波羅蜜不離空，空亦不離六波羅蜜。是故，世尊！菩薩不當於六波羅蜜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文字數不當於中住。文字數若多若少，不當於中住。何以故？文字數空故。

「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神通亦不當於中住。何以故？神通則是空，空則是神通。

「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色痛想行識無常，不當於中住。何以故？無常空故。假令無常不空則非無常，空亦不離無常。無常則是空，空則是無常，是故菩薩不當於中住。五陰苦、五陰無我亦不當於中住，五陰空亦不當於中住，五陰寂靜亦不當於中住。

「復次，世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如不當於中住，法及法性不當於中住，真際不當於中住。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不當於中住。世尊！菩薩摩訶薩無有漚恕拘舍羅，作吾我想，著於五陰，有仍五陰受般若波羅蜜，亦不順般若波羅蜜，不得具足般若波羅蜜，便不能得出生薩云若。

「復次，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著於吾我想，住於諸陀隣尼三昧門，以想識求陀隣尼三昧門，又復有仍受般若波羅蜜，亦不應不順般若波羅蜜，不得具足般若波羅蜜，不能得出生薩云若。何以故？不受色痛想行識故。不受五陰則非五陰。所以者何？其性空故。諸陀隣尼三昧門不受，不受則非陀隣尼三昧門，其性空故。乃至般若波羅蜜亦復不受，本性空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觀性空之法。雖觀於諸法，不當使有所著，是名為菩薩摩訶薩無所受三昧。積聚廣大無限之用，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薩云若亦

不受，乃至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受。何以故？不可以相行故。所以者何？相行有垢故。何等相？五陰相、三昧相是謂垢相。當作是受、當作是念。不爾者，異道人先尼終不有信於薩云若慧。何等信？信於般若波羅蜜，不以相信解受持觀其所應，亦不以相、亦不以無相。作是不受相，先尼得解信要，便得度空性之慧，不復受痛想行識。所以者何？以見解空相之法。何以故？亦不於內見慧、亦不於外見慧、亦不離內外事見慧。何以故？亦不見法當有可識知者，亦不於內五陰見慧、亦不於外五陰見慧、亦不離五陰見慧。以是因緣，先尼得解。得解已，便得信要於薩云若。是謂比諸法等信以為證，而不見諸法。先尼作是解脫已，便於諸法無所受，不想不念故。是法亦無有得者、亦無有受者、亦無有解者。是法亦非受、亦非持、亦不可獲、亦無有念，一切諸法皆無念故。世尊！菩薩摩訶薩所以於般若波羅蜜通達來往於彼此岸者何？於諸法無所受。不受色痛想行識者，於諸法無所受故。乃至三昧、陀隣尼門無所受，於諸法亦無所受，不具足三十七品、佛十力、佛十八法不共，終不中道般泥洹。何以故？三十七品非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非十八法。是法非法、亦不非法，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受五陰。復次，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言何許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為是誰？誰有是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復作是念言：『不可得法、不可見法非為般若波羅蜜。』」

於是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言：「賢者！何等法不可得、不可見？」

須菩提報言：「般若波羅蜜不可得、不可見；禪、惟逮、羼、尸、檀波羅蜜，亦不可得、亦不可見，以外空、內空及有無空故。五陰亦不可得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神通，亦不有、亦不可得見。法性、法住、真際、佛薩云若，亦不有、亦不可得見，以內外空、有無皆空故。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若作是觀、作是念，意不倦不厭、不恐不怖，當知是菩薩終不離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何以當知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報言：「如色之狀貌離色，如痛想行識狀貌離痛想行識，如檀波羅蜜狀貌離檀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狀貌離般若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乃至真際，亦復如是。」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五陰狀貌何類？六波羅蜜、佛十八法，狀貌何類？法性及如、真際，其狀貌何類？」

須菩提報言：「五陰無所有之狀貌，六波羅蜜、佛十八法、真際，亦無所有之狀貌。其類非物之類。舍利弗！是故當如五陰狀貌離五陰，如六波羅蜜狀貌離六波羅蜜，乃至真際亦復如是。五陰離五陰相，乃至真際亦離其相，相亦離其真際。」

舍利弗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中便出生薩云若耶？」
報言：「如所問無有異。何以故？諸法無所出亦無所生。」
舍利弗又問：「何以故諸法無有生、無有出？」
須菩提報言：「五陰空，亦不見其出、亦不見其生。般若波羅蜜、佛十八法、真際，亦不見其出、亦不見其生。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以漸近薩云若。已漸近薩云若，便得身意相淨。已得身意相淨，便無婬怒癡。意強梁，貪意不復生，意終無六十二見事，終不於母人腹中生；常得化生，從一佛國至一佛國，育養眾生、普淨佛國土，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離諸佛世尊。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當作是行。」
放光般若經卷第二

放光般若經卷第三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空行品第十二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有漚恕拘舍羅，於五陰為行相。若念五陰有常為行相，念五陰無常為行相，念五陰苦，言五陰是我所，是為行相。念五陰寂靜為行相。世尊！菩薩摩訶薩不以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學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復為行相。世尊！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自念言：『我行般若波羅蜜。』設欲有所得，是亦為行相。若菩薩念言：『有作是學者，為學般若波羅蜜。』是亦為行相。作是學者，當知菩薩未有漚恕拘舍羅故。」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菩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為住色、為分別色。坐分別色，便作行色求。已作是行，不得離生老病死苦。菩薩復不以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處於眼耳鼻舌身意，分別六情，復分別十八性，復住於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各分別計校作色求，亦復不能脫生老病死苦。是菩薩尚不能逮聲聞、辟支佛地證，況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事不然。以是故，當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

舍利弗問須菩提：「當云何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而是漚恕拘舍羅？」

須菩提報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色痛想行識不作相行，亦不言五陰有常無常，於五陰亦不作苦樂行，亦不作是我所非我所行，於五陰不作空、無相、無願行，於五陰亦不作寂靜行。以是故，舍利弗！以五陰空為非五陰，五陰不離空，空不離五陰；五陰則是空，空則是五陰。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皆空。假令空者亦不離十八法，十八法亦不離空。菩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則為是漚恕拘舍羅。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行者，亦不見不行者。」

舍利弗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何以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報言：「以般若波羅蜜狀貌本實不可得見故。何以故？所有者無所有故。是故行般若波羅蜜無所見。所以者何？菩薩悉知諸法所有無所有。有三昧名於諸法無所生，是諸菩薩摩訶薩無量無限廣

大之用，非聲聞、辟支佛所知。菩薩摩訶薩不離是三昧，便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舍利弗問須菩提：「但是三昧使菩薩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耶？頗復有餘三昧？」
須菩提報言：「亦復有餘三昧，令菩薩疾成得佛。」
舍利弗問言：「何者是？」
須菩提言：「有三昧名首楞嚴菩薩行，是三昧亦疾得佛。復有寶印三昧、師子遊步三昧、月三昧、作月幢三昧、諸法印三昧、照頂三昧、真法性三昧、必造幢三昧、金剛三昧、諸法所入印三昧、三昧王所入三昧、王印三昧、力進三昧、寶器三昧、必入辯才三昧。如是等三昧，菩薩摩訶薩悉學已，便疾得佛。舍利弗！復有無央數不可計三昧，菩薩所應學，亦復令菩薩疾得佛。」
須菩提承佛威神言：「若有菩薩摩訶薩行是三昧者，已為過去佛所授決已，今現在諸佛亦授其決已，亦不見三昧、亦不念三昧，亦不貢高念言：『我得是三昧。』亦不念言：『我住是三昧。』都無三昧想。」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諸有住是三昧者，為已從過去諸佛授記已耶？」
須菩提言：「不也，舍利弗！何以故？般若波羅蜜及三昧、菩薩無有異。菩薩則是三昧，三昧則是菩薩；般若波羅蜜亦爾，等無有異。而善男子不知諸法等三昧。何以故不知？菩薩以不見是三昧，是故不知。」
於是世尊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如我所歎譽，汝於諸空寂行者第一。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六波羅蜜及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當作是學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想有所得、有所見。」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為無所得、無所見？」
世尊報言：「吾我及眾生不可得見，以內外空故。五陰、十八性、十二衰，不可得、不可見，本淨故。十二因緣不可見，常淨故。苦、習、盡、道不可見，常淨故。不可見欲性、形性、無形性，不可得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常淨故。不可得見六波羅蜜，從須陀洹乃至佛，常淨故，不可見。」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為淨？」
世尊報言：「不生、不有、不可見、無所為，是為淨。」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摩訶薩作是學，為學何法？」

世尊報言：「菩薩作是學，於諸法無所學。何以故？法不爾如凡人所入。」
舍利弗白佛言：「法云何？世尊！」
佛報言：「法之所有如無所有，作是有故，言無所有。」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為無所有而有？」
世尊報言：「五陰無所有，內外所有無所有，空故。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無所有，內外所有無所有，空故。凡夫愚人隨癡入愛，於中作癡行，為兩際所得而不知不見；法所不癡者，而為入於名色、入於六入、入於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雖入其中法所無者及更念，亦復不知亦不見。不知不見何等？」
佛言：「不知五陰、不見五陰，不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以是法墮於凡夫愚人之數而不出於何？不出於欲、形、無形界，不出於聲聞、辟支佛法。不出而復不信。不信何等？不信五陰空，不信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空。亦復不住。於何所不住？不住於六波羅蜜，不住於阿惟越致地，乃至佛十八法不住。以是故，謂為凡夫愚人，便入於眼耳鼻舌身意，入於五陰、六衰，入於十八性，入於婬怒癡，入於諸見，入於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入於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作是學，為不學般若波羅蜜，不成薩云若慧耶？」
佛言：「如是學，為不學般若波羅蜜，不出薩云若。」
舍利弗白佛言：「何以故菩薩不學般若波羅蜜，不成薩云若慧？」
佛言：「以菩薩摩訶薩無漚恕拘舍羅，以想念入六波羅蜜及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以想念入薩云若。以是故，菩薩摩訶薩不學般若波羅蜜，不生薩云若慧。」
舍利弗白佛言：「菩薩當云何學般若波羅蜜而令菩薩成薩云若慧？」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學如成，薩云若慧如應，無所見、無所得。」
舍利弗白佛言：「何等為無所得、無所見？」
佛言：「不見一切法，空故。」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幻品第十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人問言：『幻人布施、持戒、精進、忍辱、一心、智慧，學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學薩云若，當成薩云若不乎？』我等當云何報？」
佛告須菩提：「我自還問汝，隨須菩提意報我。於須菩提意云何，五陰與幻有異無？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十八性與幻有

異不？」
須菩提對曰：「無有異。世尊！」
佛言：「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空、無相、無願及道，與幻有異不？」
須菩提答曰：「無有異。世尊！五陰則是幻，幻則是五陰；十二衰及十八性皆是幻，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是幻，幻則十八法。」
佛告須菩提：「幻人頗有著有縛、有生有死不？」
對曰：「無。」
「於須菩提意云何，幻人亦不生亦不滅，學般若波羅蜜，當成薩云若不？」
須菩提白佛言：「不能得。」
「於須菩提意云何，著字名合法、五陰數字，為菩薩不？」
對曰：「如是，如是！世尊！」
「著字五陰，生滅可得見不？」
須菩提對曰：「不可得見。」
「亦無起、亦無滅、亦無字、亦無身行、亦無意行、亦無著、亦無縛，學般若波羅蜜，寧成薩云若不？」
須菩提對曰：「不能成。」
佛言：「菩薩學般若波羅蜜，應無所得。」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如是學般若波羅蜜，及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如幻人學。所以者何？當知五陰如幻人。」
「於須菩提意云何，五陰為學般若波羅蜜，當成薩云若不？」
須菩提白佛言：「不也。世尊！何以故？五陰所有無所有。無所有者亦不可得見。於須菩提意云何，五陰如夢、如響、如影、如熱時炎、如化。」
「當學般若波羅蜜耶？」
對曰：「非也。何以故？五陰、六衰，如夢如幻、無所有、不可得見。」
須菩提白佛言：「新發大乘意菩薩，聞作是說般若波羅蜜，將無恐怖？」
佛言：「新學大乘菩薩，未得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不與善知識相隨，或恐或怖。」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當行何等漚惒拘舍羅，令菩薩不恐不怖？世尊！」
佛告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應薩云若行，觀五陰無常亦不猗五陰，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
「復次，須菩提！菩薩意應薩云若行，觀五陰苦、空、非我，觀五陰空、無相、無願，觀五陰寂靜，應無所得、無所猗；是為菩薩行

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菩薩當作念言：『我當為一切眾生說無常、苦、空、非我，為說空、無相、無願、寂靜之法，應無所得、無所猗。』是為菩薩檀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亦不以羅漢、辟支佛意觀五陰無常、苦、空、非我，亦不以羅漢、辟支佛意觀空、無相、無願、寂靜；是為菩薩不越戒，以是故菩薩不恐不怖。菩薩盡能奉行能忍，是為菩薩行羼提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意行應薩云若，觀五陰無常，應無所見、無所著，不捨薩云若意；是為菩薩行惟逮波羅蜜。菩薩適作是行，不起羅漢、辟支佛意，羈他惡意亦不得生；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不恐不怖。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言不以五陰空，空則五陰，六情、十八性、三十七品亦復如是，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與何等善知識相得，聞說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
佛報言：「菩薩說五陰無常、苦、空、無我，空、無相、無願、寂靜而無所希望。持是無所希望之福，不作羅漢、辟支佛地行，但求薩云若；是為菩薩善知識。為說六情、十八性寂靜而無所希望。持是功德不願聲聞、辟支佛地；是為菩薩善知識。
「復次，須菩提！菩薩念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念薩云若、念道，以為一切說法無所希望。持無所希望福，不為聲聞、辟支佛地，但為薩云若；是為菩薩善知識。」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學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為惡知識。聞說般若波羅蜜為恐怖？」
世尊報言：「菩薩離薩云若意，猗般若波羅蜜而自貢高，行禪、精進、忍辱、持戒，行布施，以猗檀波羅蜜而自貢高。」
「復次，須菩提！菩薩離薩云若意，念五陰、內外空，以空貢高、有所猗；念六情空、念十八性空，以是為貢高；念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空，猗十八法而自貢高；是為菩薩不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聞說般若波羅蜜為恐怖。」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惡知識？」
佛言：「教令遠離六波羅蜜，語菩薩言：『莫學是，非佛所說，但合會作，是不足聽聞、不當受持、不當諷誦讀亦不當教他人。』當知是菩薩惡知識。菩薩復有惡知識，與說魔所樂事。魔波旬作佛形像，往到菩薩所，使菩薩遠離六波羅蜜，語菩薩言：『善男子！用是六波羅蜜學為？』當知是菩薩惡知識。魔復作佛形像，往到菩薩所，分別廣說聲聞所應行經，但為說是魔事；當知是菩薩惡知識。

魔復作佛形像，往到菩薩所，語菩薩言：『善男子！汝亦無菩薩意，亦非阿惟越致。汝亦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假令不教菩薩令覺魔事者，是菩薩惡知識。魔波旬復作佛形像，往到菩薩所，語菩薩言：『善男子！眼耳鼻舌身意空，六衰、十八性皆空，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空。用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學為？』有作是教者，是為菩薩惡知識。

「復次，須菩提！魔復作辟支佛形像，往至菩薩所，語菩薩言：『善男子！十方皆空，無有佛、亦無有菩薩、亦無有聲聞。』而為菩薩說是輩魔事，當知是則菩薩惡知識。魔復作聲聞形像，被服往到菩薩所，斷菩薩薩云若意，為說聲聞、辟支佛行。有作是教者，則是菩薩惡知識。魔復作菩薩師和上，被服到菩薩所，教令離菩薩行、教令離薩云若、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持空、無相、無願法授菩薩：『汝當念是法，受聲聞地證，當用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學為？』是但魔事耳。

「復次，須菩提！魔復作菩薩母形像，來至菩薩所言：『子！汝當受是須陀洹證，習羅漢果證；當用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當受是無央數劫生死，當受是截手截腳之痛。』向菩薩說是輩魔事，是則魔所作。

「復次，須菩提！魔復作比丘，被服至菩薩所，語菩薩言：『眼耳鼻舌身意，無常、苦、空、非我，空、無相、無願、寂靜。』為說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為說相著事；當知是菩薩之惡知識。覺已，當急遠離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了本品第十四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號為菩薩，其句義云何？」

佛告須菩提：「菩薩句義無所有。所以者何？道者無有句義、亦無我；菩薩義者亦如是。須菩提！譬如鳥飛虛空無有足跡，菩薩義者亦如是。譬如夢、幻、熱時炎、影，如來所化無所有，菩薩義者亦如是。譬如法性及如、真際，亦無所有；譬如幻士五陰，不可得、不可見；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其義亦如是。譬如幻士行內外空，亦無所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其義亦如是。須菩提！譬如幻士行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無所有；菩薩義者亦如是。須菩提！譬如佛五陰不可得。何以故？無有五陰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菩薩之句義。須菩提！譬如怛薩阿竭、阿羅訶、三耶三佛六情無所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其義亦如是。須菩提！譬如佛行內外空，其際不可得見，行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不可得見；菩

薩其義亦如是，有為、無為性，亦無有義。須菩提！譬如不生不滅、無所有、無作、無著、無斷，其義亦無所有。」
「何等不生不滅、不著不斷、不有不作？」
報言：「五陰不生不滅、亦不著、亦不斷、亦不可見，十八性、六情、六衰、五陰無著，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無著無斷義不可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其義亦如是。須菩提！譬如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本淨，無有義；菩薩義者亦如是。譬如吾我淨，以吾我無有邊際故。我人壽命淨不可得見，眾生無邊際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其義亦如是。譬如日出時，諸冥迹不復現；菩薩亦如是。譬如天地劫盡火燒時，世間諸所有皆燒盡，其迹不可見；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其義亦如是。須菩提！譬如世尊戒具，本時惡戒跡不復現；得三昧，亂意跡不復現；得智慧，無有愚癡迹；得解脫，不復見未解脫迹；已見解脫慧，不復見不解脫慧。譬如佛光出時，日月、忉利諸天王、阿迦膩吒天光明不復現；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其句義不可見。何以故？道及菩薩、菩薩義，是亦不合亦不散，無有形、不可見、無有對、一相，一相者則為非相。須菩提！菩薩於諸法，當學無所著，亦當覺知諸法。」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諸法？何等為菩薩於諸法學無所著？何等為菩薩覺知諸法？」
佛告須菩提：「諸法者，謂善法惡法，記法未記法，俗法道法，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是為菩薩當於是諸法學，無所著亦當學。」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世俗善法？」
佛告須菩提：「俗善法者，謂孝順父母、供養沙門道人、養育長老、施諸福事、約身守節、精勤念善、意崇方便、修行十善。有俗內想、腐敗想、青瘀想、血想、食不消想、亂想、骨想、半燋想，四禪、四等、四無形禪想，佛想、法想、比丘僧想、戒想、施想、天想、精勤想、安般想、身想、死想。須菩提！是謂世間善法。何等為世俗惡法？殺、盜、婬、怒、惡口、妄言、綺語、嫉妒、邪見；是為世俗惡法。何等為記法？若善法、若不善法；是為記法。何等為未記法？未有身口意、未有四大，未有五陰、十八性、十二衰；是為未記法。何等為世俗法？五陰、十二衰、十八性、十善、四禪、四等、四無形禪；是謂世俗法。何等為道法？三十七品、三解脫門、三根、三三昧、解脫攝意、八解脫門、九次第禪、十八空、佛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是為道法。何等為漏法？五陰、十二衰、十八性、十二因緣、四禪、四無形禪；是為漏法。何等為無漏法？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為無漏法。何等為有為法？欲界、形界、無形界，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是為有為法。何等

為無為法？無為法者，不生亦不滅、不終亦不始、常住而不改，婬怒癡盡，如、無有異、法性及真際；是謂無為法。菩薩摩訶薩當於是空相之法，無所著而不傾動，覺諸法而不二。」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摩訶薩？」
佛告須菩提：「於諸大眾必有上首，是故名為摩訶薩。」
須菩提白佛言：「當為何等眾生而作上首？」
佛告須菩提：「大眾者，謂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初發意菩薩摩訶薩至阿惟越致地住者。是為大眾之聚，菩薩當於是中作上首。於中當發金剛意，便為上首。」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金剛意？」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發意言：『我當受無央數生死作精進行，我當為眾生故捨一切所有，我當等心於一切眾生，我當以三乘度脫眾生當令般泥洹，亦不見眾生般泥洹。我當覺諸法無所從生，常當以薩云若慧意行六波羅蜜。我當學當救濟一切。』須菩提！是為菩薩發金剛意，便為大眾最上首。菩薩復發意言：『我當為泥犁、薜荔中罪人所受苦痛，我當為眾生代受無央數劫苦痛，盡令眾生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然後我自為身作善本，億百千劫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是為菩薩發金剛意於大眾而為上首。菩薩當為妙意，以妙意故於眾生為上首。從初發意已來，亦不當生婬怒癡意，亦不當嬈眾生，亦不起聲聞、辟支佛意；是為菩薩摩訶薩妙意而為大眾作上首。亦不念貢高，菩薩當於薩云若意而不動亦不貢高。菩薩常當起護念於眾生、亦不捨眾生。菩薩摩訶薩當為法行、當為法樂。何等為法樂？隨其所知而諷誦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諸法空，為大眾作導，亦無所倚、亦無所得。菩薩住於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為大眾作上首，無所倚而無所見。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行如金剛三昧，乃至盡虛空際無所染，逮解脫三昧，便為大眾作上首，而無所得亦無所倚。須菩提！菩薩住於是法地故，便能為眾生而作上首，是故名為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薩品第十五

是時舍利弗白佛言：「我亦當復說所以為摩訶薩者何？」
佛告舍利弗：「便說。」
舍利弗言：「菩薩於諸妄見悉斷，是故名為摩訶薩。何謂諸見妄見？吾我見、有人見及眾生見，有斷見、有常見、有見無見，五陰見、十八性見、十二衰見、有諦見、十二因緣見，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見，有育養眾生見、有淨佛土見，有道見、有佛見、轉法輪見。一切諸見悉斷，作如是說法，是故名為摩訶薩。」

須菩提問舍利弗言：「菩薩摩訶薩，何以故有五陰、十二衰、十八性、十二因緣見？何以故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見，及有妄見？」
舍利弗對曰：「菩薩摩訶薩不以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如務五陰、六情、十八性、十二因緣，猗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起諸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斷是諸見，為人說法而無所猗。」
須菩提白佛言：「我亦當說所以為摩訶薩者何？」
佛告須菩提：「樂說者便說。」
須菩提言：「道意無有與等者，非聲聞、辟支佛所知。何以故？以薩云若意無漏故，意亦不著，是故為摩訶薩。」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等為菩薩意無有與等者，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者？」
須菩提報言：「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以來，不見法有生滅，亦不見有增減，亦不見著、亦不見斷。舍利弗！諸法不生不滅、不增不減、不著不斷者，亦無羅漢、辟支佛意，亦無道意、亦無佛意；是為菩薩摩訶薩意無有與等者，非羅漢辟支佛所能及知者。」
舍利弗言：「如須菩提意，不著羅漢、辟支佛地；五陰亦不著，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著。」
舍利弗語須菩提：「假令薩云若意無漏者，凡人意亦當無漏，性空故。羅漢、辟支佛及諸佛世尊意亦當無漏。」
須菩提言：「爾，如所言。」
舍利弗言：「五陰亦無漏，其性本空故。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復無漏，性空故。」
須菩提言：「如舍利弗所言。」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無意為不與意合耶？無色痛想行識為不與識合耶？」
須菩提言：「爾，如所言。」
舍利弗復問：「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與非十八法，為不著不合耶？」
須菩提報言：「有無之事皆合。」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行般若波羅蜜，不持道意及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知意，亦不貢高而有所猗，於猗於法而無所入。」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僧那品第十六

是時邠耨文陀尼子白佛言：「世尊！我當說所以為摩訶薩者。」
佛言：「汝樂欲說者便說之。」

邠耨言：「菩薩為大功德所纏絡，乘於大乘，以是故謂為摩訶薩。」
舍利弗問邠耨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以大功德所纏絡而為摩訶薩？」
邠耨報言：「菩薩摩訶薩不為齊限於人故住檀波羅蜜而為布施，普為一切眾生故，行檀波羅蜜，尸、羼、惟逮、禪、般若波羅蜜，普為眾生故，作謙苦行。菩薩成僧那僧涅不限眾生，亦不言：『我當限度若干人，不能度餘人。』亦不言：『我當教若干人至道。』亦不言：『我不能教餘人。』菩薩為眾生故，起大誓願言：『我自當具足六波羅蜜，亦當教他人使具足六波羅蜜。』菩薩行檀波羅蜜所布施應薩云若，意願言：『持是功德，與一切眾生俱，共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舍利弗！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而習布施。
「復次，舍利弗！菩薩布施應薩云若，不求羅漢、辟支佛地；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布施，習於尸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布施時作薩云若念，法所應行；是為習羼波羅蜜。如精進所應行；是為習惟逮波羅蜜。一心布施應薩云若念，終不起聲聞、辟支佛意；是為習禪波羅蜜。所可布施如幻相，不見施者、亦不見所施、亦不見受者；是為菩薩布施而習般若波羅蜜。菩薩以薩云若意，不想諸波羅蜜、亦不猗。舍利弗！是故當知菩薩為僧那僧涅。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意應薩云若布施，持布施功德與眾生，共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而具檀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尸波羅蜜，盡能奉行能忍辱；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具足羼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尸波羅蜜具足惟逮波羅蜜，是為菩薩習精進。菩薩行尸波羅蜜不受羅漢、辟支佛意。菩薩行尸波羅蜜，於諸波羅蜜如幻相，不貢高亦無所倚。舍利弗！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如習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行尸波羅蜜總持諸波羅蜜，是故名為僧那僧涅。菩薩行羼提波羅蜜，應薩云若布施。菩薩入無形禪，亦不處其中，是為菩薩行漚恕拘舍羅而為般若波羅蜜。
「復次，舍利弗！菩薩行禪分別空、無相、無願，是為菩薩行僧那僧涅而為般若波羅蜜。以是故，名為僧那僧涅。舍利弗！菩薩作是僧那僧涅者，十方諸佛世尊皆以大音聲讚歎是菩薩言：『某國土菩薩具諸功德為僧那僧涅，當育養眾生、淨佛國土。』」
於是舍利弗問邠耨文陀尼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三拔致？摩訶衍三拔致者，晉言發趣大乘。云何為發起大乘？」

邠耨報言：「行六波羅蜜，隨諸禪所應行盡奉行，持求薩云若。菩薩以薩云若意，於八禪觀其無常，觀其苦、空、非我、無願，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摩訶衍。菩薩念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為菩薩摩訶衍。菩薩意不近羅漢、辟支佛地，志但崇薩云若，是為菩薩行四等而為羼波羅蜜。菩薩行薩云若意無懈時，是為菩薩惟逮波羅蜜。菩薩雖行四禪、慈悲喜護、八禪，亦不能動搖菩薩。所以者何？以漚恕拘舍羅故。菩薩行四等，為眾生消諸漏，是為菩薩行四等而為檀波羅蜜。諸法所作禪，不持求羅漢、辟支佛。何以故？常求薩云若故。是為菩薩行四等而不批尸波羅蜜。菩薩復有摩訶衍，於內外空其慧不轉，無所倚、無所得、無所見，是為菩薩摩訶衍。復有摩訶衍，不於諸法，慧不在亂亦不在定，慧亦不在有常亦不在無常，慧亦不在苦樂亦不在有我無我，是為菩薩摩訶衍而應無所倚。復有摩訶衍，慧不在當來過去今現在，慧亦不離三世，是為摩訶衍應無所倚。摩訶衍者，慧不在三界亦不離三界。復有摩訶衍，慧不在俗法亦不在道法，亦不在有為亦不在無為，亦不在有漏亦不在無漏，是為無所倚。舍利弗！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

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衍品第十七

爾時舍利弗問邠耨文陀尼子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乘於大乘？」
邠耨報舍利弗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乘於檀、尸、羼、惟逮、禪波羅蜜，乘是六波羅蜜、不見六波羅蜜，亦不倚菩薩而無所倚，是為乘於大乘。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一心學薩云若，具足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雖念欲成、不有所倚，是為菩薩乘於大乘。
「復次，舍利弗！菩薩作是念言：『菩薩者但是字耳，五陰者但有字耳，不倚五陰故。六情者但有字耳，不倚六情故。三十七品者但有字耳，不倚三十七品故。內外空者但有字耳，不倚內外空故。佛十八法者但有字耳，不倚佛十八法故。如來法者但有字耳，不見法性故。真際者但有字耳，真際不可見故。佛及道者但有字耳，不倚佛故。』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於大乘。
「復次，舍利弗！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以來，具足菩薩之神通。具足已，欲育養群生，從一佛國遊至一佛國，供養禮拜事諸佛世尊，從諸佛聽受法教。」
「何謂法教？」
報言：「菩薩大乘，是菩薩乘、是大乘。遊諸佛剎，淨佛國土、育養眾生。初無佛國想，亦無眾生想，亦不住二地。菩薩為眾生故，隨其所應而變其形像，不得一切智終不離菩薩乘。逮一切智已，便

能轉法輪，非羅漢、辟支佛及諸天、龍、鬼神、阿須倫及世間人所能轉。是時聞十方恒邊沙諸佛世尊讚歎聲言：『某國某菩薩摩訶薩，乘於大乘，逮薩云若，轉於法輪。』舍利弗！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於大乘。」◎

◎摩訶般若波羅蜜僧那僧涅品第十八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
佛告須菩提：「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內外空，及有無空、佛十八法及一切智，被諸功德之鎧成佛身，光徹三千大千剎土；復以光普遍十方恒邊沙佛國土，便為六反震動，三千大千剎土復六反震動。十方恒邊沙佛國土菩薩，已受是光明住於檀波羅蜜，以大乘之鎧便能變化三千大千剎土化為琉璃，自變其形為遮迦越王，布施一切隨其所欲，飢渴與飲食，欲得衣者與衣，欲得香華醫藥布施種種，隨眾人身所便樂盡給與之。作是布施已，便為眾生說六波羅蜜行。眾生聞菩薩教已，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離六波羅蜜行。是為菩薩被大乘之鎧。須菩提！譬如工幻師在四要道頭於大眾人前布施，隨人所欲飲食、衣被、錢財，隨人意所索，幻人盡與。於須菩提意云何，是幻師頗有所布施於人不？」
須菩提白佛言：「無所施亦無得者。」
佛告須菩提：「菩薩自化身作遮迦越王布施，隨人所樂而在所與，恣人所欲而施與，雖施而無所與亦無得者。何以故？須菩提！法之幻法應爾。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於尸波羅蜜，示現作遮迦越羅，於中使人持十善法，教人使為四禪、四等、四無形禪，立於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眾生聞是法教，至得道終不離是法教。須菩提！譬如幻師化作大眾人，教幻人持十善，立以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於須菩提意云何，頗有人立於十善、四禪、四無形禪，頗有人立於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者不？」
須菩提對曰：「無有立者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菩薩立諸眾生於十善地、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見有人住是法者。所以者何？法幻之法自應當爾。以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為被大乘之鎧。
「復次，須菩提！菩薩住羼波羅蜜，亦立眾生於羼波羅蜜。菩薩從初發意以來作誓言：『假令眾生持刀杖害，我悉受，終不起惡意如彈指之頃；當復立眾生於忍辱地亦復如是。』雖立眾生於羼波羅蜜，亦復如幻師，亦無眾生想。須菩提！是為菩薩大乘之鎧。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於惟逮波羅蜜，立眾生精進意應薩云若，亦復如幻師；是為菩薩大乘之鎧。菩薩住於禪波羅蜜，亦復教一切人行一心。菩薩住於等法，不見法有亂者、有一心者。須菩提！是為菩薩住於禪波羅蜜，亦復教一心人行禪，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離是一心，亦復如幻師；是故名為僧那僧涅。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於般若波羅蜜，亦復勸助教一切人，使立於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不見有彼此岸；是為菩薩住於般若波羅蜜，亦復勸助眾生化立人於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亦復如幻，不見有學者、不見有受者。以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
「復次，須菩提！菩薩被大乘鎧以安處十方恒邊沙佛國眾生立於六波羅蜜。為眾生說六波羅蜜法使眾生聞之，聞已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離是法，亦復如幻，亦不見受法者、亦不見受是教者。以是故，菩薩為大乘之鎧。菩薩復被大乘之鎧意應薩云若，菩薩不言：『我當教若干人立於六波羅蜜。』亦不言：『我當教若干人行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復不言：『我不能教若干人。』亦復不言：『我教若干人得須陀洹乃至阿羅漢、辟支佛。』不言：『我不教若干人至阿羅漢。』亦不言：『我立若干人至薩云若。』不言：『我不悉教爾所人。』何以故？菩薩所度無有限碍亦無適莫，菩薩所度亦無有數亦無有量。須菩提！菩薩譬如幻師教幻人，不見有所教、亦不見有受者；是為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
須菩提白佛言：「如我從佛所聞義，當知菩薩非為僧那僧涅。何以故？諸法空故。色痛想行識空，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十八性，各隨其相各自空。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自空，內外空皆自空，從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皆空。菩薩亦空，僧那僧涅亦自空。以是故，世尊！當知菩薩為非僧那僧涅。」
佛告須菩提：「如所言，無有異。須菩提！薩云若非為非作，菩薩為眾生作摩訶僧那僧涅者，是眾生亦非為非作。」
須菩提白佛言：「何以故薩云若及眾生非為非作？」
佛言：「不見有人故，是故薩云若無為無作。何以故？須菩提！五陰亦不有所作亦非不作，六情、六衰亦無所為亦無所作，我、人、壽命亦無所為亦無所作。何以故？邊際不可得故。須菩提！夢、響、影、幻、熱時炎、化無所作亦無所為，內外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無所為亦無所作。何以故？其本際不可得見故。如及法性、真際亦無所作亦無所為，菩薩薩云若亦無所作亦無所為。何以故？無有本際故。以是故，須菩提！薩云若及眾生無所有無所作。以是當知，菩薩非為摩訶僧那僧涅。」
須菩提白佛言：「如觀世尊所說義，五陰亦無縛無脫。」

邠耨文陀尼子問須菩提：「何等五陰無縛無脫？」
須菩提報言：「五陰如夢、如響、如影、如幻、如化、如熱時炎，當來過去今現在五陰無縛無脫；五陰無端緒，無縛無脫；五陰寂無所生，無縛無脫；五陰善不善、俗五陰、道五陰有漏無漏，亦無縛無脫。一切諸法無縛無脫，無際寂靜無縛無脫，六波羅蜜無縛無脫，無際寂靜內外空無縛無脫，三十七品無縛無脫，佛十八法無縛無脫；無際寂靜故。道及菩薩、薩云若、一切智事，無際寂靜，無所生亦不縛亦不脫。如、法性、真際、無為亦無縛無脫，無際寂靜不生無縛無脫。如是，邠耨！菩薩摩訶薩於無縛無脫六波羅蜜中住無縛無脫薩云若，於無縛無脫育養眾生，無著無縛無脫淨佛國土，無著無縛無脫見諸世尊，以無縛無脫聞法終不離，無縛無脫諸佛世尊終不離，無縛無脫諸神通終不離，無縛無脫五眼終不離，無縛無脫轉無縛無脫法輪，無縛無脫安立眾生於三乘。如是，邠耨！菩薩摩訶薩於無縛無脫六波羅蜜，於諸法得逮覺，無際寂靜無所生故。邠耨！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無縛無脫之僧那僧涅。」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三

放光般若經卷第四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摩訶衍品第十九

是時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大誓？世尊！云何當知菩薩趣大乘？乘是乘當至何所？誰當成是乘者？」
佛告須菩提言：「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之大乘。何等為六？檀、尸、羼、惟逮、禪、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檀波羅蜜？」
佛告言：「菩薩摩訶薩布施意應薩云若，內外所有布施已，持是功德盡施眾生，與眾生共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菩薩摩訶薩檀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持戒發意應薩云若，自持十善，教他人行十善、亦無所倚；是為菩薩不批戒應無所倚。」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羼波羅蜜？」
佛言：「菩薩自具足於忍地，復勸他人令行忍辱而無所倚；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羼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意應薩云若，不廢五波羅蜜，亦復立眾生於五波羅蜜而無所倚；是為菩薩惟逮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禪波羅蜜？」佛言：「菩薩摩訶薩以薩云若意，自以漚恕拘舍羅入諸禪，不隨禪生，亦復教他人使行禪而無所倚；是為菩薩禪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摩訶薩以薩云若意，不入於諸法而觀諸法之性而無所倚，亦復教他人令不入於諸法而觀諸法之性而無所倚；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又，須菩提！復有摩訶衍，內空、外空乃至有無空是也。何等為內空？內法是謂眼耳鼻舌身意。眼本空，不著垢亦不壞。何以故？本性爾。耳耳本空，鼻鼻本空，舌舌本空，身身本空，意意本空，亦不著垢亦不壞。何以故？本性爾。是為內空。何等為外空？謂色聲香味細滑法。色本空，亦不著垢亦不壞。何以故？色本性爾。聲香味細滑法皆爾。何以故？本性空故。是為外空。何等為內外空？內六衰、外六衰，是為內外法。以外法故內法空，以內法故外法空，亦不著亦不壞。何以故？本性爾。是為內外空。何等為空空？諸法之空，持諸法空空

於空，是為空空。何等為大空？八方上下皆空，是為大空。何等為最空？泥洹是不著不壞，是為最空。何等為有為空？從不著不壞本至三界空，是為有為空。何等為無為空？不生不滅住於不異，從不著不壞皆空。何以故？本空故。是為無為空。何等為至竟空？所可不得邊際者，是為至竟空。何等為不可得原空？諸可來者不知所從來，無有處故，是為無有原空。何等為無作空？於諸法無所棄，是為無作空。何等為性空？諸法所有性及有為、無為性，非羅漢、辟支佛、諸佛世尊所不作，是為性空。何等為諸法空？諸法者，謂五陰、十二衰、十八性，有為法、無為法，是為諸法。從不著不壞至諸法之性，是為諸法空。何等為自相空？色相所受相，是所持相為想所有相，便有所覺相是為識。乃至有為、無為相，從有為、無為相至諸法皆悉空，是為自相空。何等為無所得空？從無著無壞至無所得法，亦無所得，是為無所得空。何等為無空？於中無所見，是為無空。何等為有空？諸法無有偶者，於諸合會中皆無有實，是為有空。何等為有無空？於諸聚會中亦無有實，是為有無空。

「復次，須菩提！有以有為空，無以無為空，異以異為空。何等為有？有者謂五陰性，性以性為空，是為有空。何等為無？以無為空，無所成，無所成為空。空者亦非知可作、亦非見可作。何等為餘事空？有佛無佛法性法寂如，及爾真際住如故。以是異空，是為餘事空。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何等為衍？百七三昧是，各各有名。何等三昧名首楞嚴三昧？何等為首楞嚴三昧？諸三昧門之所趣聚皆來入其中，是故名首楞嚴。復有三昧名寶印。何等為寶印三昧？諸三昧所有印皆而印之。復有三昧名師子遊戲。何等為師子遊戲？住是三昧者盡遊戲諸三昧中。復有月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明照諸三昧。復有月幢三昧，住是三昧者持諸三昧。復有在諸法上三昧，住是三昧者諸三昧悉從其中出。復有照頂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明照諸三昧上。復有法性畢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決了諸法。復有必造幢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中必持堅固幢。復有金剛三昧，住是三昧者諸三昧無有敢當者。復有法所入印三昧，住是三昧者與諸法印相應。復有安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便能住諸三昧。復有放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便能遍照諸三昧。復有勢進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力勢教諸三昧。復有等步三昧，住是三昧者能等行諸三昧。復有入辯才教授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辯解諸三昧。復有過量音聲三昧，住是三昧者得入無量名字三昧。復有照處處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能遍照於諸方面。復有總持印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持諸三昧印。復有不忘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忘諸三昧。復有一切法所聚海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一切諸三昧等行。復有虛空普三昧，住是三昧者能遍足諸三昧。復有金

剛部三昧，住是三昧者持諸三昧部。復有寶勝三昧，住是三昧者降伏諸垢濁。復有熾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以光炎遍照諸三昧。復有無願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法無所取。復有審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法有住處。復有選擇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無意念想。復有無垢燈三昧，住是三昧者為諸三昧作燈明。復有無限光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無有限量。復有作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於諸三昧而有所照。復有普照明三昧，住是三昧者諸三昧皆在眼前現。復有淨要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等淨三昧。復有無垢光三昧，住是三昧者散諸三昧垢。復有造樂三昧，住是三昧者受諸三昧樂。復有電明三昧，住是三昧者為諸三昧作燈明。復有無盡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盡以不盡。復有上威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中威德獨然。復有畢盡三昧，住是三昧者見諸三昧盡所可見如不見。復有不動三昧，住是三昧者令諸三昧不動不覺不戲。復有不別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離別。復有日燈三昧，住是三昧者照諸三昧門。復有月無垢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去諸三昧冥。復有淨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分別四無礙慧。復有作明三昧，住是三昧者為諸三昧門作明。復有造作三昧，住是三昧者為諸三昧作畢竟。復有諸慧三昧，住是三昧者見諸三昧慧。復有金剛三昧，住是三昧者決斷諸三昧。復有住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動不搖不恐不怖亦無意想。復有現明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悉遍見明。復有安立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善處。復有寶積三昧，住是三昧者普見諸三昧寶。復有法印三昧，住是三昧者印諸三昧從印及不印。復有等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法有等脫。復有棄樂三昧，住是三昧者悉棄諸樂。復有過法定三昧，住是三昧者滅諸法之冥在諸三昧上。復有散結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散用諸三昧。復有解諸法句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解諸三昧及諸法句。復有等文字三昧，住是三昧者得諸等字。復有畢字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一字。復有斷因緣三昧，住是三昧者斷諸因緣。復有無態三昧，住是三昧者不得諸法態。復有無行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法行。復有無窟行三昧，住是三昧者未見諸三昧有窠窟之行。復有畢陰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淨諸陰。復有主行三昧，住是三昧者見諸三昧行。復有不起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起。復有度境界三昧，住是三昧者過諸境界。復有聚諸善三昧，住是三昧者能得聚諸法諸三昧。復有止選三昧，住是三昧者意不墮落。復有清淨華三昧，住是三昧者得諸三昧清淨華。復有主覺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有七覺意。復有無限辯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無量之辯。復有無等等三昧，住是三昧者便得無等等。復有度諸法三昧，住是三昧者越度三界。復有決斷三昧，住是三昧者能見諸法見諸三昧決斷事。復有散諸狐疑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散諸法三昧。

復有無住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法處。復有一行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法有二。復有眾生所入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眾生亦不見所入。復有一事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事。復有厭該眾事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有別。復有散諸生死勞怨三昧，住是三昧者逮得諸厭三昧慧所入處無所覺。復有眾行音所入三昧，住是三昧者眾行音聲皆悉隨從。復有脫諸音響字三昧，住是三昧者見諸三昧脫於音字。復有然炬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中威德獨明。復有淨相三昧，住是三昧者能淨一切三昧相。復有無准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見於准。復有具足眾事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皆得具足。復有不願苦樂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有苦樂。復有事不減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有盡。復有持迹三昧，住是三昧者盡看諸三昧。復有邪正聚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見邪正。復有滅恚諍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見恚諍。復有無恚三昧，住是三昧者不見於諸法於諸三昧有恚無恚。復有無垢光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亦不見光亦不見垢。復有主要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見無要。復有明月滿無垢炎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諸三昧滿具足如月十五日時。復有大莊飾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諸三昧嚴好。復有與世間作光明三昧，住是三昧者光明普照十方及諸法。復有三昧名三昧等，住是三昧者於諸法亦不見有亂亦不見有定。復有無忿三昧，住是三昧者能使諸三昧而無有忿。復有無倚無窟無樂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見巢窟。復有最如三昧，住是三昧者於諸三昧不轉於如。復有三昧名身骸，住是三昧者不見此三昧性。復有三昧名斷口行與空合，住是三昧者不見諸三昧有言。復有三昧名虛空本脫無色，住是三昧者逮得諸法本空。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摩訶衍。

摩訶般若波羅蜜陀隣尼品第二十

「復次，須菩提！復有摩訶衍。何所為衍？所謂四意止是。何等四意止？菩薩自觀身、觀他人身，觀內外身已，亦無身想亦無所倚。若行若寂，常念世間從癡有[病-丙+((句-口+夕) / 心)]。觀內痛意行法、觀外痛意行法，觀內外痛意行法，若行若寂，常念世間癡[病-丙+((句-口+夕) / 心)]。須菩提！云何菩薩觀內身行？菩薩自知，可行知行、可住知住、可坐知坐、可臥知臥，隨身所行皆能自知。是為菩薩自觀身行，若行若寂，常念世間苦惱。又，須菩提！菩薩出入進止安詳瞻不忘，坐臥左右亦常安詳，服三法衣不失威儀。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自觀內外身行如是而無所倚。菩薩常觀息出入，息長亦知、息短亦知。譬如陶輪調其緩急。菩薩息知，意與息

俱，俱出俱入。是為菩薩觀內身行，若行若寂，常念世間癡苦受患。

「復次，須菩提！用是行般若波羅蜜，常當觀身，分別四分：地、水、火、風。譬如屠牛分為四分。菩薩觀身分別四事，本末從來亦復如是。是為菩薩觀內外身亦無所倚。

「復次，須菩提！菩薩觀身，從頭至足但有不淨，髮毛爪齒筋骨五藏三十六物有何可貪？譬如田家器盛五穀，有目之士若開發器，悉見種稷分別識知。菩薩觀身，身中所有亦復如是。是為菩薩自觀內身，若行若寂，常念世間癡愛痛苦亦無所倚。

「復次，須菩提！菩薩觀人，初死之日至于五日，膖脹爛臭體壞汁流互相澆灒無有淨處，或為飛鳥走獸所食，或噉其半惡露不淨，或有死人筋纏骸骨血澆，或有死人血肉已盡筋骨相縺，中有骸骨已解離者節節異處，或見久死骸骨青白色者，或腐壞者，或與地土共同色者。菩薩都作是觀，作是觀已，還自計校：『我身分未脫未離此法，俱亦當爾。』是為菩薩觀內身法、觀他人身無所貪猗，若行若寂，常念世間癡苦災患。自觀覺意法亦觀他人覺意法，分別思念斷癡惑意。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漸御四意斷是。何謂為四？惡意法未生，樂御習精進攝意使不生。已起惡意法，亦復樂御精進攝意習使斷。未生善事法，持樂意精進習使得生。已生善法念欲處，具足廣顯欲使不忘，亦復樂習精進攝意御使得成。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四神足是。何謂為四？已得樂定除諸所作行總攝神足，以精進定除諸所作行總攝神足，以持意定除諸所作行總攝神足，以智之定除諸所作行總攝神足。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五根是。何謂五根？信根、精進根、志根、定根、智慧根。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五力是。何謂為五？信力、精進力、志力、定力、智慧力。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七覺意是。何謂為七？以志覺意、以法覺意、以精進覺意、以悅喜覺意、以信覺意、以定覺意、以適無以著覺意。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賢聖八品道是。何謂為八？正見、正念、正言、正行、正業、正習、正志、正定。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亦復無所倚。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三三昧是。何謂為三？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復有摩訶衍，謂諸慧事是。苦慧、習慧、盡慧、道慧、消慧、無所起慧、法慧、明慧、各各知他人所念慧、真慧。何等為苦慧？不生苦是為苦慧。何等為習慧？習滅已斷是為習慧。何等為盡慧？滅諸苦事是為盡慧。何等為道慧？賢聖八品道是為道慧。何等為消慧？貪婬瞋恚愚癡盡是為消慧。何等為不起慧？不受

生死處是為不起慧。何等為法慧？曉斷五陰是為法慧。何等為明慧？眼耳鼻舌身意無常，色聲香味細滑法亦復無常，是為明慧。何等為各各知他人所念慧？一切眾生心中所念、所起，種種悉知，是為各各知他人所念慧。何等為真慧？所謂如來薩云若智是為真慧，亦無所倚。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復有摩訶衍，所謂三根是。何等為三根？謂學士從白衣至須陀洹五根，是未曾知當知。從斯陀含至阿那含亦有五根，應知當知。從阿羅漢辟支佛菩薩至佛亦有五根，謂已知無所復學。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三三昧也。何等為三？第一有覺有觀，第二無覺有觀，第三無覺無觀。何等為有覺有觀？謂第一禪是為有覺有觀。何等為無覺有觀？謂第一禪未至二禪在其中間，是為無覺有觀。何等為無覺無觀？從第二禪至無思想無思想慧禪，是為無覺無觀。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十念是。佛念、法念、僧念、戒念、施念、天念、滅念、安般念、身苦念、死亡念，是亦無所倚，是為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四禪、四等、四無形禪、八惟無禪、九次第禪、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十種力者，謂佛現身相好神足變化，感動眾邪迴使入正；一力也。口之所說在眾智上，能變疑結開令解脫；二力也。意入空定清明六達，邪神嬈亂道志不搖；三力也。默然斷想神足無為，感動三千大千日月人無驚悚；四力也。道意聰叡演法布化，流盈十方各得其所；五力也。逆知眾意曉人行趣，若縛若脫悉能解散；六力也。三世所作殃福本際報受之未，大慧悉知無有罣礙；七力也。一切人民眾行根源，種種各異受身不同，悉覺本際因緣起處；八力也。慧眼以淨所察無限，見諸生死往來所墮；九力也。大慧已足方便已備，生死已斷著行已盡，所作已訖不復還受，自然無師稱一切智；是謂十力也。四無所畏者，佛為正覺，或有沙門、婆羅門，或魔或天或梵，若復有餘眾，無有能來難詰我者，佛亦不見有起是意者，以是證故，佛行安隱逮無所畏；一無畏也。逮精進行得知最處，在眾人中得師子吼能轉梵輪，諸沙門、婆羅門，諸天梵魔，一切餘法所不能轉，獨佛能轉；二無畏也。佛漏已盡，若有沙門、婆羅門，或天魔梵，無有敢言佛漏未盡者；三無畏也。如佛所說言真，無諱善惡之報，不失所行，一切餘眾諸天魔梵，不見能敢違佛言者。如佛所說賢聖八道，行是得道，得度眾苦。一切餘眾諸天魔梵，亦無有能戾此教者，佛亦不見有此處者；四無所畏也。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亦無所倚。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四無礙慧是。何等為四？知諸法事其慧無礙；解諸句義其慧無礙；分別辯才其慧無礙；所說了了其慧無礙。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謂佛十八法。何等為十八法？一者謂佛從得佛以來，初無誤時；二者

從得佛以來，言無麤無漏失；三者無忘志；四者無有種種想；五者意無有不定時；六者初無他觀；七者自在無有減；八者精進無有減；九者志念無減；十者智慧無減；十一者解脫無減；十二者見解脫慧無減；十三者一切身所行智慧最在前；十四者口所言事智慧最在前；十五者意所行事智慧最在前；十六者見過去事其慧無礙；十七者見當來事其慧無礙；十八者見現在事其慧無礙。是為摩訶衍亦無所倚。須菩提！復有摩訶衍，所謂陀隣尼目佉是。何等為陀隣尼目佉？與字等、與言等，字所入門。何等為字門？一者阿，阿者謂諸法來入不見有起者。二者羅，羅者垢貌於諸法無有塵。三者波，波者於諸法泥洹最第一教度。四者遮，遮者於諸法不見有生死。五者那，那者於諸法字已訖字本性亦不得亦不失。六者羅，羅者得度世愛枝各因緣已滅。七者陀，陀者諸法如無斷絕時。八者波，波者諸法已離獄。九者茶，茶者諸法垢已盡。十者沙，沙者諸法無有罣礙。十一者和，和者諸法言行已斷。十二者多，多者諸法如不。動十三者夜，夜者諸法諦無所生。十四者吒，吒者諸法強垢不可見。十五者加，加者諸法造作者亦不可得見。十六者娑，娑者諸法不可得時不可轉。十七者摩，摩者諸法吾我不可得見。十八者伽，伽者受持諸法者不可得見。十九者他，他者諸法處不可得。二十者闍，闍者諸法生者亦不可得。二十一者濕波，濕波者諸法善不可得。二十二者大，大者諸法性不可得。二十三者赦，赦者諸法寂不可得。二十四者佉，佉者諸法虛空不可得。二十五者叉，叉者諸法消滅不可得。二十六者侈，侈者諸法各在其所處不可動搖。二十七者若，若者諸法慧不可得。二十八者伊陀，伊陀者諸法義不可得。二十九者繁，繁者諸法無有閑時。三十者車，車者諸法無可棄者。三十一者魔，魔者諸法無有丘墓。三十二者叵，叵者諸法不可分別。三十三者蹉，蹉者諸法死亡不可得。三十四者峨，峨者諸法無有朋黨。三十五者咃，咃者諸法各有異無不有處。三十六者那，那者諸法無來無去，亦不住亦不坐亦不臥亦不別。三十七者破，破者諸法皆於三界不安。三十八者歌，歌者諸法性不可得。三十九者嵯，嵯者諸法不可得常。四十者嗟，嗟者諸法分捨不可得。四十一者吒，吒者諸法無有度者。四十二者嗏，嗏者諸法邊際盡竟處亦不生亦不死。諸字數無有過嗏上者。何以故？是字無有數，亦不念言：『是字有失。』亦不可見亦無所說，亦無所書亦不現。須菩提！當知一切法譬如虛空，是字教所入皆是陀隣尼所入門。若有菩薩摩訶薩曉了是字事者，不住於言數便曉知言數之慧。若有菩薩摩訶薩聞是四十二字所入句印者，持諷誦者，若復為他人解說其義，不以望見持諷誦者，當得二十功德。何等為二十？一者得強識念力。二者得慚愧羞恥力。三者得堅固行力。四者得覺知力。五者得辯才工談語力。六

者得陀隣尼不難力。七者所語不說不急之事。八者終不狐疑於經。九者聞善不喜聞惡不憂。十者亦不自貢高亦不自卑。十一者進止安詳不失威儀。十二者曉了五陰、六衰。十三者善於四諦、十二緣起事。十四者善知識因緣事。十五者善於法慧能滿具諸根。十六者知他人所念吉凶報應。十七者善於天耳徹聽、自識宿命。十八者善知眾生所生。十九者能消諸漏。二十者善於往來處處教授。須菩提！是為陀隣尼門。是為字門，是為來入門，是為菩薩摩訶薩，是為摩訶衍。」◎

◎摩訶般若波羅蜜治地品第二十一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問菩薩摩訶薩摩訶僧那僧涅、摩訶衍三拔致者，菩薩行六波羅蜜，過從一地至一地。云何菩薩過從一地至一地？以諸法無所過，法無來者亦無去者，亦無有過亦無不過。諸法亦無有壞，亦不貢高亦不念，但治住地事亦不見地。何等菩薩為治地事？始從第一地住，當行十事。何等為十？一者先當淨於三垢，亦無所倚。二者所作施與不自為身，所念無倚，為一切眾生淨於四等心，亦不有眾生。三者為布施不有所與、不有受者。四者當與善知識從事亦不貢高。五者欲得為法不有一切法。六者欲為出家不有愛欲。七者欲為佛身不有相好。八者欲為分流法教終不壞法。九者常欲滅於虜怙自用不有法財。十者欲為諦說不有言教故。須菩提！是治地菩薩當為是十事。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二地中，常當念八法，亦當成之。何等為八？一者當淨其戒。二者常念報恩。三者住於忍辱。四者得歡喜意。五者不捨一切。六者大慈為始。七者恭於師尊敬事篤信。八者於諸波羅蜜如奉世尊常欲崇習。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二地中當具足是八法。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三地中當住於五法。何等為五？一者多學問無厭足。二者不入字法，分布法施亦不貢高。三者淨佛國土。四者施於善本而不貢高。五者住於羞恥慚愧之地。須菩提！是為菩薩於三地中住於五法。須菩提！菩薩於四地中當不捨奉行十事法。一者不捨宴坐。二者少欲。三者知足。四者不捨沙門十二法行。五者不捨於戒。六者見欲污穢。七者於起意如泥洹。八者不惜身所有。九者無有懈慢。十者不慕所有。須菩提！是為菩薩於四地中當奉行十事而不捨離。須菩提！菩薩於五地中當離八法。何等為八？一者當遠離家業。二者當遠離比丘尼。三者善於功德遠離嫉妒。四者遠離世會。五者遠離忿諍。六者遠離鬪訟。七者遠離高住。八者遠離蔑人。須菩提！是為菩薩住五地中遠離八事。須菩提！菩薩於六住地當具足六法。何等為六？所謂六波羅蜜。復有六事所不應為。何

等為六？一者不為聲聞意。二者不為辟支佛意。三者不為小意。四者見有所索者，遠離有厭足意。五者所有好物施與之後，遠離悔意。六者遠離吾我想。須菩提！是為菩薩於六住中當具足六事、遠離六事。須菩提！菩薩於七住地有二十事所不當為。何等二十？有吾我、有眾生、有壽有命想，有斷、有常、有念想，有種想，入陰、入性、入衰，欲生三界，不入依佛見、不入依法見、不入依僧見，不入依戒、不入空、不入無相、不入無願、不入道。是為二十事所不當為。當復具足二十事。何等為二十？覺空無相，證不願慧，淨身口意，慈哀一切眾生亦不念有眾生，等視諸法。雖爾無所入，欲為導御亦不貢高，無所生忍，一道教化，斷諸分別，轉於想，轉於見，轉於滅垢見，慧地自調意，慧無所礙，不染於欲事。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於七住行地當具足是二十法。

「復次，須菩提！菩薩當復於八住地具足四法。何等為四？以神通為遊觀，入於眾生之意。到諸佛國觀其奇特。當自莊嚴其佛國土。往見禮敬供養諸佛，如其實觀佛身。當具足是四法。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八住地當復具足四法。何等四法？以智具足諸根淨佛國土，常坐如幻三昧，知其眾生本所作功德，所應得者各隨其所而成就之。須菩提！菩薩於八住地具足四法。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九住地當具足十二法。何等為十二？持無限處廣大之願，隨所應各授其證。天、龍、閱叉、犍陀羅悉皆具足。知其音聲，以辯才教授所因。胞胎成就。居家成就。父母成就。種姓成就。宗親成就。得生成就。出家成就。莊嚴佛樹成就。諸善功德成就。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九住地當成就十二法。須菩提！十住菩薩摩訶薩當名之為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淨其所有？」

佛言：「所作眾善應薩云若意，是為菩薩淨其所有。」

「何等為菩薩等於眾生？」

佛言：「淨於四等心等於眾生。」

「何等為菩薩施於所有？」

佛言：「施與眾生而不分別。」

「何等為菩薩當與善知識從事？」

佛言：「教人入薩云若，勤修勸助，當與是人共從事，恭敬師受；是為菩薩善知識。」

「何等為欲得為法？」

佛言：「所行法但求薩云若法，不墮羅漢、辟支佛地是。」

「何等為菩薩常欲出家為道？」

佛言：「在所生處常欲作沙門，無能中道為作礙者，初不忘失出家之事。」

「何等為意願佛身相？」
佛言：「若見佛形像，意常在佛，至得薩云若未曾有離時。」
「何等為分流法化？」
佛言：「若佛在世、若般泥洹後，菩薩持十二部經教授，上教亦真、中教亦真、竟教亦真，本末義解具足清淨。」
「何等為菩薩不虜怙自用？」
佛言：「從滅恚怒以來，初不復墮下賤之處。」
「何等為菩薩所說如諦？」
佛言：「如口所說言行相應。是為菩薩十法事行。」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淨戒？」
佛言：「不念羅漢、辟支佛意及餘惡戒誹謗道者，是為淨戒。」
「云何菩薩報恩念恩？」
佛言：「行菩薩道者小恩尚不忘，何況於大者？是為念恩。」
「云何菩薩立忍辱力？」
佛言：「於諸眾生無侵無恚，是為忍力。」
「云何菩薩得歡喜樂？」
佛言：「教授眾生以是為樂。」
「云何菩薩不捨眾生？」
佛言：「欲救一切故。」
「云何菩薩而有大悲？」
佛言：「菩薩心念：『我當為一一眾生故，在地獄中恒邊沙劫代受勤苦，一一眾生皆得佛道令般泥洹。』以是勸樂是為大悲。」
「云何菩薩順尊師父於信恭敬？」
佛言：「事於師父如世尊想。」
「云何菩薩欲習諸波羅蜜？」
佛言：「遠離餘事但求諸波羅蜜。」
「何謂菩薩多學無厭？」
佛言：「諸十方佛世尊所說盡當受持，是為無厭。」
「何謂菩薩持無所希望法施分布？」
佛言：「持所法施不希望道，何況其餘？」
「何謂菩薩淨佛國土？」
佛言：「為諸善本種種功德，持是功德淨佛國土。」
「何謂菩薩生死無量阿僧祇劫不以為限？」
佛言：「以諸功德備具，持是育養眾生淨佛國土，至具足薩云若，不厭不懈。」
「何謂菩薩立於慚愧？」
佛言：「恥於羅漢、辟支佛意。」
「何等為菩薩不捨宴坐？」

佛言：「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是為菩薩不捨宴坐。」
「何謂菩薩少於所欲？」
佛言：「菩薩道尚不欲，何況餘欲？」
「何謂菩薩而自知足？」
佛言：「得薩云若是為知足。」
「何謂菩薩不捨沙門頭陀德行？」
佛言：「入深法忍者是。」
「何謂菩薩不捨於戒？」
佛言：「菩薩不復用戒，是為不捨於戒。」
「何謂菩薩污穢色欲？」
佛言：「於婬妬無所生。」
「何謂菩薩意與泥洹等？」
佛言：「菩薩不有一切諸法。」
「何謂菩薩棄捨所有？」
佛言：「不受內外所有，是為棄捨。」「何謂菩薩不厭不懈？」
佛言：「不生二識之處，是為不厭。」
「何謂菩薩於諸所有無所戀慕？」
佛言：「於諸物無念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遠離居業？」
佛言：「遊諸佛國、轉所生處，常下鬚髮被著袈裟，是為遠離家業。」
「何謂菩薩遠離比丘尼眾？」
佛言：「彈指之頃不與共止，彈指之頃不得生意，是為菩薩離比丘尼。」
「何謂菩薩離於妬嫉？」
佛言：「菩薩當作是念：『我當安隱眾生，不宜生嫉。』」
「何謂菩薩離於聚會？」
佛言：「菩薩所住聚會，若有羅漢、辟支佛意者，常遠離之。」
「何謂菩薩遠離瞋恚？」
佛言：「不令恚害鬪諍得其便。」
「云何菩薩遠離自舉？」
佛言：「內法不可得見故。」
「云何菩薩遠離訾蔑他人？」
佛言：「亦不見外法故。」
「何謂菩薩遠離十惡？」
佛言：「此十惡事，常欲壞於賢聖之道，何況佛道而不遠離？是故當遠離十惡。」
「何謂菩薩遠離[怡-台+龍]戾？」

佛言：「不見有法可貢高者，是為離於[怡-台+龍]戾。」
「何謂菩薩遠離自用？」
佛言：「尚不見有形，當於何所而行自用？」
「何等為菩薩遠離顛倒？」
佛言：「以形不可得見故。」
「云何菩薩離婬怒癡？」
佛言：「不復見婬怒癡形故。」
「云何菩薩在於六住，具足六波羅蜜？」
佛言：「住於六波羅蜜、諸佛世尊及聲聞、辟支佛所可度彼岸，是為菩薩具足六波羅蜜。」
「云何菩薩不為聲聞意？」
佛言：「以聲聞事非平等道故。不為小意。何以故？亦非平等道故。云何不厭？厭者亦非平等道故。棄捨不悔，悔者非平等道。初發意者便當施與，亦不當惜。云何菩薩不當作吾我想？從本際以來不可見故；乃至眾生有壽命想，從本以來亦不可見故。云何菩薩不斷所生見？以諸法無有斷截，從有本以來無所生故。云何菩薩不為常見？見法所不生者亦無有常故。云何菩薩不作念想？以無有垢故。云何菩薩不作種相？以諸見不可得見故。云何菩薩不入名色？不見有形故。云何菩薩不入五陰，亦不入性，亦不入衰，其實不可得見故。云何菩薩不入三界？以三界亦無真故。云何菩薩不作住處，亦不與虛空作期，無所依怙。何以故？無有形像故。云何菩薩不入佛見？不從所依得見佛故。云何菩薩不與空諍？一切法空，空不與空諍故。云何菩薩具足於空？其欲具足相者，是為具足空。云何菩薩得無相證？不念於諸相故。云何菩薩得無願智？不著三界故。云何菩薩淨於三事？具足十善故。云何菩薩以慧具足哀念眾生？以大悲利之故。云何菩薩無眾生？念欲淨佛國故。云何菩薩等觀諸法？以不高下諸法故。云何菩薩得於道覺？隨諸法所覺而度脫之故。云何菩薩得無所生忍？得諸法所有無生無滅，無所忍故。云何菩薩得無所生慧？知名色無所起故。云何菩薩得一道之教？無有二教故。云何菩薩滅諸分別？於諸法無所分部故。云何菩薩不修轉見？以不轉求羅漢、辟支佛意故。云何菩薩轉於垢濁？滅諸所習漏故。云何菩薩得滅諸垢而得清淨？所謂薩云若慧是。云何菩薩而自調意？不厭三界故。云何菩薩而得滅意？制六根故。云何菩薩慧無有礙？謂得佛眼故。云何菩薩知情欲不堅固？觀六衰故。云何菩薩能入眾生意？持一意悉知眾生所念故。云何菩薩遊於神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初無有佛國想故。云何菩薩得佛國觀？於是國住，遍見諸佛國亦無佛國想故。云何菩薩隨其所見，諸佛國土自成其國，住於遮迦越羅地？遊諸三千大千國土故。云何菩薩奉見諸佛？以見

法故，是為見佛。云何菩薩真見佛身？逮法性故，是為真見。云何菩薩以智具足力？已住世尊十力之地，便能具足眾生力故。云何菩薩能淨佛國？能淨眾生故。云何菩薩如幻三昧？所作隨所應，無有動轉故。云何菩薩常住三昧？已得報應故。云何菩薩入諸功德？隨其道法而度脫之故。云何菩薩不復思議？能自成立教授一切故。云何菩薩所願諧偶？具足行六波羅蜜是故諧偶。云何菩薩知諸天、龍、鬼神所知所言？以辯才慧無所不了故。云何菩薩得胞胎成就？在所生常化生故。云何菩薩居家成就？生於豪貴家故。云何菩薩父母成就？得生剎利、婆羅門家故。云何菩薩種姓成就？得繼過去諸菩薩種故。云何菩薩宗親成就？以眾菩薩為眷屬故。云何菩薩得生成就？生時光明普遍無量國土，震動無量國土故。云何菩薩出家成就？菩薩出家時，安諸無央數百千眾生，滿具足是三乘之願故。云何菩薩莊嚴佛樹？以黃金為樹，七寶為枝葉，其枝葉光明悉遍照十方無央數剎土，是為佛樹成就。云何菩薩諸善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淨佛土淨眾生，是為成就淨諸功德也。云何十住菩薩名為如來？用具足六波羅蜜，諸習緒盡，得佛十八法，具足薩云若慧。須菩提！是故菩薩摩訶薩已得十住名為如來。」

「云何菩薩已住十地？」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漚惒拘舍羅行六波羅蜜乃至三十七品，行十八法，過滅淨地、種性地、八地、見地、薄地、滅婬怒癡地、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須菩提！菩薩摩訶薩過是九地，便住佛地。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十住之地，當知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三拔致。」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出衍品第二十二

佛告須菩提：「汝所問：『菩薩摩訶薩從何所出衍中？當住何所？』者，今當說之。」

佛言：「當出三界，隨薩云若住，而無所倚。何以故？摩訶衍與薩云若是法共等，亦不別、亦不同，亦無形、亦非見，亦非礙一相，一相者謂無相。何以故？須菩提！無相之法，亦不出亦非不出。須菩提！若無相法出者，法性亦當復出生。假令無相法出生者，如亦當復出生。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真際。若欲出生無相法者，為復欲出生不可思議性。欲出生無相法者，為復欲出生安隱之性。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滅盡。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滅盡之體。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色空、痛想行識空。何以故？色空者，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痛想行識空亦爾。何以故？須菩提！色，色自空；痛想行識，識自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眼

空、為欲出意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六衰及十二因緣空。何以故？六衰空者，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夢、幻、炎、響、光、影。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如來之所作化。何以故？夢、幻、炎、響、光、影及如來所化，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何以故？夢以夢事空，炎事、幻事、響光事、影事，乃至如來所化，事皆自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檀波羅蜜。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尸波羅蜜、羼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禪波羅蜜。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般若波羅蜜。何以故？須菩提！六波羅蜜事，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何以故？六波羅蜜六波羅蜜空故。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內外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有空、無空。何以故？須菩提！內外空事至有無空事自空，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何以故？內外空空乃至有無空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八正行。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十八法。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羅漢、辟支佛，上至如來等正覺也。何以故？羅漢、辟支佛事上至佛，亦不出三界亦不住薩云若。何以故？羅漢羅漢事空，辟支佛辟支佛事空，佛佛事空。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佛果。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薩云若。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名相。欲出生行者，為欲出生設法教數。何以故？須菩提！名空及設教法行空空。何以故？名空空故。欲出生無相法者，為欲出生無所生、無所滅、無所著、無所斷、無所有。以是故，須菩提！摩訶衍從三界出，住薩云若不動處。須菩提！汝所問：『衍住何所？』佛言衍無所住。何以故？如諸法亦無所住，衍所住如無所住。譬如法性亦不住亦不不住，衍者、不住亦不不住，無所生、亦不住亦不不住。不生不滅、不著不斷，無所有，亦不住亦不不住。衍亦如是。何以故？法性事亦不住亦不不住，法性事自空故。乃至無所有，無所有亦自空。須菩提！衍無所住。何以故？諸法無所住而住而不動。如須菩提所問：『誰當出衍者？』無有從衍中出者。何以故？須菩提！所可出者及衍、甫當出者，亦無所有，是亦不可見。諸法亦不可見，當從何法出？何以故？吾我不可見故。乃至壽命、知見之事，從本至竟淨，從我人至知見及法性不可，見如亦不可見，真際亦不可見至竟淨。不可思議、性、陰、衰不可見，六波羅蜜亦不可見至竟淨。內外空至有無空，亦不可見至竟淨。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可見至竟淨。從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上至佛，亦不可見至竟淨。從須陀洹道至羅漢、辟支佛道，上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可見至竟淨，不生不滅、不著不斷，無所有，不可見至竟淨。過去當來今現在，亦無所有至竟淨。去住從此至彼，

亦無所有至竟淨。增減亦不可見至竟淨。何誰不生而不可見？法性不生不可見。何以故。法性亦不可見亦不不可見，如不可見無所見，空、真際至般若波羅蜜，無所有不可見。內外空至有無空，無所見亦不可見。三十七品及十八法，無所有不可見。從須陀洹至佛，無所有不可見。從須陀洹道至佛道、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所有不可見，無所生不可見。至無所有，從無所有，無所有不可見。何以故？須菩提！無所有不可見。初住地亦不可見。至十住地，無所有不可見。無所有不可見至竟常淨。何等為初住地滅淨地、種性地、第八地、見地、薄地、除垢地、所作已作地、辟支佛地、菩薩地、佛地，於內外空亦不見。初地不可見，至內外空有無空無所有。第二住地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第八第九乃至第十，從內外空有無空，至第十住亦不可見。何以故？須菩提！從一住至十住，亦無所有亦不可見，至竟淨。內外空至有無空，眾生淨，無所有至竟淨。內外空至有無空，佛國淨，無所有至竟淨。內外空有無空，五眼無所有，至竟淨。須菩提！如是，菩薩摩訶薩以無所倚事，令諸法以摩訶衍出薩云若。」

◎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四

放光般若經卷第五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歎衍品第二十三

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摩訶衍摩訶衍者，出諸天、世間人、阿須倫之上。衍與空等，如虛空，與無量無央數眾生而作救護，以此，世尊！為摩訶衍。菩薩摩訶薩亦不見來時、亦不見去時、亦不見住處；摩訶衍如是，亦不見前後、亦不見中央。世尊！是故摩訶衍名為無有與等者，而無有雙，是故名曰摩訶衍。」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須菩提！摩訶衍者，六波羅蜜是。復有摩訶衍，所謂諸陀羅尼門、諸三昧門，首楞嚴三昧乃至虛空際解脫無所著三昧，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須菩提！復有摩訶衍，內外空乃至無有空，是為摩訶衍復有摩訶衍。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如須菩提所言，摩訶衍者，出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之上。須菩提！假令欲界其中所有，實有、不異諦、不顛倒、有常、堅強，亦不變易，非為空法。若當爾者，摩訶衍亦不能出過諸天、龍、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當知欲界，劫盡燒時所有皆盡，無常無強、亦無堅固用。是故摩訶衍出過世間人民、諸天、阿須倫之上。若使色界亦當有常、常堅固者，摩訶衍亦不能出其上。用色界空無常，堅固亦當壞盡亦不久住，是故摩訶衍出過其上。至于無色界皆當滅盡，亦如是。須菩提！若色湛然堅固、有常、諦、不顛倒，為是堅固法者，摩訶衍亦復不能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用色無常、無強堅固、不諦、顛倒故，摩訶衍出過其上。痛想行識皆悉無常，亦如是。若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及十二因緣，湛然有常、堅強、牢固、諦、不顛倒、常久安者，摩訶衍亦復不能出過其上；用諸法及十二因緣，無常、無堅、無強、無牢、無固、不諦、顛倒，皆如劫燒非安法故，摩訶衍德出過諸天、龍、鬼神、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法性中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以法性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假令如、真際、不可思議，體有所有者，亦不為摩訶衍；以如、真際、不可思議、體無所有故，為摩訶衍。須菩提！若六波羅蜜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以六波羅蜜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龍、阿須倫、世間人民上。若內外空及有無空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以內外空及有無空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若三十七品及十八法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用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

若八輩地法須陀洹法、斯陀含法、阿那含法、阿羅漢法、辟支佛法、阿惟三佛法、佛法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用八輩法從須陀洹至佛法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八輩從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阿惟三佛、佛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用種性從須陀洹上至佛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用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其上。須菩提！若有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乃至佛坐，中間諸可所作，發意以來有所有者，不為摩訶衍；用菩薩摩訶薩初發意以來乃至佛坐，無所有故，為摩訶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金剛慧有所有者，菩薩不覺諸習緒不成薩云若；用金剛慧無所有故，菩薩覺諸習緒者成薩云若，以是故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三十二大士之相有所有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能出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無此威德神耀光明巍巍之事；用三十二相無所有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威德神耀光明巍巍，出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須菩提！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光明有所有者，如來光明不能遍至十方恒邊沙國土。須菩提！用光明無所有故，能遍照恒沙國土。須菩提！若八種聲有所有者，如來音聲不能周遍十方恒邊沙無量國土。若佛法輪有所有者，如來不能轉法輪——諸沙門、婆羅門、世間人民，諸天、鬼神、龍，諸魔諸梵所不能轉者。須菩提！若眾生有所有者，如來所能為眾生轉法輪，令諸眾生於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以眾生非物，無所有故，是以如來為轉法輪令得泥洹，當來者亦當復般泥洹。」◎

◎摩訶般若波羅蜜衍與空等品第二十四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衍與空等。如是，如是！實與空等。譬如虛空，亦不可知東、亦不知西、亦不知南、亦不知北、亦不知四維上下。須菩提！如來衍者，亦無有東西南北，亦無四維上下。須菩提！譬如虛空，無長無短、無方無圓；如來衍者亦如是。譬如虛空，亦不青黃、亦不赤白、亦不紅縹；如來衍者亦如是。是故，須菩提！衍與空等，是故名為衍。譬如虛空，不過去不當來亦不現在；如來衍者亦如是，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不長亦不大、不增亦不減；如來衍者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著亦不斷；如來衍者亦如是。譬如虛空，不生亦不滅、亦不住亦無異，是故名為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不善亦不不善、亦不言亦不

語；衍亦如是，不語亦不善惡，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見亦不聞、亦不有亦不識；衍者亦不聞亦不見、亦不有亦不識，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不思亦不覺、亦不作證、亦不棄亦不念；衍亦如是。譬如虛空，亦不婬法亦不無婬；摩訶衍亦如是。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屬欲界、亦不屬形界、亦不屬無形界；衍亦如是，亦不屬三界，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不初發意，亦不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亦不十住意；衍亦如是，亦無十住意，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無須陀洹道、斯陀含道、阿那含道、阿羅漢道；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亦非弟子地、亦非辟支佛地、亦非阿惟三佛地；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非形色亦不非形色、亦非礙亦不非礙、亦非應亦不非應；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有常亦不無常、亦非苦亦非樂、亦非我亦不非我；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非空亦不非空、亦不相亦非不相、亦不願亦非不願；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滅淨亦不不滅淨、亦非寂亦不非寂；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不明亦不冥；衍亦如是。須菩提！譬如虛空，亦不可見亦非不見；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譬如虛空，亦無行亦無不行；衍亦如是，是故衍與空等。以是故，須菩提！摩訶衍與空等。如須菩提言，虛空覆護不可計阿僧祇人；摩訶衍亦如是。須菩提！眾生無有緒，虛空亦無有緒；虛空無有緒，摩訶衍亦無有緒。當作是念，當作是知。須菩提！是故不可計阿僧祇人仰摩訶衍。何以故？須菩提！眾、生摩訶衍、虛空，俱無所有故。眾生無有限量，虛空亦無有限量，摩訶衍亦不可限量。是故，須菩提！無量阿僧祇眾生望摩訶衍。須菩提！虛空、摩訶衍、眾生，俱不可得見。須菩提！如眾生無有限，虛空無有限。當作是知，摩訶衍亦無有限。眾生無有緒，法性亦無有緒；如法性無有緒，虛空亦無有緒。如虛空無有緒，摩訶衍亦無有緒；如摩訶衍無有緒，無量無限亦無有緒。如無限無有緒，不可計亦無有緒。以是，須菩提！不可計眾生望摩訶衍。何以故？眾生及法性、虛空、摩訶衍、阿僧祇、無有量、不可計，皆不可得見。須菩提！如眾生無緒，當知如來亦無緒；如佛無有緒，虛空亦無有緒。如虛空無有緒，當知摩訶衍亦無緒；如衍無緒，阿僧祇無有緒；如阿僧祇無緒，當知無量無限亦無緒；如無限無有緒，當知一切眾生亦無有緒。如是，須菩提！不可計阿僧祇人皆仰摩訶衍。何以故？眾生及佛、虛空、摩訶衍、阿僧祇、無量無限，一切諸法皆不可見。

「復次，須菩提！吾我緒乃至知見緒、真際緒，如真際緒，當如是知諸法緒。是故，須菩提！無央數阿僧祇人皆仰摩訶衍。何以故？

眾生及諸法皆不可見。須菩提！吾我、眾生緒及知見、不可思議體，如不可思議，當知五陰緒、諸法緒。須菩提！不可計阿僧祇人望摩訶衍。何以故？所謂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故。須菩提！如吾我緒、知見緒，眼耳鼻舌身意亦無有緒。如六情無有緒，當知諸法亦無有緒。如是，須菩提！不可計阿僧祇人皆仰摩訶衍。何以故？所謂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故。須菩提！如吾我無緒及知見亦無有緒，當作是知，六波羅蜜亦無有緒。如般若波羅蜜無緒，當知諸法亦無有緒。須菩提！是故無央數阿僧祇人皆仰摩訶衍。何以故？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須菩提！以吾我無緒，內外空無緒及有無空亦復無緒。如有無空無端緒，諸法亦無端緒。以是故，不可計阿僧祇眾生皆望摩訶衍。何以故？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故。須菩提！吾我、眾生及知見無端緒，及三十七品、十八法亦無端緒。如十八法無端緒，須菩提！是故不可計阿僧祇人望摩訶衍。何以故？吾我諸法皆不可見故。須菩提！吾我無端緒，種性已辨及諸法無有緒，是故不可計眾生望摩訶衍。何以故？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須菩提！須陀洹無有緒，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上至佛薩云若及諸法無有緒。以是故，一切眾生望摩訶衍。何以故？吾我及諸法皆不可見。譬如泥洹性為一切眾生而作覆護，是故摩訶衍為一切眾生而作覆護。須菩提！所言摩訶衍，亦不見來時、亦不見去時、亦不見住處。何以故？諸法不動搖故。諸法亦不去、亦不來、亦無有住處。何以故？五陰性、五陰相、五陰事、五陰如，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識法、性、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四大，性、如、事、相，識性空，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如、真際、不可思議性，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六波羅蜜，性、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三十七品、十八法，性、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道及佛，性、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有為、無為，性、如、事、相，亦不來、亦不去、亦無住處。須菩提！如汝所言，摩訶衍亦不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者，名與三世等，是故為摩訶衍。須菩提！如汝所言，審諦無異。何以故？過去世非世空，當來世非世空，現在世非世空，三世等等者空，摩訶衍衍自空，菩薩菩薩自空。須菩提！空者亦非數，亦非多亦非少。是故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與三世等，無偶無隻，無婬怒癡亦不離婬怒癡，亦不恚亦不可見，善惡亦不可見，有常無常及與吾我亦不可見，苦樂我非我亦不可見，三界亦不可見，度三界亦不可見。何以故？其形事不可見故。過去色以過去色自空，當來色以當來色自空，今現在色以現在色自空，痛想行識亦爾。過去色空不可見，過去空空不可見，現在五陰色空尚不可見，

何況當來過去五陰空而可見者？空亦不見五陰，五陰亦不見空。假令空能見五陰者，五陰亦當見空。須菩提！過去六波羅蜜亦不見，當來六波羅蜜亦不見，現在六波羅蜜亦不見。三世等，六波羅蜜亦不見，等亦不見，三世等亦復不見等。等不見等，故三世不見，過去當來今現在三十七品、十八法亦不見，三世等亦不見。須菩提！等亦不見，三十七品及十八法過去當來今現在等亦不於三世不可見，於三世中亦不見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何況於三世等而可見者？
「復次，須菩提！過去凡人、當來凡人、現在凡人亦不可見，三世等凡人亦不可見。何以故？眾生本不可見故。過去當來今現在弟子、緣覺、菩薩、如來亦不可見，三世等弟子、緣覺、菩薩、如來、眾生本不可見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當了三世事，當具足薩云若；是為菩薩摩訶薩三世等學摩訶衍。菩薩摩訶薩已住其中者，便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民上，出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善哉，善哉！世尊！菩薩摩訶薩從摩訶衍中學，自致具足薩云若慧。過去十方諸菩薩皆從是摩訶衍得成逮薩云若慧，當來十方諸菩薩亦當從是摩訶衍中學得成逮薩云若，今現在十方無央數不可計諸菩薩摩訶薩亦皆從是摩訶衍得成具足薩云若；是故菩薩摩訶薩摩訶衍。」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須菩提！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皆當從是衍中學成薩云若。已逮者未逮者甫當逮者，皆當從是摩訶衍中學具足薩云若慧。」

摩訶般若波羅蜜合聚品第二十五

於是邠耨文陀尼子白佛言：「唯，世尊！世尊使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乃說摩訶衍教為？」
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須菩提說摩訶衍教，將無離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不也。須菩提！汝所說摩訶衍教者，順從、無違、不失般若波羅蜜教也。何以故？須菩提！諸所可有一切善法，及諸聲聞、辟支佛法，上至佛法，皆共合集於般若波羅蜜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善法及聲聞、辟支佛法、菩薩法、佛法，皆共合在般若波羅蜜中？」
佛告須菩提：「所謂六波羅蜜、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三脫門、四無礙慧、大慈大悲、十種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無所望法常等行，須菩提！是為善法。三十七品、聲聞法、辟支佛法、菩薩法、佛法，是為合聚般若波羅蜜中。須菩提！所謂摩訶衍六波羅蜜、五陰、十二衰、十八性、三

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三脫門，善法漏法、有為法無為法、苦習盡道法，欲界、形界、無形界，內空、外空、所有空、無所有空，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佛十八法，如是如來所說法教律，法性及如、真際、不可思議性、泥洹，一切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無有形亦不可見、亦無有對一相，一相者所謂無有相。以是故，須菩提！汝所說摩訶衍教與般若波羅蜜，其義順從、不相違錯。所以者何？摩訶衍與般若波羅蜜無別無異，摩訶衍與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復不別。摩訶衍則佛法，佛法則摩訶衍，是事一、無有二，亦不相違背。須菩提！以是故說摩訶衍教者，則為說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不可得三際品第二十六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菩薩摩訶薩無有端緒、無有邊際、亦無有底，色痛想行識亦無有端緒、亦無有邊際；當知菩薩亦復如是。欲言色是菩薩乎？非也。痛想行識是菩薩耶？非也。」
須菩提言：「世尊！我都盧不見有菩薩，當為何誰說般若波羅蜜？當教何誰？」
須菩提言：「所謂菩薩，菩薩但字耳。世尊！譬如自言：『我。』有無之法不生。云何色痛想行識不生？世尊！不生者為非色，亦非痛想行識；尚無所生，當為誰說般若波羅蜜？亦不離於生處，見菩薩行道作是說者，菩薩聞是不恐不怖、不悔不怯，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問須菩提：「若使菩薩前後邊際中央際不可得。何以故？色與菩薩俱無有邊。云何色痛想行識為非菩薩？云何言都盧不見有菩薩，當為誰說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言菩薩但有字耳？何以故言我有無之法不生，五陰何以生？何以故言不生者為非五陰？云何言無生當教誰說般若波羅蜜？云何言不見有離生行菩薩道者？何以故言菩薩聞是不恐不怖為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用眾生始終端緒不可得故，菩薩前後中央際不可得見。舍利弗！以眾生空故，菩薩端緒亦不可得見。用眾生寂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用五陰無有邊際、用五陰空、用五陰寂、用五陰不真故，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以六波羅蜜無有底、無有邊際故。何以故？舍利弗！空及五陰、菩薩等無異，是三事一、無有二。是故，舍利弗！菩薩端緒不可得見。以六波羅蜜空寂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何以故？舍利弗！空本際亦不可見，末際亦不可得見，中際亦不可得見，空與菩薩俱亦不可得見。舍利弗！空、菩薩端緒一、無有二，是故菩薩端緒不可見。內空、外空及有無空邊際不可見，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

「復次，舍利弗！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皆無有端緒，佛法空、佛法寂、佛法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從六波羅蜜至佛十八法，皆無有端緒、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不可見。

「復次，舍利弗！諸三昧門、陀隣尼門，皆無有端緒、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

「復次，舍利弗！法性及如、真際、不可思議性，皆無有端緒，空寂、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

「復次，舍利弗！聲聞、辟支佛、如來，皆無有端緒、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道、薩云若皆無有端緒、皆空、皆寂、皆不真，是故菩薩端緒不可得見。何以故？舍利弗！空始終、端緒、中邊皆不可得見，故菩薩亦不可得見。舍利弗！空、五陰、菩薩，是三事皆一，無有二法，是故菩薩端緒不可見。如舍利弗所問，五陰無有底故，當知菩薩亦無有底。」

須菩提言：「五陰如虛空，虛空亦無邊、亦無際、亦不可量、亦無有底，但以名字為虛空耳。舍利弗！色空無有邊際，痛想行識識空無有邊際，亦不可得見。是故，舍利弗！虛空底、五陰底、菩薩底亦不可得見。十二衰、十二因緣、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此諸法端緒，菩薩端緒，皆不可得見，皆無有邊際故。」

須菩提言：「舍利弗！所問五陰是菩薩耶？不可得見，亦無邊、亦無際、亦不可量、亦無有底，但以名字為虛空耳。舍利弗！色空無有邊際，痛想行識識空無有邊際，亦不可得見。是故，舍利弗！虛空底、五陰底、菩薩底亦不可得見。十二衰、十二因緣、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此諸法端緒，菩薩端緒，皆不可得見，皆無有邊際故。」

須菩提言：「舍利弗所問，五陰是菩薩耶？不可得見，是故五陰與菩薩皆不可得見。舍利弗！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自空，內外空內外空自空，乃至有無空有無空自空，三十七品三十七品自空，乃至佛十八法十八法自空，如及真際、不思議性、陀隣尼三昧門、薩云若、道事、聲聞、緣覺、佛佛義，各各自空。舍利弗！如來五陰空，亦不有亦不可見，以是故，舍利弗！是故菩薩五陰不可得見。舍利弗所問，何以故菩薩不可見、不可得，當為何誰說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語舍利弗：「色不見色；色亦不見痛，痛亦不見色；痛亦不見行，行亦不見痛；痛亦不見想，想亦不見痛；想亦不見識，識亦不見想；色痛想行識亦如是。眼眼，亦不有亦不可見，至意意，亦不有亦不可見；眼識意識，亦不有亦不可見，眼栽至意意栽至因緣法，亦不有亦不可見；至六波羅蜜，亦不有亦不可見。內空、外空至所有空、無所有空，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有亦不可見；諸

三昧門、陀隣尼門，亦不有亦不可得見。從須陀洹法至羅漢法，亦不有亦不可見；十住亦不有亦不可見；道法、薩云若法，亦不有亦不可見；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及佛，亦不有亦不可見；至教法亦不有亦不可見。舍利弗！以諸法無所有、不可見，菩薩不可見。以是故，無所教。」

須菩提語舍利弗：「如所問，何以故但以字為菩薩者。字法但以名字假號為菩薩耳，以是故，但字為菩薩也。色痛想行識亦復假號有字耳，諸有名者亦無色痛想行識。何以故？空無有真名故。若使空者非是菩薩，是故言但以字為菩薩耳。

「復次，舍利弗！六波羅蜜者但字耳，六波羅蜜亦非字，字亦非六波羅蜜。何以故？字、菩薩、諸波羅蜜，俱等不可見故。是以菩薩但以假號為字耳。舍利弗！內外空、有無空，亦但以字著耳。字亦非空，空亦非字。何以故？字空、內外空乃至有無空俱不可見故。舍利弗！是故但以字為菩薩耳。舍利弗！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假名與字耳。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亦復如是；乃至薩云若，普皆如是如是。舍利弗所問，何以故名為吾我至本無所生。從本已來至於吾我，亦不可得見，當那得生？從有生有命至於知見，常不可見，當那得生？從有名以來，五陰不可見知，當那得生。從六情至十二因緣起亦不可見。何況有生？六波羅蜜亦不可見，何況有生？從內外空及有無空常不可見，何況有生？從有名以來，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亦不可見，當從何生？從有名以來，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亦不可見，當從何生？從有名已來，聲聞、辟支佛及佛亦不可見，當從何生？舍利弗！是故名為吾我，諸法皆不生故。

「復次，舍利弗！如所問諸法有無之事，無有作者。」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等所有，無有作者？」

須菩提言：「五陰所有，無有作者；六情內外至于十二緣起所有，亦無作者；六波羅蜜所有，亦無作者。以是因緣，舍利弗！諸法亦不有亦不無。

「復次，舍利弗！一切諸法皆悉無常，無能壞者。」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等諸法無有常，無能壞者。」

答言：「五陰無有常，無能壞者。何以故，無常無所有、消盡，是故諸法無常，無能壞者。乃至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已記法、未記法無常，無能壞者。舍利弗！無常無所有、消盡，以是故諸法無常，無能壞者。舍利弗！諸法亦不聚亦不散。」

舍利弗言：「何等不聚、何等不散？」

須菩提言：「五陰不聚不散。何以故？性自爾。乃至善法惡法、有為法無為法、有漏法無漏法，亦不聚亦不散。何以故？性自爾。以是故，諸法亦不有亦不無。舍利弗！所問五陰無所生者，用五陰、

六衰無有作者，不見有作者故。諸法皆無有作者，以是故無所生。舍利弗！所問無所生非五陰者，以五陰性自空故，亦不生、亦不滅、亦不住。乃至有為性性空故，性自空者，亦不起亦不滅亦不住。是故無所生非五陰。舍利弗！所問無所生為誰說般若波羅蜜者，若無所生，為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非無所生。無所生、般若波羅蜜，一法無有二，是故言當為誰說般若波羅蜜。舍利弗，所問亦不離五陰生行菩薩道者，無所生則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則是無所生。無所生則是五陰，五陰則是無所生，而不別是法亦不二。舍利弗！是故亦不離生行菩薩道也。舍利弗！所問云何聞是不恐不怖為行般若波羅蜜者。菩薩摩訶薩見諸法皆空，如夢、如幻、如炎、如響、如影、如化，以是故菩薩聞是教不恐不怖。」須菩提白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作是觀，是時亦不見色，亦不入色，亦不生色，亦不住色，亦不言是色；痛想行識亦不見識，亦不入識，亦不生識，亦不住識，亦不言是識。眼耳鼻舌身意，亦不見、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六波羅蜜，亦不見、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內外空至有無空，亦不見、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至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見、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亦不見、亦不入、亦不生、亦不住、亦不言是我所。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色，乃至薩云若亦無所見。世尊！不生色者為非色，亦不生痛想行識者為非識，不生六衰者為非六衰，不生六波羅蜜者為非六波羅蜜。六波羅蜜至無所生，一法無二。不生內外空為非空，不生有無空為非空，有無空及無所生一法耳無二。世尊！三十七品不生為非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生為非十八法。無所生及佛十八法，一法無二。世尊！無所生一法耳，亦非二亦非三亦非四亦非五，亦不若干數，是故佛法、無所生法，一法無二。世尊！如及不思議性不生者，為非如、為非不思議性。不生道者為非道，不生薩云若者為非薩云若，無所生、薩云若，一法無二。世尊！無所生亦不一、無有若干數。是故不生薩云若者為非薩云若，滅色者為非色。滅色者是一法無有二。世尊！滅者一、無有二。是故滅色者為非色，滅痛想行識者為非識，是故生識者為非識。內空外空至有無空，及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如是。世尊！是為滅，非若干也。從識至薩云若亦如是，是為行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觀品第二十七

舍利弗問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而觀諸法？何等為菩薩？何等為般若波羅蜜？何等為觀？」
尊者須菩提語舍利弗言：「如所問，何等為菩薩？菩薩者為道士也，故名為菩薩。以道故，知諸法事而無所入。」
問曰：「知何等諸法事？」
答曰：「知色事不入色，知痛想行識事不入識，盡知佛十八法事不入十八法。」
舍利弗問：「何等為諸法事？」
須菩提言：「所可名者，諸法之貌，色聲香味細滑法，內法外法，有為無為法像貌；所可名者是為諸法事也。舍利弗！所問何等為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者名為遠離。」
問曰：「何以故名為遠離？」
須菩提言：「遠離五陰、遠離十八性、遠離六衰、遠離檀波羅蜜至禪波羅蜜、遠離內外空至有無空、遠離三十七品至十八法，是名為遠離。遠離薩云若、遠離薩云若事，尊者舍利弗！是故名為遠離般若波羅蜜。舍利弗！所問何等為觀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亦不觀五陰有常無常，亦不觀五陰苦樂，亦不觀五陰有我非我，亦不空亦非不空、亦不相亦非不相、亦不願亦非不願，亦不滅亦非不滅、亦不寂亦非不寂，亦不作是觀至六波羅蜜。從內外空至有無空，及佛十八法，亦復如是。諸三昧門、陀隣尼門至薩云若，乃至滅不滅，亦不作有常無常觀。舍利弗！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當作是觀。」
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何以故賢者作是言：『五陰無所生為非五陰，乃至薩云若無所生為非薩云若。』？」
須菩提報言：「五陰空，空非五陰，是故五陰無所生為非五陰。六波羅蜜空，空亦非六波羅蜜，亦非生，是故六波羅蜜無所生為非六波羅蜜。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亦復如是；從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復如是；薩云若亦復爾。以是故，五陰無所生為非五陰。五陰亦非生，乃至薩云若亦無所生。」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以故言：『五陰不二為非五陰，乃至薩云若不二為非薩云若。』？」
須菩提報言：「五陰不二，亦不合亦不散，亦無有形、不可見、一相，一相者則無相，薩云若亦如是；以是故，五陰無有二不為五陰，薩云若無有二不為薩云若。」
舍利弗問：「何以故五陰無有二為作數，乃至薩云若無有二為作數耶？」
須菩提言：「無所生及五陰，無有二。五陰則是無所生，無所生則是五陰。以是故，五陰無有二為作數耳。乃至薩云若亦無有二，為作數耳。」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觀是法時，見五陰無所生常淨故，見吾我亦無所生常淨故，見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生常淨故，見內外空至有無空亦無所生常淨故，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無所生常淨故，見諸陀隣尼三昧門亦無所生常淨故，見薩云若無所從生常淨故，見凡人凡人法亦無所生常淨故，見須陀洹須陀洹法、斯陀含斯陀含法、阿那含阿那含法、阿羅漢阿羅漢法、辟支佛辟支佛法，見菩薩菩薩法，見佛佛法，皆無所生常淨故。」

舍利弗問：「如我從須菩提所聞，五陰為無所生，乃至道亦無所生，佛法亦無所生，亦無所逮得。須陀洹至阿羅漢、辟支佛亦復不逮，菩薩亦無所逮得，薩云若亦無所逮得。菩薩摩訶薩無所逮得薩云若者，為壞五趣，是為菩薩不於五趣中得道。」

舍利弗言：「若使諸法無所生，云何須陀洹三應滅而念成道，斯陀含三垢薄而念成道，阿那含五應滅而念成道，阿羅漢滅上五所得，辟支佛以因緣覺故而念成道？何以故菩薩作勤苦行，代眾生受勤苦？為何等故如來、無所著、得等正覺轉法輪乎？」

須菩提言：「舍利弗！我亦不使無所生法有所逮得，我亦不使無所生得須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我亦不使菩薩有勤苦行，菩薩行亦無有勤苦想。舍利弗！菩薩亦不覺苦想。何以故？舍利弗！不可從覺苦想能為不可計阿僧祇眾生作本。菩薩於眾生，如父想、如母想、如子想、如身想，無所有。菩薩於內外法，當作是想，當作是念：『所言我及一切眾生，亦不有亦不可見。』於內外法當作是念，作是想念不起勤苦想。何以故？一切無所有故。世尊於無所生、非我所能令得，如來阿惟三佛亦無所生，如來不從無所生逮轉法輪。」

舍利弗問尊者須菩提言：「欲使從無所生逮得？欲使從有所生逮得？」

須菩提言：「我亦不使從無所生逮得，亦復不使從有所生逮得。」

舍利弗言：「如所言，為無所逮、無所得耶？」

須菩提言：「有所逮、有所得，不以二世俗之事有逮有得，但以世事故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有佛；欲論最第一者，無有逮、無有得，從須陀洹上至佛，亦無逮亦無得。」

「云何，須菩提！但以世事故有逮有得。壞五趣者亦復如是耶？」

須菩提言：「以世俗事故有逮有得，以世俗事故有五趣教。何以故？舍利弗！最第一法無有生死，無有善惡之報，亦無斷亦無著。」

舍利弗言：「云何，須菩提！無所生有所生耶？有所生有所生乎？」

須菩提報言：「我亦不使無所生有所生，亦不使有所生有所生也。」
舍利弗言：「為欲使何所無所生法有所生？」
須菩提言：「我不令五陰、有無空有所生，乃至道、有無空亦不令無所生。」
舍利弗言：「不生為生耶？生為生乎？」
須菩提言：「生亦不生，不生亦不生。何以故？諸可有所生、無所生一耳，亦不別，亦無形、不可見、不可得、一相，一相者則無所有之貌。是故，舍利弗！有所生亦不生，無所生亦不生。」
舍利弗言：「當說無所生無所生法，說有所生無所生法。我樂欲聞。」
須菩提言：「恣所樂。何以故？舍利弗！所可無所生法、所可有所生法，無所樂。所問無所生無所生，是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無形、不可見、不可得、一相，一相者則無相。」
舍利弗言：「所生亦復無所生，所樂亦復無所生，法亦無所生，所報亦復無所生。」
「如是，如是！舍利弗！諸法皆無所生。何以故？五陰無所生，六情亦無所生，六性——地水火風空識——是六性亦無所生，身口意行亦無所生，至薩云若亦無所生。是故，舍利弗！所報亦無所生法！所因緣樂聞皆無所生。」
舍利弗言：「如尊者須菩提，為是法師之上。何以故？隨所問能發遣。何以故？於諸法無所依。」
舍利弗問長老須菩提：「諸法云何無所依？」
答言：「舍利弗！色性空，亦不依內、亦不依外、亦不依兩中間；痛想行識性空，亦不依內、亦不依外、亦不依兩中間。六情、十二衰性空，亦不依內外中間。六波羅蜜性空，亦不依內外中間。從內外空至有無空性，亦不依內外中間。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性空，亦不依內外中間。諸法性皆空者，亦不依內外中間。舍利弗！是故無所依。是故行六波羅蜜菩薩，能淨五陰至薩云若。」
舍利弗問須菩提：「云何菩薩行六波羅蜜淨菩薩道？」
答言：「舍利弗！亦有道檀波羅蜜亦有俗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有道亦有俗。」
復問：「何等為俗檀波羅蜜？何等為道檀波羅蜜？」
答言：「菩薩住於布施，若有沙門、婆羅門，若有貧窮、疾病、形殘，隨其所索城國、珍寶、衣被、飲食、妻子、眷屬、頭目肌肉、髓腦骨血，一切所有皆給與之。所可與者有所依倚，作是念言：『我與、彼受，我不嫉他人與。』言：『我是施主。』言：『我與一切。』言：『我隨佛教。』言：『我行檀波羅蜜。』雖作是施與

而有所倚，所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與眾生共之，以是施與欲令眾生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雖布施，有三礙意。何等為三？有我想，有彼想，有施想；是為三礙。是為世俗布施。何以故名為世俗布施？以不能離世俗，亦不出世俗事故，是為世俗布施。何等為道施？以三事淨。何等為三？菩薩布施，亦不自見，亦不見受者，不望其報；是為菩薩於三事淨。舍利弗！菩薩布施施與眾生，亦不倚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見有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之兆，是為道檀波羅蜜。何以故名道檀波羅蜜？道檀波羅蜜者，勝出勝於世間故。從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世俗有所依，道無所依。」

須菩提言：「是為菩薩行六波羅蜜淨菩薩道。」

舍利弗問須菩提：「何等為菩薩摩訶薩道？」

答言：「三十七品是菩薩摩訶薩道，空、無相、無願三脫門，內外空乃至有無空，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佛十種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四無礙慧、大慈大悲，是為菩薩摩訶薩道。」

舍利弗言：「善哉，善哉！須菩提！是為何等波羅蜜功德力？」

須菩提言：「是般若波羅蜜功德力。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諸善法功德之母。般若波羅蜜者，悉持三乘之法。諸過去佛世尊皆行般若波羅蜜，自致成阿惟三佛；當來諸佛世尊亦行般若波羅蜜，自致成阿惟三佛；現在十方恒邊沙國諸佛世尊，亦行般若波羅蜜自致成阿惟三佛。」

須菩提言：「若聞說般若波羅蜜不疑不懼，當知是菩薩能行菩薩道不捨眾生，能為一切眾生作護，亦無所猗，終不離是念，所謂大慈大悲之念。」

舍利弗復問：「欲使菩薩不捨大慈大悲之念，不離是者，以為一切眾生皆當為菩薩。何以故？一切眾生終不離是念。」

須菩提讚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我已覺知所譏來迹。我當受之。如眾生無所有，念亦無所有，有無亦無所有。如眾生寂，念亦復寂。如眾生空，念亦復空。如眾生無所覺，念亦無所覺。如五陰無所有，念亦無所有。如五陰無有實、如五陰空、如五陰寂、如五陰無所覺，當知念亦無所覺。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細滑法，地水火風空識亦爾。六波羅蜜空，內外空至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陀隣尼門、諸三昧門，及薩云若薩云若事，乃至道與念等無所有。如道無所覺，念亦無所覺。舍利弗！我欲使菩薩不離是行念。」

於是世尊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行，當如是如須菩提所言，如須菩提承佛威神說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亦當如是如須菩提所說。」

須菩提說是般若波羅蜜品時，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前沒後涌、前涌後沒，八方上下皆悉如是。佛因是事便笑。
時須菩提叉手白佛言：「世尊！何因緣笑？」
佛告須菩提：「今我說般若波羅蜜，東方恒邊沙不可計諸佛，亦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十方諸如來、等正覺、無所著者，亦復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
須菩提說是般若波羅蜜時，十二那術億天及人、阿須倫，皆得無所從生法忍。十方諸佛說般若波羅蜜時，不可計阿僧祇眾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五

放光般若經卷第六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住品第二十八

爾時三千大千剎土諸四天王與無央數億百千諸天子皆來共會；諸釋提桓因與諸無數億百千諸天皆共來會；須炎天子上至首陀會天，其中諸天各各與無數若干億百千天子皆來共會。從四天王至首陀會天，諸天功德光明巍巍；雖爾，不如世尊最下光明，百千萬倍巨億萬倍。諸天光明及閻浮檀寶之光明悉不現也。諸天在佛邊，其形體光明如燒炷，是故諸天光明即不復現。

釋提桓因白尊者須菩提：「今是三千大千剎土諸四天王、諸首陀會天，欲聽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教菩薩云何住般若波羅蜜。何等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報釋提桓因言：「拘翼！今當承佛威神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當為菩薩如所應住說。是諸天子未發意者，今當應發菩薩心。已住於道撿者，力不堪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何以故？為生死界作障隔故。假令是輩能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我亦代其歡喜；從上轉尊，我終不中道斷其功德。拘翼！何等為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當持應薩云若意，當念色無常、苦、空、非身，老病憂患惱結裁聚、轉變壞敗恐畏鬪訟、不可恃怙。菩薩當念是亦無所倚。痛想行識，六情、六性，皆當念是苦。淨亦無所倚。當念五陰淨，當念六情、六性淨寂。以薩云若意，當知從癡有愛習，十二因緣亦無所倚；當復念滅癡、愛，十二因緣得滅，眾苦亦無所倚。

「復次，拘翼！菩薩摩訶薩以薩云若意，當念三十七品亦無所倚，亦當念乃至佛十八法亦無所倚。

「復次，拘翼！菩薩摩訶薩以薩云若意，行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禪波羅蜜亦無所倚。如是，拘翼！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作是觀，使法法相續、法法相得，皆使具足。菩薩於念亦無吾我，若作異念不應道念。拘翼！以不等念意，於道亦不可見亦不可得；道無意，念意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拘翼！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於諸法無所得。」

釋提桓因言：「耆年須菩提！云何念意不與道意同？云何道意不與念意同？云何道意、念意俱不可得不可得見？」

須菩提言：「拘翼！所念意不成意，道意亦非意、亦不成意、不持非意。念非意，意則是非意，非意亦是意；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

於是佛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如汝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教勸助之意。」
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我當報恩，不得不報恩。我當報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恩，及弟子勸助安立諸菩薩等。世尊爾時亦學六波羅蜜得阿惟三佛。世尊！我等亦當復勸助安立諸菩薩學六波羅蜜，亦當使成得阿惟三佛。」
須菩提言：「拘翼！聽我說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如，住亦不住。五陰五陰空，菩薩菩薩空，五陰空、菩薩空一空，無有二。拘翼！菩薩當作如是住般若波羅蜜。拘翼！六情六情空，菩薩菩薩空，六情空、菩薩空等無有異。六性六性空，菩薩菩薩空，六性空、菩薩空等無有異。菩薩摩訶薩當作如是，於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住。
「復次，拘翼！十二因緣十二因緣空，滅十二因緣滅十二因緣空，菩薩菩薩空，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滅、空菩薩空，一空無有二。拘翼！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住。六波羅蜜六波羅蜜空，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諸三昧門陀隣尼門、聲聞乘、辟支佛乘亦爾。菩薩、如來、薩云若亦爾。菩薩空、薩云若空，一空無二；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住。」
釋提桓因言：「云何，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不於般若波羅蜜中住？」
須菩提言：「拘翼！菩薩不住五陰有所倚，亦不住六情有所倚。不住於六情有所倚，從三十七品至薩云若皆不住有所倚。從須陀洹至阿羅漢、辟支佛上至佛皆不住有所倚。從五陰至薩云若，是為不住亦無所倚。從須陀洹至佛，亦不住有所倚。五陰無常不當於中住，五陰有常不當於中住，五陰苦樂不當於中住，淨不淨不當於中住，我非我不當於中住，空不空不當於中住，滅不滅不當於中住，寂不寂不當於中住有所倚。須陀洹不具足故不當於中住，至佛不具足故不當於中住；須陀洹成就德能福一切不當於中住，上至佛成就德能福一切不當於中住。
「復次，拘翼。菩薩初地不當於中住，至第十地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也。從初地言我當具足檀波羅蜜，不當於中住；於尸波羅蜜、羼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禪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不當於中住有所倚。我當具足成就三十七品，不當於中住有所倚。菩薩道不當於中住。我從菩薩道至阿惟越致地住，不當於中住。菩薩具足五通，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住。菩薩神通已，言我當遊無量阿僧祇佛國，見諸佛如來聽受法教已，轉復教授一切眾生，亦不當於中住有所倚。言我亦當變化作如諸佛如來世界所有，亦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也。般若波羅蜜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也。我當教授眾生至道，亦不當於中住。

我當供養無央數阿僧祇諸佛，時諸幢幡香華繒蓋無央數億百千張疊，不當於中住。我當成就無央數阿僧祇眾生，令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亦不當於中住。我當具足五眼：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亦不當於中住。我皆當起諸三昧，亦不當於中住。亦不當願言，我得是三昧時，當於中遊戲，亦不當於中住。具足陀隣尼門，不當於中住。我當具足四無礙慧、四無所畏、佛十種力、佛十八法，亦不當於中住。我當具足四等心、大慈大悲，亦不當於中住。我當具足三十二大士之相、八十種好，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也。住八輩事成就信要法要，不當於中住。須陀洹至第七，不當於中住。斯陀含一種，不當於中住。道等，不當於中住。命終垢盡，不當於中住。須陀洹中道般泥洹，不當於中住。斯陀含未斷諸苦本，不當於中住。得阿那含道意，不當於中住。於阿那含中中道般泥洹，不當於中住。得阿羅漢證、成阿羅漢，從是間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不當於中住。辟支佛，不當於中住。過羅漢、辟支佛至菩薩地，不當於中住。道事慧，不當於中住有所倚也。以眾事成阿惟三佛，不當於中住。從次諸垢消盡，不當於中住。成如來、等正覺、無所著，當轉法輪，不當於中住。我當為佛事，度不可計一切眾生，不當於中住。以四神足於三昧住命恒邊沙劫，不當於中住。令我壽命無有數，不當於中住。於三十二大士之相，一相成百福功德，不當於中住。使我一佛國大如十方恒邊沙佛國，不當於中住。使我三千大千剎土盡作金剛，不當於中住。使我佛樹中出香，一切眾生聞其香者無有三毒，不起聲聞、辟支佛意；有聞是香者，身病意病皆悉除愈，令我佛土不聞五陰色痛想行識、六波羅蜜之聲，不當於中住。令我佛國不聞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不聞須陀洹上至佛之聲，不當於中住。何以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阿惟三佛，於諸法亦無所得。如是，拘翼！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無所倚住。」

爾時尊者舍利弗意念：「菩薩摩訶薩當云何住？」

須菩提知舍利弗意所念，便問舍利弗：「於意云何，諸佛為住何所？」

舍利弗報言：「諸佛無所住。不住意有所止，亦不於五陰住，亦不住於成就，亦不住於不成就，亦不住於有為無為，不於十八法、薩云若有所住。」

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當如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住如不住。菩薩當作是住，住無處所住。」

於是會中有天子作是念：「諸閱叉所語所說悉皆可知，尊者須菩提所說般若波羅蜜教了不可知。」

須菩提知諸天子意所念，語諸天子言：「不解不知耶？」

諸天子言：「爾，須菩提！實不解不知也。」

須菩提語諸天子言：「我所說者，常不見一字，教亦無聽者。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非文字亦無聽聞。何以故？諸天子！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道亦無文字。諸天子！譬如如來化作佛，作四輩弟子。作是化已，為說化諸法。於諸天子意云何，是頗有教有說、寧有受者不？」
諸天子言：「唯，須菩提！是無所有。」
須菩提言：「諸法譬如化，亦無所說者，亦無受者，亦無知者。譬如士夫夢中見佛，佛為說法。於意云何，有說、有受者不？」
諸天子言：「無說無受。」
須菩提言：「諸法如幻，無說無受，亦無所有。譬如有二人於彼深澗各住一面，俱發音聲讚歎佛、法及比丘僧。其聲音響寧展轉相知不？」
諸天子言：「響無所知。」
「譬如絕工幻師於四衢道化作如來及四輩眾而說於法。諸天子！於意云何，寧有說、有教、有受者不？」
諸天子報言：「實無所有。」
諸天子復念：「今須菩提敷演般若波羅蜜，其事甚深，所教轉深，所說轉妙。」
須菩提語諸天子言：「色亦不深亦不微妙，不以五陰故微妙也。六情從內外空及有無空，乃至六波羅蜜、佛十八法皆如是。諸三昧門、陀隣尼門至薩云若，亦不深亦不妙，不以薩云若故深妙。」
諸天子意念：「是中所說亦不說五陰、六情，亦不說六波羅蜜，亦不說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說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說須陀洹道，亦不說阿羅漢、辟支佛道，亦不說文字。是事云何？」
須菩提報言：「如是，如是！諸天子！諸如來道者，皆無所得亦無所說，是故諸法亦無說者亦無聞者，亦無受者亦無得者。」
須菩提言：「諸天子！欲住須陀洹道者、取須陀洹證者，若住羅漢、辟支佛上至佛，欲取證者、作是住者，終不得是忍。菩薩從初發意以來，無所說、無所聞，當作是住。」

摩訶般若波羅蜜如幻品第二十九

爾時諸天子意念：「我等當云何從須菩提聽受其教？」
尊者須菩提知諸天子意所念，語諸天子言：「今諸會者觀聽我所說，當如幻化人所聽，受亦無所受，亦無所見亦不作證。」
諸天子言：「云何，須菩提！眾生為如幻化耶？來會者亦如幻化耶？」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眾生如幻，會者亦如幻，吾我亦復如幻如夢。五陰如幻如化，六情識栽如幻如化，內外空及有無空如幻如夢，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幻如化，須陀洹道上至於佛三耶三佛亦復如幻。」

爾時諸天子問須菩提：「云何乃至佛亦復如幻如夢？」

須菩提言：「我說至佛亦復如幻。若復有法勝於泥洹者，我亦復言如幻。諸天子！夢、幻、化是一取無有二。」

是時舍利弗、大目揵連、摩訶拘絺羅、摩訶迦旃延、邠耨文陀尼子、大迦葉等，與無央數菩薩，是諸大眾俱問須菩提言：「般若波羅蜜甚深甚廣，難曉難了、難見難解。誰能遏絕是者？」

是時阿難語眾弟子、諸菩薩言：「般若波羅蜜者是深妙法，甚廣難見、難解難了、不可思議。唯有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具足見諦阿羅漢，前世於無央數諸佛所而作功德，與善知識相隨者，善男子、善女人有大智慧，如是輩人，聞深般若波羅蜜乃能信樂，終不能遏絕。不以空分別五陰，不以五陰分別空；亦不以五陰分別無相、無願，不以無相、無願分別五陰。亦不以無所生、無所滅分別五陰，不以五陰分別無所生、無所滅；亦不以寂淨分別五陰，亦不以五陰分別寂淨。乃至六情及諸緣起，亦復如是。從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亦復如是，從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復如是。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不以分別五陰，不以五陰分別三昧門、陀隣尼門。從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乃至薩云若亦不以分別空，不以空分別薩云若；亦不以無相、無願分別薩云若，亦不以薩云若分別無相、無願。不以具足不具足性分別空，不以空分別具足不具足性；至無相、無願亦復如是。不以無所生、無所滅分別寂淨，不以寂淨分別五陰。」

須菩提語諸天子言：「是甚深般若波羅蜜，極有智者不能遏絕。何以故？法無有憂者、亦無有慼者。若無憂無慼眾生，亦無能遏絕者。」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般若波羅蜜為廣說三乘之教及菩薩總持之教，從初發意至十住道地教，至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菩薩摩訶薩悉總持之教，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化生也。不耗於神通遊諸佛國，隨其所欲所作善本，供養諸佛即得如願。從諸世尊所聽受法，至薩云若初不斷絕。未曾離三昧時，當為無所罣礙辯，不可斷絕辯，如所應辯、利辯、義辯、一切最辯。」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如舍利弗言，廣說三乘及菩薩乘，大乘菩薩摩訶薩所得最辯，亦無所倚亦不倚。吾我、知見、壽命、五陰亦無所倚，從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倚，從內外空及有無空亦無所倚，從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薩云若慧亦無所倚。」

舍利弗言：「何以故於般若波羅蜜說三乘之教而無所倚？何以故說菩薩總持？何以故得最妙之辯而無所倚？」
須菩提言：「從內空乃至三乘，皆從般若波羅蜜教出，亦無所倚。從外空至有無空，廣說三乘之教亦無所倚。從內外空所說教及菩薩，總說一切世間最妙之辯亦無所倚。從有無空至菩薩，護一切世間最第一之辯而無所倚也。」◎

◎摩訶般若波羅蜜雨法雨品第三十

於是釋提桓因意念言：「尊者須菩提所說法，為雨法雨。」
三千大千剎土，從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各各念言：「今須菩提所說法雨，我等寧可作花散佛世尊及諸菩薩、大弟子眾，及散須菩提上。」爾時三千大千剎土諸釋提桓因及諸四天王各化作花，散佛菩薩及比丘僧，及散須菩提上，持是供養般若波羅蜜。諸天散花，應時普遍三千大千國土地無空缺處，譬如敷坐也。虛空中花未墮地者，應時化成花交露臺殊妙嚴事。
時須菩提意念：「我數至天上，初未曾所見如是花比。是諸天子所散花者，不從樹生，化花耳。」
釋提桓因語須菩提：「是花非生花，亦非意樹花。」
須菩提言：「如拘翼所言，是花亦非生花，亦非意樹花。拘翼！若不生者是為非花。」
釋提桓因語須菩提：「但是花不生耶？五陰亦不復生耶？」
須菩提言：「是花及五陰俱亦無所生，若使不生為非五陰。六情亦無所生，若使不生為非六情。六波羅蜜亦無所生，若使不生為非六波羅蜜。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亦不生，若不生者為非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生，若不生者為非十八法。至薩云若亦不生，若不生者為非薩云若。」
釋提桓因意念言：「今須菩提辯才深妙乃如是耶。隨其所應，如為說法而無違背。」
佛告釋提桓因：「如是，如是！拘翼！須菩提實為深入辯才第一，隨所應而為說法，無有違錯。」
釋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云何須菩提隨其所應而為說法而不違錯？」
佛告拘翼：「五陰六情但有數耳。以五陰六情但有數故，是故須菩提所說無錯。何以故？如法者亦不違錯亦不和合。以無和無錯，是故須菩提所說無錯。至六波羅蜜及內外空至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如是。從須陀洹道至辟支佛道至薩云若薩云若事亦如是。從須陀洹、羅漢、辟支佛上至佛三耶三佛，拘翼！亦復是法數所施

耳。須菩提所說，亦復如法數所施，是故所說無有違背。何以故？拘翼！如法者亦不和亦不錯。以不和以不錯故，須菩提作是說法，隨其所應無有違錯。」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拘翼！如佛世尊施諸法教，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知諸法亦復但是法數所施。拘翼！菩薩作是學者，為不學色痛想行識，亦不見五陰當所學者。如是學者，為不學六波羅蜜。何以故？不見六波羅蜜當所學者。如是學者，不學內外空及有無空。何以故？不見空法有所學者。如是學者，為不學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學須陀洹道，不學羅漢、辟支佛道，不學薩云若道。何以故？不見薩云若當所學者。」
釋提桓因白須菩提言：「何以故不見五陰？至薩云若亦不見耶？」
須菩提言：「是故，拘翼！五陰五陰自空，薩云若薩云若自空。何以故？不可空色而學色空，不可以薩云若空學空薩云若。不作空學，為學空。不以二學，如是學。不以二事學五陰空，亦不以二事學薩云若空。拘翼！不以二事學空五陰者，為學六波羅蜜。不以二事學薩云若空者，為學六波羅蜜；為學內外空至有無空；為學三十七品；為學佛十八法。不以二事學，為學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不以二事學，為學三耶三佛；亦不以二事學，為學薩云若學佛。學薩云若者，為學不可計阿僧祇諸佛法。學諸佛法者，不學增五陰、不學減五陰，亦不增薩云若學、亦不減薩云若學。如是不增不減學者，亦不受五陰，亦不中道滅五陰學，至薩云若亦不受學，亦不中道滅薩云若。」
舍利弗語須菩提：「菩薩作是學，亦不受薩云若學，亦不中道滅薩云若學耶？」
須菩提報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復問：「何以故從五陰至薩云若亦不受學？亦不中道滅薩云若學？」
報言：「色自無受，亦無有受色者。薩云若亦自無受，亦無受薩云若者。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亦自不受，亦無受空者。如是，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於諸法無所受，是故於薩云若中出生。」
舍利弗言：「菩薩學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受，為出生薩云若耶？」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復問：「菩薩作如是學，於諸法無所受，亦不學受亦不學滅，云何出生薩云若？」
須菩提報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色生亦不見色滅，亦不受亦不不受，亦不著亦不斷，亦不增亦不減。何以故？舍利弗！不以五陰故有，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受亦不見不受，亦不見著

亦不見斷，亦不見增亦不見減。何以故？舍利弗！不見五陰有乃至薩云若，亦不見生滅亦不見受，亦不見著斷，亦不見增減。何以故？薩云若空，故無所得。是故菩薩於諸法無所生無所滅、無所受、無著無斷、無增無減，學般若波羅蜜出薩云若，當作是念，亦無所學亦無所出。」

釋提桓因問舍利弗：「菩薩當從何所求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報言：「拘翼！菩薩摩訶薩當從須菩提所轉品中求。」

釋提桓因言：「以須菩提因緣恩力，使舍利弗言：『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當於須菩提所轉品中求。』？」

須菩提報言：「拘翼！非我因緣恩力。」

釋提桓因言：「是誰之恩力所處？」

須菩提言：「是佛威神恩力所處。」

釋提桓因言：「諸法皆無處所，云何言是佛之威神所處乎？如來亦不於異無處所法中見佛，亦不於異如中見。」

須菩提言：「如是，拘翼！如來亦不於餘處中見，亦不於異處如中見；亦不以如來為如，亦不以如為如來；亦不以五陰如為如來，亦不以如來為五陰如；亦不以五陰法為如來，亦不以如來為五陰法；亦不以薩云若如為如來，亦不以如來為薩云若如；亦不以薩云若法為如來，亦不以如來為薩云若法。拘翼！若佛與五陰法不合亦非不合者，亦不離五陰法有合不合，亦不離五陰如有合不合；乃至薩云若薩云若法如亦不合亦不不合，亦不離薩云若薩云若法如亦不合亦不不合。拘翼！以是諸法不合不散神力之所處，是為無處所行。如拘翼向之所問，當於何所求般若波羅蜜？亦不於五陰中求，亦不離五陰中求。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羅蜜、五陰，是法亦不同亦不異，亦無有形亦不可見，亦無有礙一相，一相者則無相。

「復次，拘翼！菩薩摩訶薩求般若波羅蜜，亦不離薩云若求，亦不於薩云若求。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薩云若及所求者，亦不同亦不異，亦無形亦不見。亦不礙一相，一相所謂無相。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非五陰亦不離五陰，般若波羅蜜亦非薩云若亦不離薩云若；五陰如亦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不離五陰如；般若波羅蜜亦非五陰法亦不離五陰法，般若波羅蜜亦非薩云若法亦不離薩云若法。何以故？拘翼！是諸法亦不有亦不可得。以諸法不可得故，五陰非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亦不離五陰，般若波羅蜜亦非五陰法亦不離五陰法，般若波羅蜜亦非五陰如亦不離五陰如；般若波羅蜜亦非薩云若亦不離薩云若，亦非薩云若如亦不離薩云若如，亦非薩云若法亦不離薩云若法。」

釋提桓因言：「摩訶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之大度，波羅蜜者是諸菩薩無量無限之大度。於是中學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

漢、辟支佛，於中學成菩薩，淨佛國土、教化眾生，成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
須菩提言：「拘翼！如是，如是！如釋提桓因所言無異，已得者、甫當得者，皆當從般若波羅蜜中成阿惟三佛，以五陰大故，般若波羅蜜亦廣大。拘翼！五陰亦無前亦無後，亦無中亦無邊際；至薩云若亦如是。拘翼！是為菩薩摩訶薩之大度。以五陰無有量，是故菩薩摩訶薩無量之度。何以故？五陰不可量故。譬如虛空不可度量，五陰亦不可度量。如空不可度量，五陰亦不可度量。以五陰不可度量，般若波羅蜜亦不可量；乃至薩云若不可量故，菩薩之度般若波羅蜜亦不可量。何以故？拘翼！薩云若亦不可量，如虛空不可平量。以薩云若不可平量，虛空不可平量。以虛空不可平量，般若波羅蜜亦不可平量。以是故？拘翼！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不可平量，空亦不可平量。以五陰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亦無底。何以故？五陰底邊際不可得見故。乃至薩云若亦無有底，菩薩般若波羅蜜亦無有底。何以故？拘翼！薩云若亦不可得底，亦不可得邊際故。是故菩薩般若波羅蜜無有底。從五陰無有底，至薩云若亦無有底。
「復次，拘翼！以因緣無有底故，菩薩般若波羅蜜亦無有底。」
釋提桓因言：「唯，須菩提！云何因緣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報言：「以薩云若、因緣無底故，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法因緣無底，是故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又問：「云何法因緣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報言：「拘翼！法性無底故，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如因緣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復問：「云何如因緣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答言：「如如無底、如因緣無底，以如因緣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眾生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復問：「云何眾生無底，菩薩般若波羅蜜無底？」
答言：「於拘翼意云何，何所法言有菩薩者？」
「亦不以法言，亦不非法言，但假名舉字耳。是名所舉亦無有形，所舉名字亦無因緣，所舉字及眾生亦無因緣。」
「於拘翼意云何，般若波羅蜜頗說有作眾生者不？」
「唯，須菩提！無有也。」
「拘翼！若無有說作眾生者，何所眾生有底？拘翼！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住壽如恒邊沙劫，言眾生有生、眾生有滅。於拘翼意云何，頗有眾生有生者有滅者不？」
答言：「不也。須菩提！何以故？眾生淨故，無所有淨故。」

「以是故，拘翼！當知眾生無底，般若波羅蜜亦無有底，亦無有邊際。」

摩訶般若波羅蜜歎品第三十一

爾時諸梵王與諸梵天俱在會中，釋提桓因與釋眷屬及婇女眾亦在會中，釋梵諸天子各各歎言：「須菩提所說法，快哉，快哉！皆是佛之威神因緣能演布是教。若有不遠離是般若波羅蜜行者，我等當視是輩菩薩摩訶薩當如如來，亦無有能得見是法者，亦無有能見色痛想行識者，至薩云若三乘教處，羅漢、辟支佛及佛亦不可得。」
佛告諸天子：「如是，如是！如諸天子所言，法無可得者亦不可見，從色痛想行識至薩云若，皆不可得亦不可見，但有三乘之教耳，三乘之教亦不可得亦不可見。有行是般若波羅蜜無所猗者，當視如如來。何以故？於般若波羅蜜中廣說三乘之教故。亦不離六波羅蜜而得佛者，亦不離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離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離薩云若而得佛者。諸天子！菩薩盡當學知諸法，從檀波羅蜜至薩云若。以是故，當知是菩薩為如如來。」
佛告諸天子：「昔者我於花嚴國從提和竭佛以來，初不離六波羅蜜，內外空至有無空，三十七品、四禪、四等，及四空淨、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餘無央數諸佛上法，初不離此諸法亦無所倚。是時提恕竭佛便記我言：『後阿僧祇劫當來之世，汝當作佛，號釋迦文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
於是諸天子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薩云若無取無捨，於五陰法亦無所取亦無所捨。」
時佛於四輩弟子中，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菩薩摩訶薩，諸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諸天等，見諸眾已定，佛告釋提桓因：「拘翼！若有菩薩摩訶薩，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及諸天、天女，受持般若波羅蜜者，諷誦讀者，復布現與人，使諷誦習念，不離薩云若意者，魔及魔天子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住五陰空、無相、無願行故，無有能得空、無相、無願便者；乃至薩云若空行，亦無能得薩云若空便者，不見是事可得便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非人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大慈大悲，以四等心加眾生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隨其壽命終不中錯。何以故爾？用是善男子、善女人行檀波羅蜜時等為一切眾生故。以是故，壽命不錯。拘翼！是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忉利天、炎天、兜術天、尼摩羅天、波羅尼蜜天，梵天、阿波會天、首訶既那天、惟于頗羅天，是諸天人發至阿耨多羅

三耶三菩意者，是諸天子所未聞般若波羅蜜者，未諷誦讀持者，是諸天子皆當習行般若波羅蜜，諷誦讀持，意常不離於薩云若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若有受持諷誦讀說、習念守行不離薩云若意者，是善男子、善女人，若遠出空寂處、若露坐若在家，終不恐、終不怖。何以故爾？用是善男子、善女人明於內外空及有無空故亦無所倚。」

爾時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上至首陀會天俱白佛言：「唯，世尊！我等當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說習守持者，我當擁護使不離薩云若。何以故？以菩薩來往因緣，斷三惡趣、斷天人貧、斷人中貧、斷是輩災變、斷諸飢餓穀貴。以菩薩摩訶薩來往因緣故，以十善之事現於世間，便知有四禪、四等、四空定、六波羅蜜，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便知有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薩云若。以菩薩來往因緣故，世間便知有剎利長者種，便知有婆羅門大姓種，便知有轉輪聖王，便知有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菩薩來往因緣故，便知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便知有教授眾生，便知有淨佛國土。以菩薩來往因緣故，便知有佛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便知有轉法輪，便知有三寶。以是故，諸天、阿須倫、諸世間人，皆擁護是菩薩摩訶薩。」

佛告釋提桓因：「如是，拘翼！用菩薩來往因緣故，三惡趣斷、佛三寶興。以是故，諸天、世人皆當共恭敬承事是菩薩摩訶薩，給其所當，常擁護之。拘翼！供養承事是菩薩摩訶薩，當如恭敬承事供養我。當作是知，如供養如來無異。是故，拘翼！諸天、世間人當作是恭敬之。拘翼！使三千大千國土滿中甘蔗竹葦稻麻叢林皆為聲聞、辟支佛，其數如是。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悉供養承事給其所當。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承事發意行六波羅蜜菩薩者。何以故？拘翼！不以有羅漢、辟支佛故，知有菩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有菩薩因緣故，乃知有羅漢、辟支佛、三耶三佛。是故，拘翼！諸天、世人當恭敬承事是菩薩摩訶薩，當擁護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降眾生品第三十二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習讀守行念者，為得現世功德，教授眾生、淨諸佛國，從一佛剎至一佛剎，見諸佛已意欲供養，隨其所願輒得供養，具足善本，所從諸佛聞經法者，至得三耶三佛初不中忘，便得家成就、得父母成就、得生成就、得眷屬成就、得相成就、得光明成就、得眼成就、得耳成就、得三昧成就、得陀羅尼成就，以漚恕拘舍羅變身如佛，從一國至一國，至無佛處，到已便稱歎六波羅蜜之功德，稱歎內外

空及有無空，四禪、四等及四空淨，皆稱歎是之功德；又復稱歎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之功德，以漚惒拘舍羅為眾生說法，以三乘降眾生。」

釋提桓因白佛言：「快哉，世尊！甚奇甚特。云何持般若波羅蜜總持五波羅蜜，亦復總持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亦復總持至聲聞、辟支佛法，亦復總持薩云若薩云若事？」

佛告釋提桓因：「如是，拘翼！持般若波羅蜜者，為已總持諸波羅蜜已，為已總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聲聞、辟支佛法、薩云若事悉總持已。復次，拘翼！持般若波羅蜜者，執者、讀者、念者，諸所可得功德之應，且聽，諦聽！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今為汝說之。」

釋提桓因言：「唯，世尊！願樂欲聞。」

佛言：「若有異學外道，若魔及其部界、頑佷之人，念欲破壞者、念欲乖錯者、諸持惡意欲來壞者，皆不從願，便中道滅去。何以故？拘翼！是菩薩摩訶薩長夜行六波羅蜜，以眾生貪、諍於財故，菩薩悉棄捨內外所有法，安立眾生故，行檀波羅蜜。以諸眾生行惡戒者故，菩薩棄捨內外法，安立眾生於尸波羅蜜。以眾生長夜有鬪訟怨恚故，菩薩棄捨內外法，安立眾生於羼波羅蜜。以眾生懈怠故，菩薩棄捨內外法，安立眾生行於惟逮波羅蜜。以眾生常亂意故，菩薩棄捨內外法，安立眾生，使行禪波羅蜜。以眾生耽於惡智故，菩薩棄捨內外法，安立眾生，使行般若波羅蜜。以眾生住於生死恩愛故，是故菩薩波羅蜜漚惒拘舍羅，於恩愛中拔擢於生死，安立於四禪、四等、四空定、三十七品，空、無相、無願，勸助安立，勸立眾生得須陀洹至阿羅漢，勸立眾生得辟支佛，勸立眾生使行菩薩得佛。拘翼！行菩薩之行，是為得現世奇特之德；後世便使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便轉法輪，隨眾生所應而度脫之，是為菩薩後世奇異之德。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者，若諷誦讀習守行般若波羅蜜者，其地處魔及魔天、異學外道、頑佷之人，若欲壞亂者，若欲中道斷者，若有鬪訟持惡意向者，終不得發是意。是菩薩其行功德，轉更高顯殊異，無能逮者。以般若波羅蜜音聲故，出生三乘而得度脫。譬如，拘翼！有藥名摩祇。有蛇蚖飢行，求索蟲，欲食之。蟲遙見蛇蚖，走趣藥所。蛇欲得往，以藥氣故不能得前。何以故？以藥威德故，使蛇中道還。拘翼！是摩祇藥威德乃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若諷誦讀習持守者，有欲亂者，若欲斷壞鬪諍向者，以般若波羅蜜威德之力故，隨其所趣處，令於彼間便自滅去。何以故爾？般若波羅蜜者是諸法之定也，非諸法之諍。何等諸法？謂婬怒癡，從無黠十二因緣，意有所著，

有我見、有人見、有眾生見、有盡見、有常見、無垢見、無有見、眾邪見、嫉惡戒見、瞋恚見，懈怠亂意、惡智常見，有樂想、淨想、我想、恩愛行，受色痛想行識，受六波羅蜜，受內外空，受有無空，受三十七品，受十八法，受薩云若，受於泥洹增益五根，是為諸法之空。三千大千剎土諸四天王、諸釋提桓因及諸梵天，乃至阿迦膩吒天，是諸天人，皆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諷誦讀說習持守者。十方諸現在佛，皆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諷誦讀說習持守者，諸惡悉消、諸善增益，於六波羅蜜轉復增益，亦無所倚；於內外空亦復增益而無所倚；於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諸三昧門、陀隣尼門，薩云若慧，悉轉增益而無所倚。所言說者，人皆信用。與諸眾生共作朋友，所語無失。終無瞋恚，終不自用，亦不嫉妬。自不殺生，教人行慈，為眾生稱歎不殺之德，常復讚歎諸不殺者。常自遠離於不與取，教人不盜，常復稱歎不盜之德。自行清淨，教人不婬，亦復稱歎不婬之德。身自遠離妄語、麤言、惡口、綺語，亦常遠離嫉恚邪見，教人正見，亦復讚歎正見之德。自行六波羅蜜，常勸助人行六波羅蜜，常復稱說行六波羅蜜之大功德。自行內外空，勸人行空，亦復讚歎行空之德；有無空亦復如是。自行陀隣尼諸三昧門，教人行持學諸三昧，歎說總持三昧之德。自行四禪，教人行禪，稱說行禪定意之德。自行四等，教人行四等，亦復稱說慈悲功德。自行四無形定，教人行之，稱譽無形定功德。自行根、力、三十七品，教人使行，亦復稱譽道品功德。自行三三昧、八惟無禪、九次第禪、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薩云若慧，教人行薩云若，讚歎稱譽薩云若之功德。常行六波羅蜜，所可布施，皆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所倚。所作布施、持戒、精進、忍辱、一心、智慧，但為一切眾生之類，令得度脫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所倚。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行於六波羅蜜，生念言：『若我不布施者，或生貧賤家，便不能得教授眾生，亦不能得淨佛國土，亦復不能得薩云若。我若不持戒者，或生三惡趣，不得人身，便不得教授眾生、淨佛國土、亦不得薩云若。我若不行忍辱者，便毀壞諸根，亦不能得覆面舌相，形不成就，不得菩薩具足行身，教授眾生、淨佛國土，亦不能得成薩云若。我不精進有懈怠者，或生惡處身不明了，亦復不能教授眾生、淨佛國土、成薩云若。若我不行禪、意不定者，亦不能得諸三昧慧、教授眾生、淨佛國土、成薩云若。若我行惡智者，便不能得漚惒拘舍羅度羅漢、辟支佛地，亦不能教授眾生及淨佛土、成薩云若。』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念：『我不可隨貪嫉之心而不具足行檀波羅蜜，我不可隨惡戒故而不具足行尸波羅蜜，我不可以瞋恚故不具足行羼波羅蜜，我

不可以懈怠故不具足行惟逮波羅蜜，我不可以亂意故不具足行禪波羅蜜，我不可從惡智故不具足行般若波羅蜜。我不具足行六波羅蜜者，終不生薩云若。』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諷誦守行般若波羅蜜者，當得現世、後世功德，意終不離薩云若意。」

釋提桓因白佛言：「唯，世尊！甚奇甚特。快哉！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摩訶薩之所施為將導乃爾。」

佛言：「拘翼！云何般若波羅蜜為菩薩摩訶薩作施為將導？」

釋提桓因白佛言：「諸所世俗布施，不以漚恕拘舍羅，若與佛及聲聞、辟支佛及與貧窮乞匄者，無漚恕拘舍羅者便墮貢高，言我具足行檀尸波羅蜜羼惟波羅蜜禪波羅蜜。言：『我具足逮行般若波羅蜜。』於世俗波羅蜜中便墮貢高。言：『我具足三十七品，行三三昧。』言：『我具足行陀隣尼諸三昧門。』言：『我具足於十種力、佛十八法，我當教授眾生、淨佛國土。』言：『我當得薩云若慧。』以入吾我貢高者，是為世俗般若波羅蜜。菩薩行是世俗法者，便入吾我貢高。菩薩摩訶薩行道檀波羅蜜者，亦無吾我想，亦無施想，亦無物想，亦無受施者想，是為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摩訶薩之施為將導。菩薩行戒不有尸波羅蜜，行於忍辱亦不有羼，行於精進亦不有惟逮，行於定意亦不有禪波羅蜜，行大智者不有般若波羅蜜。行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亦無所有亦無所倚。行大慈大悲、行薩云若者，亦無所有亦無所猗。世尊！是為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之施為將導。」

放光般若經卷第六

放光般若經卷第七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守行品第三十三

佛告釋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是深般若波羅蜜，諷誦讀持習行守者。拘翼！是善男子若入鬪戰中！終不中道損其壽命。若刀矛箭，終不中其身。所以者何？是善男子長夜行六波羅蜜，已自降伏婬欲之劍、恚癡之刺，復為他人降婬怒癡；已自降伏邪見劍刺，復為他人降邪見劍；又自降伏習緒劍刺及恩愛刺，復能為他人降伏習緒恩愛之劍。拘翼！用是故，善男子、善女人不為矛劍刀箭所中。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諷誦守行般若波羅蜜，不遠離薩云若意者，終不中毒、終不中蠱、終不中兵、終不中水、終不中火，眾惡之事終不得忏。何以故？拘翼！是般若波羅蜜者，無上之術。善男子、善女人學是術者，亦不自念惡，亦不念他人惡，亦不念兩惡。何以故？亦不自有，亦不有彼，亦不有知見，亦不有五陰；上至薩云若，亦無所有亦無所得。無所有者，亦不自念惡、亦不念他人惡、亦不念兩惡。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觀眾生之意。何以故？學是術故。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悉從是術中自致得阿惟三佛。

「復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學是般若波羅蜜者，已書持者，若人、若非人終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三千大千國土及十方無央數阿僧祇諸國土中，諸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諸天，皆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者，供養尊敬共禮事之。書持是者其德如是。若有但書持般若波羅蜜，不諷誦讀亦不守行者，其處譬如道場坐。四面左右中有畜生若人，其外若有人非人欲來害者、終不能得其便。何以故？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於中得佛故。當來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亦當於中得佛故。得佛道已，使一切眾生無恐無畏。已無恐無畏，皆受天上人中之福，安立於三乘而度脫之。何以故？拘翼！是般若波羅蜜，譬如道場之地，為一切作護。應當作禮，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已，持經卷，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作是供養。若世尊般泥洹後取舍利作是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如是供養，其福何所多者？」

佛告釋提桓因：「拘翼！我今問汝，隨所問說之。於意云何，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薩云若，得此相好。從何所學得？」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逮薩云若、成相好，從般若波羅蜜中學得。」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不以是身數故名為如來，逮得薩云若慧故成為如來。是薩云若者，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如是，拘翼！如來所有身者，是薩云若慧之屋室。如來因是室，逮得薩云若，是故名為薩云若慧之室。我般泥洹以後，舍利供養如是。若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說習持守行，供養經卷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恭敬作禮。作是供養者，為供養薩云若已。如是，拘翼！是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說，當守習行，當供養經卷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當恭敬作禮。若般泥洹後，供養舍利安處竪立塔，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華蓋、幢幡伎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念守承事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幢幡伎樂，作是供養。其福多於供養舍利。何以故？於是中出生舍利。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從是中出生。諸三昧門、陀隣尼門，皆從是中出生。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亦從其中出生。菩薩摩訶薩居家成就、色像成就、財成就、眷屬成就、大慈大悲，皆從中出生。剎利種、婆羅門種、大姓長者種，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皆從其中出生。從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菩薩、佛三耶三佛及薩云若，皆從中出生。」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是閻浮提人不供養承事恭敬般若波羅蜜者，是曹之人為不知其尊當所供養。」
佛告釋提桓因言：「拘翼！於意云何，知閻浮提中有幾所人信佛、信法、信比丘僧者？有幾所人狐疑於三尊者？有幾所人恭敬三尊者？」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有信依佛、依法、依比丘僧者，少少耳。」
佛言：「於拘翼意云何，閻浮提中有幾所眾生應得三十七品、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六通、四等及四空定、四無礙慧？閻浮提中有幾所眾生滅三疑應須陀洹者？幾所眾生三垢薄應斯陀含者？幾所眾生五疑斷應阿那含者？幾所眾生上五處畢為阿羅漢者？有幾所眾生發生辟支佛道者？幾所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少所眾生應得三十七品，及三耶三佛者，少少耳。」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眾生甚多，有發道意者少少耳。何以故？以前世時不見佛、不聞法、不識比丘僧之所致。不布施、

不持戒、不護戒、不忍辱、不精進、不聞有禪、不聞般若波羅蜜，亦不聞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聞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聞亦不念，亦不聞有三昧，亦不聞有薩云若，亦不念其事。以是故，拘翼！當知少所眾生信三尊者耳。於是中少所眾生發意至辟支佛道者，於中復少所眾生行菩薩道者。雖有少少眾生行菩薩道者，欲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復少少耳。拘翼！我於是間以佛眼見十方不可計阿僧祇眾生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者，若一若二住阿惟越致地耳；多墮羅漢、辟支佛道者，用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是故，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欲發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受持般若波羅蜜，當諷誦讀當念習行持是般若波羅蜜者，書已以香花幢幡、繒綵華蓋，諸餘功德入般若波羅蜜者，當復受持亦當諷誦學念守行。何等功德入般若波羅蜜者？謂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內外空、所有空、無所有空，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大慈大悲，餘無量佛法皆入般若波羅蜜。亦當復學持諷誦守行念其中事。何以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知：『諸如來本行菩薩道時，亦復學般若波羅蜜，亦行禪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羼波羅蜜、尸波羅蜜、檀波羅蜜，從內外空及有無空，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乃至佛十八法、大慈大悲，餘無央數諸佛法我等皆當受學。我等所尊仰者，其般若波羅蜜，及諸佛法盡是諸佛如來之教。辟支佛、阿羅漢、阿那含、斯陀含、須陀洹至薩云若教，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學成，度此岸至彼岸。』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如來在世若般泥洹，皆當恭敬禮事是六波羅蜜，亦當禮事薩云若。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是諸菩薩、聲聞、辟支佛之護世，人及諸天皆依是般若波羅蜜而得安隱。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佛般泥洹已後取舍利，起七寶塔高四十里，盡其壽命自歸承事，天花天香及天擣香、天繒花蓋、天衣天幔作是供養。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行般若波羅蜜，書持經卷諷誦讀持，初不離薩云若意，復加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幢幡花蓋。其福倍多，不可計也。復次，拘翼！置是一七寶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寶塔滿一閻浮提，亦高四十里，供養承事天花天香及天擣香天繒花蓋、天衣天幔，作是供養。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其福轉倍多。復次，拘翼！置是閻浮提所作塔事。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寶塔滿四天下，供養如前。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其福轉倍多。置是四天下。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

寶塔滿小千國土，供養如前。復置是小千國土所作七寶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寶塔滿中千國土，供養如前。復置是中千剎土所作七寶塔。若善男子、善女人取舍利起七寶塔滿三千大千國土，供養如上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其福轉倍多。拘翼！復置是三千大千剎土所作七寶塔。若三千大千國土滿其中人，令一一人各各起七寶塔，供養如上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其福轉倍多。」

釋提桓因白佛言：「如是，如是！世尊！供養般若波羅蜜者，為供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如來已。」

佛言：「假令如東方恒邊沙剎土滿其中眾生，一一佛泥洹後，取舍利起七寶塔彌滿其中，供養如上，從劫至劫，復過一劫，盡其壽命。云何，拘翼！其人殖福寧轉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書持經卷諷誦讀習，供以名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得其福多。何以故？拘翼！一切諸善法皆在般若波羅蜜中。何謂善法？五戒、十善、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三脫門、四諦、六通、八惟無、九次第禪、六波羅蜜，從內外空至有無空，諸三昧門、陀隣尼門，佛十種力、佛十八法、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慈大悲、道事、薩云若事，是為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法教。諸羅漢、辟支佛、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皆從是般若波羅蜜中學成，度於彼岸。」

摩訶般若波羅蜜供養品第三十四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書持經卷，受學諷誦念習守行者，若復能盡力供養，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所有幢幡，所得功德不可計量、不可思議、不可稱限。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如是。何以故？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薩云若、五波羅蜜，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從內外空至有無空，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來五眼，教授眾生、淨佛國土，道慧、薩云若慧，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聲聞、辟支佛、佛乘無上等正覺道，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如是，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寫般若波羅蜜，持經卷學受諷誦念守習行，復加供養名花擣香、繒綵幡蓋，其功德福過出前所供養舍利七寶塔上，百千萬倍巨億萬倍，計空不及不可為譬喻。何以故？般若波羅蜜在於世者，三寶終無斷絕時；般若波羅蜜不在世者，三寶便斷絕。般若波羅蜜住於世者，便知有十戒功德、四等、四禪及四空定、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

法、薩云若慧，便知有剎利種、婆羅門種、大姓長者種，便知有四天王及阿迦膩吒天，便知有須陀洹道至羅漢、辟支佛道，便知有菩薩摩訶薩之徑路，便知有無上佛慧，便知有轉法輪，便知有教化眾生、淨佛國土。」

摩訶般若波羅蜜持品第三十五

爾時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及諸阿迦膩吒諸天子，語釋提桓因言：「仁者！當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習念守行般若波羅蜜，供養諷誦念者，諸餘惡法悉當消滅，諸善功德當具足生。受持般若波羅蜜者，增益諸天眾、減損阿須倫眾。三寶之法終不斷絕，以佛法不斷絕故，世間便當有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皆當現於世間，便有行菩薩道者，便有三乘之教。」

佛告拘翼：「汝當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守念習行。何以故？若阿須倫聚會諸眾，欲興惡意與諸忉利天共戰。拘翼！汝當誦念般若波羅蜜者，阿須倫適生是意，便即時滅不得究竟。拘翼！忉利天上若諸天子、若諸天女，若福已盡，壽欲終時或當墮落，汝當為諷誦說般若波羅蜜者。此諸天人、天女不至餘趣，即得還生忉利天上，以般若波羅蜜音聲之功德故。此諸天人更生本處不復墮落。何以故？般若波羅蜜音聲其德大故。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若諸天子、若諸天女，聞是般若波羅蜜音聲，徑耳一時便過；以一徑耳之德故，其人久後會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復疑。何以故？拘翼！過去十方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諸弟子眾，皆悉從是般若波羅蜜中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故。當來及今現在十方諸如來，皆從般若波羅蜜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三十七品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聲聞、辟支佛法、菩薩法及佛法，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為極大術，般若波羅蜜無上之術，般若波羅蜜者無等之術。何以故？世尊！是般若波羅蜜者，已棄諸不善之法，總持諸善之本。」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是般若波羅蜜者，極大之術、無上無等之術。何以故？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由是術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當來今現在諸佛亦當由是術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何以故？由是術故，世間知有十善之德、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知有法性、法位、真際，知有如，知有五眼，知有須陀洹道，知有羅漢、辟支佛道，知有菩薩、佛道，知有薩云若薩云若慧。由菩薩故，十善之德顯於世間，乃至如來、薩云若亦顯現於世間，皆由菩薩來往因緣故而有是現。

拘翼！譬如月來往因緣，為世除冥照於星宿。如是，拘翼！菩薩從善行等行生，從十善功德生，從薩云若慧生，從無所從生法生。拘翼！當知諸菩薩摩訶薩從般若波羅蜜出生。諸菩薩所行五波羅蜜，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於聲聞、辟支佛地中取證，教授眾生、淨佛國土。欲得成就佛土，成就菩薩，成就逮薩云若，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

「復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若諷誦讀習行其事者，即得現世之德，亦當得度世之德。」

釋提桓因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何等為得現世之德？」

佛言：「奉行般若波羅蜜者，終不中毒死，終不枉橫水火中死，皆當盡其壽命而終。若有縣官事往至縣官，終無有能得其便者。何以故？皆是諷誦般若波羅蜜威神之力。若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至國王所，若大子群臣，所語可國王大子意，及諸群臣無不喜者。何以故？用是善男子、善女人行大慈大悲，以四等意向眾生故。是為現世之德。」

「何等為具足得度世之德？」

佛言：「未曾離是十善功德，亦未曾離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初不離是法，終不生三惡趣，受身完具諸根具足，終不生貧窮之家，終不於工師家生，亦不生於凡品之家，常當具足三十二大士之相，所生諸佛國常當化生，終不離菩薩神通願，欲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恭敬禮事諸佛世尊，常欲聽受諸佛上法，欲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是故，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念當守習行，不離薩云若意，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初不斷絕。是為後世度世之德。」

摩訶般若波羅蜜遣異道士品第三十六

爾時有異道士來至佛所，欲索佛便。釋提桓因意念言：「今日是諸異道士輩來，欲謗佛、欲中道斷般若波羅蜜。如我從佛所受般若波羅蜜，當諷誦念。」釋提桓因即諷誦般若波羅蜜。諸異道士欲來壞般若波羅蜜者，遙繞佛一匝復道而去。

時舍利弗意作是念：「云何此諸異道人輩遙繞佛一匝復道還去？」

佛知舍利弗意所念，告舍利弗言：「用釋提桓因誦念般若波羅蜜故，異道人遙繞佛一匝復道還去。」

佛言：「是異道士，無一善意來至佛所，但持勃意索佛長短耳。」

佛告舍利弗：「若諷誦般若波羅蜜時，若天、若世間人，沙門、婆羅門、若異學士，持是勃意來，欲求其長短者，終不能得其便。何以故？是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諸天子，乃至阿迦膩吒諸天子，

及弟子、諸菩薩，受持般若波羅蜜故。何以故？是亦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故。復次，舍利弗！東方恒邊沙國諸如來、弟子眾、辟支佛、菩薩、天、龍、鬼神，是輩皆受持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是皆出生於般若波羅蜜故。」

時魔波旬意念言：「今佛與諸四輩弟子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共會，其中當有受菩薩記者，必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今我寧可往至佛所中斷其道。」於是波旬化作四種兵來至佛所。

爾時釋提桓因意念言：「今日魔將四種兵欲來至佛所，是魔所化。四種兵嚴飾，并沙王所無有，舍衛國王亦所無有，諸釋種亦所無有，隨耶利諸長者亦所無有。如是魔所化四種兵者，是魔波旬長夜常索佛短而嬈眾生。我今寧可默誦念般若波羅蜜。」釋提桓因便定意，稍稍誦念般若波羅蜜。時魔波旬亦復稍稍却行還去。

爾時四天王諸天子及阿迦膩吒諸天子，化作天花於虛空中而散佛上。時諸天子同時歎言：「令般若波羅蜜久在閻浮提，使閻浮提人常得受持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久在者，佛亦得久住，無有滅時。佛久在者，法亦當久住。如法久在者，比丘僧常現於世間。如是三寶終無斷絕時，般若波羅蜜亦當久在三千大千剎土；十方恒邊沙剎土亦當如是。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摩訶薩眾行之上最。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書經卷者，隨其方面其處最尊則為照明。當知是處已離於冥，是諸處中最尊之處。」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當知是眾處之尊。復次，拘翼！是般若波羅蜜，不但於人中其處最尊，亦復在天上其處最尊。」

是時諸天子化作天花散於佛上，皆同時舉聲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者，魔及魔天終不能得其便。我等，世尊！亦當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何以故？我等視是善男子、善女人如視世尊。」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以作無量善本，誦念受持是般若波羅蜜者，從過去佛時作功德所致。是善男子、善女人已見無量諸佛所致，與善知識相隨所致。何以故？欲得薩云若者，當從般若波羅蜜索之；欲得般若波羅蜜者，亦當從薩云若求。以是故，般若波羅蜜則是薩云若，薩云若則是般若波羅蜜，是為一、無有二。」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薩云若、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者，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何以故？拘翼！薩云若！般若波羅蜜者，一法耳，無有二故。」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二品第三十七

爾時賢者阿難白佛言：「唯，世尊！世尊所說初不稱譽五波羅蜜，亦不稱譽佛十八法，但稱譽般若波羅蜜。何以故？」
佛告阿難：「般若波羅蜜者，於五波羅蜜、佛十八法中最尊。云何，阿難！不為薩云若布施，寧可稱譽檀波羅蜜不？」
報言：「不也。世尊！」
「不為薩云若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寧可稱譽般若波羅蜜不？」
「不也。世尊！」
阿難白佛言：「云何布施為薩云若，而為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耶？」
佛告阿難：「布施無有二於薩云若，是為檀波羅蜜，作無所生、無所倚。布施於薩云若，是為檀波羅蜜，無所生、無所倚念。薩云若無有二，是為般若波羅蜜。」
阿難白佛言：「云何念無有二，布施應薩云若？」
佛言：「於五陰無有二，至道亦無有二。云何五陰無有二，至道亦無有二？五陰五陰自空。何以故？五陰與諸波羅蜜一法耳，無有二法。於道亦一法，無有二。是故，阿難！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乃至薩云若亦復於中最尊。譬如大地，下五穀種以散其中，隨時而生。般若波羅蜜者是地，諸波羅蜜、三十七品至薩云若，皆從其中出生。薩云若者，因般若波羅蜜出生。五波羅蜜者，亦復因薩云若出生。是故，阿難！般若波羅蜜者是五波羅蜜之導。至五波羅蜜、佛十八法，皆隨從。」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所說稱歎般若波羅蜜功德未盡。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若諷誦讀習念守行尊奉供養者，其功德亦復未盡。以奉持般若波羅蜜故。十善現於世間，四禪、四等及四空定，至佛十八法，皆現世間。以奉行般若波羅蜜故，便知有剎利、梵志、長者大姓種，便知有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便知有須陀洹道上至羅漢、辟支佛道、菩薩至佛道。」
佛告拘翼：「我所說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誦行供養般若波羅蜜者，其功德未竟。受持誦行供養般若波羅蜜者，其功德不可稱計、不可限量。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羅蜜者，當得無量戒性，得無量三昧性、智慧性、解脫性、見解脫慧性，意終不離薩云若意。是善男子、善女人皆當得是不可計諸功德。拘翼！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羅蜜者，為承佛弟，終不離薩云若。拘翼！聲聞、辟支佛所有戒性，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持是五性，比是善男子、善女人五事性者，其功德百倍千倍巨億萬倍，其功德最尊，無有能為作譬喻者。何以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意，已離羅漢、辟支佛，初不見願羅漢、辟支佛故。拘翼！般若波

羅蜜，若有書持受學誦念，及華香繒蓋供養者，我常歎說是善男子、善女人今世後世至竟之德。」
釋提桓因白佛言：「我亦當常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奉行般若波羅蜜者，令意不離薩云若意。」
佛告釋提桓因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誦說般若波羅蜜時，無央數百千諸天皆往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悉叉手聽受般若波羅蜜。是諸天子復以威神加是善男子、善女人，令疾開解益其識辯。是為善男子、善女人得現世之德。
「復次，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於四輩弟子中說般若波羅蜜時，終無疲倦懈怠之心，終無能形識者，何況欲有輕毀之者？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所擁護故。般若波羅蜜者，分別諸法故。何謂分別？是道是俗，是善是不善，是無漏是有漏，是具足是不具足，是聲聞法、是辟支佛法、是佛法，是為分別。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已住於內外空及有無空故。用般若波羅蜜無有短故，亦不見能得般若波羅蜜短者。如是奉持般若波羅蜜者，無有能得其便者。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般若波羅蜜作如是持作、如是行者，意終不懈怠，終不恐怖。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終不見恐怖懈怠之兆。是為善男子、善女人現世之福德。
「復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供養香華幢幡繒蓋，作是供養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為父母所敬愛，兄弟宗親、朋友知識皆恭敬之，十方諸羅漢、辟支佛、諸菩薩、諸佛皆共愛敬。是善男子、善女人，世間人及諸天、阿須倫亦所愛敬。行六波羅蜜無有斷絕時，終不離內外空及有無空時，終不離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終不離諸三昧門、陀隣尼門，終不離菩薩神通，教授眾生、淨佛國土，終無斷絕時，其力堪任降伏外謗。拘翼！是為善男子、善女人受行般若波羅蜜今世後世之德。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持經卷諷誦者，三千大千剎土中諸四天王皆往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聽受般若波羅蜜，作禮恭敬已去。從忉利天上至阿迦膩吒天，是諸天人行菩薩道者，皆來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聽受般若波羅蜜，承事恭敬作禮已去。十方諸四天王、諸阿迦膩吒天，及諸龍神、諸閱叉、揵沓和、阿須倫、迦樓羅、真陀羅、摩睺勒，皆來見般若波羅蜜，作禮供養承事恭敬。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知：『是為法施。』是三千大千剎土中及十方諸國土中，諸四天王、天子，上至阿迦膩吒諸天子，行菩薩道者，皆共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諸邪惡害不能得其便，除其宿命不債。如是，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現世之福。諸天子有欲來至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者，為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欲救護眾生、安隱眾生、欲樂眾生。」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云何知十方諸四天王及諸阿迦膩吒諸天來至般若波羅蜜所？恭敬受持作禮時，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何以知之？」

佛告釋提桓因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見異色淨光明者，是為知諸天人來聽受般若波羅蜜作禮恭敬時。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未曾聞香，若聞異妙之香者，當知諸大尊天來聽受般若波羅蜜恭敬作禮時。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常當淨潔自喜。用淨潔自喜故，諸天皆大歡喜，來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聽受般若波羅蜜承事作禮。是大尊天來時，是間小小少威神諸天鬼神輩皆悉避去，用不堪任是尊天威神故。用是諸尊天神來故，是善男子、善女人皆離眾難。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止處，常當淨潔住，然燈燒香、懸繒花蓋，無量嚴飾常淨潔供養。是善男子、善女人終無疲厭之心，身識輕便常得安隱，臥起亦安終無惡夢，不見餘夢，但夢見佛、但夢聞法、但見比丘僧，但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見諸弟子眷屬圍繞而為說法，但見聽聞六波羅蜜，但見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但見發遣六波羅蜜其義具足，但見坐佛樹下，但見諸菩薩往至佛樹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時，但見已成阿惟三佛而轉法輪，但見無央數百千諸菩薩眾，但見當作是受薩云若慧，但見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但聞十方無央數諸佛音聲，但聞某方某國某佛字某，若干百千菩薩弟子眷屬圍繞而為說法；但見十方若干諸佛般泥洹者，但見已般泥洹取其舍利起七寶塔，以名花香供養塔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夢如是，但見殊妙之像。是善男子、善女人臥安起安身體亦安，淨潔且輕，不貪飲食、不貪衣服，於諸供養無所希望。拘翼！譬如習行比丘意在禪息，不貪於食，以禪知足。何以故？諸天鬼神取諸味之精來益其氣故。十方諸佛國諸天鬼神，皆以諸飲食之精氣亦來益之。」

佛告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是現世之功德者，當受學是般若波羅蜜，書持諷誦，意終不離薩云若。正使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受持般若波羅蜜，不能諷誦行其中事；但書持作經卷恭敬承事，香花幡蓋自歸供養，其功德不可計。加復受學諷誦守行般若波羅蜜，意終不離薩云若者，其功德勝於供養十方恒邊沙國諸佛功德者上。若有人供養十方現在諸佛，盡其形壽，香花繒蓋幢幡嚴飾、衣鉢真越，若佛般泥洹後，取舍利起七寶塔，供養如前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學習念其中事，得其功德，過出於彼供養者上，百倍千倍巨億萬倍。」

摩訶般若波羅蜜舍利品第三十八

佛告釋提桓因言：「拘翼！如佛全身舍利，滿一閻浮提持作一分；般若波羅蜜書持經卷復作一分。二分之中欲取何所？」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寧取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我於舍利不敢有慢意，不敢不恭敬，不為不欲供養；用諸佛身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諸佛如來舍利皆因般若波羅蜜因緣故而得供養。」
舍利弗語釋提桓因言：「拘翼！是般若波羅蜜最第一無形，不可護持，不可見、無礙、一相，一相者則無相。云何而欲受持？持是般若波羅蜜，亦不於所生處住，亦不增減處住，亦不希望處住，亦不無希望處住，亦不轉處住，亦不於著斷處住；亦不持佛法有所與，亦不捨凡人法；亦不持聲聞、辟支佛戒法有所與，亦不捨凡人法；亦不持無為法有所與，亦不捨有為法；亦不持內外空及有無空有所與，亦不持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薩云若法有所與。云何欲受持？」
釋提桓因言：「如是，如是！舍利弗！有知是般若波羅蜜，於佛法無所與，於凡夫法而無所捨。有作是知者，是為行念般若波羅蜜，是為於六波羅蜜而無二入故。」
於是世尊歎釋提桓因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說，於六波羅蜜無有二入。所以者何？六波羅蜜無有二事故。拘翼！般若波羅蜜及法性亦無有二，六波羅蜜、真際、不可思議亦無有二。」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諸天及世間人，當為般若波羅蜜作禮。所以者何？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中成阿惟三佛故。世尊！譬如我與諸天子共在快等正殿共會，諸天子來集為我作禮。若我不在坐，諸天子皆為我坐作禮，用受教處故。繞一匝已，各各自去。若善男子、善女人有書持是般若波羅蜜，復為他人解說其義，時十方諸天、龍、鬼神、阿須倫、揵沓和、迦樓羅、甄陀羅、摩睺勒，皆為般若波羅蜜處作禮，繞已竟去。所以者何？諸佛如來皆從中生，諸世間人安隱快樂皆從中生，諸佛舍利、諸菩薩行皆來入薩云若中，皆因薩云若皆悉隨從受其教令。用是故，世尊！二分之中我取般若波羅蜜受持諷誦。我受持般若波羅蜜者，若使法欲盡時，我亦不恐畏，初無是相念。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相無形亦不可得故。六波羅蜜上至薩云若，皆無有相、無行無形、亦不可見，是般若波羅蜜無相之法。用是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無行無得無相法中，成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世尊！用般若波羅蜜無相故，為弟子說法亦無相無得無行，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用是故，世人及諸天、鬼神、龍皆當承事恭敬，名花名香、繒幡花蓋供養般若波羅蜜。世尊！若有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習行者，若復持諸經卷香花供養者，是輩之人終不復墮三惡之趣，亦不墮落羅漢、辟支佛道，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亦無是難。所生常見佛，不離諸佛國，從一佛

國復至一佛國，香花寶飾供養諸佛世尊。正使三千大千國土全身舍利令滿其中，二寶之中我故當取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世尊？是舍利於般若波羅蜜中出生得供養故。善男子、善女人因是供養，斷三惡趣，得生天上、人中之福，於三乘法隨其所願各得度脫。世尊！書般若波羅蜜已，見其經卷，如見佛等無有異。何以故？世尊！如來與般若波羅蜜等耳，無有二故。如世尊以三事教及十二部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書般若波羅蜜，持其經卷，復以教人，與佛所教正等無異，何以故？世尊！佛三法教及十二部經，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故。

「復次，世尊！及十方諸佛以三事教十二部經；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經卷教人，其福亦等無異。何以故？十方諸佛十二部經及三事教，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故。

「復次，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十方如恒邊沙諸佛真越衣服、所有名花供養嚴飾；若復有供養般若波羅蜜者，其功德福與彼無異。何以故？十方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故。

「復次，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受學般若波羅蜜，諷誦讀持習行中事，是人終不墮三惡趣，亦不墮羅漢、辟支佛道地，正住阿惟越致地。何以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遠離眾病故。

「復次，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者，受學諷誦守行中事，加復供養名花擣香、繒綵花蓋幢幡，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已離諸恐怖。世尊、譬如負債之人常懷恐怖，與王相知不復恐怖。何以故？用依尊故。如是，世尊！舍利從般若波羅蜜中得成而得供養。世尊！當知是般若波羅蜜如王，如來舍利者如負債人，依般若波羅蜜用得安隱。世尊！當知薩云若之慧，皆從般若波羅蜜得成，是故我於二寶之中取般若波羅蜜。何以故？如來身者，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大士三十二之相、佛十種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大慈大悲，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五波羅蜜者亦從般若波羅蜜出生，各得名字；如來所得薩云若慧，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世尊！三千大千剎土所在有受持是般若波羅蜜諷誦學者，供養香花承事禮拜，人若非人終不能得其便，是眾生等後皆當得泥洹之法。世尊！是般若波羅蜜大威神也，乃使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皆建佛事。世尊！般若波羅蜜所止處，當知是處已為有佛。譬如世間無價摩尼之寶所在著處，人非人不能得其便。若男子、女人為非人所持，持摩尼寶往，非人見摩尼寶者，不堪其威即自然去。若男子、女人有寒熱之病，持摩尼寶示之，其病即除。若持摩尼寶著冥中，即時明。熱時持摩尼寶所著處，即時涼。寒時持摩尼寶所著處，即時溫。摩尼寶所置處，諸邪之毒皆悉消除。若男子、女人為蛇蚖所中，見摩

尼寶者，毒即除，其處愈。世尊！摩尼寶其德如是，若男子、女人，若目冥、若眼痛、若身腫、若有瘡，見摩尼寶者，諸瘡諸病皆悉除愈。世尊！此摩尼寶其德如是。若著水中，水即隨作摩尼寶色。世尊！若持雜色若干種繒裹著水中，水續作摩尼寶色，水濁即為清，摩尼寶其德如是。」

是時阿難語釋提桓因言：「拘翼！所說者為是天上摩尼寶乎？為是世間寶耶？」

釋提桓因報阿難言：「我所說者天上之寶。世間亦有摩尼寶，不及天上之寶，其德不具足，不如天上寶，其德不可以譬喻為比。我所說寶者，若著函中、若著篋中，其光明徹出去。正使舉珠去其處，續明如故。若有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者，其處則無眾患之難，其處所尊，譬如摩尼珠之處。當知般若波羅蜜如摩尼珠，其德無量，五波羅蜜之德及薩云若，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法性、如、真際、不可思議、薩云若慧之德，佛般泥洹後舍利得供養承事，薩云若慧從諸習緒盡，常悉守護不忘於法，薩云若者是諸法之器。是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舍利得尊敬供養，舍利者是般若波羅蜜之寶器。無斷無著波羅蜜，無生無滅波羅蜜，亦不著亦非不著波羅蜜，無生無滅波羅蜜，亦不應亦非不應波羅蜜，亦不舉亦不下波羅蜜，亦不來亦不去亦不住波羅蜜，是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舍利得供養。舍利者，是諸法波羅蜜之器，以諸法波羅蜜合成故，舍利得供養。世尊！置是三千大千剎土如來舍利。如恒邊沙剎土舍利滿中，我故取般若波羅蜜。所以者何？如來舍利皆出是中，故得供養故。若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舍利，恭敬承事者，得天上世間之福，得生剎利、梵志、長者大姓家，得生第一四天王，得第六天上功德之福。殖此福已，因諸善本必度眾苦。若復持是般若波羅蜜供養承事，便具足五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度羅漢、辟支佛地，住菩薩之德，便得神通，從一佛國復至一佛國，隨其所應而教化之，各令得所。或作遮迦越羅，或作剎利、梵志，或作長者大姓，隨其習俗而教授之。是故，世尊！我不為憍慢不恭敬承事，不為不欲受持舍利。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恭敬承事般若波羅蜜者，則為供養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舍利已。世尊！若欲見十方現在無央數諸佛者，當奉行般若波羅蜜，諷誦受持，教人習行供養是已，善男子、善女人便得見十方現在無央數諸佛。以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般若波羅蜜故便得諸佛法。世尊！欲得見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當受持般若波羅蜜。世尊！復有二法。何等為二？謂有為法之法，無為法之法。何等為有為法之法？謂內外空之智及有無空之智，三十七品、四無礙慧、四無所畏、佛十種力及十八法，惡法善法之智，有漏無漏之智，俗法道法

之智，是名曰有為法之法。何等為無為法之法？謂不生不滅之法，亦不住住無有異，亦不著亦不斷、亦不增亦不減諸法之真。何等諸法之真？無所有者是法之真，是名為無為法之法。」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如是！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由般若波羅蜜成阿惟三佛，諸弟子眾亦各得其所成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甫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當由般若波羅蜜成阿惟三佛，諸弟子眾亦各成其所得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何以故？此三乘法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故。雖出三乘，亦無所生，亦無相念，亦無著，亦無斷，亦無所有，亦不應亦不不應，亦不動轉亦不不動轉，亦不取亦不捨，但以俗數，不以最要。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不在此亦不在彼，亦不中流亦不近岸，亦不偶亦不隻，亦非相亦非無相，亦非道亦非俗，亦不有為亦不無為，亦不善亦不惡，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羅蜜亦不持佛法，亦不持聲聞、辟支佛法，亦不捨凡人法。」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大度之度，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盡知一切眾生之意，亦不有眾生及知見處，亦不見五陰，亦不見六情，亦不有六衰，亦不緣起，亦不有三十七品及佛十八法，亦不見道亦不有道法，亦不見佛亦不有佛法。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不有所倚住。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有形、不可見，何況當見有所倚者？」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拘翼所說，菩薩摩訶薩長夜行般若波羅蜜尚不見道，何況及菩薩所行法？」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但行般若波羅蜜，不行餘波羅蜜？」
佛告釋提桓因言：「菩薩盡行六波羅蜜，亦無所倚。不有所施、不有受者、不有與，不有戒亦不有犯，亦不有忍亦不有恚，亦不有精進亦不有懈怠，亦不有禪亦不有亂意，亦不有智亦不有愚。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第一之行，於般若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者，欲具足五波羅蜜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欲觀諸法無所倚故，從五陰至薩云若，是為諸法無所倚。譬如閻浮提種種好樹，若干種色、若干種葉、若干種花、若干種果，其色各異；種種莖節枝葉花實，其蔭無異、無有差別。拘翼！般若波羅蜜含五波羅蜜至薩云若，亦不若干，無有差別亦無所倚。」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於諸功德皆具足滿。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是無央數無量功德皆悉具足。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含受一切諸法功德皆悉具足。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者，書其經卷，供養名華擣香、繒蓋幢幡，奉行中

事。若復有人書般若波羅蜜以為經卷，復與他人。如是其福何所為多者？」
佛告釋提桓因言：「我今問汝，隨所報我。若善男子、善女人供養全身舍利；若復持如芥子者分與他人令供養者。其福何所為多？」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如我從佛所聞法中事，善男子、善女人供養舍利；若復分持如芥子者與他人，其福甚多。世尊！如我重察其義。如來住於金剛三昧，自壞其身，下末舍利如芥子者，而供養之，受無極福，斷諸苦之際。」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若有人供養般若波羅蜜書持經卷；復與他人者，其福德甚多甚多。拘翼。若持般若波羅蜜，轉復教餘人，解其中慧事事分別。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德，多於前所供養者上。所從聞是般若波羅蜜者，當知其尊在諸賢聖之上，當視是人如世尊無異。所以者何？得見般若波羅蜜者，則為見世尊已。世尊則是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則是世尊。何以故？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得成阿惟三佛故。諸賢聖智及諸阿惟越致菩薩，皆從是般若波羅蜜中出，得成阿惟三佛。諸聲聞者，亦從其中皆得羅漢、辟支佛，各得其所。發菩薩意者，亦從是皆得諸菩薩德。是故，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見現在諸佛承事供養者，當供養般若波羅蜜。」
佛言：「我奉持供養般若波羅蜜如是上事，自致成阿惟三佛，於中最尊。誰復有尊可承供養？從天上至世間，過諸三界無復尊者。熟自思念：『我本從般若波羅蜜自致三耶三佛，般若波羅蜜者則是我之所尊。是故我今當供養般若波羅蜜，所應恭敬。』是故，拘翼！我自供養承事是般若波羅蜜，初不遠離。我所作者，皆因般若波羅蜜而行。若善男子、善女人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者、當供養般若波羅蜜受持奉行。何以故？諸菩薩摩訶薩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諸佛世尊皆從菩薩摩訶薩出生故。是故，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行三乘法者，皆當供養般若波羅蜜，書持受學亦當如是。」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七

放光般若經卷第八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功德品第三十九

佛告釋提桓因：「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其中眾生使立十善。於拘翼意云何，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授與他人，使書持諷誦解其中事，得其功德甚倍多也。何以故？是般若波羅蜜中廣說無漏之法，使諸善男子、善女人皆得而學，甫當來者亦復得學等至於道；求羅漢、辟支佛道者皆於是得，甫當求者亦於是得；求菩薩道者皆於中得，甫當求者皆悉當於中得；已成阿惟三佛者皆於中得，甫當求阿惟三佛者亦當於是中得。拘翼！何等為無漏之法？謂三十七品、空及三脫門、四諦，內外空及有無空，佛十種力，無量佛法使善男子、善女人得成阿惟三佛。甫當求者亦當得成阿惟三佛。拘翼！教一閻浮提眾生皆立於十善，不如使一人得須陀洹道。何以故？雖教一閻浮提眾生使行十善，未脫三惡趣；教一人得須陀洹者，已離三惡趣故。拘翼！若教一閻浮提其中眾生使行十善，盡得須陀洹，不如教一人使得辟支佛，得福甚多。拘翼！盡教一閻浮提人立於十善，皆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不如教一人使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其德甚多。何以故？使一人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為續佛種，佛種不斷故。拘翼！須陀洹至辟支佛及佛，皆從菩薩生。是故當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授與他人，所得甚多。何以故？諸廣大之法皆來入般若波羅蜜故。因是便知有剎利、梵志、長者大姓，因知有四天王上至無思想無思想慧天，因知有三十七品至薩云若，知有須陀洹上至三耶三佛。拘翼！置是一閻浮提眾生，及四天下至小千天下、中千天下、三千大千國土，及如恒邊沙國土滿中眾生，悉教立於十善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教他人使書持經卷諷誦解說，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滿中眾生，令立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人得福寧為多不？」
釋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書持經卷諷誦解說，得其福多。何以故？拘翼？般若波羅蜜者，所說極廣遠故。拘翼！置是一閻浮提，四天下、小千國土、中千國土、

三千大千國土，及如十方恒邊沙國土滿中眾生，悉教令得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得五神通，其功德寧多不？」
釋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書持諷誦解說中事，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復次，拘翼！受持般若波羅蜜者，不以二事亦非不二；受行五波羅蜜，亦不以二道亦非不二；亦不以二事念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以二事道行三十七品；亦不以二事道行薩云若。
「復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以無央數方便持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使學受持諷誦解說廣演其義，不以二事觀般若波羅蜜，亦不以相，亦不以無相，亦不合亦不散，亦不應非不應，亦不舉亦不下，亦不著亦不斷，亦不生亦不滅，亦不持非不持，亦不處非不處，亦不實亦不虛，亦不垢亦不淨，亦不信非不信，亦不法非不法，亦不如非不如，亦不真際非不真際。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諷誦學，事事分別解說其義章句分明，持是教人所得功德，勝自諷誦守行其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自學般若波羅蜜，諷誦解說身自供養，復教他人，令諷誦學為解中義分別其慧明了具足者，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功德最倍益多。」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受學般若波羅蜜者，當具足受解其句義。」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受學般若波羅蜜者，當具足受解其句義。如是受學者是善男子、善女人，得無央數不可計善本之德。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盡其形壽供養十方諸佛如來，隨其所樂。其人殖福寧為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
佛言：「故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無央數方便持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守行具足解慧了其句義者，所得功德福最甚多。何以故？過去當來現在諸佛本行菩薩道時，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學，成得阿惟三佛；其有學者亦當復成阿惟三佛。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於阿僧祇劫行檀波羅蜜，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廣教眾生而無所猗。拘翼！菩薩行檀波羅蜜若有所猗，生意念言：『我施與彼，作如是者。』為住布施，不成檀波羅蜜。言：『我持戒，是我所戒。』便住於戒，不成尸波羅蜜。言：『我忍辱，以是故忍。』便住於忍，為不成羼波羅蜜。言：『我精進，有所為進。』便住於精進，為不成惟逮波羅蜜。言：『我行禪，有所為禪。』便住於禪，為不成禪波羅蜜。言：『我行智，便念於智。』以住於智，為不成般若波羅蜜。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行者，不成六波羅蜜。」

釋提桓因白佛言：「菩薩摩訶薩作何等行，當成六波羅蜜？」
佛告釋提桓因言：「菩薩布施，亦不自有，亦不有所施，亦不有受者，是為行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亦不有亦不得，是為菩薩具足行六波羅蜜。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行六波羅蜜及其義解，當作是知。何以故？後當來世當有善男子、善女人發意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住於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聞般若波羅蜜及其義解，或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故當為是輩人具足解說般若波羅蜜中慧。」
釋提桓因白佛言：「何等為人說般若波羅蜜？」
佛告釋提桓因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說般若波羅蜜，說已當復說。」
釋提桓因白佛言：「云何善男子、善女人說般若波羅蜜，說已當復說？」
佛語釋提桓因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新入般若波羅蜜者，當為說般若波羅蜜。為說已，當復說。為新入者說色無常，當為作如是說：『如是行者，為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說者，為念五陰無常。』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說五陰無常者，為欲初向行般若波羅蜜；說十二衰無常、苦、空，行六波羅蜜；說十八性無常、苦、空，行六波羅蜜；說五陰苦、空，行六波羅蜜；說四禪、四等、四空定無常、苦、空，行六波羅蜜；說三十七品、十八法至薩云若，說無常教，非常、苦、空。作如是說，作如是解，是為教新發意者行般若波羅蜜。拘翼！新學初發意者當作是行。
「復次，拘翼！若善男子、善女人深入學者說般若波羅蜜時，當語是新學初發意者言：『汝當受念六波羅蜜，受已當住第一菩薩地，從第一至第二至十住。作是想，有著想、有猗想，作是念般若波羅蜜。』拘翼！是為新發意行般若波羅蜜者。
「復次，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復作是教言：『汝當作是念般若波羅蜜，作是念已出過羅漢、辟支佛上。』是為新發意者行。
「復次，拘翼！有行菩薩道者，當語新學者言：『當受是般若波羅蜜，當得無所從生法忍。得是忍已，便住神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禮事恭敬諸佛世尊。』
「復次，拘翼！深入學者當教新學初發意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汝當作是受學般若波羅蜜，作是持念。作是念已，汝便當得不可計無量之功德善福。』是為教新發意者行。
「復次，拘翼！深入學者當教新學者言：『善男子、汝當學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所行善本、所作功德，當一心念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是為教新學者行。」
釋提桓因白佛言：「作是念說已，當復云何教新學者乎？」

佛告釋提桓因言：「深入學者當復教新學者言：『善男子！當受念般若波羅蜜。念般若波羅蜜者，莫觀五陰無常。何以故？五陰所有自空，五陰所有者無所有也，無所有者非五陰。般若波羅蜜中五陰無有常與無常，般若波羅蜜中尚不見五陰，何況當有常無常耶？』拘翼！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說，為不教新學著者。當復教新學著者：『汝當受念般若波羅蜜。念般若波羅蜜於諸法莫有所過、莫有所住。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亦無有法可過者、有住者。何以故？法自空。有空者無所有，無所有者般若波羅蜜。般若波羅蜜中無有法可應不應者，亦無有生與不生法。』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說，是為不教新學著者。拘翼！善男子、善女人說般若波羅蜜中義當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教，所得功德多於前者。

「復次，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眾生令得須陀洹道。其福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為解說其義。得其功德甚多甚多。教是善男子、善女人般若波羅蜜，隨其上教習學守行。何以故？諸須陀洹道者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

「復次，拘翼！置是閻浮提諸四天下及三千大千國土。東方如恒邊沙國土，滿中眾生，盡教令得須陀洹道。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諷誦行習解說其慧，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須陀洹道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

「復次，拘翼！若閻浮提滿中眾生，盡教令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諷誦奉行，如其中教解說慧義，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須陀洹道至阿羅漢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

「復次，拘翼！置是一閻浮提及三千大千國土。如恒邊沙國土滿中眾生，盡教令得須陀洹道至阿羅漢。其福多不？」

釋提桓因白佛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諷誦奉行，隨其中教解說慧義，得其功德甚多甚多。

「復次，拘翼！一閻浮提滿中眾生，盡教令得辟支佛道。其福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諷誦奉行，隨其中教解說慧義，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諸辟支佛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
「復次，拘翼！置是閻浮提及三千大千國土。如恒邊沙國土眾生，盡教令得辟支佛道。福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使學書持諷誦奉行，隨其中教為解慧義，得其功德甚多甚多。何以故？諸辟支佛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故。
「復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及恒邊沙滿中眾生，勸助令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以般若波羅蜜授與他人，教使書持諷誦奉行，為解慧義，其德甚多。語其人言：『受般若波羅蜜，當隨中教。隨是教已，當得薩云若利。得是利已，便具足般若波羅蜜，汝便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初發意菩薩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故。』
「復次，拘翼！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一閻浮提及恒邊沙滿中眾生、教令立於阿惟越致。其福寧多不？」
釋提桓因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拘翼！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經卷，授與他人解說中事，及其義慧使宣行之。語其人言：『受持是般若波羅蜜經卷，如上所教皆習奉行，汝便當得諸法之利，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菩薩摩訶薩阿惟越致地皆從般若波羅蜜出故。』
「復次，拘翼！盡一閻浮提其中眾生，悉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轉還。若善男子、善女人為是輩人說般若波羅蜜及其義解而為說之。若有一人言：『我欲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為是一人說般若波羅蜜，具足其義分別解說，其福最多。」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務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務當教是菩薩令行六波羅蜜，當教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當以是法教是輩人，給其所須衣服真越所有供養。以是二事法，供養是輩菩薩摩訶薩。世尊！是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福最尊，勝前所作者。所以者何？世尊！菩薩摩訶薩教人行六波羅蜜當如是，教人行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亦當如是。」
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乃勸助是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者乃爾。如卿為佛作賢弟子之法，當益於菩薩摩訶薩，以持法施及供養施護養菩薩，勸助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佛及弟子眾皆從是二事施中出。若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是菩薩終不能學六波羅蜜及佛十八法。若菩薩不學六波

羅蜜及佛十八法者，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知有羅漢、辟支佛。以菩薩學六波羅蜜及佛十八法故，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三惡趣便斷，世間乃知有剎利、梵志、長者大姓種，便知有四天王及無思想無思想慧天，便知有六波羅蜜，從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世間便知有聲聞、辟支佛乘。」◎

摩訶般若波羅蜜勸助品第四十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語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所作勸助福祐之像，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所希望，出過眾生。諸聲聞、辟支佛所作勸助福祐者，上一切眾生。發聲聞、辟支佛乘者，所作布施福祐之像，持戒自守一心福像。不如是菩薩摩訶薩勸助之福與眾生俱，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福最尊為最第一，具足無有過上者，所作勸助皆為眾生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羅漢、辟支佛所作布施之福持戒自守，但欲自調、但欲自淨、但欲自度。念三十七品、念三脫門，但以自調而欲自度。菩薩但欲調眾生、欲淨眾生、欲度眾生，勸助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白彌勒菩薩摩訶薩：「是菩薩摩訶薩於東方無央數諸佛剎土，無央數般泥洹佛，從發意至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至般泥洹乃至法滅盡，從其中間所作善本應六波羅蜜。及諸聲聞、緣覺所作布施功德持戒自守及諸無漏之戒、從行戒至無戒善本、乃至諸佛淨戒之福、三昧之福、智慧之福、解脫之福、見解脫慧之福，及大慈大悲，無量阿僧祇佛所說法。從其法中所聞受者，有得須陀洹至得阿羅漢、辟支佛、上至菩薩及諸般泥洹佛所作功德、都計之合之，勸助為尊最為無上最為具足。我亦復持是功德，如是勸助功德福，是為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中勸助，是便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為菩薩道者，或當作是念：『如過去諸佛世尊所作功德，使我得是意、使我發是意行、使我得是想念。』」

彌勒菩薩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意者，不以是因緣，不以是像，不作是想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語彌勒菩薩：「若不以是得、若不以是因緣，諸佛世尊何以故於想十方世界從十方佛，從初發意至於法盡，諸善本及發聲聞乘，我所從戒至無戒功德，盡計之合之，而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應無有想，將無作顛倒想，無常謂有常，用想顛倒、用意顛倒、用見顛倒，不淨謂淨，苦言有樂，無我謂我。用想顛倒、用意顛倒、用見顛倒，其事虛空亦如，因緣亦如，道意亦爾，六波羅蜜亦爾，乃至十八法亦爾。若如事者亦如，道意、六波羅蜜亦如是，五陰六情亦如是，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及十種力、佛十八法，何

等為事、何等為因緣、何等為道、何等為諸善本、何等為勸助意、何等為勸助對意，所可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
彌勒菩薩語須菩提：「若有菩薩行六波羅蜜，見過去佛，供養承事諸佛，與善知識相得。若已自學身空，是輩之人不以事像，不以是因緣，不以是佛善本之相，不以勸助功德，不以是諸福作，想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復更作是意求，令不墮二法亦不不二，亦不以想亦不以無想，亦無所猗亦非不猗，亦不以著亦不以斷，亦不以生亦不以滅。若是菩薩不學六波羅蜜，若不供事諸佛，若無諸善之本，若不與善知識相得，若不自學空，便以是事、以是因緣、以是勸助功德、以是諸事起想，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故，須菩提！不當為初發意菩薩前說六波羅蜜，及內外空、有無空及諸法空；不當為新學菩薩說之。何以故？若新學者，或亡所信、或亡所樂，所有恭敬皆悉亡失，便壞諸善本；當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說之。若久與善知識相隨者亦可與說。從前過去於諸佛所作功德者，當與是輩人可說空相法。是人聞是，不恐不怖亦不畏懼。菩薩摩訶薩當作如是勸助，所可勸助意、所可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意已滅盡無所復有。所可作者及諸因緣所作功德，亦復滅盡。何等為勸助意、何等為眾事、何等因緣、何等為善本功德，而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持意有所求耶？意無兩對，如意之性而無所求。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至六波羅蜜亦無所有，至於五陰亦無所有，至道亦無所有。若有菩薩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作是知、當作是求、當作是勸助、當作是善本。如是求，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彌勒菩薩語長老須菩提言：「新學菩薩聞是將無恐怖。當云何作諸善本功德而有所求？云何勸助及諸功德持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語彌勒菩薩：「新學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受持六波羅蜜，無所猗受而無所想，當解內外空及有無空，解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常與善知識相得，得六波羅蜜及其義趣，教授令不離六波羅蜜，至得菩薩道不離佛法；教語魔事，聞魔事已，不增不減。何以故？至得菩薩道，常念諸法、不離諸佛，於中作功德受持諸菩薩宗，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離是功德。新學菩薩於諸十方無央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諸弟子所作功德，及諸剎利、梵志大姓，及四天王、首陀會諸天所作功德，皆勸助之，持是勸助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功德最上無過者。」
是時彌勒菩薩語須菩提言：「若有新學菩薩念諸佛及弟子所有勸助功德，持無上無比勸助無央數勸助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想念見而不顛倒。」
須菩提言：「雖念諸佛及弟子眾，於中無佛想、亦無弟子眾想、亦無諸善本想，意有所求亦無意想。菩薩作如是求，於想不倒、於念

不倒、於見不倒。若菩薩念諸佛及眾僧功德，念所作善本，持想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菩薩想倒、念倒、見倒。菩薩雖有是念，念佛及眾、念諸善本，雖有是念，當知是念盡滅無所有。所可盡者無所求，意有所求是意之法，所可求法亦是其法，雖作是求，是為正求不為邪求。菩薩摩訶薩當作是求，是為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及諸弟子所作功德，下至凡夫所作功德、所聽受法，及諸天、阿須倫、真陀羅、摩睺勒所作功德，及諸剎利、梵志、大姓長者所作功德，及四天王上至首陀會天所作功德、所聽受法，所可發意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都盧合之聚之計之稱之，是所作功德皆勸助之，持是勸助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當知是，法已盡已滅，無所復有所可求法，亦復盡空。若作是求，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作是知，法不求法。何以故？諸法皆自空故。作是求者，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如是行六波羅蜜者，於想不倒、於念見亦不倒。何以故？不入所求故。於諸善本及其道意，不見當有所入處故，是為菩薩無上之求。菩薩摩訶薩於諸功德寂而無所生，於五陰、十八性及六衰至六波羅蜜亦寂無所生，於內外空及有無空、佛十八法亦寂而無所知。菩薩如是知寂無所得者，是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菩薩摩訶薩知勸助功德勸助功德寂無所生，佛寂及佛事寂，諸善本事善本事寂，諸道意事道意事寂，諸所求事所求事寂，諸菩薩事菩薩事寂，六波羅蜜事六波羅蜜事寂，乃至佛十八法佛十八法寂。如是菩薩當寂淨行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過去佛所作善本有所求索盡般泥洹，菩薩摩訶薩亦當作是求，所作善本及於所求當如泥洹。意有所索、意與所求適等無異，作如是求、作如是知，是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作如是求者，想不顛倒、念不顛倒、見不顛倒。若復菩薩以想行般若波羅蜜，以想念諸佛功德，是為不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過去諸佛亦不有想亦不無想，若復作念、若復作想，如是為不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想顛倒、念顛倒、見顛倒。若復不念諸佛善本，諸所有發意亦不作知、亦不作想，是則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菩薩想不顛倒，念、見不顛倒。」

彌勒菩薩語須菩提：「云何菩薩有所求而無有想？」

須菩提言：「菩薩欲得漚和拘舍羅，當於般若波羅蜜中學。不求般若波羅蜜，終不得諸善本功德。何以故？諸佛世尊亦不於般若波羅蜜中現，及諸善本亦不見眾事、亦不見意可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作已滅，眾事亦滅，我但以自起是諸想、諸善功德及諸發意。諸佛世尊亦無想求，亦無有是勸助，亦無是知。何以故？用想求無所得故。若想有可得者，我及諸佛所作分別想，當有所得。是故菩薩功德、菩薩有所求，亦不當作想，亦不當有所倚。諸佛世尊不稱譽

倚想求者。何以故？想求者為雜毒。譬如淨潔美食與毒相得，色雖香美故為雜毒。若有愚癡之人欲得食之，雖為當時貪其色好香可口，久後不便其身。作如是受，不諦觀、不諦知，不知諷誦，倒解中義、自不能解，為他人說言：『善男子！是教是過去當來今現在佛從發意以來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有餘泥洹至無餘泥洹乃至法盡，於其中間行般若波羅蜜所作功德及六波羅蜜，所可行三十七品、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十種力、十八法所作善本，及淨佛國、教授眾生。諸佛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脫品、見解脫慧品、薩云若慧、無所亡法、常等行，於聲聞中所作功德；諸佛世尊所記辟支佛，諸天尊神、阿須倫、迦留羅、真陀羅、摩睺勒所作功德，都盧合聚此諸功德，持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倚想求三耶三佛，是則譬如雜毒之食。有倚想者終無所成。何以故？有倚有想而有形貌有雜毒求，為謗如來，亦不受如來教、亦不受法。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當作是念：『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從發意以來至得佛，云何有所作求？及諸弟子至薩云若中事所作，上亦如是，當云何有所作而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不欲高下如來者，當作是求：『如諸佛世尊所知識，以辯才慧、諸善本之相與法相應者，我持是勸助，我所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皆是諸佛所知。』諸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者，不倚諸善本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是求者，為不高下如來，是為信佛、信法菩薩。如是行者，為不雜毒，所求為無有毒。若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行般若波羅蜜者，所為功德當作是求。五陰亦不著，欲界、色界、無色界亦不著，過去當來今現在六波羅蜜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來今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亦不著，三界亦不著，去來今如及爾、法生、法滅、真際、不思議性、戒、忍、智、解脫、解脫見慧、薩云若、無所亡法、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不著三界者，亦無去來今。何以故？以無所入故。有所求者亦無所入，所可求法亦復無所著，是人亦復無所著，諸佛世尊亦復無所著，諸餘善本亦無所著，聲聞、辟支佛諸善本亦無所著；諸無所著者亦非去來今。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五陰不著，三界亦非去來今，亦不可以倚想、有所求。何以故？不見有所生者。諸無所生者亦無所有，無所有者不能有所為，六波羅蜜乃至無所亡法及常等行亦不著。三界亦非去來今，非去來今者亦不可以倚想、有所為。何以故？是所生不可得故。諸所生者為無所有，無所有者亦不能有所為；是為菩薩不雜毒求。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有倚想者則為邪求，所作善本倚想求者是為邪求。諸有邪求者，諸佛世尊所不稱譽。佛所不稱譽者，為不具足六波羅蜜。不具足六波羅蜜者，則不具足三十七品，則不具足內外空及有無空，

佛十種力及十八法則不具足。不具足十八法者，則不能淨佛國土，則不能教授眾生，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以者何？有雜毒求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作是念：『如諸佛所知善本功德法求，如所求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我亦當以是法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是時佛讚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須菩提！乃作世尊之行，能為諸菩薩說所為所求之法。無想、無所倚、無所出，亦不斷亦不著，亦不有亦不無，應空相、應法性、應如行。」

佛告須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剎土中眾生，悉得十善之利，悉得四禪，四等，四空定及五通，盡得是利。於須菩提意云何，是眾生所得福寧多不？」

須菩提白佛言：「甚多，甚多！世尊！」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於諸善本無所生無所著，以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功德最為尊化、無上正真之化、具足之化。

「復次，須菩提！若三千大千剎土中眾生，盡得須陀洹上至羅漢、辟支佛。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盡其壽命供養是輩羅漢、辟支佛、隨其所安飲食、衣被、床臥之具，病瘦醫藥，盡諸所有敬之養之。於須菩提意云何，其福寧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住無所生、無所著，於善本之德無所求，其福最尊最上。

「復次，須菩提！假令三千大千剎土眾生，盡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十方恒邊沙剎土中眾生，一一眾生供養是菩薩，盡恒邊沙劫，隨其所安飲食、衣服、床臥、醫藥，瞻視恭敬承事。於須菩提意云何，其福寧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甚多！世尊！其福多不可計！不可數！不可以譬喻為比。若使福德當有形者，十方虛空所不能受。」

佛告須菩提：「雖作爾所福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所作善本無所生、無所著，於善本之德無所求。是善男子、善女人之功德，最尊最上無比無上之化。是無所生、無所著之功德，與前功德，百千億萬倍不相比。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倚有想，於十善事及四禪、四等、四空定、五通盡具足。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以倚想供養諸聲聞、辟支佛上至菩薩故。」

爾時四王天上二萬天子皆叉手禮佛足，白佛言：「世尊！菩薩所施為漚惒拘舍羅，甚善快哉！所作已應無倚無著，應空、無相，所施善本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施為不二入。」

是時釋提桓因與無央數忉利諸天及諸天子，持天雜花香擣香澤香、繒綵花蓋、天衣天幔、雜色幢幡，鼓天伎樂，來至佛所，供養散

佛，皆讚歎言：「菩薩所施為漚恕拘舍羅，甚善快哉！所作已應無所倚無所著，應空、無想，所施善本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施為不二入。」
上至梵迦夷天無央數百千，亦復歎譽菩薩漚恕拘舍羅，皆復如是。阿迦膩吒天與無央數億百千諸天，來至佛所為佛作禮，俱發大音聲言：「世尊！甚奇大哉！於般若波羅蜜行漚恕拘舍羅所作善本，其德勝前過去善男子、善女人之所作為。」
於是佛告四天王及阿迦膩吒諸天子言：「假令三千大千剎土所有眾生，盡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復代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代其歡喜，及弟子眾從初發意至般泥洹乃至法盡，於其中間所作諸善之本代其歡喜，聲聞、辟支佛所作諸善之本代其歡喜，及眾生所作諸善之本，行檀波羅蜜至般若波羅蜜代其歡喜，諸賢聖所有戒品、三昧品、智慧品、解脫品、解脫見慧品代其歡喜，餘無量佛法都盧計校合聚，是上諸功德皆代其歡喜，倚是代歡喜功德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欲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代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羅漢、辟支佛，從發意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從其中間行六波羅蜜，及餘無央數佛法功德代其歡喜，而無所希望亦不二入，已應無相、應無所著、應空，是為最第一代其歡喜，為無上代歡喜也。持是代歡喜功德，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無所倚者，其功德福祐勝於前善男子、善女人所為代歡喜，比其功德，百倍千倍巨億萬倍，是為菩薩摩訶薩最上代歡喜之所為也。」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說，合集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於諸功德中無過代歡喜者。代歡喜之德無過是德。」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為最上？云何為最尊？」
佛告須菩提言：「若善男子、善女人於當來過去今現在法，無所取無所捨、亦不貢高亦不不貢高、亦不有所倚亦不無所倚，於是法亦無有生亦無有滅、亦無著亦無斷，於是法中亦不見增亦不見減、亦無往亦無反、亦不道亦不俗，如去來今法，如反爾法、所住法、所滅法，我亦復代歡喜，持是代歡喜功德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施菩薩摩訶薩。作如是施為，代其歡喜，最為第一，無過是代歡喜者。須菩提！作如是代歡喜，比餘代歡喜之德，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及是代歡喜者。
「復次，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欲代去來今諸佛及諸聲聞、辟支佛，從初發意至于成佛，於其中間作諸善本，行六波羅蜜及餘無數佛法善本。若欲代歡喜者，復欲代一切眾生所作善本，當作是代歡喜，是代歡喜為最等。六波羅蜜與脫等；脫與五陰等；其脫之事與內外空等；解脫之事與有無空等；三十七品與解脫

等；十力與解脫等；解脫與解脫見慧等；去來今法與解脫等；解脫則是過去當來今現在解脫，如諸佛世尊之所施為；解脫如諸佛弟子；諸佛弟子亦如解脫；解脫者與聲聞、辟支佛泥洹等；解脫事與諸佛世尊法等；解脫者亦如羅漢、辟支佛；解脫亦如諸法之法。我於是無縛無脫之法，我於無著如無污染清淨之法，不生無所生不滅無所滅之法，我所施為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亦如是上諸法，無所縛法、無所敗法、無所壞法。」

佛告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無上代歡喜最為第一。」

佛言：「菩薩摩訶薩具足作代如是歡喜者，疾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復次，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盡其形壽供養十方恒邊沙佛及眾弟子，隨其所安飯食、衣被、床臥、醫藥，盡諸佛形壽，般泥洹已後，晝夜奉事舍利，幢幡花蓋伎樂以為供養、常念行六波羅蜜而有所倚。復有善男子、善女人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行六波羅蜜漚惒拘舍羅而無所倚，持是功德無所希望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比其善本功德，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及是代歡喜福德最尊最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無所倚功德，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無所倚。」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八

放光般若經卷第九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照明品第四十一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是。舍利弗！」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作照明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至竟清淨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為有名字。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於三界無沾污。世尊！般若波羅蜜者除諸垢冥。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於三十七品之最尊上。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安隱諸災患恐怖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為五荒見蔽者作明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無際眾生入邪徑者而作正導。世尊！般若波羅蜜者薩云若是，能除諸習緒。世尊！般若波羅蜜者菩薩之母，生諸佛法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不生不壞，從有名至竟空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離於生死亦無所滅，不與作本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受諸孤窮者，為作珍寶施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具足，初無能伏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三轉十二事而轉法輪，亦無能轉者，所轉終不動還故。世尊！般若波羅蜜者能現種種之本，及所有無所有空故。唯，世尊，當云何住般若波羅蜜？」
世尊報言：「當如世尊住。舍利弗！禮般若波羅蜜當如禮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則是世尊，世尊與般若波羅蜜無有別。般若波羅蜜則是世尊，世尊則是般若波羅蜜。諸佛世尊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名字，菩薩、辟支佛、阿羅漢至須陀洹、皆因般若波羅蜜得其名字。十善、四禪、四等、四空定、五通，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乃至薩云若，皆因般若波羅蜜出生。」
於是釋提桓因意念：「何因尊者舍利弗乃生是問？」
釋提桓因便問舍利弗言：「尊者！何緣乃生是問？因何事有是問？」
舍利弗報言：「拘翼！菩薩摩訶薩漚惒拘舍羅，為般若波羅蜜所護持，及諸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從初發意以來至法欲盡，於其中間所作善本，盡持作薩云若。拘翼！是故菩薩摩訶薩持般若波羅蜜過五波羅蜜上。拘翼！譬如人生盲，或百人或千人或萬人，欲有所至，若欲入城，而無有導終不能有所至。拘翼！是五波羅蜜為如盲者，離般若波羅蜜如盲者無導，亦不能具足至道，亦不能成薩云若。五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所護，如盲者得眼目。般若波羅蜜護五波羅蜜，令五波羅蜜各得名字。」

釋提桓因語舍利弗：「如所言，五波羅蜜因般若波羅蜜得名字者，五波羅蜜但有名而無度？」
舍利弗言：「如是，拘翼！五波羅蜜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名字，五波羅蜜但有名無有度也。菩薩住於般若波羅蜜者，為已具足五波羅蜜，是故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為最上化、妙化、無比之化。」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當云何入般若波羅蜜中？」
佛言：「如入五陰，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如入五波羅蜜，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如入內外空及有無空，如入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如入薩云若、如入諸法，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中。」
舍利弗言：「世尊！云何入五陰，如入般若波羅蜜？云何如入諸法，作是入般若波羅蜜？」
佛言：「於五陰無所生無所得、無取無捨無所壞，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生無所得、無取無捨亦無所壞，是為入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言：「作如是入般若波羅蜜，為及何法？」
佛言：「於諸法無所及，是乃為般若波羅蜜名號。」
「世尊！不逮何法？」
佛言：「不逮善法亦不逮惡法，亦不逮道法亦不逮俗法，亦不逮有漏無漏法，亦不逮有為無為法。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之興亦不為希望起。以是故，於諸法無所及、無所逮。」
釋提桓因白佛言：「云何，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為不逮薩云若？」
佛言：「如是，拘翼！般若波羅蜜不逮薩云若，亦不逮亦不有。」
「世尊！云何亦不逮亦不有？」
佛言：「般若波羅蜜者，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
釋提桓因言：「世尊！亦不以字，亦不以想，亦不以生死，云何為逮？」
佛言：「如不入，亦不受、亦不捨、亦不住，作是及如不及。拘翼！般若波羅蜜如是逮諸法如無所逮。」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之興，甚奇甚特！於諸法無所生、無所有、無所倚、無所壞。」
須菩提白佛言：「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逮諸法？不逮諸法？菩薩聞是，或恐或怖，便離般若波羅蜜。」
佛言：「如是，菩薩聞是或能恐怖。若有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或作是念言：『般若波羅蜜空，般若波羅蜜無有堅固，般若波羅蜜侵欺人。』作是念者，便能遠離般若波羅蜜。以是因緣，菩薩便遠離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信般若波羅蜜者，為不信何等法？」

佛言：「信般若波羅蜜，為不信色，為不信痛想行識，為不信六情，不信色聲香味細滑法，為不信十八性及十二因緣乃至五波羅蜜，亦不信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信三十七品及十八法、佛十種力，不信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亦不信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信薩云若。」

佛告須菩提：「若不有五陰及薩云若者，為不信般若波羅蜜。以是故，須菩提！信般若波羅蜜者，為不信五陰諸法及薩云若。若不有五陰及諸法者，為不信般若波羅蜜；信般若波羅蜜者，為不信諸法。」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為大度。」

佛言：「於意云何，何以知般若波羅蜜為大度？」

須菩提言：「般若波羅蜜，亦不使五陰大、亦不令五陰小，亦不使五波羅蜜大、亦不令五波羅蜜小。從內外空至有無空，亦不令大亦不使小。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至道及佛法，亦不令大亦不令小。亦不聚五陰亦不散五陰，乃至佛法亦不聚亦不散。亦不平相五陰亦不不平相，乃至佛法亦不平相亦不不平相。亦不廣五陰亦不狹五陰，乃至佛法亦不廣亦不狹。亦不使五陰強亦不使弱，乃至佛法亦不強亦不弱。世尊！以是故！般若波羅蜜為菩薩之大度。世尊！若新發意菩薩未習六波羅蜜者，聞是五陰及六波羅蜜無所增減、無有廣狹。聞是語者，或能不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不以般若波羅蜜故五陰及佛法有大有小，不以般若波羅蜜故五陰及佛法有強有弱。世尊！行般若波羅蜜欲求大小五陰、欲強弱佛法，是為大累。何以故？道初無有累想。何以故？眾生不生、般若波羅蜜不生，當作是見、當作是知。五陰亦不生、佛法亦不生，當作是觀。觀般若波羅蜜所有，如觀眾生所有。觀般若波羅蜜所有，當如觀五陰所有。觀佛所有，當如觀般若波羅蜜所有。觀般若波羅蜜無所有，亦如觀五陰無所有。觀般若波羅蜜無所有，如觀佛無所有。觀般若波羅蜜無所有，如觀眾生亦無所有。觀般若波羅蜜寂，觀眾生亦寂。觀般若波羅蜜寂，觀佛法亦寂。觀五陰亦寂，觀般若波羅蜜亦寂。觀般若波羅蜜亦無有緒，當知眾生亦無有緒。五陰及佛法亦無有緒，般若波羅蜜亦無有緒。般若波羅蜜不可思議，當知眾生亦不可思議，五陰亦不可思議，及佛法亦不可思議。眾生不敗壞，當知般若波羅蜜亦不壞敗。眾生不逮阿惟三佛，當知般若波羅蜜亦不逮阿惟三佛，當知五陰亦不逮阿惟三佛，佛亦不逮阿惟三佛。眾生力不具足，當知般若波羅蜜力不具足，五陰力不具足，佛力亦不具足。以是，世尊！大度者，是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泥犁品第四十二

舍利弗白佛言：「唯，世尊！菩薩摩訶薩解般若波羅蜜者，為從何所來而生是間？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幾何間？為更見供養幾如來？行六波羅蜜為幾時？云何解般若波羅蜜導入深義？」
佛告舍利弗：「是菩薩摩訶薩供養十方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從彼來生是間。是菩薩從發意以來，不可計阿僧祇劫，行六波羅蜜亦不可計。來到是間，從是以來不可復計，常供養諸佛而來生是間。是輩菩薩見般若波羅蜜時，如見世尊無有異。若聞般若波羅蜜時，如聞世尊所說亦無有異。是菩薩摩訶薩解般若波羅蜜導入深義，不以想入、不以二入，而無所倚。」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可得見聞不？」
佛言：「不可得見聞。何以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亦非見事、亦非聞事。般若波羅蜜者，亦無所聞、亦無所見，以諸法聾故。五波羅蜜者，亦不見、亦不聞，以諸法聾故。內外空及有無空，無所聞、無所見，以諸法聾故。三十七品、十種力、十八法、無所見、無所聞，以諸法聾故。須菩提！道及佛亦無所見、無所聞、亦如聾法故。」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久如，當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佛語須菩提：「是事應當分別。須菩提！有因緣令菩薩適發意便應深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不見諸法榮冀，終不誹謗，終不離六波羅蜜，終不離諸佛世尊。若復欲作諸善之本，供養承事諸佛世尊者，即如意願，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終不復受母人胎生，終不離五通，不與諸垢相近，亦不與聲聞、辟支佛意相近，教化眾生、淨佛國土。菩薩如是行者，為應深般若波羅蜜。須菩提！復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見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諸佛，行六波羅蜜而有所倚，聞說深般若波羅蜜便棄捨去。如是菩薩更生慢意，便離諸佛世尊，便不得聞深般若波羅蜜。」
佛語須菩提：「不樂聞深般若波羅蜜者，今亦在會中坐。何以故？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時、從本聞深般若波羅蜜、不樂捨去。用是故，今聞深般若波羅蜜，不樂復欲捨去，與身口意不和，積無黠之罪。以是罪重故，拒逆深般若波羅蜜。拒逆深般若波羅蜜者，為拒逆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薩云若。已以逆薩云若罪故，斷薩云若。用斷薩云若罪故，當入泥犁中見煮無央數百千歲，從一泥犁出復至一泥犁，至劫盡火燒時，當復至他方大泥犁中。他方劫盡，當復從他方一泥犁中復至一他方泥犁中，如是遍諸他方泥犁。以用是斷法罪故，當復更來生是間泥犁中，當受泥犁中劇痛之罪，至劫盡當墮他方畜生中。如是展轉遍墮十方諸畜生中。從畜生中出，當生炎樓，受辟荔形極劇勤苦。如是久後纔得為人。所生之處，常當生

盲家、或生殺人家、或生魚獵家屠殺家、或生下賤乞匄人家，或盲或聾、或無手足、或瘖瘂不能言。受是罪已，當復生邊地無佛、無法、無弟子處。作是斷法者，皆當具足受是上罪。」
舍利弗白佛言：「是斷法者為入五無間罪。」
佛言：「如是斷法之罪，不可具說。說是般若波羅蜜時，若斷他人言：『是非律、是非尊教、是非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教。』自不修學，復斷他人令遠離之；自喪其意，復喪他人意；自毒其意，復毒他人意；為自亡失，復亡失他人；自不解深般若波羅蜜而棄捨去，復教他人令遠離之。舍利弗！是曹之人尚不當聞其音聲，何況當與共從事而同處坐起？何以故？當知是輩人，法中之大患，當知是人為墮衰冥。若聞是輩人所說有信受者，亦當復受不測之罪。舍利弗！斷般若波羅蜜之人，當知是為法中之大病。」
舍利弗言：「世尊！是謗法之人在所生處，受其身形寧可說不？」
佛言：「置是謗法之人所生受形。何以故？是人儻聞，其身熱血從口中出，其人愁憂，或病或死或痿黃熟，受是苦痛糜死之罪。若使無是輩罪者，世尊終不使舍利弗發是問也。有如是痛者所受身形，以是故如來不為舍利弗說。」
舍利弗言：「世尊！當說是斷法之人所受身形。世尊所說者，當為後世而作大明。」
佛言：「我屬所說誹謗斷法所可受罪，所更泥犁展轉劫數，受畜生身、受薜荔形所更劫數，以受人身盲聾瘖瘂下賤乞匄所更如是，則為後世作大明。已聞是教者，則不敢復斷法誹謗。」
舍利弗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各當自念：『我聞是語，其心恐怖。我終不敢有是輩事，盡我形壽終不敢斷法誹謗如彼。我若誹謗，或墮惡處勤苦如是。』」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常當攝身口意行，意當念言：『我等不當受是壞法之罪，不見如來而不見法、不見眾僧，或生無佛處，或墮貧家，或生抵突不聞法處。』」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以口行故便受壞法深重之罪耶？」
佛言：「如是！以口過故！便受壞法深重之罪。須菩提！當來之世或有愚人，於善法教為我作沙門，反誹謗遠離深般若波羅蜜。誹謗遠離深般若波羅蜜者，為已誹謗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道。已誹謗如來道者，則為誹謗遠離過去當來現在諸佛薩云若。已誹謗薩云若者，則為遠離法。已遠離法者，則為遠離僧。已遠離僧者，則為遠離世間正見，已遠離正見者，則為遠離三十七品、薩云若、已離薩云若者、則為受不可計阿僧祇劫之罪身。受是罪身者，則為受不可計阿僧祇劫愁悲苦惱。」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愚癡之人遠離深般若波羅蜜為有幾事？」

佛言：「有四事。何等為四？一者、為魔所使；二者、不信不解深法，不愛不樂；三者、與惡知識相得，不應順行入於五陰——以是三事遠離深法；四者、是愚癡人多行瞋恚，喜自貢高訾蔑他人。以是四事故，愚癡之人遠離深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深般若波羅蜜難了。何以故？解不隨順，不應善本，惡友相得。」
佛言：「如是，須菩提！如汝所言。」
須菩提復白佛言：「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羅蜜難了難知？」
佛報言：「須菩提！五陰不縛不解。何以故？色色自有性，痛痛自有性，想想自有性，行行自有性，識識自有性。六波羅蜜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六波羅蜜所有無所有故。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內外空亦無所有故。須菩提！三十七品至佛十八法，乃至薩云若薩云若事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所有者皆無所有故。五陰過去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諸陰過去空過去空故。須菩提！乃至薩云若過去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薩云若過去空故。須菩提？當來五陰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當來五陰空故；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現在五陰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現在五陰空故；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
須菩提言：「世尊！解不隨順，無有善本，惡友相得，懈怠之人、無慧進者、喜亂志者、是輩之人不能解深般若波羅蜜。」
佛言：「如汝所言，是輩之人不能解說深般若波羅蜜。須菩提！五陰淨者則道亦淨，以道淨故所得果淨。須菩提！以五陰淨則般若波羅蜜淨，般若波羅蜜淨則五陰淨。以五陰淨則薩云若淨，以薩云若淨則五陰淨。五陰與薩云若則一無有二，亦不破亦不壞。須菩提！五陰無有二淨，薩云若亦無二淨，一法無二。眾生，知見，壽命亦淨。眾生亦淨，薩云若淨，一淨無有二。須菩提！吾我淨，薩云若淨，知見、壽命淨。五陰。薩云若，一淨無二，亦不斷亦不破。須菩提！婬怒癡、五陰、薩云若淨，一淨無二。須菩提！癡淨，已癡淨則行淨；已行淨則識淨；已識淨則名色淨；已名色淨則六入淨；已六入淨則栽淨；已栽淨則覺淨；已覺淨則愛淨；已愛淨則受淨；已受淨則有淨；已有淨則生淨；已生淨則死淨；已死淨則六波羅蜜淨；已六波羅蜜淨則內外空及有無空淨；已有無空淨則三十七品淨；已三十七品淨則薩云若淨；薩云若淨是為一淨無有二，亦無破亦無斷。須菩提！般若波羅蜜淨、五陰淨、薩云若淨，一淨無二淨。五波羅蜜淨，薩云若淨；內外空及有無空淨，薩云若淨；三十七品淨，薩云若淨；十八法淨，薩云若淨。須菩提！薩云若淨乃至般若波羅蜜淨，等無有異。須菩提！有為淨、無為淨，一淨無有

二。須菩提！過去淨、當來淨、現在淨，過去當來今現在淨，一淨無二，亦不壞亦不斷，以是故為淨。」

摩訶般若波羅蜜明淨品第四十三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淨為甚深。」
佛言：「常淨。」
舍利弗言：「世尊！何以故常淨。」
佛言：「五陰淨故常淨。舍利弗！三十七品、十種力及十八法，道淨、佛淨，薩云若薩云若事淨，故淨甚深。」
舍利弗言：「明淨。世尊！」
佛言：「常淨故。」
舍利弗言：「何以故明淨。」
佛言：「六波羅蜜淨、薩云若淨，是故明淨。」
舍利弗言：「世尊！泥洹淨耶？」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泥洹淨？」
佛言：「以五陰無邊，福亦無來無去；薩云若無邊，福亦無來亦無去故。」
舍利弗言：「世尊！淨無所著。」
佛言：「常淨。」
「世尊！何誰無所著淨？」
佛言：「以五陰性猛、無所著、常淨故，至薩云若性猛、無所著、常淨故。」
「世尊！無所逮、無所得淨耶？」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無所逮、無所得淨耶？」
佛言：「五陰無所逮、無所得淨，至薩云若無所逮、無所得淨。」
「世尊！無所生淨。」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無所生、無所生淨？」
佛言：「無所生者是無所生淨，至薩云若無所生無所生淨。」
舍利弗言：「世尊！不生三界淨耶？」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不生三界淨耶？」
佛言：「不有三界所有故，不生為淨。」
「世尊！無所知淨。」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無所知淨？」
佛言：「諸法聾故，無所知淨。」
「世尊！知淨。」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五陰無所知淨？」
佛言：「五陰相空故，無所知淨。」
「世尊！諸法皆淨耶？」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諸法淨故淨？」
佛言：「諸法無所得故諸法淨。」
舍利弗言：「世尊！般若波羅蜜於薩云若，亦不作增事、亦不作損事淨。」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於薩云若不作增損事淨？」
佛言：「法常住故。」
「世尊！般若波羅蜜淨，諸法無所取。」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般若波羅蜜淨諸法無所取耶？」
佛言：「法性不動轉故。」
須菩提白佛言：「吾我五陰淨耶？」
佛言：「常淨。」
須菩提言：「世尊！何以故吾我淨五陰淨？何以故常淨？」
佛言：「吾我無所有，五陰無所有，故常淨。」
須菩提言：「世尊！吾我淨，六波羅蜜淨，三十七品淨。吾我淨，十力淨，十八法淨。」
佛言：「常淨。」
須菩提言：「何以故吾我淨乃至十八法淨？」
佛言：「吾我無所有，乃至佛十八法亦無所有，故淨。」
「世尊！吾我淨，須陀洹淨，乃至羅漢、辟支佛淨。吾我淨，道亦淨。」
佛言：「常淨。」
「世尊！何以故吾我淨，聲聞、辟支佛淨，乃至道、佛道亦淨耶？」
佛言：「諸法相空淨。」
「世尊！吾我淨，薩云若淨。」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吾我淨，薩云若淨常淨耶？」
佛言：「無有相不變故。」

須菩提言：「世尊！二淨無所得、無所逮。」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二淨無所逮、無所得常淨？」
佛言：「不著不斷故。」
「世尊！吾我淨無所陷溺。」
佛言：「無所生淨。」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吾我五陰淨，無所生常淨耶？」
佛言：「空無邊際故。」
須菩提白佛言：「若菩薩摩訶薩作是知者，是為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常淨。」
「世尊！云何作是知為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知道事故。」
須菩提白佛言：「假令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者，作是念：『色亦不知色，痛想行識亦不知識，過去法亦不知過去法，未來法亦不知未來法，現在法亦不知現在法。』」
佛語須菩提：「得般若波羅蜜，行漚恕拘舍羅菩薩，不作是念：『行六波羅蜜。』言：『我布施，持是施為是施。』至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亦不言：『我作功德，我有功德。』亦不言：『我當得菩薩道。』亦不言：『我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亦不言：『我逮薩云若。』諸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者，亦不有是念：『內空、外空至有無空。』無是念故。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為無所著。」
釋提桓因問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何等為著？」
報言：「拘翼！行菩薩道者，有意想，有施想，有六波羅蜜想，有內空、外空及有無空想，有三十七品想，有十八法想，有十力想，有諸佛如來想，有供養諸佛功德想，都盧計之合之，持是想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拘翼！善男子行菩薩道者，是為著，不能得無礙慧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五陰性不可旨 ，有所造設，乃至薩云若性亦不可旨 ，有所造設。拘翼！菩薩摩訶薩所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諸眾生勸助眾生，為眾生行檀波羅蜜，念眾生故亦復勸助他人，使為眾生行檀波羅蜜。不當作想行六波羅蜜，亦不當想行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亦不當想行三十七品，亦不當想行道。善男子、善女人作如是行，復勸助他人令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作是勸助者為不自墮落，亦不令他人離諸佛之勸助。如是善男、子善女人離諸際著。」
佛告須菩提：「善哉，善哉！令諸菩薩解諸際著。須菩提！諦聽，諦聽，善思念之。當更為汝說微妙著。」

須菩提叉手言：「唯，世尊！願樂欲聞。」佛言：「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想念如來。須菩提！適有想念便著於諸如來。從發意至于法盡、於其中間所作功德、皆作想念。作是想念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隨其想念則為著諸佛、弟子眾及諸眾生所作功德。持是想念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所想、如所著。何以故？不當以想念諸佛之功德。」
須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羅蜜甚深。」
佛言：「諸法性寂故。」
須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大有名字。」
佛言：「般若波羅蜜，無有作者、無能成者、無能得者，亦無能逮者、亦無能覺者。」
須菩提言：「世尊！一切諸法無能逮得者。」
佛言：「法性無二也。須菩提！諸法性無有若干，一性；一性者則非性，非性者則非作，非作者亦不造。須菩提！法性一，非造作。」佛言：「菩薩摩訶薩知一切法非作非造，則棄一切著際。」
須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羅蜜難曉難知。」
佛言：「亦無知者、亦無見者、亦無得者，無有識者、亦無逮覺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不可思議。」
佛告須菩提言：「亦非意所生，亦非五陰所生，亦非三十七品所生，亦非十力、十八法所生。」◎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作品第四十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為無所作。」
佛報言：「無有作者故。須菩提！乃至諸法亦無所有。」
「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云何行？」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行色，為行般若波羅蜜；不行痛想行識，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無所行，為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不念有常無常，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不念有常無常，為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無苦無樂，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無苦無樂為，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不有我無我，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不有我無我，為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無淨無不淨，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無淨無不淨，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五陰者亦不見有常無常，亦不見有苦有樂、有我無我、好不好；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行五陰，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不具足行，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五陰不具

足為非五陰，不作是行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不具足為非薩云若，不作是行為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可奇特！行菩薩道者，善說菩薩著。」
佛言：「如是，如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善說菩薩著不著事。復次，須菩提！菩薩於五陰無所著，為行般若波羅蜜；眼耳鼻舌身意，於六情無所著，為行般若波羅蜜；於六波羅蜜無所著，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不著，為行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菩薩作如是行者，便知五陰著不著，亦復知薩云若著不著，知須陀洹道著不著，知聲聞、辟支佛道著不著，知三耶三佛道著不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法甚深乃爾。說亦不增亦不減，不說亦不增亦不減。」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須菩提！譬如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盡壽稱譽虛空亦不增，若謗毀虛空亦不減。譬如稱譽幻人亦不增，若毀訾幻人亦不減；聞善亦不喜，聞惡亦不怒。須菩提！諸法之法亦復如是，若說若不說，亦不增亦不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念般若波羅蜜，甚難甚難。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怯，應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動轉。何以故？世尊！念般若波羅蜜者，為欲念虛空。虛空亦無有六波羅蜜，虛空亦無有五陰，亦無內外空及有無空，亦無三十七品，亦無十力、亦無四無所畏、亦無十八法，亦無須陀洹道、亦無斯陀含道、亦無阿那含道、亦無阿羅漢道，亦無辟支佛道；虛空亦無三耶三佛道。世尊！菩薩摩訶薩作是僧那僧涅者，當應為作禮。世尊！為眾生精進、為眾生展力、為眾生鬥、為眾生作要誓者，為欲為空作精進、為欲為空作要誓。世尊！為眾生作要誓者為欲度空！是菩薩為大要誓；為虛空等眾生作要誓者，為欲舉空著虛空中。諸菩薩摩訶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為建大精進力。世尊！菩薩為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為建大誓已。世尊！是菩薩摩訶薩為大勇猛，為虛空等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世尊！假令三千大千剎土其中所有盡為如來。譬如叢林甘蔗竹葦稻麻草木藥果諸樹盡為如來，一一諸佛各說經法，或至一劫復過一劫，一一如來各度眾生，無央數眾不可復計，不覺眾生之性有增有減。何以故？眾生無所有寂故。世尊！置是三千大千國土。十方恒邊沙一沙為一佛國，爾所佛國其中所有皆為如來，教化眾生不可計量不可稱度，眾生之性無增無減。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皆空寂故。是故眾生無始無終，與空等故。世尊！以是故，我作是說：『欲度眾生者，為欲度空耳。』」
有異比丘意念言：「當為般若波羅蜜作禮。於般若波羅蜜中，亦無法可生者，亦無法可滅者，而於中有戒性、三昧性、智慧性、解脫

性、見解脫慧性而於其中現；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三耶三佛，而有三寶，有轉法輪。」
於是釋提桓因語須菩提：「菩薩習般若波羅蜜，為習何等？」
耆年須菩提報釋提桓因言：「學般若波羅蜜者為習空。」
釋提桓因白佛言：「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念習行中事者。世尊！我當為作何等護？」
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拘翼！汝頗見法有可護者不？」
「唯，尊者！實不見法有可護者。」
須菩提言：「拘翼！善男子、善女人如般若波羅蜜教住者，則為已得護，不離般若波羅蜜教，若人、若非人，終不得其便。如般若波羅蜜教住者，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終不離般若波羅蜜。若有人言：『我欲護菩薩摩訶薩者。』當知是人為欲護空。拘翼！寧能護夢及熱時炎、幻、化、影、響？寧能護是輩事不？」
釋提桓因言：「不能護。」
「拘翼！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如是。拘翼！寧能護佛及佛所化不？」
釋提桓因言：「不能。」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無能與作護也。拘翼！能護法性、真際、不可思議，能與作護不？」
「唯，須菩提！不能。」
「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無能與作護者。」
釋提桓因問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云何覺知夢法、幻法、熱時之炎法、響法、化法而不貢高？」
須菩提言：「拘翼！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念五陰，於五陰不貢高；至薩云若，亦不念亦不貢高；於夢法乃至化，亦不念亦不貢高。」
佛之威神，令三千大千國土諸四天王乃至首陀會天各持天上碎末栴檀遙散佛上。散已來詣佛所，頭面著地為佛作禮，却住一面。爾時諸四天王諸釋提桓因，諸梵天王及諸首陀會天，承佛威神各各意念：「今我曹等當請十方面各千佛使轉般若波羅蜜品。」諸四天王釋、梵諸尊天適作是念已，應時十方面各千佛應時悉現，皆說般若波羅蜜品；其弟子者亦如須菩提；其難問者皆如釋提桓因，亦如是問；與釋迦牟尼佛說般若波羅蜜等無差特。
佛言：「彌勒菩薩摩訶薩亦當於是處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亦當於是處說般若波羅蜜。是賢劫中當來諸佛，亦當於是處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亦當於是處說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以何事、以何象、以何意，彌勒菩薩摩訶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說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言：「彌勒菩薩摩訶薩成作佛時，亦不說五陰有常無常，亦不說五陰有苦有樂、有淨不淨、有我無我、好不好，亦不說五陰有縛有解，亦不說五陰有過去當來今現在；五陰常淨當說五陰常淨，乃至薩云若常淨當說薩云若常淨。」
須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羅蜜清淨。世尊！」
佛言：「以五陰清淨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以五陰清淨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五陰亦不生亦不滅、亦不著亦不斷，以是故五陰清淨。須菩提，虛空清淨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清淨，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虛空不生不滅、無所有，是故虛空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無所有，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虛空不可護持故，般若波羅蜜清淨如虛空事，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如虛空事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如虛空無二寂，以是事，般若波羅蜜清淨。」佛言：「如虛空無行，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無行，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以虛空無所行故，般若波羅蜜清淨。」佛言：「以虛空無所倚，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虛空無所倚，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如虛空無所累故，般若波羅蜜清淨。須菩提！以諸法不生不滅、不著不斷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世尊！云何諸法不生不滅、不著不斷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佛言：「以諸法常清淨故，般若波羅蜜清淨。」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習行中事者，是善男子、善女人終不病目，耳鼻無病，雖身有老終不久衰。隨其壽終，終時不亂身意安隱，終不毒病誤妄惡死。常有諸天隨侍擁護，諸四天王至首陀會天常皆隨護。善男子、善女人為法師者，若月十四日十五日說般若波羅蜜時，爾時諸天皆悉來會。善男子、善女人作是說般若波羅蜜時，所得功德不可復計、不可復稱量、不可思議。」
佛告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若六齋以說般若波羅蜜，時諸天來會，所得功德不可計量。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者極大珍寶。須菩提！於般若波羅蜜珍寶中，斷三惡趣、斷人中貧，施人天道、人道，使一切人得生大姓梵志、長者家，得生四王天上至三十三天；施人須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施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道。何以故？於般若波羅蜜中廣說十善事，於中學已，

便知有剎利、梵志、大姓長者，知有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便知有須陀洹道，聲聞、辟支佛道；便知有三耶三佛道；便知有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四無所畏；便知有六波羅蜜，知有內外空及有無空；便知有薩云若；以是故名為珍寶度，名為般若波羅蜜。於珍寶度中，亦無生者亦無滅者，亦無著者亦無斷者，亦無取者亦無棄者。所以者何？亦無有法有生滅者、有著斷者、有取放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無有善法亦無惡法，亦無道法亦無俗法，亦無漏不漏，亦無有為法亦無無為法。以是故，須菩提！珍寶波羅蜜無所倚。是珍寶波羅蜜無有法能染者，無有法能逮者。所以者何？不可得法與相近者，是故無能染者。」

佛告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若不作是知、不作是念、不作是倚、不作是戲，為行般若波羅蜜，為念般若波羅蜜，為禮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從佛國至佛國，供養承事禮敬諸佛，教化眾生、淨佛國土。須菩提！是般若波羅蜜，無有法可見者、無有不可見者，亦不取亦不放，亦不生亦不滅，亦不著亦不斷，亦不增亦不減，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亦不使欲界過亦不使住，亦不使形界過亦不使住，亦不使無形界過亦不使住，亦不與人六波羅蜜亦不教人棄，亦不與人內外空及有無空亦不棄，亦不與人三十七品亦不棄，亦不與人十力及十八法亦無所棄，亦不持聲聞、辟支佛上至薩云若有所與亦不使棄。

「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亦不持羅漢法有所與亦不棄凡人法，亦不持辟支佛法有所與亦不棄羅漢法，亦不持佛法有所與亦不棄辟支佛法，亦不持佛法有所與有所棄。須菩提！般若波羅蜜，亦不持無為法有所與亦不棄有為法。何以故？有佛無佛法性住如故。法性者則是法身，亦不以忘住亦不以損住。」

是時諸天眾於虛空歡喜踊躍大笑，持天憂鉢羅華，拘勿投華，分陀利華而散佛上。俱發聲言：「我等今於閻浮提再見法輪轉。所以者何？無央數天子於空中得無所從生法忍故。」

佛告須菩提：「轉法輪亦不二亦不一。般若波羅蜜者，亦不為法故轉，亦不有所為故不轉，以有無空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有無空故，般若波羅蜜有所轉、有所逮？」

佛言：「六波羅蜜空，以六波羅蜜空空。內外空，以內外空空。及有無空，以有無空空。三十七品空，以三十七品空空。十力空，以十力空空。佛十八法空，以十八法空空。聲聞、辟支佛空，以聲聞、辟支佛空空。薩云若空，以薩云若空空。」

須菩提白佛言：「般若波羅蜜所謂空者，是菩薩之大度。菩薩有般若波羅蜜一切空故，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亦無所逮覺而轉法輪，亦無有法可為轉者，亦不復轉還亦不見法。何以故？索

法可為轉者亦不可得，以諸法常無所有故。何以故？空、無相、無願亦無所轉、亦無所還者，般若波羅蜜有是教說、有是施設、有是分別分部、有是宣示分流。般若波羅蜜有是教者，如是為大清淨教。般若波羅蜜教，亦無說者、亦無受者、亦無取證者。若無說、無受、無證，如是為無般泥洹者。若無般泥洹者，於是教法中亦為無有尊祐福田。」◎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九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等品第四十五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無有底。」
答言：「虛空無有際故。」
「世尊！波羅蜜等。」
答言：「諸法等故。」
「世尊！波羅蜜寂靜。」
佛言：「常空故。」
「世尊！波羅蜜無能伏者。」
佛言：「諸法無所有故。」
「世尊！種種波羅蜜空。」
答言：「亦無字亦無身故。」
「世尊！波羅蜜空。」
答言：「呼吸出入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事行。」
答言：「無所覺無所行故。世尊。波羅蜜無有字。答言。痛想念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去。」
答言：「諸法無有來故。」
「世尊」
「波羅蜜無有等。」
佛言：「諸法無所取故。」
「世尊！波羅蜜消。」
答言：「以諸法常盡故。」
「世尊！波羅蜜不生。」
答言：「諸法無所生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為。」
答言：「無有作者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智。」
佛言：「智者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越。」
答言：「索生死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敗。」
答言：「諸法無有壞故。」

「世尊！波羅蜜如夢。」
答言：「夢中所有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如響。」
答言：「無有聞聲故。」
「世尊！波羅蜜如光影。」
答言：「面像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如炎。」
答言：「水流不可得故。」
「世尊！波羅蜜如幻。」
答言：「術事不可得故。」
「世尊！波羅蜜無著。」
佛言：「緒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不斷。」
答言：「無有緒故。」
「世尊！波羅蜜不出。」
答言：「無有窟故。」
「世尊！波羅蜜不戲。」
答言：「諸戲已滅故。」
「世尊！波羅蜜無貢高。」
答言：「諸貢高已滅故。」
「世尊！波羅蜜不動轉。」
答言：「法性住故。」
「世尊！波羅蜜無住。」
答言：「諸法審爾等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住立。」
答言：「諸法無念故。」
「世尊！波羅蜜寂。」
答言：「諸法想行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婬。」
答言：「婬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恚。」
答言：「無有恚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不癡。」
答言：「滅諸冥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垢。」
答言：「無有狐疑故。」
「世尊！波羅蜜非眾生。」
答言：「無有眾生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除。」
答言：「諸法無所處故。」
「世尊！波羅蜜兩際不滅。」
答言：「離於際故。」
「世尊！波羅蜜不破。」
答言：「諸法不受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批。」
答言：「度諸聲聞、辟支佛地故。」
「世尊！波羅蜜無所分別。」
答言：「諸法無有擇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限。」
答言：「諸法不可平相故。」
「世尊！波羅蜜虛空。」
答言：「諸法不可計故。」
「世尊！波羅蜜無常。」
佛言：「諸法壞敗故。」
「世尊！波羅蜜苦。」
答言：「諸法無有黨，與師子戰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我。」
答言：「諸法無所入故。」
「世尊！波羅蜜空。」
答言：「諸法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想。」
答言：「諸法無所出生故。」
「世尊！波羅蜜內空。」
答言：「內空不可得故。」
「世尊！波羅蜜外空。」
答言：「外空法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內外空。」
答言：「內外空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空空。」
答言：「空空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大空。」
答言：「諸法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至竟空。」
答言：「無為法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有為空。」
答言：「有為法空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常空。」
答言：「常空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有際空。」
答言：「無有際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所作事空。」
答言：「所作事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性空。」
答言：「有為性法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諸法空。」
答言：「內外空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自相空。」
答言：「自相寂故。」
「世尊！波羅蜜有無空空。」
答言：「有無空不可得故。」
「世尊！四意止波羅蜜。」
答言：「身痛意法不可見故。」
「世尊！四意斷波羅蜜。答言。善惡法不可見故。世尊。神通波羅蜜。」
答言：「四神足不可見故。」
「世尊！五根波羅蜜。」
答言：「五根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力。」
答言：「五力不可得見故。」
「世尊！波羅蜜覺。」
答言：「七覺意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道。」
答言：「八字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願。」
答言：「願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空。」
答言：「空事寂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無相。」
答言：「靜事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脫。」
答言：「八惟無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定。」
答言：「九次第禪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檀。」

答言：「妬嫉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戒。」
答言：「惡戒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羼。」
答言：「忍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惟逮。」
答言：「精進懈怠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禪。」
答言：「定以亂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慧」
答言：「惡智與慧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十力。」
答言：「諸法無有可伏故。」
「世尊！波羅蜜勇悍。」
答言：「通事慧不可見故。」
「世尊！波羅蜜分別智。」
答言：「一切慧無礙故。」
「世尊！佛法波羅蜜。」
答言：「過諸法故。」
「世尊！如來波羅蜜。」
答言：「所說無有異故。」
「世尊！波羅蜜自然。」
答言：「般若波羅蜜自然，諸法中得自在故。」
「世尊！佛法波羅蜜。」
答言：「諸法事阿惟三佛故。」◎

◎摩訶般若波羅蜜真知識品第四十六

爾時釋提桓因意念：「善男子、善女人聞般若波羅蜜過耳者，皆是過去佛時作功德人，為已與真知識相得。何況受持諷誦讀說行中事者，是人已更供養若干諸佛，能為人問、能為人解，今復受持般若波羅蜜，如其中教。善男子、善女人聞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者，其人已於若干百千劫中行六波羅蜜中事所致。」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深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不怯不懼，聞已便能受持諷誦行其中事，當視是輩菩薩當如阿惟越致。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甚深故，未能行六波羅蜜者終不能解。如是，世尊！若復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訾毀般若波羅蜜者，其人本以輕易般若波羅蜜已。所以者何？聞說深般若波羅蜜不信樂

故。未曾從佛及弟子眾聞行六波羅蜜所致，不聞內外空及有無空所致，不聞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所致。」
釋提桓因問舍利弗：「般若波羅蜜有何等奇特？新學菩薩聞深般若波羅蜜，云何解六波羅蜜？云何解內外空及有無空？云何解三十七品、十種力、十八法？」
釋提桓因語舍利弗言：「般若波羅蜜者有大名稱，諸不恭敬般若波羅蜜者，為不恭敬薩云若慧。」◎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拘翼！不恭敬般若波羅蜜者，為不恭敬薩云若慧。何以故？諸佛如來薩云若慧皆於中生。拘翼！善男子、善女人欲住薩云若者，當住般若波羅蜜；欲發道慧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善女人欲離諸習緒，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轉諸佛法輪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善男子、善女人欲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三耶三菩佛道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欲總持比丘僧者，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釋提桓因白佛言：「菩薩云何住六波羅蜜？云何習六波羅蜜？云何行般若波羅蜜，習內外空及有無空？云何行三十七品、四無所畏、十八法？」
佛告釋提桓因言：「善哉，善哉！拘翼！承佛威神乃能作是問如來、無所著、等正覺。」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住於五陰，如五陰不住者為習五陰；不住於眼耳鼻舌身意，不住於色聲香味細滑法，不住十二衰者為習十二衰；不住六波羅蜜者為習六波羅蜜；不住內外空及有無空者為習內外有無空；不住三十七品、四無所畏、十力至十八法者為習十八法。何以故？不見五陰有可住可習者，乃至十八法亦不見可住可習者。
「復次，拘翼！菩薩於五陰不合者為習五陰，乃至佛十八法不合者為習佛十八法。何以故？菩薩索過去五陰不可得見、當來五陰不可得見、現在五陰亦不可得見，乃至佛十八法亦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羅蜜甚深。」
佛言：「五陰如亦甚深。舍利弗！乃至十八法如亦甚深。」
「世尊！般若波羅蜜甚深，難持難受。」
佛言：「五陰難持難受故，般若波羅蜜難持難受；乃至十八法難持難受故，般若波羅蜜難持難受。」
「世尊！般若波羅蜜不可平相。」
佛言：「五陰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羅蜜不可平相；乃至十八法不可平相故，般若波羅蜜不可平相。」
佛告舍利弗：「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行深五陰，為行般若波羅蜜；乃至十八法深不行，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以五陰深為非

五陰，乃至十八法甚深為非十八法。」
佛言：「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行五陰難持難受，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若五陰難持難受者為非五陰；若十八法難持難受者為非十八法。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行不可平相五陰，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若五陰不可平相者為非五陰；乃至佛十八法不可平相者為非十八法。」
舍利弗白佛言：「般若波羅蜜甚深難解、不可平相，不當於新學菩薩前說是深般若波羅蜜，聞者或恐或怖，狐疑作礙不信不樂；當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說是深般若波羅蜜，聞是終不恐怖、終不疑閡，聞則信解。」
釋提桓因問舍利弗：「正使於新學菩薩前說深般若波羅蜜，有何等過？」
舍利弗語釋提桓因言：「若於新學菩薩前說者，便能恐怖、便能誹謗、便不得度脫、便受劇惡之罪，更倍久難乃能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釋提桓因問舍利弗：「頗有未受記前菩薩聞是深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者不？」
舍利弗言：「有聞是深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者，今受記前不久，不過更見一佛兩佛便受記前。」
爾時世尊告舍利弗：「如是，如是！若有聞深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者，當知是輩菩薩摩訶薩人發意已久、行六波羅蜜已久，供養諸佛，所行轉轉出於本所聞所行者上。」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者，我已解所言。世尊！若善男子、善女人發菩薩意者，若於夢中行六波羅蜜、若坐於佛座，當知是善男子、善女人不久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悉於夢中所作如是，當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久；何況行六波羅蜜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不疾成三耶三佛？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能奉行者，於善本功德為已成就，已曾供養過去無央數諸佛，為與真知識相得，受持諷誦般若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前不久，當知是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動轉。今現在信者亦當如是，甫當來信者亦復如是。世尊！譬如有人，若行百喻旬、若二百喻旬至四百喻旬，所經過處，飢饉賊寇梗涩劇難。遙見樹木若放牧之地，當知居家去是不遠，便自歡喜：『今我為得脫此諸難，不復恐畏、不復飢餓。』受持深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菩薩為已受記，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久。是菩薩不畏當墮羅漢、辟支佛地，是者則菩薩摩訶薩應成之兆。」
佛語舍利弗：「汝所說辯才者，皆是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譬如有人欲見大海，便發往趣大海不懈止，亦不見樹亦不見山，便作念言：『今近大海不久。』雖不見大海，於中生想言：『如我所見相，知我今至海不久。』世尊！菩薩摩訶薩當作是知，聞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者，雖不面於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前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劫數之記，然自知成三耶三佛不久。何以故？已得見般若波羅蜜受持諷誦故。世尊！譬如人見春天諸樹痱癗含氣，當知是樹枝葉花實將生不久。何以故？是樹先有瑞應故，閻浮提人見瑞應莫不歡喜者。世尊！菩薩得見聞般若波羅蜜，聞已受持諷誦念習行中事，當知是菩薩功德已成滿，已供養若干百千諸佛，逮前功德之所扶接，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天上諸天曾見諸佛，皆歡喜言：『前過去諸菩薩皆受記莂，瑞應亦如是。』世尊！譬如母人懷妊稍稍長大，坐起不安行步無便，氣力轉微食飲損少，臥起不寧稍稍覺痛，厭本所習皆受諸惱；異母人觀見瑞應，知是婦人今產不久。菩薩摩訶薩已作善本，供養若干百千諸佛，從久遠作行常與真知識相得，功德成就。菩薩摩訶薩行諸功德故，便得般若波羅蜜已，便受持諷誦習行中事如法住者。世尊！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莂終不復久。」

佛言：「善哉，善哉！舍利弗！汝乃作是問者，皆是佛事。」

須菩提白佛言：「甚奇甚特！世尊悉豫知菩薩所應。」

佛語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欲益眾生、安隱一切及天與人，欲以四事受行菩薩道者。何等為四？一者、施與，二者、仁愛，三者、利人，四者、同義。勸彼令行十善；自行四禪及四空定，勸彼使行四禪及四空定；自行六波羅蜜，勸彼令行六波羅蜜；以般若波羅蜜勸令人得須陀洹道，自於內不為勸人行羅漢、辟支佛道，自於內不為不受羅漢、辟支佛證，勸助無央數億百千菩薩令行六波羅蜜；自過於阿惟越致地，勸彼住阿惟越致地；自淨佛國土，勸彼淨佛國土；自具神通，勸彼修神通；自淨陀隣尼門，勸彼令淨陀隣尼門；自行具足辯才，勸彼令行辯才；自成就身相，勸彼令成身相；自成童真地，勸彼令修淨潔行地；自得佛十力，勸彼使行十力；自建薩云若，勸彼令建薩云若；自離諸習緒，勸彼令離習緒；自轉法輪，勸彼令轉法輪。」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普具足作功德，行般若波羅蜜，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世尊！菩薩摩訶薩念般若波羅蜜，云何當得具足？」

佛言：「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五陰有增有減，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得具足念，乃至薩云若亦不見有增有減；是為菩薩得具足念。復次，須菩提！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亦不見是法亦不見非法，亦不見過去當來今現在惡法善法，亦不見受記莂亦不見不受，

亦不見有為法亦不見無為法，亦不見三界，亦不見六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無所見；是故菩薩般若波羅蜜得具足念。何以故？諸法法之相法不壞空，無堅固侵誑之貌，法亦無生無壽無命故。」
須菩提言：「世尊所說不可思議。」
佛語須菩提：「以五陰不可思議故，所說不可思議；六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不可思議故，所說不可思議。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五陰不可思議則知具足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知不可思議則具足知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深般若波羅蜜，誰當信解者？」
佛言：「菩薩久行六波羅蜜多，作諸善本，已供養過去無央數諸佛，已與真知識相隨者，是輩菩薩乃信解深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薩行六波羅蜜、作諸善本以來幾時？供養若干佛與真知識相得？」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不有名五陰，不分別五陰，亦不以想有名分別五陰，亦不有名分別五陰有實，及諸六情、三界、六波羅蜜、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道慧及薩云若，亦不有名分別，亦不以想有名分別有虛有實。何以故？須菩提！以五陰不可思議，乃至薩云若亦不可思議。以是故，菩薩摩訶薩久行六波羅蜜多，作諸善本與真知識相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甚深。以五陰甚深故，般若波羅蜜甚深。以薩云若甚深故，般若波羅蜜甚深。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珍寶之積聚，是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寶之積聚，亦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寶之積聚，亦是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四等、四空定、五神通、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薩云若，乃至諸法寶之積聚。世尊！般若波羅蜜者是清淨之積聚，以五陰清淨乃至薩云若清淨故。世尊！深般若波羅蜜甚可奇怪，於是中云何而有留難？」
佛言：「有是有留難。善男子、善女人欲書是般若波羅蜜者當疾疾書之，若欲受持、若欲諷誦、若欲守行者亦當疾疾為之。所以者何？或未受書行之頃能有留難。善男子、善女人若能一月書成者，若二若三若四若五若一歲成者，要當書持受之諷誦學習，若一月書成持學受者亦當竟之，若至一歲亦當竟之。所以者何？多於珍寶中起諸因緣有留難故。」
須菩提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羅蜜，有書持學諷誦守行念中事者，諸魔波旬常念欲斷絕之。」
佛語須菩提：「正使波旬欲斷絕者，會不能斷絕，令不守行書持學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何誰恩，令魔波旬不能斷絕學深般若波羅蜜者？」

佛告舍利弗：「是佛之事，令魔波旬不能斷絕。亦復是十方諸佛之恩，擁護是菩薩受持般若波羅蜜者，令魔波旬不能斷絕。所以者何？舍利弗！菩薩受持般若波羅蜜為佛所護持者，天魔波旬終不能斷絕、為作留難。何以故？舍利弗！諸有菩薩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念諷誦者，諸佛之法當應擁護，令魔波旬不能中道令有留難者。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念：『我今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者，皆是諸佛事。』」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者，皆為佛恩之所護持。」

佛言：「如是，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十方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頗知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念諷誦者不？頗持佛眼頗知頗見不？」

佛告舍利弗：「諸有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諷誦行者，十方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已見已知諸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諷誦行者；當知是人今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久。舍利弗！若復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諷誦守習行如中事，愛樂供養般若波羅蜜名花、擣香澤香雜香、繒綵花蓋幡幢。所有作是供養者，諸佛以天眼悉見是善男子、善女人已。是善男子、善女人有書持般若波羅蜜奉行學者，得最大福、得大功德，為得最行。善男子、善女人持善本功德，終不墮惡趣至阿惟越致，終無有離諸佛、六波羅蜜時，終不離內外空及有無空時。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離三十七品、佛十八法時。舍利弗！如來去之後，是般若波羅蜜當在南方，南方諸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亦當受學書持是深般若波羅蜜，持是功德，終不至惡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以奉行六波羅蜜、明六波羅蜜已，當復供養承事諸佛，承事之後當以三乘而得度脫。舍利弗！般若波羅蜜所在方面、所至到處，四輩學士亦當受持是深般若波羅蜜書持諷誦，持是功德不至惡趣，受天上人中之福。亦當復奉行六波羅蜜、明六波羅蜜已，當復供養承事諸佛，承事之後以三乘法而得度脫。舍利弗！是般若波羅蜜當轉北去，北方四輩亦當復受書持諷誦行深般若波羅蜜，持是功德不生三惡趣，受二道之福，亦當奉行六波羅蜜，亦當承事諸佛世尊，復以三乘而得度脫。舍利弗！深般若波羅蜜是時當行佛事。所以者何？舍利弗！我泥曰後法欲盡時，我已豫知是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深般若波羅蜜者。我復知是善男子、善女人盡意供養般若波羅蜜，所有名香繒綵華蓋，持是功德不墮三惡趣，受二地之善福，行六波羅蜜供養諸佛，以三乘法而得度脫。何以故？舍

利弗！如來已見是輩人、已稱譽是人，我已署是人所在；十方現在諸佛亦復稱譽，亦見是人，亦署是人已。」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後當普在北方耶？」
佛言：「如汝所說。乃後世時善男子、善女人受學書持行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人久發大乘意已，更供養若干諸佛，作諸善本。」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後北方面當有幾所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解者？」
佛告舍利弗：「後北方世雖多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者，少有成大乘者耳。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聞說深般若波羅蜜，不難不厭而不恐怖。所以者何？善男子、善女人已為見佛，已從諸佛聞深法已。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已為具足六波羅蜜，為已具足內空、外空及有無空，已為具足佛十八法、三十七品。是善男子、善女人多作諸功德，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一切眾生故。舍利弗！我為是善男子、善女人說薩云若慧；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復說應薩云若慧。諸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皆為生老病死故，亦復為彼說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諸慧之事。是善男子、善女人從小至竟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魔及魔天終不能壞，何況其餘有惡行者而欲誹謗深般若波羅蜜？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深般若波羅蜜者，便得最妙歡喜，立多所人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我為菩薩時亦復作是誓：『我等亦當立無央數眾生勸令行菩薩道，我等亦當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動轉記。若有菩薩發意者，我代歡喜；諸有勸人使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我亦代歡喜。』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為已於過去諸佛前作是誓已，今復於我前誓願眾生：『我當饒益安隱眾生，我當勸助一切眾生立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使不動轉。』所以者何？過去諸佛亦復代諸發意菩薩作是誓者，代其歡喜。舍利弗！我代歡喜者善男子、善女人，亦為復欲安隱一切，勸助眾生使立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離於六衰、得淨妙行。已自清淨，復以淨施；淨妙施已，便受淨妙功德之福；受淨妙福已，復為眾生故分別內外所有，令眾生得淨妙福；持是功德遍至十方諸佛國土說般若波羅蜜處而得聽受；聞受已，亦復於彼勸發眾生，令立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
舍利弗白佛言：「甚奇，世尊！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過去當來今現在之法，無所不知眾生之行，無事不知，乃復知諸當來過去現在佛事、眾僧之事。或有善男子、善女人得六波羅蜜欲諷誦受，或意進退便不能得學六波羅蜜。若善男子、善女人求六波羅蜜意不進退、精進不懈，便能一時具足六波羅蜜。」

舍利弗白佛言：「善男子、善女人如是行者便得深經，為應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如是深經者為應般若波羅蜜。何以故？用能勸助安立眾生，令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故。舍利弗！是善男子、善女人於六波羅蜜不捨生老病死，精進不怠如般若波羅蜜教，淨佛國土、教化眾生，令立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志，終不懈怠。」

摩訶般若波羅蜜覺魔品第四十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歎說是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行六波羅蜜者，攝取佛國、教化眾生，其德乃爾。是善男子、善女人云何而趣斷絕留難？」
佛告須菩提言：「辯不即生者，當知魔事。」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辯不即發知是魔事？」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六波羅蜜久久乃成。以是故，菩薩辯不即生，當知魔事也。須菩提！菩薩辯才卒起，亦是魔事。」
「世尊！何以故辯才卒起復是魔事！」
佛言：「是菩薩行六波羅蜜卒起辯事。所以者何？學無本末，辯起咄卒不能究竟，是故當知魔事。菩薩書是經時轉相形笑，志亂不定，眾意不和，如是菩薩則為魔事。書是經時意自念言：『我不得是經中滋味。』便捨而去，當復知是魔事。須菩提！說是經時若受持之，貢高綺語隱置他人者，復是魔事。受持諷誦學是經時，各自貢高轉相形笑。菩薩當覺是為魔事。須菩提！受是經時，各各志亂意不和同者，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不得經中滋味便棄捨去，當覺魔事？」
佛言：「是輩菩薩未曾習行六波羅蜜，不聞般若波羅蜜，自生意念言：『我無有記莂於六波羅蜜。』以是故，聞般若波羅蜜不喜樂悅便棄捨去，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世尊！云何菩薩言：『我無記莂。』不樂便去？」
佛言：「未得菩薩道者，終不記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莂。是故言：『我無有莂於六波羅蜜。』便棄捨去。當知是為菩薩魔事。若有菩薩意念言：『我鄉里不聞般若波羅蜜，及所生處亦不聞是。』復棄捨去，不復欲學般若波羅蜜。意轉一念輒却一劫，隨其轉意多少之數當更乃爾所劫。甫當復更學餘經，不住薩云若亦不至薩云若。是輩菩薩為棄其根而攀枝條，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須菩提言：「世尊！何等經不從薩云若中出，而欲學誦餘經？」
佛告須菩提：「聲聞所應三十七品法及三脫門，善男子、善女人住是中，求取須陀洹道，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道，不取薩云若，

然自作礙。須菩提！是為捨本攀枝者。所以者何？是菩薩亦復出生於般若波羅蜜中，般若波羅蜜者亦出道法、俗法。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者，亦當學道法、亦當學俗法。譬若有狗得大家所食不肯食之，得使人之食而更食之。須菩提！當來有學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更棄捨去，反攀枝條。須菩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復次，須菩提！譬如有人欲得見象，得象捨去，反求象跡。於意云何，是人為黠不？」

須菩提言：「為不黠。」

「當來之世有行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反棄捨去，更學聲聞辟支佛經法。於意云何，是菩薩為黠不？」

須菩提言：「為不黠。」

佛言：「是菩薩當覺魔事。須菩提！譬如有人欲見大海，已見捨去，反觀牛跡之水。便言：『海之大小，孰愈於此。』於意云何，是人為黠不？」

須菩提言：「世尊！為不黠。」

佛言：「當來有學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亦棄捨去，反學聲聞辟支佛經法，於中受學諷誦。須菩提，是輩菩薩當覺魔事。須菩提！譬如工匠，欲以揆則日月殿舍之模，豎立安造作釋之殿。於意云何，彼匠雖巧，寧能作不？」

須菩提言：「世尊！此事甚難，非是凡夫世愚之士所能作者。」

佛言：「當來之世有行菩薩道者，得學深般若波羅蜜，中道而棄捨去，更於聲聞，辟支佛經法中欲以具足薩云若薩云若事。於意云何，是人寧能成薩云若不？」

須菩提言：「所不能成。」

佛言：「是菩薩當覺魔事。須菩提！譬如有人欲見轉輪聖王，見已反觀小王，諦熟視之。便言：『聖王之體與此何異。』是人為黠不？」

須菩提言：「世尊！為不黠。」

佛言：「當來有少德之人學菩薩道者，得聞深般若波羅蜜，學持守行中道捨棄，更受羅漢、辟支佛經法。復言：『我當於中具薩云若。』於意云何，是菩薩為黠不？」

須菩提言：「世尊！為不黠。」

佛言：「是為菩薩魔事。譬如飢人得百味食，更念欲得六十味食，捨百味去食六十味。於意云何，是為黠不？」

須菩提言：「世尊！為不黠。」

佛言：「當來有學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棄捨去已，更於聲聞、辟支佛經法中求薩云若。是菩薩為黠不？」

須菩提言：「為不黠。」

佛言：「是為菩薩魔事。譬如士夫得無價摩尼寶已，反比水精。於意云何，是為黠不？」
須菩提言：「世尊！為不黠。」
佛言：「當來有學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已更棄捨去，反持比聲聞、辟支佛經法，於聲聞、辟支佛經法中欲得薩云若。寧為黠不？」
須菩提言：「為不黠。」
佛言：「是為菩薩魔事。復次，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般若波羅蜜已，於中他因緣起便不得書，或復有色聲香味細滑法之留難，或復有檀波羅蜜留難、尸波羅蜜留難、羼波羅蜜留難、惟逮波羅蜜留難、禪波羅蜜留難，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皆為作留難。何以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非是留難，不可思議亦非選擇，不生不滅、不著不斷，無礙、非見、非行、非猗。所以者何？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無是象法。若有菩薩書是經時，若有是輩留難事者，當知是為魔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可得書耶？」
佛言：「不也。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其實不可見，至檀波羅蜜實不可見，乃至薩云若亦不可見。諸所有者皆不可見。何以故？無所有故。無所有者，不可書也。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作是念言：『是深般若波羅蜜無所有者。』是為菩薩魔事。」
須菩提言：「世尊！諸行菩薩道者，書是深般若波羅蜜經字已，入是字中，便言：『我書般若波羅蜜。』世尊！是六波羅蜜無有字法。所以者何？六波羅蜜無有文字，五陰亦無有文字，乃至薩云若亦無文字。世尊！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從六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作無文字入般若波羅蜜者，亦是菩薩魔事。」
「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書般若波羅蜜時，若起想念郡國縣邑丘聚村落，若聞父母所尊之聲意念父母，若念兄弟姊妹，若念兵賊婬欲之事。作是念已，復生餘念。魔波旬復益其念，作是留難，欲令中斷使不書持。須菩提！是為菩薩魔事。若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書持般若波羅蜜時，若供養事起——衣被財利、飲食床臥、病瘦醫藥——言：『我書般若波羅蜜故，得是供養。』於是樂者，當覺魔事。須菩提！書是經時，魔波旬於菩薩前說種種異深經之事。菩薩有漚恕拘舍羅者，不受魔所說。何以故？是經不能令人至薩云若故。須菩提！若是菩薩無漚恕拘舍羅意者，聞深般若波羅蜜便欲捨去。」
佛言：「我廣為諸菩薩說漚恕拘舍羅事，欲得漚恕拘舍羅事者，當從深般若波羅蜜中索之。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乘者，捨

深般若波羅蜜，欲從聲聞、辟支佛經法中求漚惒拘舍羅。須菩提！當知是為菩薩魔事。」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一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不和合品第四十八

佛告須菩提：「有人樂聽樂受般若波羅蜜；為法師者身體疲極不能所說；當覺魔事。」

佛言：「若法師者身體安隱欲有所說；而受法者著餘因緣各自罷散；當覺魔事。須菩提！受經之人欲書般若波羅蜜；為法師者欲有所至；是為魔事。為法師者欲得供養床臥飲食、病瘦醫藥、所有衣被；受經之人少欲知足寂無與心；便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法師之人少欲知足守戒不貪，志常精進樂在禪定；受經之人不知厭足貪求供養；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法師之人阿練寂晏行十二法；受經之人不能宴坐，又不奉行十二法事。須菩提！受經之人持十二法能獨宴寂；為法師者永無此志；兩不和合，不得書學，是為魔事。須菩提！受經之人精進有信、奉戒如法，樂般若波羅蜜；為法師者多欲犯律不能守戒。須菩提！為法師者精進信樂、奉律禁戒，行般若波羅蜜；受經之人多有所毀犯戒違律；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無所貪求，好喜施與，志願廣普；受經之人多求有欲貪恪愛惜，志礙意狹；兩不和合。須菩提！若受經之人更無所欲，好施不貪，志願無礙；為法師者反更貪求無有止足，志意狹小；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受經之人欲供養與為法師者所有之具；為法師者不肯受之，不得學持般若波羅蜜。須菩提。為法師者悕望供養衣服所有；受經之人更廉潔守節不慕利養，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明於經道勇辯智猛；然受經者闇塞遲鈍志不時寤。須菩提！受經之人志明意達智辯纖寤；為法師者貪闇不達，而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明十二部經，次第解說無所乏短；受經之人不知次第、未了逆順。須菩提。若受經者明解次第，解十二部經知逆順事；為法師者更不能了；志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具足六波羅蜜；受經之人不能具足。或受法者具足六波羅蜜；為法師者更不具足。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具足六度，兼有漚惒拘舍羅；受經之人既無六事，復無漚惒拘舍羅；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得陀隣尼；受經法者無。若受法者得陀隣尼；為法師者無。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受經之人欲書般若波羅蜜以為經卷；為法師者而不肯與。為法師者適欲與經；受法之人不欲書寫。亦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為法師者五陰蓋所見纏

裹；受經之人無有覆蓋志不和合。若受經者迷於五蔽；為法師者陰蓋已盡。兩不和合，是為魔事。須菩提！書是般若波羅蜜時，或有人來說三惡趣苦難之劇，語其人言：『我能使卿離勤苦事，用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學為？』是為魔事。須菩提！書般若波羅蜜、若欲說時，反有人來稱譽天上欲天快樂，五欲自恣飲食服御伎樂自然，色天所有以禪為樂為食，無色天以寂為食為樂。從四王天至無有思想無有思想慧天，三界雖樂，是亦無常、苦、空、無我，皆當滅盡不得久立，不如更受羅漢、辟支佛法，莫樂三界受是生死；是為菩薩魔事。為法師者欲得寂志獨處；其受經法者多將人眾樂在憒鬧。若法師者意樂人眾；而受經者更樂寂獨。亦不和同，當覺魔事。若法師者意樂人眾多畜弟子；受經之人不同比輩欲得獨爾。若受法者欲樂多輩；法師欲寂。亦不和合，是為魔事。為法師者而自尊重欲得恭敬；受經者慢意無恭敬。若法師者無欲於時不喜順敬；然受法者好行恭敬。亦不和合，是為魔事。若法師者書般若波羅蜜時意欲受取；受經之人永無與心。意不和合，是為魔事。若受經者書般若波羅蜜時，念欲轉從般若波羅蜜，於中起意欲得財利；是為魔事。若法師者欲至危命穀貴之處；受經者不樂不能隨從。亦不和同，是為魔事。法師之人欲至豐樂穀賤之處；其受經者皆悉樂從。法師中道更作留難：『汝輩但欲貪於供養欲隨我取，不知前至當得與不？』其受經者見發遣相稍稍還去；是為魔事。若法師者語受經法者言：『我欲所至，道過空澤，彼有盜賊野人獵師，又多虎狼蛇虺毒蟲。汝能隨我忍此苦不？』受法者聞，意不喜樂不能隨去。作是罣礙不得書成學受是經，是為魔事。法師之人曾所教授數往之處，其受法者欲隨詣彼中道。法師語受經者言：『今我暫當有所經過，卿且還去。』受經者愁憂不得隨從，不聞不得受持般若波羅蜜，是為魔事。

「復次，須菩提！彼魔波旬意常計念，欲作沙門被服，常欲壞亂，不欲令有書持諷誦學般若波羅蜜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波旬何以故常作沙門被服壞敗，不欲令人有受學般若波羅蜜者？」

佛語須菩提：「波旬作沙門被服，欲敗壞別離學般若波羅蜜者。復語人言：『案我經中教法，觀卿經中事，非般若波羅蜜。』須菩提！未受記前聞是說者便有狐疑，適有疑意便不復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是為菩薩魔事。須菩提！波旬復作比丘形像，語學般若波羅蜜者言：『善男子、善女人有學諷誦受持般若波羅蜜者，得真際之證，得須陀洹、羅漢、辟支佛道。』作是留難事，便不復學受書持般若波羅蜜；是為魔事。須菩提！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時，多有魔事起欲令斷絕。是故，須菩提！當覺魔事。」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云何當覺魔事、遠離魔事？」
佛語須菩提：「其事但像類六波羅蜜，有覺是者，是則為護，遠離魔事。菩薩常當遠離羅漢、辟支佛所應行經法，當遠離之。
「復次，須菩提！波旬於菩薩前說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至三脫門，是為羅漢所得道事；是為魔事。波旬復化作如來身金色光相來至菩薩所，令諸菩薩起想。起想者，於薩云若則為耗減；當知是為魔事。須菩提！波旬復作佛形像，諸比丘眾相隨，到是善男子善女人所。是善男子善女人便起想言：『當來之世令我得身，諸弟子眾於中說法亦如今日。』作是想者，於薩云若則為耗減。波旬復化作無央數百千菩薩行六波羅蜜者，於是善男子善女人前。見已復於中起想。起想者，則為耗減薩云若；是為魔事。何以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無有五陰，乃至於道亦無所有。無有五陰、無有道者，亦無佛法及弟子眾。所以者何？諸法盡空，無所有故。須菩提！善男子、善女人書是般若波羅蜜時、若諷誦讀，多有起因緣。譬如閻浮提大長者家，多有金銀真珠琉璃上妙珍寶，多有憎嫉者。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諷誦般若波羅蜜者，多有憎嫉而欲壞者。」
須菩提言：「如是，世尊！多有魔事多憎嫉者。何以故？愚癡少智之士為魔所使，專行斷壞受學般若波羅蜜者。是輩壞法之人，意終不復在是妙法之中。」
佛言：「如須菩提所言，是愚癡之士為魔所使，專行敗壞。是輩愚癡壞法之人，新學、適聞法所致，不作功德，善本不多所致，未與真知識相得所致，不供養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致。須菩提！若書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說受行守時，無有留難魔事不起，無此難者便能具足六波羅蜜，至薩云若亦無有難。若有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諷誦般若波羅蜜者，便具足五波羅蜜及薩云若已；當知是為佛事。若復具足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及十種力，具足薩云若者；當知是亦為佛事。十方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以佛事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十方現在諸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亦復擁護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亦復勸助之。」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品第四十九

佛告須菩提：「譬如母人一一生子，從一數至于千人。母中得病，彼諸子等各各求救療治，所進寒溫燥濕，將育所宜令母安隱。所以者何？長我曹等得見日月，我不孝養永不報恩。如是，須菩提！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常以佛眼視行般若波羅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羅蜜者為世間之大明也。十方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以佛

眼常視行般若波羅蜜者。何以故？深般若波羅蜜者生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使得見薩云若慧。以是故，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常等視行般若波羅蜜者。諸如來五波羅蜜者亦生是中，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皆於中生，十力、十八法、薩云若亦皆於中生，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三耶三佛道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皆從深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自致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書持受學般若波羅蜜者，諸佛常以佛眼視是輩行般若波羅蜜者，諸佛常擁護之使不動轉，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令不耗減。」

須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說，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之母，為世間之大明。世尊！般若波羅蜜云何是菩薩之母？云何是世間之大明？云何出生諸佛？云何為示現世間明？」

佛告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生佛十力及十八法，生薩云若。如來示現是諸法已具，是故諸如來從般若波羅蜜生世間者，謂如來說五陰。」

「世尊！云何深般若波羅蜜示現五陰？」

佛言：「般若波羅蜜亦不生，五陰示現亦不滅。五陰示現亦不著亦不斷，亦不增亦不減，亦不持亦不捨，亦不過去當來今現在。何以故？空、無相、無願亦不成敗示現，亦不現有為亦不現無為，亦不示現無所生亦不示現無所有，亦不示現實諸法。如是不示現成敗，須菩提！是為般若波羅蜜示現世間。須菩提！般若波羅蜜亦知一切眾生意行，般若波羅蜜不知眾生之處，亦不知諸陰六情之處，乃至薩云若亦不知處。須菩提！是為深般若波羅蜜示現世間。深般若波羅蜜者亦不示現五陰，乃至薩云若亦不示現。何以故？深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深般若波羅蜜，何況當見五陰，乃至薩云若當有所見？須菩提！所謂名眾生，欲界、形界、無形界是。普世及十方眾生亂意定意，如來悉知，復知一切無央數事。須菩提！云何如來悉知眾生餘無數事？以法故。有亂意無亂意，如來悉知。以何等法知眾生亂意定意？」

佛告須菩提：「法尚不可得見，何況欲得眾生有亂有定？以是故知。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知眾生意有亂有定。云何而知？以無常故知，以脫故知，以寂故知，以盡故知。是故知有亂有定。

「復次，須菩提！如來知眾生有婬怒癡者盡知。」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悉知？」

佛言：「知婬怒癡所有意為非婬怒癡意。何以故？所有及念不可見故，何況當有婬怒癡而可得者？以是故，如來悉知。須菩提！如來復知眾生無婬怒癡意者悉知。何以故？知所可知無婬怒癡意，意亦

非有意。何以故？兩意不合故，是故如來悉知。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意，有廣大者悉知。云何悉知？須菩提！如來亦不廣大眾生意、亦不狹眾生意，亦不增眾生意、亦不減眾生意，亦不來眾生意、亦不遣眾生意。何以故？意不可得進退故，以是故悉知。

「復次，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有大意者。何以故知？以眾生意無來無往、無生無滅、無住無變，以是故知。

「復次，須菩提！如來以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意無有限。云何悉知？須菩提！亦不見眾生意有增有減、有所住止。何以故？以眾生意無有窟、不可見故，以是故知。

「復次，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意不可見。云何悉知？以眾生意，意無有形、無所有故悉知。

「復次，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意不可觀。云何而知？須菩提！如來以五眼悉見眾生意之對故，以是故知。

「復次，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屈申 卷舒。云何而知？須菩提！眾生意之屈申 卷舒者，皆出五陰窟之所生生。不知五陰，但知出息入息有我及世，但知是事，其餘不識。不知五陰亦復不知出息入息，但知有我及世，其餘不識。身則是命，命則是身；是身非命，是命非身。是故，須菩提！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知眾生屈申 卷舒。須菩提！佛知五陰。云何知？知五陰如、知如如、知無作如、知無相如、知無進如、知無戲如、知無我如、知無猗如。是故，須菩提！如來以眾生之如屈申 出入五陰之如。如五陰如者，是諸法之如；諸法之如者，則六波羅蜜如；六波羅蜜如者，則三十七品如；三十七品如者，則十八空如；十八空如者，則八惟無禪、九次第禪如；八惟無、九次第禪如者，則佛十力如；十力如者，則四無礙慧、四等心、四無所畏、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如；十八法如者，則薩云若慧如；薩云若慧如者，則一切諸善法惡法、道法俗法、有漏無漏之法如；此諸法如者，則過去當來今現在之如；去來今如者，則有為無為法如；有為無為法如者，則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之如；羅漢如者，則辟支佛如；辟支佛如者，則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之如；三菩如者，則是道如；道如者，則如來之如；如來如者，則是一如，亦不可壞、亦不可別、亦無有盡、亦無有二，不可令異。須菩提！是則諸法之如。如來因般若波羅蜜悉皆逮覺諸法之如。須菩提！是般若波羅蜜者，則諸如來之母，則是世間之大明。是故，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悉知諸法之如。爾，非不爾，無能令不爾；悉知諸如、諸爾。以是故，諸佛世尊名曰如來。」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之如及爾非不爾，甚深甚深。世尊！因如分流道化，如佛所說甚深之法，誰當解者？唯有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漏盡羅漢乃能解之耳。」
佛語須菩提：「無盡之如者，是誰無盡之如？則是諸法無盡之如。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說是諸法之如。」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相品第五十

爾時三千大千剎土諸欲天子、諸色天子，持諸名花名香而散佛上，作禮却住，各白佛言：「世尊！所說般若波羅蜜者，甚深甚深。何等是般若波羅蜜相？」
佛告諸天子言：「深般若波羅蜜者，空則是相，無相、無願相、無行之相、無生滅相、無著無斷相、無所有之空相、無所依相、虛空之相。諸天子！般若波羅蜜甚深如是。如來者，為世俗故，亦不為道、不為滅盡。諸天子！是相者，諸天、龍、鬼神、世間人民所不能作，無能長養者。所以者何？諸天、龍、鬼神及世間人民亦是相也。是故相相不相長養，相相不相識。相亦不識無相，無相亦不識相。相以無相，是二皆空，無能成者、無能答者、無能識者。諸天子！是相者，非五陰所作，非六波羅蜜所成，亦非內外空及有無空所作，亦非薩云若所成。諸天子！是相者，亦非人亦非非人，亦非漏亦非不漏，亦非道亦非俗，亦非有為亦非無為。」
爾時佛告諸天子：「若有人問：『是虛空是何等相？』云何，諸天子！是人所問為等問不？」
諸天子言：「世尊！為不等問。所以者何？虛空無有相、無有作者。」
佛告諸欲天子、諸色天子言：「有佛無佛，相體性常住。以如來如實逮覺相性故，名為如來。」
諸天子白佛言：「如來所逮覺相甚深。如來從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礙之慧住於相，聚於般若波羅蜜。甚奇，世尊！深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藏。於是藏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於是藏中作行，逮諸法相、逮五陰相、逮薩云若相。」
佛告諸天子：「色者形之相，所更者覺之相，所受者想之相，善惡者行之相，所知者識之相。如來以無所受相故，逮得正覺。無所愛惜者為檀波羅蜜相，無所腐敗者尸波羅蜜相，不起恚意者羼波羅蜜相，無能伏者惟逮波羅蜜相，合聚眾事者禪波羅蜜相，所聞即覺即知者般若波羅蜜相。如是，諸天子！無所受相，是故如來得逮正

覺。四禪、四等、四空定者則無恚之相，如來不以是相得逮正覺。得出三界者是三十七品之相，如來不以是相逮得正覺。苦相者無願脫門是，寂相者則空是，淨相者則無相是，如來不以是相逮得正覺。寂相者無所起是，無所共相則十八法是，如來不以是相逮得正覺。露現相者則薩云若是，如來不以是相逮得正覺。如是，諸天子！如來不以諸法相逮得正覺法，是故如來名為無礙慧。」

於是佛告須菩提言：「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母；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如來世間之大明。如來依是法而得有所作，以是故諸如來尊敬禮事是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佛如來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是故如來之所報恩。須菩提！其報恩者無過如來。

「復次，須菩提！云何如來為知恩？云何為報恩？如來所可乘來法，所可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法，逮守持是所乘來法，恭敬承事作禮。須菩提！是為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所知恩、之所報恩。

「復次，須菩提！如來之所逮法者，亦無作者，作者不可見故。如來盡逮是法，得無作法者，是為無諍法。須菩提！如來知恩報恩，因般若波羅蜜於無作之法得逮覺法。

「復次，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行般若波羅蜜故，逮諸善法而無所逮；是故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之母，為世間之大明導。」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無所知、無所見、無所出生。云何般若波羅蜜是佛之母？云何生如來？云何為世間之大明導？」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一切諸法無知無見。云何無知無見？以一切諸法空故，無所有、不堅固、無所生。以是故，一切諸法無所出生。

「復次，須菩提！諸法無知無見。云何無知無見？以諸法無所入、無所著故。以是故，般若波羅蜜是如來母、世間之導。不見五陰，是故為導；乃至薩云若亦無所見，是故為導。以是故，般若波羅蜜是諸佛母、世間之導。」

須菩提問佛言：「世尊！云何不見五陰為世間導？」

「須菩提！不以五陰因緣起識者，是為不見五陰。不以薩云若起想者，是為不見薩云若。以是故，般若波羅蜜諸如來母、為世間導。

「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云何是如來之母、為世間導？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現世間空。云何示世間空？示五陰空、十二衰、十八性，現世間十惡之法；從癡有愛十二因緣，示吾我根本；六十二見，示世間空；四禪、四等及四空定，示世間空；三十七品、六波羅蜜、內空、外空及有無空，示世間空；有為無為之性、十種

力、佛十八法、示世間空；至薩云若，示世間空。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之母、世間明導。
「復次，須菩提！如來以空示於世間，以空念世間，知世間空。以是故，般若波羅蜜諸佛之母、為世間導。
「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示現如來示世間空。示何等空？現五陰空、十二衰空、十八性空，現薩云若空。是故般若波羅蜜，諸佛之母、為世間導。
「是故，須菩提！示現如來示現世間不可思議，示現五陰不可思議，乃至薩云若示世間不可思議。
「復次，須菩提！深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世間之寂。示現何等寂？示現五陰寂及薩云若寂。以是故，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世間之寂。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世間常空。示何等空？從五陰至薩云若，示現世間常空。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世間所有空。示何等空？從五陰乃至薩云若，示世間所有空。
「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所有無所有空，從五陰乃至薩云若所有無所有空。
「復次，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示現如來、世間之滅。示何等滅？從五陰至薩云若，是為世間滅。以是故，般若波羅蜜為如來母、世間之導。般若波羅蜜示現世間無有今世後世之想。何以故？是法無有今世後世之相。」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為大事興，為不可思議事興，為不可稱量事興，為不可限事興，為無有與等事興。」
佛言：「如是，須菩提！是為大事、不可思議事興。」
「云何為大事興？」
答言：「須菩提！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救護一切眾生故，不捨眾生。」
「云何為不可思議事興？」
「諸佛事、自然、薩云若不可思議，是故般若波羅蜜為不可思議事興。」
「云何為不可稱量事興？」
佛告須菩提：「一切眾生受身有識，無有能知稱量佛事及自然、薩云若者。」
「云何為不可限事興？」
「須菩提！佛事不可限，如來事亦無有限。一切無有與如來等者，況欲出其上？是故般若波羅蜜、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為無有限事興。」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佛事、如來事、自然事、薩云若，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為不可限耶？」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是佛事、自然事、如來事、薩云若事，不可思議、不可稱限。」◎
◎佛語須菩提：「五陰乃至薩云若，不可思議、不可稱限。須菩提、諸法之法，索意以想亦不可得。」
佛言：「五陰不可思議、不可稱限，乃至薩云若不可思議。」
須菩提言：「何以故？」
世尊言：「五陰不可思議，無有與等者；乃至薩云若亦不可思議，無有與等者。」
佛言：「五陰不可為作限，乃至薩云若亦不可為作限。」
須菩提言：「世尊！何以故五陰、薩云若不可為作限？」
佛言：「五陰乃至薩云若不可思議故，不可與作限。於須菩提意云何，不可思議、不可限中，寧可得五陰及與道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可得。」
「以是故，須菩提！諸法不可思議、不可得限。如來之法不可思議，無有與等，不可得限亦不可量，是為不可思議。所說亦不可思議，虛空不可思議，亦無有與等者。須菩提！是如來之法，非世間人及諸天、阿須倫所能思議。」
說如來不可思議、不可稱量、不可得限，說無有與等品時，五百比丘、二千比丘尼漏盡意解。六萬優婆塞、二萬優婆夷，遠塵離垢，法眼生。二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皆當於是賢劫中作佛。◎

◎摩訶般若波羅蜜大事興品第五十一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甚深甚深，為大事興，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有與等，不可得限。」
佛言：「如是，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為大事興、為無有與等事興。何以故？須菩提！五波羅蜜者，等從中得成，與般若波羅蜜相應；內空、外空及有無空，等從般若波羅蜜中出，三十七品、十力、十八法，等從中出，與般若波羅蜜相應；佛地薩云若慧，等從中出，與般若波羅蜜相應。」
佛告須菩提：「譬如轉輪聖王，諸小國有事各自成辦，轉輪聖王亦無所憂。所以者何？諸小國王素已受聖王教令故，是故不復憂。諸弟子法、辟支佛法、諸菩薩法及諸佛法，等從般若波羅蜜出，般若波羅蜜者為辦其事。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為大事興、為無有與等事興，不受五陰、不入五陰，為應不受不入，乃至薩云若亦爾。須陀洹道至羅漢道、辟支佛道亦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五陰不受不入，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受不入？」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頗見五陰有所入、有所受不？」
須菩提言：「不見。世尊！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受不入。」
須菩提言：「世尊！亦不見五陰有受有入，亦不見三耶三佛有受有入。」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我亦不見五陰、我亦不受持五陰，乃至三耶三菩，我亦不見、亦不受持，不見所入。須菩提！我於佛地亦不見，薩云若亦不見，如來事亦不受亦不持。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亦不當受五陰、亦不當入五陰，於佛事、薩云若事、如來事，亦不持亦不入。」
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甚深難了，不可思議甚深微妙，是智者所知解。深般若波羅蜜者，世尊！皆是過去佛時所作功德善本所致，與真知識相得所致。世尊！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一切眾生皆信三尊，盡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是諸聖賢所可有慧、所有道德，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於是深般若波羅蜜中可念觀稱樂一日之中，其德出彼上。何以故？從須陀洹上至辟支佛智，及信至無所從生法忍，諸天子！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於深般若波羅蜜中書持諷誦守行一日疾得泥洹，勝羅漢、辟支佛道所作功德，或過一劫奉行餘經，離般若波羅蜜不住薩云若也。何以故？於是深般若波羅蜜中廣說三乘，令諸羅漢、辟支佛各得其信不失所應，諸菩薩摩訶薩亦於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於是諸色天子、諸欲天子同時歎言：「世尊！是摩訶般若波羅蜜不可思議，於是中出信樂，使諸聲聞各得所應，成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又使諸菩薩摩訶薩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是深般若波羅蜜亦不增亦不減。」
諸色天子、諸欲天子各以頭面著地為佛作禮，遶佛三匝已去。去是不遠，忽然不現，各還天上。
須菩提白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即解者，於何所來而生是間？」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聞是深般若波羅蜜即解，不厭亦不狐疑，又亦不礙，意常思念欲樂得聞，終不遠離。若行若起若坐若臥，常隨法師，意不遠離。須菩提！譬如新生犢子，意終不欲遠離其母。是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諷誦上口，樂熹守行，解其中義，意亦不欲遠離法師須臾之間。是善男子，善女人本從人道中來，今生是間復得為人。所以者何？以是善男子、善女人

前世時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書持諷誦守行中事，供養花香繒蓋幢幡，以是功德從人道中來，今得深般若波羅蜜聞便即解。」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頗有菩薩摩訶薩，如佛所說，所作功德善本具足，供養諸佛。復有從彼來生是間，復得深般若波羅蜜，書持諷誦信樂守行，有是者無？」
佛告須菩提：「有從他方供養諸佛，從聞深般若波羅蜜。以是故，來生是間，復得深般若波羅蜜。聞便即解，信樂守行。
「復次，須菩提！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從兜術天上亦復具足功德善本。何以故？是菩薩從彌勒菩薩所聞是深經，以是故今來生是間，得深般若波羅蜜，聞便即解，信樂守行。須菩提！若有菩薩於深般若波羅蜜有狐疑厭意者，是人前世時聞深般若波羅蜜，不問中慧，是故今來雖生是間聞六波羅蜜，意續狐疑，不信不受亦不喜樂。
「復次，須菩提！是人本聞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亦不問中事，是故今續不信不樂。是人前世聞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不信不樂，不問中事，是故今來聞般若波羅蜜，驚怪狐疑不信不樂。
「復次，須菩提！若有菩薩聞般若波羅蜜，從一日至五日，常問中事。用是故，所生處常得聞深般若波羅蜜，終不離所問。何以故？須菩提！是菩薩但能得聞問其中事，於行未備。須菩提！若有人或時欲聞般若波羅蜜、若不欲聞，志不堅固，或能於中起餘因緣。譬如輕衣隨風東西。當知是菩薩適學未久，不得真知識，未供養過去諸佛，不作功德善本所致，不勤學諷誦所致，未得六波羅蜜所致，未得內外空及有無空所致，不學六通、三十七品、薩云若所致。當知是新學，少樂於法，不能書持般若波羅蜜受學諷誦，亦未能習行其事。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得深般若波羅蜜，不念書持諷誦守行，乃至薩云若亦復不念學受親近故，當知是輩或墮二地。所以者何？是善男子、善女人見深般若波羅蜜，不念書持受學親近故也。是故其人便入二地，當墮羅漢、辟支佛道地。」

摩訶般若波羅蜜譬喻品第五十二

佛告須菩提：「譬如大海中船卒破壞，其船中人不取板木及取死人而抱持者，知彼人終不能得渡，皆當俱沒。所以者何？用各不取所依持故。其人若取板木檣者，徑便得渡，身得安隱，用取所依而以自濟。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於信樂少，雖得深般若波羅蜜，不諷誦受、不依親近、不習行六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亦不親近，當知是人中道有礙，不能逮得至薩云若，當取羅漢、辟支佛證。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於阿耨多羅三

耶三菩有信樂，有能有念有解有施有行，得深般若波羅蜜，書持受學親近諷誦，當知其人能受持深般若波羅蜜，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至薩云若，終不中礙墮羅漢、辟支佛道，能教化眾生、淨佛國土。須菩提！譬如有人持坏瓶行取水，當知不久如是爛壞。所以者何？用未成熟故。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者，雖有信樂，有念有施有解有親近有行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受持六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又不受持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不受五通、三十七品，至薩云若亦不親近，當知是人中道妨礙。須菩提！何等為中道妨礙？墮於羅漢、辟支佛道。譬如有人持成熟瓶，若詣河井、若詣陂池而行取水，當知是人得水來歸，安隱不失。所以者何？用瓶成故。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有至信樂，有施念解有行有慧，受六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親近薩云若，當知是人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無罣礙。須菩提！譬如大海有始成船，未牢敞治、亦未莊算，便持財貨著於船中乘有所詣，當知是船不久中道而壞，亡散財物各在一處。用是賈客無有方便，失所持物亡其大寶。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欲行菩薩事，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雖有信樂信施念解，於功德少，得深般若波羅蜜亦不書持諷誦受學，於六波羅蜜亦不受學，亦不親近薩云若事，無漚恕拘舍羅。須菩提！當知是人中道妨礙離失大寶——大寶者薩云若——是中道墮羅漢、辟支佛道。譬如有智之人先治其船算莊牢固，持物著中，乘有所至。當知是人必到所至，得其珍寶安隱無失。所以者何？用其船具牢強所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有大信樂，有施有念有解有行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得深般若波羅蜜便受學書持諷誦守行，於六波羅蜜皆有功德，於薩云若意常親近，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罣礙，不墮羅漢、辟支佛道。須菩提！譬如有人年百二十，其人有病若風若寒熱。於意云何，其人寧能自起止行步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能。所以者何？是人已老，正使無病，猶尚不能起止行步，況復有病筋力消盡，豈復能行有所至到？」

「須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雖有信樂，有施有念有能有行，於六波羅蜜功德中少，亦不親近薩云若事，無漚恕拘舍羅，當知是人中道妨礙，墮羅漢、辟支佛道。何以故？不得深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須菩提！向者老公所病已愈，取兩健人各扶一腋各持一臂，語老人言：『安意莫懼，我當將公在所至處終不相棄。』是人寧能有所至不？」

須菩提言：「世尊！能至所處。」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有至信樂，有能有施有行有慧，於六波羅蜜皆有功德，於薩云若意常親

近，有漚恕拘舍羅。知是菩薩終不罣礙，堪任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不動轉墮聲聞、辟支佛道也。」
是時世尊歎須菩提言：「善哉，善哉！為諸菩薩摩訶薩今問如來是事。若有菩薩以吾我意想奉行六波羅蜜，言：『我所為行六波羅蜜。』已便貢高。菩薩作是行者，終不得度六波羅蜜。是善男子、善女人亦不知彼岸亦不知此岸，不為六波羅蜜所持，不為薩云若所持，中道墮羅漢、辟支佛地，亦不出生於薩云若。須菩提！云何菩薩無漚恕拘舍羅？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不以漚恕拘舍羅行六波羅蜜，於六波羅蜜皆有吾我想：『我有所為。』行六波羅蜜而自貢高。何以故？六波羅蜜中初無有是念、有所分別。有是念者常住此岸，但知此岸不知彼者，不為六波羅蜜所持，亦不為薩云若所持，中道墮羅漢、辟支佛道，亦不出生薩云若中。須菩提！如是菩薩不為漚恕拘舍羅所持，便墮羅漢、辟支佛中。須菩提！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漚恕拘舍羅所持，不墮羅漢、辟支佛道，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無吾我念，於六波羅蜜而不貢高。何以故？六波羅蜜中亦無有念、亦不貢高。菩薩知此岸、知彼岸者，為六波羅蜜所持，為漚恕拘舍羅所持，出生薩云若，不墮羅漢、辟支佛道。須菩提！菩薩作如是行者，為不墮羅漢、辟支佛道，為六波羅蜜所持，為漚恕拘舍羅所持，為薩云若之所護。」◎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一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二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隨真知識品第五十三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新學菩薩云何學六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新學菩薩欲學六波羅蜜者，當與真知識相隨，常當承事，又復當與能解說般若波羅蜜者相隨亦親近。有能解說是般若波羅蜜者，常當呼人勸助，令學六波羅蜜，當守奉行，當持是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莫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中批於五陰，亦莫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中批六波羅蜜，莫批於內外空及有無空，莫批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莫批薩云若。所以者何？不批五陰者便逮得薩云若，不批六波羅蜜者便逮得薩云若，不批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者便逮得薩云若。當言：『善男子！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中莫起想著之意。所以者何？善男子！是五陰非可著者。亦莫於六波羅蜜有所著。善男子！六波羅蜜亦非可著者。亦莫著於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乃至薩云若亦莫有著。所以者何？薩云若者亦非有著。亦莫起著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亦莫起著於菩薩乘，亦莫起著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善男子！是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非可著者。何以故？諸法之相皆悉空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甚謙苦於空、無相之法，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欲得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須菩提！菩薩甚謙苦於空、無相之法，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得阿惟三佛。須菩提！為世間故，愍念世間、安隱世間，欲救世間一切眾生。以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世間歸、為世間作護、為世間作燈明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世間作將、為世間導、為世間舍、為世間趣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云何菩薩為諸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度脫五道、安隱眾生，著無畏岸坦然泥洹；以是故，為世間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云何菩薩欲安隱世間？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諸有眾生有苦惱憂悲者，皆悉度著無憂之岸坦然泥洹；是故菩薩為世間安樂。須菩提！云何菩薩為世間作救？是菩薩摩訶薩，世間諸有生死，勤苦救世眾生令脫眾苦，以法救化，次以三乘而度脫之；是故菩薩為世間救。須菩提！云何菩薩為世間護？世間眾生有生死之法，護令不生。眾生皆有老病死法，護使不老不病不死。有憂悲者，護令得至無餘泥洹。是故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世間護。須菩提！云

何菩薩為世間舍？是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為世間說諸法無礙；是故菩薩為世間舍。云何菩薩為世間燈明？菩薩摩訶薩於三界冥中，拔諸眾生令立泥洹；是故菩薩為世間燈明。云何菩薩為世間將？是菩薩得阿惟三佛時，為世間說色非我所是為非色，痛想行識亦非我所是為非識，乃至薩云若為非我所是為非薩云若。須菩提！如色非我是為非色，如色非我，諸法亦爾。」

須菩提白佛言：「如世尊所說，五陰非我所，諸法亦爾。如是菩薩為不逮覺諸法。何以故？色者無所分別，乃至薩云若亦無所分別，亦不言是五陰，亦不言是薩云若。」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五陰無所分別，至薩云若亦無所分別，亦不言是五陰，亦不言是薩云若。須菩提！是亦為大謙苦。常行是法而不厭倦亦不懈怠，菩薩言：『我亦當逮覺，亦當持是清淨之法宣示未學者。』須菩提！是故菩薩為世說非我所。須菩提！云何菩薩為世間渚？譬如江河洹海，斷流絕域可止頓處，是謂為渚，於人有益。當來過去五陰兩斷，當來過去薩云若亦兩斷。如是斷者諸法亦斷，諸法斷者當來過去亦斷。如是斷者，是則為淨，是則為快，是則為真實，是則為空。愛盡無猗、無餘無塵，是則為泥洹。須菩提！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便分流是清淨法化、真諦法化，以濟眾生；是故菩薩為世間渚。須菩提！云何菩薩為世間將導？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為世間眾生說五陰法不生不滅、不著不斷。作是說法，從須陀洹至阿羅漢、辟支佛法，為是輩說五陰不生、五陰不滅，持是法教流布世間。須菩提！是菩薩得阿惟三佛時作是說法，是為世間將導。須菩提！云何菩薩為世間趣？菩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說五陰如趣空，說薩云若如趣空。五陰空者則無所趣，亦不趣亦不不趣。何以故？五陰與空亦不來亦不去。作是說法者，為眾生說薩云若空，亦不來亦不去，所趣而無所趣。須菩提！是故菩薩為世間趣。須菩提！何以故諸法過者如空，一趣不復還？何以故？空亦無來亦無去，諸法所至亦無有相、亦無有願。何以故？相、願一過不復還故。相、願亦不來亦不去，諸法所至亦無所至，亦無有行、亦無有生、亦無有滅、亦無有著、亦無有斷，如夢、如幻、如響、如影、如化、如焰。諸法亦如是，一去亦不復還。何以故？化者亦無去亦無有來。須菩提！諸法所至無有邊際亦不復還，諸法亦不動亦不不動，諸法亦不來亦不去，諸法亦不合亦不散，諸法無我、無命、無壽。須菩提！眾生尚無所有，況當有往還？須菩提！諸法所住有常、諸法所住有樂、諸法所住有淨、諸法所住有我，諸法無常、苦、無淨、非我。諸法所住者，有婬怒癡見、有身見，是諸法住亦如如住、如法性

住、如真際住、如普住、如不思議性住、如不動移住，是所住處亦不來亦不去。何以故？諸法亦不來亦不去。諸法住如五陰。何以故？五陰尚不可見，何況當有去來？諸法住如六波羅蜜，是住亦無有還。何以故？六波羅蜜尚不可見，何況當有往還？諸法住如內外空及有無空、如三十七品住、如十八法住，如十八法亦無去亦無來。諸法住如聲聞、辟支佛道住，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住，亦無往還。何以故？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往還、無所有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羅蜜誰能解者？」
佛言：「菩薩摩訶薩從過去佛所作功德，供養無央數百千諸佛，久與真知識相得者，是輩人能解是深般若波羅蜜耳。」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有何等相，能解是深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若有菩薩於婬怒癡斷者，則是其相。須菩提！能解深般若波羅蜜者，婬怒癡像則為已斷也。」

摩訶般若波羅蜜解深品第五十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解深般若波羅蜜者，為至何趣？」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能解深般若波羅蜜者，當趣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如薩云若所趣者，是為菩薩摩訶薩解深般若波羅蜜。趣薩云若者，則為一切眾生作導。」
須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羅蜜者為不念諸法，念般若波羅蜜者為無所念，念般若波羅蜜者為無端緒。」
佛問須菩提：「念般若波羅蜜者，何等為無所念？」
須菩提言：「世尊！念般若波羅蜜者，五陰無所念。念般若波羅蜜者，吾我、眾生為無所念。念般若波羅蜜者，六波羅蜜為無所念。念般若波羅蜜者，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為無所念。念般若波羅蜜者，須陀洹至薩云若為無所念。」
佛言：「善哉，善哉！如須菩提所言，念般若波羅蜜者為不念五陰，乃至薩云若為無所念。須菩提！六波羅蜜者是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之所應護，有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不入六波羅蜜亦不入薩云若。行般若波羅蜜者，不隨他人語，不信餘道亦不持作要。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不雜婬怒癡行深般若波羅蜜。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初不離六波羅蜜，聞說深般若波羅蜜時亦不恐懼亦不厭倦，終不轉還。常思念聞，聞已受持諷誦守行，應般若波羅蜜教。須菩提！當知是阿惟越致菩薩前世已曾聞般若波羅蜜中事，亦

諷誦受持已行中事。何以故不恐不懼？從久遠以來，常行是深般若波羅蜜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聞說深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亦不動還者，云何於行倍復增益？」
佛言：「行般若波羅蜜者如應薩云若。云何行般若波羅蜜應薩云若？」
佛言：「如依應空、無相、無願，為應依深般若波羅蜜。依深般若波羅蜜者，如依虛空，如依無所生、如依無所滅，不依於著而依於斷，如依於如，依於法性、依於不思議、依等無作，如依夢。」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依般若波羅蜜者，如依虛空、如依夢者；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者，不依五陰、不依薩云若作行。」
佛語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依五陰、亦不依薩云若。五陰及薩云若，亦無有作者亦非不作，亦無來亦無去，亦無所止亦無所依，亦無所出亦無所入，亦無有數亦無有限。無數無限者，亦無有能逮覺者。從色至識無能逮覺者，亦不從六波羅蜜能逮覺者，亦非薩云若慧能逮覺者。何以故？五陰如、薩云若如，五陰與薩云若如俱等無異。十八法如、薩云若如，亦等無有異，一等無有二。」◎

◎摩訶般若波羅蜜歎深品第五十五

爾時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以天名花而散佛上，來詣佛所頭面作禮，叉手白佛言：「世尊！是般若波羅蜜甚深，難曉難了，不可思議。是智者之所知，是一切世間所可信者，是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道徑，從是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皆是般若波羅蜜之恩。是為一教。一教者，五陰則薩云然，薩云然則五陰；薩云然如、五陰如，薩云然、五陰一如無二；佛如及薩云然如亦無有二。」
佛告諸欲色天子：「如是，如是！如諸天子所言，五陰則薩云然，薩云然則五陰；佛則薩云然，薩云然則佛；一如無有二。以是故，諸天子！如來坦然無為而不說法。何以故？是法甚深清淨，難曉難了，特可信故。諸如來之道，於過去當來今現在無有逮覺者，於法無有二者是乃為法。諸天子！如虛空之甚深微妙，是法亦如是。以如法之深妙故，是法深妙。法性、不可思議性、真際，無涯底、無來無往、無著無斷、不生不滅，甚深微妙無有逮覺者。以無有逮覺者甚深微妙故，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諸天子！以諸法甚深微妙故，眾生、我人、壽命亦復甚深微妙。五陰深妙，六波羅蜜深妙，

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至薩云若，甚深微妙。以是甚深微妙故，諸天子！般若波羅蜜法甚深微妙。」
諸欲、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是法於世間特可信者。如是說者，亦不受五陰亦不不受，乃至十八法亦無所受亦不不受。如是說者，從須陀洹乃至薩云然亦不受持亦不不受持。諸世間者皆是受持。云何受持？五陰是我所，我是五陰所。十八法是我所，我是十八法所。從須陀洹至薩云然皆是我所，我是薩云若所。是為世間受持。」
佛告諸天子：「如諸天子所言，是法亦不受持五陰，亦不受持薩云然。諸天子！諸有受持行五陰者、受持薩云然行者，則不堪任行六波羅蜜，亦不堪任行薩云然。」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法不逆於諸法而有順。何等法順？是法順六波羅蜜，是法順內外空及有無空，順三十七品至薩云然；是為順法。是法於諸法無所礙。云何無礙？不礙於五陰，至薩云然亦無所礙；是法無礙之相。譬如虛空。何以故？其住如法性、如真際、如不思議性，如空、無相、無願。是般若波羅蜜法亦不生亦不滅，以五陰不生不有故。乃至薩云若亦不生亦不有。是法無有迹，以五陰迹不可見故；至薩云若迹亦不可見。」
爾時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尊者須菩提諸弟子中佛之真子。何以故？所說但說空無縛之法。」
時須菩提語諸欲色天子言：「如卿所說，諸弟子中我為真弟子。云何為真子？」
諸天子報須菩提言：「佛從如生，無去無來；須菩提如亦不來亦不去。以是故，須菩提從佛生。佛之如者則為一切諸法之如，如諸法如則佛之如，如者亦復非如；是故須菩提為從佛生。如佛如住，須菩提如亦如是住。如佛之如無作無為亦無所有，須菩提如亦復如是。如佛之如無所罣礙，諸法之如亦無所礙。如佛之如、諸法之如，一如無二亦無作者。無作之如常爾，無不不爾。從有如爾無不爾時，常一無二，是故知尊者須菩提從如來生。如佛之如亦無所壞，須菩提之如亦無所壞亦不不壞。如佛之如亦不可見不可破壞，須菩提如亦復如是。如佛之如亦是諸法之如亦無他如，尊者須菩提亦復如是。以是故知，須菩提真從佛生，如佛之如不過去當來今現在，諸法之如亦無去來今，是故知須菩提為從佛生。過去當來今現在如亦是佛如，佛如者亦是過去當來今現在如，等一無二。五陰之如、如來之如亦一無二。吾我、壽命、眾生之如，如佛之如，亦一無二。六波羅蜜如、內外空如，及有無空如、三十七品如，乃至薩云然如，如佛之如，一如無二。何等為如？須菩提如者菩薩所可逮覺，得如來名號者是。」

說是如品時，三千大千剎土地為六反震動：東踊西沒，西踊東沒，南踊北沒，北踊南沒，四面都踊則中央沒，適中央踊四面都沒，是為六反震動。是時三千大千剎土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以天花名香栴檀，用散佛上及散須菩提上，同時歎言：「世尊！甚奇甚特！尊者須菩提乃從如來如生，真佛之子。」

是時須菩提更為諸天子說言：「諸天子！須菩提者亦不從五陰生，亦不從五陰如生，亦不離五陰如生；亦不從薩云然如生，亦不離薩云然如生；亦不從有為無為如生，亦不離有為無為如生。何以故？是諸法皆無所有故，亦無法可著樂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者及爾、法住、道法，甚深甚深。五陰尚不可見，況五陰如？乃至薩云然尚不可見，況薩云然如？」

佛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者甚深！五陰及薩云然尚不可見！況薩云然如？舍利弗！如者甚深。」

說如及爾，爾時二百比丘僧漏盡意解，五百比丘尼遠塵離垢法眼生，五千菩薩、天及人得無所從生法忍，六十菩薩漏盡意解。

佛告舍利弗：「是六十菩薩已便供養五百佛已，盡行六波羅蜜，不持漚惒拘舍羅，種種學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不以漚惒拘舍羅行施、行戒、行忍、行精進、行禪，種種相行不得一定菩薩之道，便得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道。舍利弗！菩薩雖得空、無相、無願之道，離般若波羅蜜，不持漚惒拘舍羅，便證真際，得弟子乘。」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云何得空、無相、無願之法，離漚惒拘舍羅，真際作證，便得弟子乘？云何俱得空、無相、無願之法，得漚惒拘舍羅，便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舍利弗言：「諸有離薩云然意，念空、無相、無願之法，不與漚惒拘舍羅俱者，便為弟子乘。舍利弗！菩薩得空、無相、無願之法，應薩云然，不離漚惒拘舍羅者，便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舍利弗！譬如大鳥，身長一百俞旬二百俞旬三百俞旬，無有兩翅。欲從忉利天上來下至閻浮提，已下中道，復欲還去至忉利天上。舍利弗！是鳥寧得如意周旋往反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

「假令是鳥來下至地，欲使身不痛，寧得不痛耶？」

舍利弗言：「世尊！不得不痛；或悶或死。所以者何？其身長大無有翅故。」

「舍利弗！正使是菩薩如恒邊沙劫相行五波羅蜜，雖得大道，欲發大意、欲逮無量覺慧，離般若波羅蜜，無漚惒拘舍羅者，便墮羅漢、辟支佛道。何以故？離漚惒拘舍羅、離薩云若、離般若波羅蜜行五波羅蜜，便墮羅漢、辟支佛道。舍利弗！菩薩雖於過去當來今現在佛所作功德，戒性、忍辱、精進、一心、智慧，皆作相著，是

為不曉如來戒性、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亦不知亦不見，但遙聞空、無相、無願之法。但相聞聲，以相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作相念言：『是為菩薩所住處也，是為佛所住處，是為聲聞辟支佛所住處。』舍利弗！菩薩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者，持是功德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相。舍利弗！菩薩發意念薩云然，不離六波羅蜜，不離漚恕拘舍羅，不離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戒性、三昧、智慧、見解脫慧性，不以相著，於空、無相、無願亦不以相。舍利弗！當知是菩薩不墮羅漢、辟支佛道。何以故？是菩薩摩訶薩從發意以來，不以相行六波羅蜜，不以相於過去來今佛戒性、三昧、智慧、見解脫慧性；皆無相著。舍利弗！不以相行六波羅蜜，不以相行薩云然，是則為菩薩漚恕拘舍羅。」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如我今從如來所聞，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者，以為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以是菩薩從發意以來，初不見法有逮覺者，亦不見甫當逮覺者，亦不見已逮覺者；五陰至薩云然亦復如是。」

舍利弗言：「世尊！若有行菩薩道者，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當知是輩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有狐疑。何以故？用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行六波羅蜜皆於中有相。以是相故，當知有狐疑。是故，世尊！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不當離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住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亦無相、無猗行五波羅蜜者，乃至薩云然亦無相、猗。」

爾時諸欲天子、諸色天子俱白佛言：「世尊！欲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難得。所以者何？為菩薩者盡當逮覺諸法而無所得。」

佛言：「如是，如是！諸天子！甚難。我亦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所成亦無所得，亦不見法有所成得。所以者何？諸天子！諸法常淨故。」

須菩提白佛言：「如我今從佛所聞，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甚難得。如我意者，快哉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法空、無所逮覺故。於空法中諸法不可得，亦無有法逮覺不逮覺者。所以者何？隨如法不增不減，學五波羅蜜至薩云然，是法皆空，亦不可見亦不可得。以是故，世尊！快哉菩薩逮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以者何？五陰五陰自空，薩云然慧事自空。」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以是故，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難解難得。虛空亦不有念言：『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亦不念：『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法如虛空故。菩薩解諸法如虛空，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菩薩知諸法如虛空，快哉難成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恒邊沙等諸菩薩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動還。以是故，須菩提！甚快難成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語舍利弗言：「於意云何，五陰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動還耶？」
舍利弗言：「不。」
「乃至如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動還耶？」
舍利弗言：「不。」
「於意云何，頗有異離五陰為還者無？頗有離薩云然還者不？」
舍利弗言：「無。」
須菩提言：「舍利弗！於意云何，五陰如為還不？薩云然如為還不？」
舍利弗言：「無。」
「頗有離五陰如、離薩云然如還者無？」
舍利弗言：「無。」
「於舍利弗意云何，如法、法性法、住道法、真際、不可思議性，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有還者無？」
舍利弗言：「無。」
「頗有離如乃至不可思議性有還者無？」
舍利弗言：「無是義，是法亦不可得。」
「何所法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有還者？」
舍利弗語須菩提言：「如尊者須菩提所說法忍，無有菩薩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有動還者。如來所記菩薩三乘之行，皆無有處。如須菩提所說，為一乘耳。」
分耨曼陀尼子語舍利弗：「須菩提為欲說一菩薩乘耶？當問須菩提。」
舍利弗問須菩提：「云何為欲說菩薩一乘行耶？」
須菩提報言：「卿欲於如中說三乘耶？羅漢乘、辟支佛乘、菩薩佛乘。」
舍利弗言：「不也。」
須菩提言：「於舍利弗意云何？於如中頗有三乘不？」
答言：「無有。」
須菩提言：「頗於如中有一事二事三事不？」
舍利弗言：「無。」
「頗於如中見一菩薩不？」
答言：「無也。」
「是法名無為無所有法，云何欲於中求索三乘——羅漢、辟支佛、三耶三佛？舍利弗！菩薩摩訶薩於如出生諸法，聞是不恐不厭不還，出生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爾時佛歎須菩提：「善哉，善哉！汝之所說皆是佛事。菩薩聞是諸法皆出於如，不恐不懼不厭不還，當知是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

菩。」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當出何道？」
佛言：「是菩薩當出生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道。」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欲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云何住？」
佛言：「常當等意於眾生，大慈普念，無有偏黨。當為眾生說營護念安隱，與語和順、無得中傷。視眾生等，如父如母如身如子。以慈勸人令不害生，常勸眾生令行十善。見人行正離於邪見，代其歡喜。菩薩摩訶薩欲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作是住。自行四諦、四禪、四等行、四空定，勸人令行，見人行者代其歡喜。自行六波羅蜜，常勸教人行六波羅蜜，見有行者代其歡喜。自行內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自行八惟無、佛十種力、大慈大悲，自行逆順十二因緣，勸人行逆順，見有行者代其歡喜。自行聲聞、辟支佛慧，勸人令行不證真際，見有行者代其歡喜。自上菩薩位教人令進，自行神通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勸彼令學，見有學者代其歡喜。自滅習緒，勸彼令滅。自壽命成就，自受法住，勸彼住法，見彼為者皆代歡喜。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作是學、當作是住。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作如是學、如是住者，於五陰無有罣礙，乃至法住亦無罣礙。所以者何？是菩薩摩訶薩真際學，不受五陰，乃至薩云若亦無所受。所以者何？不受五陰則非五陰，不受薩云然則非薩云然。」
說是菩薩住品時，二千菩薩得無所從生法忍。

摩訶般若波羅蜜阿惟越致品第五十六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等當以何貌相像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須菩提言：「解知凡人地及弟子地、辟支佛地乃至如來地，盡是一如而不分別，一無有二入；自身、如等，一入不分別；聞是如已直過無狐疑，於如無所失；所說無增減，亦不視他人長短；以是貌像當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
「世尊！當復以何相像之貌知是阿惟越致菩薩？」
佛言：「諸法亦無形、亦無貌像、亦無有相。」
須菩提言：「世尊！若諸法無形無像、亦無相，為從何法轉還而為阿惟越致菩薩？」
佛言：「於五陰轉還，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菩薩於六波羅蜜轉還，於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轉還，於聲聞、辟支佛地及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地轉還，須菩提！當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何以故？須菩提！五陰無有形，道亦無有形，是故菩薩於五陰轉還及於道。何以故？五陰及道無有處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亦不觀視外道及沙門、婆羅門所為所知所見，亦不觀視諸外道家邪見直見，亦不狐疑。亦不批外道沙門婆羅門戒，亦不狡戲墮諸邪見，不持香花繒蓋幢幡奉諸天神，亦不教他人令奉邪見。以是像貌觀其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不生下賤之家，不生八劇之處，不受女人身。以是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常行十善而不毀犯，常於夢中守行十善，教人令行，見人行者代其歡喜。以是像貌具足，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為眾生故行六波羅蜜，自學十二部經，常作願言：『持是十二部經，勸勉眾生，滿眾生願。持是功德皆施眾生，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是像貌具足，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於深經中亦不狐疑平相。」

須菩提白言：「云何阿惟越致於深經法中無有狐疑？」

佛言：「是菩薩亦不見有法，亦不見五陰，亦不見道有平相狐疑者。以是像貌具足，知是為阿惟越致。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身口意行常慈柔軟，身口意業常施眾生。以是像貌具足，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不與五蓋事俱，初無戀慕於恩愛意。以是相故，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坐起行步臥覺，安詳而不卒暴。以是相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淨潔自喜無有塵垢，衣服床臥亦復淨潔，少於疾病。凡人身中有八萬種蟲常侵食人，阿惟越致無復是蟲。何以故？是菩薩功德過出世間、諸天、鬼神、阿須倫上。為諸善本，於功德中稍漸增益，身口意淨。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菩薩。」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菩薩受身口意淨？」

佛言：「隨諸善本，身口意淨，瑕穢即除，功德稍增、瑕穢轉滅；是為身口意淨。以是三事淨，過於聲聞、辟支佛上。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不貪利養、不貪衣服，具足十二沙門法，行無嫉妒意，亦無愚癡貪利之意，無不等意、無懈怠意、無惡戒意。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志常安隱、意常深入，一意聽受所聞法教，與般若波羅蜜俱等意奉行，所有俗事皆與般若波羅蜜俱；有不入法性者，皆見與般若波羅蜜合。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若魔波旬化作大小泥犁，一一泥犁中有無數億千菩薩，皆在其中受諸苦痛。波旬指示語菩薩言：『是諸苦人，皆過去佛所授記莂，皆是阿惟越致菩薩，今皆墮是中受諸苦痛。今卿若是阿惟越致受記莂者，佛為授卿泥犁記莂，不為授卿菩薩記莂。卿不如捨菩薩道可得生天，不復受是泥犁勤苦。』須菩提！若是菩薩意不亂者，終不墮泥犁中；當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

時魔波旬復作沙門被服，至菩薩所言：『卿前可所受六波羅蜜，欲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諸可行法今疾悔之，疾悔過者可得解脫。汝前所可供養諸佛及弟子眾，從初發意至于法盡，中間所作善本及勸助代歡喜之福，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汝疾捨是意、早悔過。若捨若悔者，我便當語汝佛所說深經要法、如來所教。汝所聞者，皆非佛經、非如來教，是異道人所撰集耳。』若菩薩得是意亂狐疑者，當知是菩薩非如來所授記莂，是菩薩未正定住阿惟越致地。若菩薩不疑不亂、不轉意、無所受，不信他事、不用他教，行六波羅蜜便自具足，疾逮薩云然慧道。自歸之不受他教，譬如漏盡羅漢面自見法，不信餘教，魔終不能耶。阿羅漢、辟支佛終不能轉阿惟越致菩薩。」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羅漢、辟支佛不能動轉阿惟越致菩薩。不能轉者，為不轉還，是菩薩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正住阿惟越致地。尚不信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何況當信羅漢、辟支佛及魔波旬、諸異學語。所以者何？初不見有法當可信者，亦不見五陰如有可信者，亦不見道如可信者。須菩提！當以是像貌觀其相行，知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魔復化作比丘被服形像，來至菩薩前語菩薩言：『善男子！如卿所行，皆世俗事非薩云然行。』魔復語言：『我當斷卿勤苦之本。』便為菩薩說像道法教，則是世事像道教者，或示尸解，或說四禪及四空定。言：『善男子！是還正道，從是可得須陀洹道，可至羅漢、辟支佛道。從我教者可斷生死勤苦根本。用是勤苦為學之乎？隨我教者可生欲天、得生色天。』須菩提！菩薩聞是便大歡喜，不亂不轉亦不狐疑，意復念言：『今是比丘持是像法來為我說，益我不少。所以者何？像法所說，不於須陀洹取證，至於羅漢、辟支佛道亦不取證，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取證。今受是比丘恩，我所應覺知之事，今為我說。覺知是已，當遍知三乘之事。』時魔波旬知菩薩喜，語菩薩言：『善男子！欲得知供養如恒邊沙佛衣被飲食、床臥醫藥菩薩者，不復從是過去恒邊沙佛受行五波羅蜜、從彼諸佛所聞所問：「菩薩摩訶薩當云何住、當云何行五波羅蜜、三十七品、大悲大慈？如諸佛所教，當作是行、當作是住。如菩薩所應，從是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其教住，如諸行者逮薩云然。」諸過去菩薩作是輩行乃作爾所功德，尚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卿學以來甫爾，便當那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菩薩聞是，意無有異、不恐不懼，倍復歡喜言：『是輩比丘重復益我，令我得須陀洹至薩云然。』時魔波旬知是菩薩意不動轉，更便化作大比丘眾，示菩薩言：『是輩比丘諸漏已盡，發意求佛不能得佛，今皆取羅漢。如是輩人不能得成，況卿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覺知是魔事者，不墮羅漢、辟支佛道，當成阿

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有菩薩行檀波羅蜜至薩云然不動還者，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復次，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作是念言：『如佛所說，菩薩盡奉持不離諸佛教，至薩云然終不耗減。』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念言：『覺知魔事者，終不耗減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當知是阿惟越致菩薩。」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於何所轉而言不轉還？」
佛言：「於五陰相還，於十二衰相還，於十八性相還，於婬怒癡相還，於見相還，於三十七品相還，於聲聞、辟支佛相還，於佛相還。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薩空像色貌法相，上菩薩位。於不生法亦無所有，既無所有亦無所作，亦不作亦不生，是故名為無所從生法忍。菩薩得是忍者，則是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二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三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堅固品第五十七

佛告須菩提：「彼魔波旬至菩薩所言：『薩云若者與虛空等，有無之事皆空，是法及形亦復空。於空無之法初無能得，已過去者亦不能得空無之法，甫當來者亦不能得，有無之相皆空。如空，汝唐勤苦，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是皆魔事，非三耶三佛所說。諸賢者當覺魔事，卿作是意者，卿將無長夜墮惡趣中。』」

佛言：「是善男子、善女人若聞是所言，便當覺知是為魔事：『魔欲壞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一切諸法有無之事雖與空等，一切眾生無能見者、無能知者。我當以有無之空為僧那僧涅，逮薩云若為眾生說法，使得度脫。當令眾生得須陀洹道、得阿羅漢、辟支佛道，令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摩訶薩從發意以來，當堅其意，不動不轉，不信餘事。意已堅固，便行六波羅蜜，便上菩薩之位。」

須菩提言：「云何，世尊！菩薩不動還者為阿惟越致耶？動還者為阿惟越致耶？」

佛報言：「不動轉者是阿惟越致，動轉者亦是阿惟越致。」

須菩提言：「是事云何？世尊！」

佛言：「從阿羅漢、辟支佛地動轉者，是則阿惟越致。從阿羅漢、辟支佛地雖不動轉者，是菩薩則為動轉者。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有如是相者，彼魔波旬不能壞菩薩，令不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欲得四禪則便能得，欲得滅脫禪亦復能得，欲得三十七品禪、空無相無願禪皆悉能得，欲得五神通者悉能得之。雖受諸禪不取禪證，不取聲聞、辟支佛證，自取所應以濟眾生。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

「復次，須菩提！阿惟越致常念於道、不離於道，不貪形色、不貪身相、不貪巢窟、不貪六波羅蜜、不貪四等亦不貪四空定、不貪神通、不貪十力及十八法、不貪佛國亦不貪教授眾生、不貪見佛、不貪善本。所以者何？於空無法，不見空無無相之法有可貪者。何以故？一切諸法有無之事相皆空故。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已具足菩薩念，具足四事行步坐起臥覺出處，安諦詳審終不卒暴，用意不忘。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為眾生故，以漚恕拘舍羅現在居家五欲之中，施諸窮厄

衣被飲食，隨人所欲皆供給之。自行六波羅蜜，勸彼使行六度，常稱歎六度功德，見有行者代其歡喜。阿惟越致處於居家，滿閻浮提珍寶施於眾生，及三千大千國土珍寶布施眾生，初不貪惜。無有婬欲之意，常等法行，語言謙下不陵易於人，不使眾生起於恚意。須菩提！以是相行像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

「復次，須菩提！和夷羅洹閱叉常隨後護彼。閱叉等言：『我常當護是菩薩，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使意不亂、終不遠離。』復有五性和夷閱叉亦復侍護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令餘小神及非人神無能得其便者。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信根、志根、精進根、三昧根、智慧根諸根具足，人中勇猛不為怯弱。」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為勇猛？云何不為怯弱？」

佛語須菩提：「於道意堅固不動還者，是則勇猛不為怯弱，當知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道念常具足，不學呪術符書、不作蠱道、不作醫師合和諸藥、不學神仙外道卜 相知他男子及女人意。所以者何？菩薩於空無法相不見是事，無有是相，常願清淨。以是相行像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佛告須菩提：「我今當說阿惟越致菩薩像貌相行，諦聽諦受。」

須菩提言：「唯，世尊！受教。」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不離於道行，順應五陰、順應諸性、順應諸衰。所以者何？五陰空故性衰亦空，所行不逆國事。何以故？住於空法，亦不見法有增有減者。不逆盜事。何以故？以住於空，於空法中亦不見法有持來者亦不持去者。不逆兵事。何以故？住於空性，於空法中亦不見法有多有少者。不逆鬪事。何以故？住於空法，亦不見法有憎有愛者。所語常順。何以故？住於諸法空如，亦不見有常無常故。須菩提！阿惟越致不說城郭事。何以故？住於虛空之空，亦不見聚亦不見散，亦不見聚落之事。何以故？住於本際，不見有得不見有失，亦不說吾我之事，亦不說種種俗事，但說般若波羅蜜不離薩云然事。行檀波羅蜜不為貪嫉，行尸波羅蜜不為惡戒，行羼波羅蜜不為瞋恚，行惟逮波羅蜜不為懈怠，行禪波羅蜜不為亂意，行般若波羅蜜不為愚癡。行諸法空為諸法主，非為非法之主。行於法性，讚歎不壞法者。與諸如來緣覺、弟子及諸菩薩，及諸新發大道意者族姓男女共為親友，常願欲得見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常願欲見十方諸佛，隨所見佛願往生彼，便得往生，晝夜意常不離諸佛之念。何以故？諸阿惟越致菩薩隨順入欲界，奉行十善，得生十方佛前，起第一禪至四禪，從四禪至無形禪，便得生十方佛前。須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菩薩。須菩提！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住內空者、住三十七品

者、住三脫門者，終不言：『我是阿惟越致。』亦不言：『我非阿惟越致。』自住其地，終無有疑。何以故？初不見法有動轉不動轉者。譬如須陀洹自住其道亦不疑怪。阿惟越致亦譬如是，自住其地，教化眾生、淨佛國土，魔事適起即時覺知，不隨魔教、破壞魔事。譬如下愚之人意，欲懷逆惡至死不移。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自住其地亦譬如是，諸天及人，諸鬼神、龍，諸阿須倫，諸魔波旬所不能移轉。所以者何？出諸世間、諸天、龍、鬼神一切之上。自於其地具足五通，教化眾生、淨佛國土、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於諸佛所殖諸善本、問諸佛、受諸教。所住處有魔事即覺知，以漚和拘舍羅處魔事、著本際。自於其地亦不疑厭。所以者何？於真際無狐疑，知真際亦不一亦不二，以過羅漢、辟支佛地。須菩提！菩薩於是空無法相，亦不見生亦不見滅，亦不見斷亦不見著，亦不作念言：『我當得阿惟三佛。』亦不言：『我不得阿惟三佛。』何以故？以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相自空故。是菩薩自住無所乏短之地，不復悕望餘事，無能壞是地者。何以故？須菩提！阿惟越致菩薩所有慧不與他人共。彼魔波旬化作佛像，來至菩薩所言：『來，取羅漢，亦無有授卿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者，卿亦未得無所從生法忍，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受卿記莂。卿亦未有是事，亦無是行，亦無是相，亦無是像貌任受記莂者。』須菩提！菩薩聞是，不恐不怖、不疑不厭，意無有二者。是菩薩當自知：『我已從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受記莂已。』所以者何？菩薩自知：『我有是事堪任受莂，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彼魔波旬復作佛形像來至菩薩所，便以魔事授與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莂。是菩薩即覺知，或能是魔，或能為魔所使，作是像來，非是佛。但欲使我墮於羅漢、辟支佛耳。須菩提！若魔波旬復作佛像來至菩薩所，語菩薩言：『汝所行者非佛所說，亦非弟子所說，但魔事耳。』須菩提！菩薩即知復是魔耳，或為魔所使，是非佛也。欲壞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我意終不可轉。是菩薩意不可轉者，以從過去諸佛受記莂已，以為住阿惟越致地。何以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堪任阿惟越致。以是當知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者，欲護持諸法故不惜身命。若菩薩摩訶薩以漚和拘舍羅，乃能作是護法不惜身命者，則為護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法已。」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不惜身命欲護法者，為欲護持何等法耶？」

佛言：「我說空法，愚癡之人罵詈誹謗言：『是非法亦非律行，又非尊教。』須菩提！為是法故，菩薩摩訶薩護持正法。菩薩當作是念：『諸當來佛所可說法，我亦在是數中受記。是法亦復是我法，

以是法故不惜身命。』須菩提！菩薩為是法故不惜身命。以是像貌相行具，足知是阿惟越致。
「復次，須菩提！阿惟越致聞說深法，亦不狐疑亦不驚怪，諸佛所說皆能受持終不遺忘。所以者何？用得陀隣尼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得何等陀隣尼，能受持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法而不遺忘？」
佛言：「菩薩以得聞持等陀隣尼，便能受持諸佛經法而不遺忘。」
「世尊！如來所言，非聲聞所說，亦非天、龍、鬼神所說，亦非阿須倫、真陀羅、摩休勒所說。」
佛告須菩提：「諸所有音聲之名，是菩薩聞是，初不驚怪意無狐疑，用得陀隣尼故。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

摩訶般若波羅蜜甚深品第五十八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薩大功德具足、不可稱量功德具足。」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阿惟越致有大功德、不可得稱量功德具足。所以者何？以得無礙無限之慧，非諸羅漢、辟支佛所能及故。阿惟越致住是慧中，便受神通，亦非諸天、世間人民所能及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能以恒邊沙劫之壽，歎說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功德，像貌相行具足，所入所住深奧之慧，行六波羅蜜具足三十七品及薩云然，可令人得知是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功德者不？」
佛言：「善哉，善哉！須菩提！汝乃能問阿惟越致深奧之處。說甚深空、無相、無願，說無所有，說無所生滅。諸婬垢說泥洹淨，說如，說寂、真際法性，是諸深法皆是泥洹之像。」
須菩提言：「世尊！如是說者，但是甚深泥洹，非諸法之教耶？」
佛言：「須菩提！甚深亦是諸法之教也。須菩提！五陰甚深、六衰甚深乃至于道亦復甚深。須菩提！五陰云何甚深？五陰如如，以是甚深亦如道如，是故五陰甚深道亦甚深。云何如如？夫如者，亦非五陰亦不離五陰；如亦非道亦不離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甚奇甚特、甚深微妙乃爾。除五陰，處泥洹；若道若俗之所有法，所作無作、有漏無漏，皆悉已除，處於泥洹。」
佛告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應般若波羅蜜深妙之法，若念若持，自念所住當如般若波羅蜜教住，所學亦當如般若波羅蜜教；是菩薩盡具足如般若波羅蜜教。持是具足之念，受無央數善本功德，捨無

量劫生死之難，何況至意守行與般若波羅蜜、與道相應者。譬如士夫情多放逸，與彼端正女人剋期。其女人有事不得時往。未到之間，於意云何，彼人為有幾意起想？」
須菩提言：「世尊！是想甚多甚多。」
佛告須菩提：「菩薩奉行般若波羅蜜如其中教，至念一日意不轉者，却若干劫生死之垢。是菩薩應般若波羅蜜行一日所受善本功德，勝於菩薩但行布施如恒邊沙劫。
「復次，須菩提！菩薩布施三尊如恒邊沙劫，於意云何，其人殖福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不可稱計。」
佛言：「不如是菩薩摩訶薩念般若波羅蜜應行一日如般若波羅蜜中教，其功德不可計。何以故？菩薩因是乘疾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故。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恒邊沙劫之壽為須陀洹作功德，及羅漢、辟支佛作功德，至三耶三佛作善本。於意云何，其人功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中教，其功德不可計。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已過羅漢、辟支佛地故，從菩薩位成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故。須菩提！若有菩薩壽如恒邊沙劫行六波羅蜜，其人功德寧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隨般若波羅蜜教，一日如中行六波羅蜜，其功德不可計。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是菩薩摩訶薩之母，住是般若波羅蜜中具足諸佛法故。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恒邊沙劫之壽行法之施。於意云何，其人功德寧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中教一日法施，其功德不可計。何以故？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者，則為不離薩云然。菩薩欲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當離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若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恒邊沙壽行三十七品及空、無相、無願。其人功德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其中教，一日如般若波羅蜜中教行三十七品及十八法，其功德不可計。何以故？初不見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從薩云然有還者。離般若波羅蜜者便有動還故，須菩提！是故菩薩不當離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若有菩薩以恒邊沙劫之壽行六波羅蜜，所有財物飲食布施，以法布施及諸三昧事，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人功德

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中教，所可布施及法施與諸三昧事，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功德不可計。所以者何？如般若波羅蜜教者，於諸功德中為最第一。離般若波羅蜜念者，是為非念亦為非求。
「復次，須菩提！菩薩欲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善於智求。須菩提！若有菩薩習行六波羅蜜者，壽如恒邊沙劫，勸助過去當來現在諸佛及僧所作功德，代其歡喜。持是歡喜，持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功德寧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一日與般若波羅蜜教相應，持是功德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善於智求。」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說，菩薩從無所作為為最第一。若無所作無所為者，云何而得正見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至薩云然，成阿惟三佛？」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不可從有所作得須陀洹至薩云然，成阿惟三佛。行般若波羅蜜，布施亦不求，有所作亦不有是布施意，常念言：『是布施空，亦無所有。』何以故？是菩薩學善於內外空及有無空故。須菩提！菩薩住是空已，觀諸所作，作是空觀，則已不離般若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則受無有數、無有限、無有量諸福功德。」
須菩提白佛言：「無有數、無有限、無有量，有何等異？」
佛言：「阿僧祇者為無有數。有數身亦不可得，無有數身亦不可得。無有量者，當來過去今現在不可限、不可量亦不可思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可使五陰不可量、不可數、不可限不？」
佛言：「有是。」
須菩提言：「世尊！何因五陰不可量、不可數、不可限？」
佛言：「五陰空，不可數、不可量。」
「云何，世尊！但五陰空，諸法為不空耶？」
佛言：「我初不說諸法空耶？」
「世尊亦說諸法空耳。世尊！空者為是不可盡，為是不可數，為是不可量。空者不可數、不可量亦不可平相。世尊！是法義解亦不可得若干。」
佛言：「如須菩提所說無異。以諸法不可得故，佛說若干不可得。是法空、無相、無願、無所有、無所生，是為滅、是為泥洹，是為如來無盡至於泥洹。」

須菩提白佛言：「未曾有，世尊！甚奇甚特！如世尊所說無所得法，我聽世尊所說諸法亦不可得，以諸法不可得，空亦不可得。不可得義為有增減不？」
佛言：「無有增減。」
須菩提言：「六波羅蜜亦無增減，三十七品亦不增減，八惟無禪、四無礙慧、四等、佛十八法及十種力、四無所畏，亦無增亦無減。」
須菩提言：「世尊！若是法從六波羅蜜至四無所畏，若有增有減者，便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如是，如是！不可得之法，亦無增亦無減。若行般若波羅蜜，若念般若波羅蜜，若習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亦不念言：『我增六波羅蜜。』亦不念：『我減六波羅蜜。』當作是念：『但有名故有六波羅蜜。』持是所念、持是發意、持是善本，施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諸法如。」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諸法如？世尊！何等為諸法之如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五陰之如、泥洹之如，是故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亦不增亦不減。是故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倍復精進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諸法有增有減者，是故不可得法亦無增減。須菩提！是故六波羅蜜亦不增減，至四無礙亦不增減。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不增不減之意。」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用初時意得成，為用後頭意得成，前意後意各各不俱，云何善本得聚，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世尊！是不俱不同之意，云何有所成功德？不成不聚，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我當為汝說譬喻，諸有智之士以譬喻得解。於意云何，譬如燈炷，始然之時，為用初明得然？為用後明得然？炷燋之時，為用初時明燋？為用後時明燋？」
須菩提言：「世尊！亦不用初頭焰得然，亦不離初焰因緣得然；亦不用後焰得然，亦不離後焰因緣。」
「須菩提！菩薩亦不用初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離初意因緣；亦不用後意得，亦不離後意因緣得。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從初發意至十住地，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世尊！云何從十住地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先從智地觀地具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從八輩觀地、薄地、離婬地、已辦地、辟支佛地、菩薩地、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地、佛地，具足佛地已，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於是十地學，亦

不從初發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離初發意得；亦不以後意得，亦不離後意得。」
須菩提言：「世尊！十二因緣起甚深。不以初發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離初發意因緣；亦不用後意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離後意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於意云何，意已滅，可復使更生不？」
「世尊！已滅不復生。」
「須菩提！意已生，為是滅法不？」
「世尊！是實滅法。」
佛言：「已滅法者是為滅不？」
「世尊！不也。」
「須菩提！於意云何，為正爾住不？」
「世尊」
「住如如住。」
佛告須菩提：「若如住者，真際住當住如如耶？」
「不也。世尊！」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如者為甚深不？」
「世尊！甚深，甚深。」
「須菩提！如者為是意耶？」
「不也。世尊！如非意。」
「須菩提！意為離如耶？」
「不也。世尊！」
「須菩提！如以如為相見不？」
「不也。世尊！如如不相見。」
「須菩提！如是行者，為行深般若波羅蜜不？」
須菩提言：「世尊！如是行者，為行深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言：「作如是行，為行何法？世尊！」
佛言：「作是行者，為無所行。何以故？行般若波羅蜜者無若干行。」
「世尊！夫如者，亦無若干，亦無作若干行。」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行何等？」
對曰：「為行畢竟無有二處。」
佛言：「行畢竟者，為有若干行？為有相行耶？」
「無有。世尊！」
佛言：「無相為有相念耶？」
「無有。世尊！」
佛言：「云何有相念？」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作是念有相無相。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具佛十種力及十八法，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漚恕拘舍羅於諸法無所念亦不不念。何以故？菩薩知一切諸法相皆空故。住空法，為眾生故，行三三昧，持是三昧教化眾生。世尊！菩薩摩訶薩何等三三昧？」
佛言：「住是三昧者，與空、無相、無願相應。一切眾生皆著於空，著於相、願。菩薩摩訶薩安處眾生，以空、無相、無願之法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以是三事教化眾生。」◎

◎摩訶般若波羅蜜夢中行品第五十九

爾時舍利弗語須菩提：「菩薩於夢中行三事三昧——空、無相、無願——於夢中行是，寧有益於般若波羅蜜不？」
須菩提報舍利弗言：「若於晝日有益於般若波羅蜜者，夜夢中亦當復有益。所以者何，晝夜夢中等無異。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若有般若波羅蜜者，於夢中便當念般若波羅蜜。」
舍利弗語須菩提：「若菩薩於夢中有所作，寧有所成受不？如佛所言，諸法如夢，是故無所成無所受。何以故？夢中初不見有法有所成者、有所受者亦無所得。若夢覺已，寧有所得不？」
須菩提言：「若於夢中有所害殺，言：『我殺是快耶。』覺已，念夢中所作是云何？」
舍利弗言：「皆有因緣，無因緣終不起。」
須菩提言：「如是，如是！事有因緣。有緣有念，有念有事。事從聞見，便有覺意，便有著斷；不從不聞不見而有緣起。是故，舍利弗！以因緣故，有事起、有念生。」
舍利弗言：「云何，須菩提！所念所作，佛言皆寂？云何所作，有緣有起、有所成受？」
須菩提言：「起想便有因緣，有緣便有事，有事便有念。」
舍利弗言：「若菩薩於夢中行六波羅蜜，持是功德念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有所施作不？」
須菩提言：「今彌勒菩薩摩訶薩，為世尊所記，在是可問。彌勒能解，當從其問。」
舍利弗白彌勒言：「我所問者，須菩提言：『彌勒能解。』今仁者當為我等解。」
是時彌勒語舍利弗言：「卿等欲使我，當以名、以色、以痛想行識而發遣耶？當以何事而解說乎？當以色空而發遣耶？當以痛想行識空而發遣乎？色空亦無能發遣，痛想行識空亦無所發遣。我初不見

法有能發遣法者，亦無有受記莂、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亦無受莂處者，是法都無有二。」
舍利弗言：「如仁者所說，為得證也。」
彌勒答言：「雖作是說，我亦不得證。」
舍利弗意念：「彌勒菩薩辯才深入於六波羅蜜中，種種發遣而無所倚。」
佛告舍利弗：「汝頗見是法得羅漢證者不？」
舍利弗言：「世尊！不見是法有得證者。」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念言：『是法已受莂，是法當受莂，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菩薩作是行，為行般若波羅蜜亦不有疑；我當得阿惟三佛亦不疑不得。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檀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飢渴者，衣不蓋形孤貧窮厄不能自存者，當起大哀願：『我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使我境界無有是輩困苦之類；使我佛土所有衣服飲食之具，如四天上、如忉利天第六天王，所有飲食衣服自然。』須菩提！菩薩作是行者，便為具足檀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尸波羅蜜，若見眾生有不慈意殘殺眾命、邪見疑網、犯十惡者，見有短命多病、少威醜無顏色、形殘羸劣極下賤者，起大悲意：『使我奉行尸波羅蜜，我得佛時，使我境內無有是輩。』菩薩如是為具足戒，疾得阿惟三佛不久。須菩提！菩薩行羼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瞋恚意，捶杖刀矛瓦石相加相傷殺者，起大願言：『我當行忍，至得佛時，令我境內無有是輩、諸惡事者。我作佛時，令我國土中一切眾生，皆同慈意和志相視，如父如母若兄若弟相向無害。』菩薩作是行者，為具足忍，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惟逮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於三乘法起相懈怠無精進者，復起大願：『我當自勉精進不懈，我得佛時，令我國中眾生精進於三乘法，各得度脫。』菩薩如是為具足精進，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禪波羅蜜時，若見眾生行五蓋事——一者、婬妖，二者、瞋恚，三者、睡臥，四者、調戲，五者、疑網——離於四禪、離四空定者，起大意願：『令我常當行禪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得佛時，令我國土一切眾生無亂志者。』菩薩如是為具足禪，疾得阿惟三佛不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犯惡者，若俗若道離正見者，行無道之事者，言無報者，言便斷者，言有眾生者。作是見已，起大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淨佛國土、教

化眾生。我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是輩邪見之事。』菩薩如是為具足般若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在於三際——一者、直見際，二者、邪見際，三者、亦不在邪亦不在正見際——『是以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人不見邪見、不聞邪見之聲。』菩薩如是，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泥犁、薜荔、畜生蠕動之類，當發大慈：『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我作佛時，令我國中不聞有三惡道之名。』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大地山陵溝坑、荊棘草木、不淨穢惡。發普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我得佛時，令我國土皆平如掌，令我國人不見諸穢。』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大地無有金寶但淳以土。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我得佛時，令我土地從下際以上淳以黃金為地。』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所戀著者，發是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我作佛時，令我國人莫有所戀著。』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四姓——剎利、梵志、田家工師、長吏將帥——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四姓淳以一姓。』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上中下家者，復發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中一切眾生，無是優劣有上中下。』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種種色，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人無若干色，皆悉端正得第一色。』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國主，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土無有王者之號，但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為法王。』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五趣之行，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使我國人皆令無有五趣之行，等以三十七品為行。』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見四種生——卵生、濕生、胎生、化生——發意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我作佛時，令我國中無有三生，等一化生。』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見諸眾生無有五通、無有光明，復發願言：『我作佛時，令我國中盡得五通，皆有光明遠有所照。』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有大小便利，發意願言：『我作佛時，令我國人等如天身，無復便利之患。』菩薩行六波羅蜜時，發大願言：『我作佛時，令我國土無有一日一月一歲十歲，都無此數。』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短命，發大願言：『我作佛時，令我國中人壽命極長無有限數。』菩薩如是，便具足六波羅蜜，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無有相者，發大願言：『我當勤力行六波羅蜜，我作佛時，令我國人普得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若見眾生無有善本，『我成阿惟三佛時，令我國人具足善本，等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作是念者，具足六度，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言：『我當勤力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令我國中無有三垢四病。』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時，言：『我當勤力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我作佛時，使我國中無有二道之名，普等至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成阿惟三佛，使我國土中不聞頑很之名。』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當作是念：『我未便成阿惟三佛，先當知我壽命、光明、比丘僧數，然後乃成阿惟三佛。一切無有能知我年壽劫數、比丘數者。』菩薩如是，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作如是念言：『我作佛時，令我一國大如恒邊沙佛國。』菩薩如是，為具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疾近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當作是願：『生死道長，眾生甚多，虛空無邊，眾生之性亦無有邊；於中亦無生者亦無泥洹者。』如是念者，為具足六波羅蜜，疾近薩云然。」

摩訶般若波羅蜜恒加調品第六十

爾時坐中有一女人名恒加調，從坐起，整衣服，為佛作禮，長跪叉手白佛言：「我亦當奉行六波羅蜜攝取佛國，如世尊說般若波羅蜜事。」是女人歎佛已，以金銀花及水陸花、著身瓔珞、金色之氍毹而以散佛。當頭上化成四柱寶交露臺，嚴事淨如是未曾有。是女人言：「持是功德施與眾生，皆共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爾時世尊知女人意便笑。如諸佛法，若干色光從口中出，遍照諸十方無央數佛剎，遶身三匝還從頂入。

時阿難從坐起，整衣服，長跪叉手白佛：「佛何因笑？願聞笑意。」

佛告阿難：「是恒加調弟，當來之世當作佛，號名金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畢女人身，受男子形，後當生於妙樂佛國，於彼國修梵行。是菩薩摩訶薩在所生國，常有金華名號。於彼剎盡其壽，普遊諸國，從一佛至一佛，不離諸佛。阿難！譬如轉輪聖王從一觀至一觀，從生至竟足不蹈地。是金華菩薩亦復如是，至成阿惟三佛未曾不見佛。」

時阿難意念：「是金華菩薩後作佛時，諸會菩薩為是佛會。」

佛知阿難意之所念，告阿難言：「如是，如是！當知彼時菩薩會者是為佛會，彼比丘僧甚多，不可計、不可以千數萬數億數、無有限量。阿難！是金華菩薩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時，其國土所有一切眾惡諸不善事悉皆無有，如向所說般若波羅蜜淨妙國土等無有異。」

阿難白佛言：「世尊！是弟從何佛以來殖功德本？」

佛告阿難：「是弟乃從提恕竭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始發尊意，亦復以金花散提恕竭佛。散彼佛時，意亦願言：『持是功德，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如我以五華散提恕竭羅佛上，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時彼佛知我功德具足，便記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劫。是金華菩薩爾時見我受記，便發願言：『我亦當受劫，如是菩薩受劫。』阿難！是金華菩薩乃從提恕竭羅初始發意。」

阿難白佛言：「世尊！是女人以辦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阿難：「如是，如是！是弟以為成辦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三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四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相行願品第六十一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行空三昧、無相三昧、無願三昧？當云何入？當云何行？當云何行三十七品？當云何念？」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觀五陰空，乃至欲界，色、無色界觀空。當作是觀意而不亂，於諸法無所見。適無所見，於諸法不作證。何以故？善學於空法故。至於得證，亦不斷諸法，不決定於諸法；所可得證，亦不見證，亦不見是法。」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如佛所說菩薩不於空法取證？云何住空而復取證？」
佛告須菩提：「觀空具足無所乏短，亦不念言：『我當受證。』是亦非證。菩薩之法所應所行，不以證為期，但以行為期。菩薩亦不定意，亦不有所而係意，於三十七品而不耗減，亦不受漏盡之證。何以故？菩薩摩訶薩以具足於深妙之法故。何以故？菩薩已住於三十七品，作是知言：『是為行時，非為證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言：『今正是行五波羅蜜時，非是證時。今正是行三十七品時，非是證時。今正是行三三昧時，行十種力、四等、大慈大悲，是行薩云若時，非是須陀洹、羅漢、辟支佛道證時。』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因三三昧，行空、無相、無願三昧；因三十七品，行根、力、覺意法亦不取證；因三十七品而作作行，不受聲聞證。須菩提！譬如士夫，端正勇健猛於兵法，堅持鎧杖具足悉曉，六十四能皆明諸術。眾人無不愛敬者，所作事物無不成辦，見眾敬侍倍復歡喜。若以他事當有所至，道過厄難危險之處，多有怨憎，彼怨家者亦復勇猛，所將群從父母大小莫不驚怖。時勇猛者安隱父母慰諸群從，言：『莫有恐畏，我有術能無所乏短，自當得脫此諸厄難。』既得脫難降伏怨敵而無所害，以至所在安隱，父母群從莫不歡喜。所以者何？用是男子勇健雄猛具足諸術無乏短故。」
佛告須菩提：「菩薩以四等意慈悲喜護，為眾生故具足六度，未得漏盡，開薩云若之大徑路，以住於空、無相、無願，亦不以空、無相、無願隨至為證，具足不墮羅漢、辟支佛地。譬如眾鳥飛行空中，而不墮地亦不住空。菩薩如是，行空、無相、無願三昧而不取證，度於羅漢、辟支佛地，悉當具足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及十八

法、薩云然慧，終不取證。須菩提！譬如士夫壯勇多力善於射術，仰射虛空，尋以後箭射於前箭，箭箭相柱，不得令箭有墮地者。意欲令墮，便止後箭不復射者，爾乃墮耳。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為漚惒拘舍羅所持，殖諸功德，具足一切眾善之本。一事不具，終不中道取證。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功德具足，爾乃於真際作證。是故，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具足是上諸法。」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學是，謙苦甚難。作是學者，為學真際，是為學如，為學法性，為學本空，為學自空，為學三脫；如是所學而不中道有厭。世尊！大哉，甚奇甚特！」

佛告須菩提：「所以者何？菩薩有願志，不捨一切眾生故。須菩提！菩薩若有意不捨眾生，盡當度脫一切眾生。於無端緒之法出生三脫門，當知是為漚惒拘舍羅。菩薩要當成薩云若慧，終不中道真際取證。

「復次，須菩提！菩薩欲得觀知諸深法處者——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及三脫門——當作是念：『一切眾生，長夜常有我想、人想，有壽命想，有見知想；所念所作皆依是想。』是故菩薩摩訶薩普見眾生有是輩想，欲為眾生除是念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為說法，行空三昧，無相、無願。雖作是行，終不中道取羅漢、辟支佛證。須菩提！用是菩薩有是願故，功德具足故，亦不中道取證。不失四禪，不失四等及四空定，不失三十七品法及三脫門、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不失十力及十八法，便得具足諸所有之法，終不失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諸有菩薩為漚惒拘舍羅所護持者，具足功德，善法轉增，諸根通利，過於羅漢、辟支佛根。

「復次，須菩提！菩薩常念眾生行四顛倒，有常想、有淨想、有樂想、有我想。『當為是輩，我當行道，成阿惟三佛時當為說法，為說無常，為說不淨、無樂、無我。』菩薩如是意行具足者，是為漚惒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悉當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大悲四等、三十七品、無願三昧，然後乃當坐佛三昧真際取證。菩薩作是念言：『一切眾生常有倚著，常著吾我、著於壽命、著於五陰、著於六衰、著於十八法、著於四禪、著於四空定、著於四等。我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當使眾生皆無有是倚著之病。』持是意行，以漚惒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未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無願三昧，終不中道取證；具足諸願，爾乃取證。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意復念言：『眾生長夜常著想行或想念，男女、有色、無色想。我當勤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令我眾生無想著病。』以具足是念，以漚惒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十力不具足，及四無所畏、佛十八法未具足者，終不取證；

成諸功德，具足無相三昧，爾乃取證。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具足是行，不與三界共同行也。須菩提！菩薩行是三十七品，行三十七品已當問言：『菩薩云何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以空為證、以覺真際得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亦不證無相、無願，亦不證滅，亦不證所作，亦不證所生，亦不證無所有，而念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若有菩薩問諸菩薩：『若聞說空則當念空，若聞無相、無願當念無相、無願；若聞無所作當念無所作；聞無所生、無所有當念無所生、無所有。但當行空三十七品，不行無相、不行無願、不行無所作亦不行無所生。』須菩提！當知是菩薩未受記莂，未從諸佛受記莂。何以故？阿惟越致菩薩亦不作是念，亦不作是行，亦不作是說，亦不作是想，但行阿惟越致菩薩事，但念是事，但行、但說、但想是事。須菩提！當知是菩薩已過諸地，如阿惟越致地，以過阿惟越致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菩薩為得阿惟越致不？」

佛言：「若有菩薩聞六波羅蜜、若不聞，所作行事如阿惟越致菩薩。」

須菩提白佛言：「多有人行佛道者，少有如阿惟越致菩薩所行者。何以故？少有菩薩受阿惟越致慧地記莂。受阿惟越菩薩莂者，為已遠離上諸想著不具足事。是菩薩摩訶薩，諸天、世間人無能及者。」

摩訶般若波羅蜜阿惟越致相品第六十二

佛告須菩提：「菩薩夢中不近羅漢、辟支佛地，亦不近三界亦不壞三界，亦不起意，視諸法如夢、如響、如幻、如熱時焰，視諸法如化而不作證。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夢中見佛與若干百千不可計數四輩之眾圍繞說法。從佛聞法即解中義，所作常不離法，所說不失法則。須菩提！當知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夢中見佛如來踊在虛空，身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變化神通，為比丘僧說法變化，使人詣他佛土施作佛事。須菩提！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夢中若見郡縣兵起相殺，若有火災，若見虎狼師子毒蟲諸恐畏之事憂悲苦惱，若見飢餓，若見喪失父母兄弟親友知識。夢見是已，不恐不怖。於夢覺已，便作念言：『三界所有皆如夢耳。我當精進，成阿惟三佛已，當為三界眾生說法。』須菩提！是為阿惟越致相。」

佛告須菩提：「一切人盡當云何知是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若見泥犁、薜荔、禽獸三惡趣中諸勤苦者，當發願言：『我當成阿惟三佛時，使我國中無有三惡趣。何以故？夢中所有及一切諸法，一法無有二。』當知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夢中見泥犁中火燒湯煮，覺已念言：『我於夢中所見形像及其災變，若於夢中自見阿惟越致相，便作誓言：「如我所見，泥犁中火即當滅去。」』若火滅湯冷，當知是菩薩以受記莂，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阿惟越致相。若是火焰燒一家至一家，燒一里至一里，或燒一家不燒一家，或燒一里不燒一里，中有為火所燒者，當知被燒家人斷法所致，皆是斷法餘殃。從是以來，斷法餘殃悉畢，是為罪滅福生。是為阿惟越致相。」

佛告須菩提：「今我當說阿惟越致像貌相行。若有男子、女人為鬼神所持，是菩薩便作是念：『過去諸佛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審授我莂者，所作願行清淨無穢，不應墮羅漢、辟支佛地，亦無羅漢辟支佛念，當成阿惟三佛者，亦不成亦不不成。假令諸十方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無所不知、無所不見、無所不覺，諸佛知我必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是鬼神當去。』若是鬼神不去者，當知是菩薩不從過去諸佛受其記莂。須菩提！若是菩薩為說經已，鬼神即為去，當知是菩薩以從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受記莂已。須菩提！以是像貌相行具足，是為阿惟越致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離漚恕拘舍羅，未行三十七品及三脫門，未逮菩薩位，未得菩薩三昧處，亦不從過去諸佛受莂。是菩薩往至是男子、女人所復言：『我審受莂，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是鬼神當去。』鬼神不為去，是菩薩故為說經法不止者。時魔波旬往至彼所，波旬念言：『我當令鬼神去。所以者何？波旬有威神，勝是鬼神。』時彼波旬便勅鬼神令去。是菩薩不知波旬令鬼神去，喜言：『鬼神用我故去。』便自貢高輕蔑餘人，語他人言：『我已從過去諸佛受莂已，其餘人皆未受莂。』用是貢高輕易人故，離薩云然，不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智慧；用是貢高，失漚恕拘舍羅，便墮二地：羅漢、辟支佛地。用至誠誓故，便起魔事，遠離真知識，墮魔羅網。何以故？不行六波羅蜜，不持漚恕拘舍羅故。須菩提，當知是菩薩為自作魔事。」

佛告須菩提：「菩薩未行六波羅蜜，未得漚恕拘舍羅，未逮菩薩位。以魔事故，波旬復來至菩薩所，作異被服語菩薩言：『善男子！如來已授卿莂，當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卿父母字某、卿兄弟妹姊字某、卿朋友知識親族字某、卿七世父母字某、卿從某國某縣某村落生。』若見菩薩體行和順，『卿前世時亦復柔軟。』若見才朗、若見行沙門十二法、若見節言，波旬隨形語菩薩言：『卿前世

時皆有是行，卿前世時亦行此十二法。』彼菩薩聞魔語說先世事，復自觀所作行，倍復貢高輕於同學。魔重語言：『過去如來已授卿莂，如卿所作功德不復轉還。』波旬或作比丘形像、或作父母、或作迦羅越形像而來，言：『卿必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以者何？卿盡有阿惟越致相行具足故。』」

佛告須菩提：「我所說阿惟越致像貌相行，彼菩薩獲無是相，當知是菩薩為魔所使，以聞是名譽貢高自可，輕易同學，形笑他人，無所復錄。用貢高故，是為魔事。◎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魔因緣，當覺魔事。何以故？是菩薩不行六波羅蜜故，不知魔事如，不知五陰如。彼菩薩用不覺魔事，聞前比丘說其記莂，今復聞是記莂名字，意中歡喜，便自念言：『以是證像，我今定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益復貢高，輕易他人，呼無所知。是菩薩無有阿惟越致相，便遠離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失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智，遠離真知識更得惡知識，當知是菩薩終不成就、墮二道地。若後久遠更諸勤苦生死極遠，乃當復得真知識、得聞般若波羅蜜，爾乃悔本所著受字，用是悔故乃得羅漢辟支佛。譬如比丘犯四事禁，現世不能得成四道。須菩提！是彼菩薩其罪重於四事之禁，用受名字著貢高故。置是罪事。其有犯是貢高、受字、受偽號者，其罪過於五逆。須菩提！若有名字受想著者，急當護魔覺微因緣。

「復次，須菩提！波旬復往至菩薩所，讚歎遠離說其功德：『如卿所行，佛所稱譽正當如是。』須菩提！如我所說菩薩遠離之法不爾，若在山間樹下獨處寂無人中，未必是為遠離之法。」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異遠離？」

佛告須菩提：「菩薩遠離，寂於聲聞、辟支佛念，寂於山間樹下獨處念。須菩提！菩薩如是，是為大遠離之法。菩薩如是當晝夜行，是為菩薩寂然遠離。若在人間，隨我寂教者雖在城傍，為與山澤等無有異。若受魔教便止遠離，墮於羅漢、辟支佛地，不應般若波羅蜜，不具足薩云然事。作是行念者，非是清淨之法。雜糅羅漢、辟支佛意，更反形笑輕易人間清淨行者。人間行者亦不雜糅羅漢、辟支佛意，反更輕易之。亦復輕易得禪、惟無、三昧者，輕易得神通者。菩薩無漚惒拘舍羅者，雖在絕曠百俞旬外，億千萬歲禽獸飛鳥所不至處，鬼神盜賊所不至處；雖久在中，不知菩薩遠離之法，會無所益。受波旬教行遠離者，不樂我所教遠離也，亦復不能具足遠離之法，亦復不在遠離法中。何以故？以去是遠離法遠故。適去是遠離法遠已，時魔波旬在虛空中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是為佛之所說，是真遠離法。汝行是遠離法，可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彼妄遠離菩薩得是讚歎已，便歡喜貢高，輕易是真遠離者，

反誹謗言是為憒乎，謂為不淨憒鬧志亂。有不淨者反呼為淨，不應敬者更敬之，應所敬者更輕慢之。何以故？『我為諸天及人非人所見勸助恭敬，我所行者真為是行。汝在城傍，誰當來恭敬讚歎汝者？』是人於城傍善男子、善女人求菩薩道者，於前貢高言：『諸天來語我當得道時日數。』須菩提！當知是貢高菩薩輩如旃陀羅([旃-方+示]陀羅者晉言主殺人獄卒)。是輩之人在諸菩薩中為大瑕病，是為倚法像如菩薩，是為天上人中之大賊，亦復是沙門像法之中為大賊，復是善男子、善女人之中大賊。如是輩人，不當與共從事，亦不當與相見坐起語言飲食。何以故？是輩之人貢高頑佷故。若有菩薩不欲捨薩云然，不欲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莊事欲得求阿惟三佛者，欲救一切眾生者，當遠離是輩之人。不當與共從事自修其行，莫與往來。常當有厭意於世間，不當受三界之樂，常當慈哀加於眾生，當為是輩倒見之人起大悲意，當自念言：『令我世世莫有是曹非法之事，若有是意，疾令滅之。』須菩提！當知是輩菩薩自起神通。

「復次，須菩提！若有菩薩至誠莊事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與真知識從事。」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真知識？」

佛告須菩提：「諸佛世尊是菩薩真知識，諸菩薩摩訶薩亦是菩薩真知識，諸弟子眾亦是真知識；當知是為菩薩真知識。真知識者，常為菩薩解說般若波羅蜜分別其事。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八法、如、真際、法性，是為菩薩真知識也。六波羅蜜者是世多羅，六波羅蜜者是道，六波羅蜜者是大明，六波羅蜜者是為大炬，六波羅蜜者是大智光明，六波羅蜜者是護，六波羅蜜者是歸，六波羅蜜者是父是母，六波羅蜜者是三十七品，六波羅蜜者是薩云然，六波羅蜜者除人諸習緒。何以故？須菩提！三十七品者，是過去當來今現在十方諸佛之母。何以故？去來今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從三十七品中出生故。是故，須菩提！菩薩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淨佛國土、教化眾生者，當以四事饒益攝眾生：一者、施，二者、愛，三者、利，四者、同義；以是四恩事益於眾生。須菩提！我觀是義，故說是事。三十七品者，則是菩薩摩訶薩父母，則為是舍，是則為護，是則為燈明。須菩提！菩薩不欲隨他人教住者，欲斷一切眾生狐疑者，欲淨佛國、教化眾生者，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者廣說菩薩之行，是諸菩薩所應當學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般若波羅蜜相？」

佛言：「般若波羅蜜如虛空相，亦非相亦不作相。」

須菩提言：「世尊！頗有因緣可知般若波羅蜜相不？以相知諸法不？」

佛言：「如是，須菩提！欲知般若波羅蜜相，如諸法相。何以故？諸法寂故，諸法常淨故。以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相則諸法之相，以空寂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寂、若諸法空，云何知諸法有著有斷？空之寂亦不斷亦不著，亦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空寂中亦不有法，於空寂中亦不見得阿惟三佛者。世尊！我等云何當知是義？」
佛告須菩提：「眾生長夜著吾我行。」
須菩提言：「爾。世尊！眾生長夜著吾我行。」
佛言：「云何為知吾我空寂不？」
須菩提言：「爾。世尊！」
「須菩提！知眾生以吾我故久在生死不？」
須菩提言：「爾。世尊！以眾生著吾我故，久在世間更受勤苦便知有著。」
「須菩提！無吾無我、無有受者，亦不久在世間，亦不久受勤苦，亦不著便不斷。」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作如是行者，不於五陰行，亦不於三十七品作行，亦不行四無礙慧。何以故？不見有法有可行者，亦不見法當可行者。菩薩如是行者，諸天、世人無能動者、無能伏者，羅漢、辟支佛無能及者。何以故？所住處無有能逮故。世尊！行薩云然菩薩所住，無有能及者。菩薩如是，疾近薩云然。」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閻浮提眾生盡得人道已，皆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供養承事盡其壽命，持是供養之福，施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其福寧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教人，具足為說、解其中慧，意不遠離應薩云然念。乃至三千大千國土眾生皆得為人，若有善男子、善女人皆教使行十善地，立於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又立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持是功德施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善男子、善女人功德寧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持般若波羅蜜宣示他人，具足為說、解其中慧，意不遠離薩云然念者，出於賢聖之表。何以故？除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唯當有是菩薩摩訶薩。何以故？以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有大慈行故。行般若波羅蜜，見諸眾生趣死地故便起大悲，以是行故便得大護不與想俱，便得大喜具足四等。須菩提！為菩薩大智之明。大智明者，則六波羅蜜明是。是善

男子、善女人雖未得道，為一切眾生作救，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動還，所受供養衣服飲食、床臥醫藥、一切珍寶，以行般若波羅蜜故，必報眾生信施之福，疾近薩云然。須菩提！若不欲癡妄受人施者，若欲示眾生之道徑者，若欲解無所有者，若欲度脫牢獄中人者，若欲與一切眾生眼者，身所行當應般若波羅蜜；有所語言亦當應般若波羅蜜意。應般若波羅蜜者，他餘之意亦不得其便，當作方便晝夜念般若波羅蜜莫有斷絕。須菩提！譬如士夫曾得摩尼寶，後復得之，大歡喜踊躍。後復失之。失是寶已甚大愁憂，憶想是摩尼寶，坐起無忘不離須臾，自念：『我云何欻亡此大寶？』」
佛告須菩提：「菩薩離於薩云然念，亦如彼人失大珍寶，坐起不忘須臾之間。」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一切諸念無有止處，皆空皆寂？云何菩薩不離薩云然念，亦不從離中、亦不從念中可得菩薩，亦不從薩云然中可得菩薩？」
佛告須菩提：「若有菩薩知諸法自遠離，法性常住，道法及如、真際常住；非佛所作，亦非羅漢、辟支佛所可作。菩薩知是已，終不復離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空寂故，亦不增亦不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羅蜜自空寂者，云何菩薩與般若波羅蜜等，成阿惟三佛？」
佛言：「菩薩亦不與般若波羅蜜等，亦不增亦不減，真際亦不增亦不減，法性亦不增不減。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非一亦非二。若菩薩聞是，不怖不難亦不恐畏，當知是菩薩已住於阿惟越致地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念般若波羅蜜空，念般若波羅蜜無所有，為行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頗有離般若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者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空可行空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五陰行般若波羅蜜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六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乃至四無礙慧行般若波羅蜜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五陰之空、如及爾法、法性、四無礙慧空，行般若波羅蜜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是諸法不行般若波羅蜜耶？若不行是法，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頗見有法行般若波羅蜜者不？」
須菩提言：「不見也。世尊！」
「頗見般若波羅蜜菩薩有可行者不？」
須菩提言：「不見也。世尊！」
「於須菩提意云何，汝所不見法為可得不？」
「不也。世尊！」
佛言：「不可得法為有生滅不？」
「不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如菩薩無所從生法忍，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薩亦復如是。若菩薩學，承用如來四無所畏、四無礙慧習行是法，終不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慧、薩云然慧、摩訶衍慧。何以故？菩薩摩訶薩得無所從生法忍，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耗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從諸法無所生中，授諸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薩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從所生法中授諸菩薩薩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亦不從無所從生法授菩薩薩，亦不從有所生中授菩薩薩。如是，云何授諸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薩？」
佛告須菩提：「頗見法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薩者不？」
須菩提言：「世尊！我亦不見法有授記薩者，我亦不見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見當得者，亦不見已得者。」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於諸法無所得。菩薩亦不念言：『有阿惟三佛。』亦不念言：『我當得阿惟三佛。』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分別，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分別故。」◎

◎摩訶般若波羅蜜釋提桓因品第六十三

爾時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甚深微妙，難曉難了、難解難知、不可思議，以本淨故。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書持學者，為已具足從大功德來，想著之意為不復生，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想著。」

佛告釋提桓因言：「如是，如是！拘翼！有行般若波羅蜜者，不從小功德來。拘翼，閻浮提滿中眾生，皆行十善、四等、四禪及四空定。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書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受學如其教住，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聽餘念。其福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可以譬喻為比。」

爾時有異比丘語釋提桓因言：「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守行奉持般若波羅蜜，轉復教人者，其功德出彼閻浮提眾生所作者上。」

釋提桓因語是比丘言：「善男子、善女人於般若波羅蜜中一發意，勝閻浮提所作十善、四禪、四等、五通者上；何況奉行書持諷誦如中教者，皆過諸天、阿須倫、世間人上。是菩薩不獨過諸天、世間人，乃過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上。不但過是上，乃至菩薩行五波羅蜜無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者上。菩薩如般若波羅蜜教住者，出諸天、世人上，諸天世人皆不能及。如般若波羅蜜教住者，為不斷薩云然種地住，終不離如來名號菩薩行，如是終不失道場。菩薩摩訶薩所行如是，為欲拔出眾生沈沒長流者，如是學者為學菩薩所學，不學聲聞、辟支佛學。菩薩如是學者，諸四天王當來至是菩薩所言：『善男子、善女人勤學疾學，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坐於道場時，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持四鉢，今在是間當奉不久。』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者，諸釋提桓因亦當復來勸助是善男子、善女人；須焰天子將諸焰天子來下，兜率天子將諸兜率天子來下，諸尼摩羅天皆悉來下，諸波羅尼蜜天亦悉來下，乃至首陀會諸天皆悉來下，至是行深般若波羅蜜菩薩所。十方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常念是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行是深般若波羅蜜者，諸可世間所有厄難勤苦之事，了無復有。須菩提！是為行般若波羅蜜者現世功德之報。一切世間皆有四病，一事動者，身中諸根無不受痛。以受痛故，意便受惱。是諸病惱不復著是菩薩身，用行深般若波羅蜜故；是為現世功德之報。」

爾時阿難意念：「釋提桓因自持辯才說？以佛事說？」

釋提桓因知阿難意之所念，語阿難言：「我之所說，皆是佛事。」

佛告阿難：「釋提桓因所可說者，皆是佛事因緣。若菩薩學習念般若波羅蜜時，三千大千國土中魔皆生狐疑：『今是菩薩當為真際作證，取聲聞、辟支佛道耶？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阿難！若有菩薩不離般若波羅蜜時，魔復大愁毒。爾時魔復起大風，欲使是菩薩恐怖有難起懈怠之意，欲使菩薩於薩云然念中起一亂意。」

阿難白佛言：「世尊！魔為都盧嬈亂諸菩薩耶？有不嬈者？」

佛告阿難：「有行亂者，有不亂者。」

阿難白佛言：「有嬈者誰？不嬈者誰？」

佛言：「菩薩從本聞般若波羅蜜時，意中不樂不解者，波旬便往嬈亂。若聞說深般若波羅蜜時，意中狐疑，言：『為審有是耶？為無有耶？』用是故，波旬往嬈。
「復次，阿難！若有菩薩遠離真知識，便不聞不知般若波羅蜜，不解其事意便不樂，是故波旬復往嬈亂。
「復次，阿難！若有菩薩遠離般若波羅蜜反持非法，用是故，魔得其便。
「復次，阿難！菩薩失般若波羅蜜，更歎非法。魔即歡喜念言：『彼說非法之事，當有若干伴輩，當滿我願，復并使餘人墮於二地羅漢、辟支佛是也。』
「復次，阿難！若有菩薩聞說深般若波羅蜜時，便意念言：『是深不能大深耶？』作是念者，魔便念言：『我今已得子便。』
「復次，阿難！若有菩薩向餘人貢高言：『我能行六波羅蜜，汝不能行。』是菩薩為魔所得便。阿難！時魔波旬大歡喜踊躍。
「復次，阿難！若有菩薩自怙智慧、自怙種姓、自怙其善、自怙知識，便起貢高下於他人，亦無阿惟越致相行像貌，專自貢高輕賤他人，便語人言：『汝亦不在菩薩種姓之中現，汝亦不在摩訶衍中。』爾時波旬歡喜念言：『今我境界宮殿不空，增益三惡趣，我種姓不損。』魔常伺是菩薩，欲使說非法之事，欲使眾人皆聞非法，亦當邪見增益勞垢，造顛倒行顛倒於法，身口意錯貪著邪福。從是因緣增益三惡趣，魔之眷屬宮殿益多。爾時波旬倍歡喜踊躍而自娛樂。
「復次，阿難！若行菩薩道者，與聲聞道家共爭。魔時念言：『是善男子離薩云然遠，不近大智。』所以者何？鬪爭怨恚非薩云然道，是三惡之業。
「復次，阿難！菩薩、菩薩自還共爭，波旬念言：『兩離佛遠，失薩云然，是二菩薩俱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以者何？是善男子所造，是三惡業，非薩云然。
「復次，阿難！未受莂者與得記莂菩薩共爭，興起惡意，隨其意起多少之數，却若干劫。雖起爭意，如故不捨薩云然者，當却劫數若干徑路，然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阿難白佛言：「世尊！乃當更爾所劫數，於其中間寧有除不？」
佛告阿難：「我為三乘說法，隨其意起多少之數，各盡其事，無有中間減少之除。」
佛告阿難：「若菩薩、菩薩共爭，若恚若罵懷恨不悔者，我不說有除，當更劫數勤行僧那，然後乃成。若有菩薩鬪爭恚已，便自悔言：『是利難得，我今當為一切下屈，今世後世當使眾生皆共和解。我今云何惡聲加人而念人惡？我終不敢復作是事，當如聾羊當

自除過，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度脫眾生。云何起恚而自陷溺？不當起恨，不當陷溺。』爾時菩薩適起是意已，魔波旬不能得其便。
「復次，阿難！行菩薩者不當與聲聞家共止，若共止者不當與爭。所以者何？當自念言：『我不應得與是輩人起恚共爭，我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度諸苦厄。』」
阿難白佛言：「世尊！菩薩、菩薩自共住止，其法云何？」
佛告阿難：「菩薩、菩薩共止之法，相視當如世尊共止。所以者何？當作念言：『是我真伴，共乘一船。彼學我學，是為同學，共行檀波羅蜜至薩云然。若彼意憒不順薩云然者，我所不應。若彼意定不離薩云然者，我亦應爾。』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者，為共等學。」

摩訶般若波羅蜜問等學品第六十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摩訶薩之等所應學者？」
佛告須菩提：「內空、外空是菩薩摩訶薩之等。五陰自空，乃至于道道亦自空。須菩提！是空為是菩薩摩訶薩之等。於是等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學消五陰為學薩云然？五陰不染為學薩云然？學滅五陰為學薩云然？不生五陰為學薩云然？乃至四無礙學為學薩云然？」
佛告須菩提：「如所言，學消五陰為學薩云然，乃至學無所生為學薩云然。」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五陰所有如乃至道如及世尊如。是諸如，頗有減盡滅時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言：「菩薩如是學，為學如、為學薩云然。如亦不盡，亦不減亦不滅。如是學，為學如、為學薩云然。菩薩如是學，為學六波羅蜜、為學三十七品、為學佛十八法、為學薩云然。」
佛告須菩提：「菩薩作如是學，為度諸學表、為第一學。如是學者，諸天及魔不能壞敗。作如是學，疾近阿惟越致。如是學者，為習尊業、為習如來。如是學者，為導御眾生。如是學者，為淨佛土，為學大慈大悲，為學教化眾生。須菩提！菩薩如是學者，為學三合十二法輪轉，度脫眾生。如是學者，為學不斷佛種。如是學者，為學開甘露法門。作如是學，為學示無為法。須菩提！下劣之人不能學是。作是學者，為欲拔一切眾生生死之根。如是學者，為不入三惡趣，不生邊地，不生栴陀羅家。如是學者，不復聾盲瘖瘂跛蹇。如是學者，諸根具足終不缺減，無惡音聲，不犯十惡，終不

學邪以自生活，不為無反，復不與惡者俱。須菩提！如是學者，不生長壽天，用漚恕拘舍羅故。何等為漚恕拘舍羅？般若波羅蜜所說漚恕拘舍羅，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不隨禪計。如是學者，為淨一切諸法之力，淨羅漢、辟支佛力。」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之性皆自清淨，云何菩薩欲淨諸法？」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菩薩已淨性之本。學般若波羅蜜不厭不懈，是為學般若波羅蜜。是法非是凡夫愚人之所能學、所能知見，菩薩為眾生故，行檀波羅蜜至薩云然。菩薩學如，是為學十力，為學無所畏力。如是學者，出過眾生所為之表。須菩提！譬如地之所出，出金銀異寶，少少處出耳。如是，須菩提！少少人學般若波羅蜜，多有發聲聞、辟支佛意。少少人能行遮迦越羅福者，作粟散小王行者多。少少眾生能入薩云然者，多有人入羅漢、辟支佛道。須菩提！多所人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得成就者少少耳，多住羅漢、辟支佛地。須菩提！多有人行菩薩道、學般若波羅蜜者，至阿惟越致地者亦少少耳。用是故，須菩提！若欲堅住在阿惟越致地者，當學深般若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學般若波羅蜜時，嫉意不生犯戒意不生。恚意不生亂意不生。懈怠意不生、愚癡意不生、三毒意不生、疑意不生、五陰意不生，乃至道意不生。何以故？須菩提！是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時，不見法有所生者，於無生法亦無所得亦無所起。是故菩薩學持深般若波羅蜜，為悉總持諸波羅蜜。何以故？菩薩學深般若波羅蜜時，諸波羅蜜皆悉隨從。譬如著吾我之人，悉總持六十二見。是故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諸波羅蜜皆悉隨從。譬如人欲死時，風先命去，諸根悉滅。須菩提！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時，諸波羅蜜皆悉入中。菩薩欲出過諸波羅蜜表者，當學深般若波羅蜜。學深般若波羅蜜者，為學人中最尊上。須菩提！三千大千剎土其中眾生寧為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一閻浮提眾生尚多，況乃三千大千剎土所有眾生？」

佛言：「令此眾生盡得入道，悉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有菩薩一一供養衣被飲食、眾所當得，盡其壽命。其福寧多不？」

須菩提言：「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善男子、善女人至意念般若波羅蜜也。何以故？是深般若波羅蜜者，是諸菩薩摩訶薩之大益，能使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欲在眾生之上，一切眾生為無所歸、無所依怙，欲受其歸，欲為作依怙者，欲為盲人作明導者，欲求作佛者，欲得佛境界者，欲作佛遊步者，欲為佛師子音響者，欲撞擊佛鐘鼓

者，欲放大蠡音者，欲為佛會講說佛法義、決斷眾人諸狐疑者，悉欲得是者，當學深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所有三界諸善之福德無事不得。」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寧復得羅漢、辟支佛之福德耶？」

佛言：「亦得羅漢、辟支佛之福德，但不於中作證耳。以智慧觀察羅漢、辟支佛慧即得過，不於中住，自上菩薩位。菩薩作如是學者，去薩云然不遠，疾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如是學者，為諸天、阿須倫之福祐。如是行者，過諸羅漢、辟支佛上，疾近薩云然。須菩提！如是學者，不久行般若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菩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當知是為不耗減法，不遠薩云然，疾近三乘慧。菩薩若復反作念言：『彼此般若波羅蜜便不逮薩云然。』作是念者，為不行般若波羅蜜。若復此彼深般若波羅蜜，不知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亦不知般若波羅蜜為誰，亦不知誰當於般若波羅蜜中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復作是念：『般若波羅蜜，亦非彼亦非此，亦無從中出者，法性常住，如、真際，有佛無佛法性常住。』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者，為學般若波羅蜜。」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四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五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親近品第六十五

爾時釋提桓因意念言：「菩薩行六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尚出眾生之上，何況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若有發意念薩云然者，為得壽命中之最、人中之善利，何況發意欲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未發者當親近之。」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花而散佛上，散已發願言：「若有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令具足法願，具足薩云然願，具足自然法願，具足無漏法願。」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如我意願，其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不復欲令動還墮羅漢、辟支佛地，為下大乘，終不墮於羅漢、辟支佛乘，倍復發願精進，願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見三界中所有諸勤苦者悉為作護。如是具足菩薩意念：『我等已度，當復度不度者；我已安隱，當復安餘；我已泥洹，當復度餘令得泥洹。』」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代初發意菩薩歡喜者，為得幾所福？久發意菩薩復代歡喜，得何等福？阿惟越致菩薩代其歡喜，復得幾福？至一生補處菩薩代其歡喜，復得幾福？」

佛告釋提桓因言：「拘翼！是四天下尚可稱知斤兩；代其歡喜者，其福不可稱。三千大千剎土亦可稱知；代其歡喜者，福不可稱計。拘翼！三千大千剎土其中海水，取一髮破為百分，以一分髮盡滍海水，尚可數知幾滍；從代歡喜功德(此間有三十五字重複，書准丹本除)，福不可計量。拘翼！阿僧祇佛剎所有境界虛空，持斛斗升合量空，尚可知幾所；從代歡喜功德，福不可計量。」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諸不代初發意菩薩歡喜者，是為魔之所使；不代歡喜者，是魔官屬人，從魔中來。何以故？有代發意歡喜者，是為壞魔故。諸欲不捨敬三尊，亦不一相亦不二者，當持是代歡喜意，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如是，拘翼！發是代歡喜意者，得至佛國供養諸佛。所以者何？阿僧祇人初發意作功德代歡喜故，從初發意菩薩至于十住阿惟顏菩薩所作功德，皆代其歡喜。持是功德，疾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成阿惟三佛已，無央數不可說阿僧祇眾生皆當得度。以是故，拘翼！是善男子、善女人有初發意者，當持代歡喜之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以意求亦不離意。代阿惟越致及一生補處歡喜，以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以意求而不離意。」

須菩提言：「是意如幻，云何能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於汝意云何，汝見是意如幻不？」
須菩提言：「不見也。世尊！我不見如幻，亦不見意非幻。」
佛言：「亦非法頗見是意不？頗非見幻不離意，見是法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
須菩提言：「不見也。世尊！我不見法，當持何等起為有為無？法常自寂，不可以有得亦不可以無得。若法常寂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無所有者亦復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世尊！一切諸法亦不可得亦無有故。世尊！六波羅蜜常寂，乃至于道亦復常寂。法亦不應當念，亦無有法而將來有。般若波羅蜜常寂，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常寂。」
須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羅蜜三耶三菩亦寂之中，云何逮覺？」
佛言：「善哉，善哉！薩云然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寂。須菩提！般若波羅蜜及薩云然不寂者，亦非般若亦非薩云然。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薩云然寂，亦不因般若波羅蜜成阿惟三佛，不離般若波羅蜜得阿惟三佛；不得般若波羅蜜者，終不得阿惟三佛。」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所行甚深。」
佛言：「如汝所說，菩薩所行入甚深苦行。雖謙苦行，不於法中中道取證，墮於羅漢、辟支佛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我從佛所聞，菩薩不為謙苦。何以故？亦不見是可得證者，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可取證者，亦不見法當取證者。諸法皆不可得者，有何等義、有何等法、有何等般若波羅蜜，當可取證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
須菩提言：「菩薩行者為無所得行。菩薩於無所得法中，還諸法無限之限事。世尊！若有菩薩聞說是事，不却不難亦不懈怠，是為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見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作是念：『羅漢、辟支佛地離我遠，薩云然離我近。』世尊！譬如虛空，亦無近遠之念。何以故？虛空無分別故。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亦無是念：『二道離我遠，薩云然離我近。』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分別故。譬如幻人亦不自念：『師離我近，觀人離我遠。』何以故？幻人無念故。譬如光影無有念：『我所因者離我近，餘離我遠。』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無所愛。世尊！般若波羅蜜亦如是，譬如如來無有念故。譬如如來所化亦不念：『二道離我遠，佛離我近。』何以故？化以如來無念故，般若波羅蜜無有念故。譬如如來所作亦不念：『二道離我遠，佛道離我近。』何以故？化如來亦無念故。般若波羅蜜亦無念：『二道離我遠，佛離我近。』譬所為作事亦無念可說，般若波羅蜜事亦如作，亦無念故。」

尊者舍利弗語耆年須菩提：「但般若波羅蜜無有念耶？」
須菩提言：「六波羅蜜亦無有念，五陰五情亦復無念，眼色六入亦復無念，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至三脫門、佛十種力、十八法、四無所畏、四無礙慧、薩云然事，亦無有念，乃至于道亦復無念，有為性亦無念。」
舍利弗言：「若諸法無念，何從有五趣？云何復有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及佛世尊？」
須菩提言：「諸眾生因四顛倒而起、四顛倒而造作事，身口意行隨受其像，便有疑應，故有泥犁、薜荔、獸、人中、天上。」
舍利弗言：「云何有須陀洹乃至三耶三佛？須陀洹道亦無念，乃至三耶三佛道亦無念。諸過去當來無所著、等正覺，及現在十方諸佛，無念已盡滅。以是故，舍利弗！當作是知，一切諸法皆無念，信如是法性、真際故。舍利弗！菩薩當以無念行般若波羅蜜。以無念行般若波羅蜜故，便得逮覺無念之法。」

摩訶般若波羅蜜牢固品第六十六

於是舍利弗語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為行不牢固耶？」
須菩提報言：「如是，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為行不牢固。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有牢固，乃至薩云然亦無有牢固亦無不牢固。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牢固尚不可得，乃至薩云然亦不可得見，何況有牢固？」
若干百千色、欲天子意念言：「諸有善男子、善女人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為作禮。既行般若波羅蜜而不中道取證，墮羅漢、辟支佛地，以是故當為作禮。於等法不取證故。」
須菩提語諸天子言：「菩薩於等法不取羅漢、辟支佛證，不足為奇。為阿僧祇人盟誓，亦不見有人而欲度脫眾生，是乃為奇。以是故，菩薩發意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為欲降伏眾生。欲降伏眾生者，則為欲降伏虛空。何以故？當知虛空、眾生皆悉寂故。眾生亦空、虛空亦空、如虛空之無牢固、眾生亦無牢固。諸天子！以眾生無有牢固故而結盟誓，是故菩薩摩訶薩為甚奇特。為眾生結盟誓者，則為與虛空共鬪所。為眾生結盟誓者，亦不見眾生亦寂，結盟誓亦寂故。菩薩聞是，不恐不懈不難不怯，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五陰寂故，眾生亦寂。云何五陰寂故眾生亦寂？以五陰寂故，六波羅蜜寂；以五陰、六衰寂故，內外空寂及有無空亦寂，以五陰、六衰寂故，十八性亦寂；五陰寂故，三十七品、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四無礙慧亦寂。以五陰寂故，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大

慈大悲及十八法，薩云然亦寂。菩薩聞是諸法皆寂，意不恐怖不難不怯，是為行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何以故菩薩不恐不懈為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言：「世尊！以無所有故不恐，以寂靜故不懈。菩薩以是無所有寂靜故，不恐不懈，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恐畏懈怠亦不可得見故。菩薩聞是恐畏亦不可，得復不恐怖，是為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恐畏皆不可得見故。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者，諸天梵釋皆為作禮。不但諸天釋梵為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禮，乃至首陀會諸天皆為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禮。須菩提！十方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念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為具足五波羅蜜，為具足薩云若。須菩提！若十方諸佛念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者，當知是菩薩成就佛不久。須菩提！一恒邊沙人悉使為魔，一一魔者所將官屬如一恒邊沙；假令爾所魔及將爾所官屬，欲共壞亂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者，終不能壞。有二事魔不能中道壞菩薩。何等為二？一者、觀諸法皆空，二者、不捨眾生。復有二事，魔不能壞。何等為二？一者、所作如所言，二者、常念諸佛。菩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諸天皆來勸助慰勞言：『善男子！今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久，是故莫得捨空、無相、無願之行。』如是行者，無所歸仰者而受其歸仰，無有依護者則為作依護，無有覆蓋者而為作舍，為冥者作大明，為盲者作眼目。何以故？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十方諸佛及眾菩薩、比丘僧眾，皆共稱揚說其名故。須菩提！譬如我說法時，稱揚讚歎寶造菩薩及識挽菩薩，我說法時稱譽妙樂佛國中諸菩薩修梵行者，我亦常稱譽彼諸正士。亦如十方諸佛歡喜顏色歎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從初發意菩薩欲具足行佛道，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成薩云然，十方諸佛亦復歡喜顏色稱譽說之。所以者何？少有菩薩有能順行應佛業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佛以歡喜顏色稱譽諸菩薩，為讚歎動還者、不動還者？」
佛告須菩提：「有行阿惟越致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亦有未受記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有佛為是輩說法，佛亦復讚歎說之。若有菩薩在妙樂佛國所學者，佛亦讚歎說之，諸佛所可歡喜顏色讚歎說者。「復次，須菩提！諸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知諸法無所生，未得無所從生；知諸法空，亦未得無所從生；知諸法淨，亦未得無所從生；知諸法無所有、無有堅固，亦復未得無所從生。諸佛歡喜顏色讚歎是輩菩薩，稱譽說其名字。是輩菩薩摩訶薩，以為滅羅漢、辟支佛地，當受記莂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地。有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者，諸佛皆歡喜稱譽讚歎之，亦當住於阿惟越致地逮薩云然。

「復次，須菩提！聞說般若波羅蜜時，亦不狐疑不却不懈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所說教。是菩薩當復至妙樂佛所，聞是般若波羅蜜。妙樂佛土彼諸正士見是間善男子、善女人，亦復歡喜。是人曾行般若波羅蜜故來生是間，亦當復得深般若波羅蜜，如諸佛教住於阿惟越致地。須菩提！是故當知，般若波羅蜜音聲多有所饒益。般若波羅蜜音聲尚有所饒益乃爾，何況有行般若波羅蜜，所行如教，住於薩云然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不離如教住，不離如者則為無所有。云何住薩云然？世尊！解脫如者無所得法，誰住如者？誰住如中？誰逮覺者？誰住於如？誰說法者？如尚不可得見，誰有住如者？誰逮覺者？是處不然。」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如者無生亦無有滅，如住無異不生滅者，誰當住是中成阿惟三佛者？誰說法者？是皆無所有。」

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甚深，菩薩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甚難得。何以故？亦無住如者，亦無成阿惟三佛者，亦無說法者。雖無所見、無所有，聞是不恐不怖。」

須菩提語釋提桓因言：「拘翼！如拘翼所言，菩薩甚奇甚特！於深法中亦無狐疑亦無追喜，諸法皆空，誰狐疑有進退意者？」

釋提桓因語須菩提：「如尊者所言，但說空事，無所罣礙。譬如仰射空中，箭去無礙。尊者須菩提所說，亦無所著。」

摩訶般若波羅蜜囑累品第六十七

於是釋提桓因白佛言：「世尊！我所說者頗為隨順為應法不？」

佛言：「如是，如是！拘翼！汝所說問者為順事形，無有謬誤。」

釋提桓因言：「世尊！尊者須菩提所說甚可奇異。所說不離空、無相、無願，不離三十七品亦不離於道。」

佛告釋提桓因言：「拘翼！長老須菩提常行空，行六波羅蜜亦不有，何況有行者？三十七品亦不有，何況有行者？禪、惟無、三昧、三昧越亦不有，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四等、大慈大悲、十力、佛十八法亦不有，何況有行者？道亦不有，何況欲得者？薩云然亦然亦不有，何況有行者？如來尚不有，誰當為如來者？無所從生亦不有，何況有證欲得之者？相亦不有，何況有身有受三十二相者？諸好亦不有，何況有欲得八十種好者？所以者何？拘翼！須菩提者，一切諸法以寂行故。須菩提者，無所有行，為以空行、為無相行、為無願行。拘翼！是則為須菩提行。如須菩提所行，比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行，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得為比。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比羅漢、辟支佛、菩薩摩訶薩為最上

尊，除諸如來，無有過者。是故菩薩摩訶薩欲出諸天、世間人民上者，當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出聲聞、辟支佛上，住於菩薩地，具足佛法，逮薩云然，便得如來。」
爾時坐中諸忉利天，以文陀羅花而散佛上。爾時六千比丘整頓衣服已，從坐起，為佛作禮長跪佛前，以佛威神，諸文陀羅花各各滿掬持散佛上。散花已訖，皆同時白言：「我等，世尊！當奉妙行如諸佛所行，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處。」
爾時世尊知諸比丘意便笑。如諸佛常法，五色光從口出，遍照十方還遶身三匝從頂而入。阿難從坐起，整衣服，先下右膝長跪，白佛言：「佛不妄笑，願聞其意。」
佛告阿難：「是六千比丘後當來世，劫名多樓波尼，於彼劫中皆當成佛，號散花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是諸如來，國土皆等，比丘僧數亦各各等，其佛壽命亦等，其壽各千歲。作佛時，各各盡世雨五色花。」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於是壽命終，在所生處常當出家為道久久共俱，然後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復次，阿難！菩薩摩訶薩欲得最妙之行者，當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欲為如來者，當行般若波羅蜜。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般若波羅蜜者，當知是人從人道中來，或從兜術天上來。當知是人從人道中廣聞般若波羅蜜，亦從兜術天上廣聞般若波羅蜜；從本聞其中慧所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書持受學諷誦行者，轉復教人行菩薩道者、說其中事。是善男子、善女人當作是知，如從佛聞亦無有異。當知是人從過去諸佛作善本功德以來，是善男子、善女人不於聲聞辟支佛法中作功德，亦不從聲聞所聞是般若波羅蜜。阿難！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是深般若波羅蜜，讀誦受持能解中義廣宣教人，當知是人如面見佛無異。
「復次，阿難！若善男子、善女人聞說是深般若波羅蜜時，不驚不怖倍復喜者，當知是人以從過去佛所作行所致，久與善知識相得所致。是善男子、善女人從過去佛作善本以來，終不失三乘之事，以精進意行六波羅蜜乃至薩云然，亦當莊事精勤，久當堅固行六波羅蜜至薩云然，不住羅漢、辟支佛地。是故，阿難！以般若波羅蜜囑累汝。阿難！我所說諸法，除般若波羅蜜，悉亡悉失，其過可可耳。汝持是深般若波羅蜜，若忘失一句、捨一句、亡一句，汝過甚多。是故，阿難！以是深般若波羅蜜囑累汝，當善持善受善諷誦念。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守行者，則為受持過去當來現在諸佛之道。若有善男子、善女人以名華名香、繒蓋幢幡用供養我者，當供養般若波羅蜜。其有供養般若波羅蜜者，以為供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已。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深般若波羅

蜜，於中起恭敬意者，則為供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已。阿難！汝若恭敬慈於我者，當恭敬慈於般若波羅蜜。若書是般若波羅蜜時，亦當恭敬，慎莫失一句。是故，阿難！持般若波羅蜜囑累於汝。如我今於三界中尊！般若波羅蜜亦復是尊。我所囑累大有餘事耳，我今持以般若波羅蜜囑累汝。是故，阿難！當宣語諸天、龍神、諸世間人，普令聞知。諸不欲捨如來三寶者，不欲棄去來今佛道者，慎莫棄捨般若波羅蜜，是者則我道之法御。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讀習念守行者，轉復教人演其中義、分別解說者，是人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得薩云然不久。何以故？阿難！諸佛如來道者，皆出般若波羅蜜中，諸去來今佛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是故，阿難！菩薩欲得般若波羅蜜者，當學六波羅蜜。何以故？阿難！六波羅蜜者，菩薩之母，生諸菩薩故。諸學六波羅蜜者，皆當於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故，阿難！持六波羅蜜倍囑累汝。六波羅蜜者，是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之法藏；六波羅蜜者，無盡之藏。諸去來今佛轉法輪教化眾生者，皆以六波羅蜜為藏。諸去來今佛，皆於六波羅蜜中學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諸去來今佛諸弟子，皆學六波羅蜜而般泥洹，甫當般泥洹者亦當學是六波羅蜜。阿難！汝若教三千大千剎土中為弟子者說法，皆令成就得阿羅漢。雖有是教，未為我弟子之教。不如以般若波羅蜜一句，如法教菩薩令學，是則為我弟子之教。阿難！我屬所說三千大千國土，教滿中人皆令得羅漢行，行六波羅蜜，所作功德寧為多不？」

阿難言：「甚多。世尊！」

佛言：「阿難！不如我弟子說般若波羅蜜一日教諸菩薩；若不能一日，日中可；不能至日中，食時可；不能至食時，彈指頃；其福勝度爾所羅漢。所以者何？一菩薩之德，出過一切諸羅漢、辟支佛上。何以故？是菩薩自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復勸助安慰一切眾生，復欲令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難，行六波羅蜜、三十七品至薩云然，增益功德，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中還。」

說是般若波羅蜜時，四輩弟子及諸天、龍、阿須倫、揵沓和、甄陀羅、摩睺勒。爾時佛於是大眾之中而現神足變化，令是會者大眾皆見阿閦如來彼大眾圍遶而為說法。眾大會譬如大海，皆是羅漢——諸漏已盡，無復塵垢，皆得自在，意已得脫，已出解慧，悉捨重擔，眾事已辦，譬如大龍，所應已逮，習緒已訖，得等解脫，已度諸願；彼會羅漢德皆如是——及諸菩薩摩訶薩數不可計，其德巍巍不可稱量。佛攝神足已，忽然不現。

佛告阿難：「諸法如是，不可眼見。諸法無對，法法無等，法法不相見，法法不相知。如今諸眾不見阿閦如來，彼佛國土亦不與眼作對故。諸法亦如是，亦無對，法法不相知、不相見故。阿難！法亦

不知亦不見，諸法無所作。何以故？諸法空不可捉，諸法不可思議，諸法無有念。譬如幻士亦無所覺，用不要無堅固。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者，為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入。阿難！菩薩如是學者，為學般若波羅蜜。欲逮諸波羅蜜者，當學般若波羅蜜。如是學者，最尊最上，出諸辯之上。無蓋之蓋，為世覆蓋，無所歸者能為作歸。佛以是學，能以右手舉此三千大千剎土復還故處，一切眾生無覺知想。所以者何？是般若波羅蜜，諸去來今佛皆於中學，成去來今佛無礙諸慧。阿難！是般若波羅蜜學，於諸學中最尊最上，過諸辯上。欲平相般若波羅蜜者，欲得虛空邊際。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不可平相。阿難！我初不說般若波羅蜜限，身體有數、句體為有數、義解為有數，般若波羅蜜者無有限數。」

阿難白佛言：「世尊！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有限數？」

佛告阿難：「般若波羅蜜不可盡，故無有限；般若波羅蜜寂故，故無有限。過去當來今現在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從是般若波羅蜜中學成，亦不能盡般若波羅蜜。是故，阿難！般若波羅蜜不可盡，亦無能盡者，亦非盡者。若有人言：『我能盡般若波羅蜜。』者，為欲盡虛空。阿難！當知六波羅蜜不可盡，亦不盡，亦無能盡者；乃至薩云然亦不可盡，無能盡者，亦無有盡。是法亦無有生，尚無有生，云何有盡？」

於是世尊以廣長舌相障面，告阿難言：「持是般若波羅蜜，於四輩中廣宣廣說、廣分別解說、廣演其事令分明。所以者何？是般若波羅蜜中廣出諸法故，三乘學者皆當於中，隨其所應而得學成。阿難！是深般若波羅蜜者，是諸法之藏，一切諸字皆來入中。是般若波羅蜜者皆是諸陀羅尼之門，諸菩薩欲學陀羅尼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諸有菩薩得陀羅尼者，悉為總持諸法之辯才。般若波羅蜜者是去來今佛法之所，是故我告語一切，其有受持般若波羅蜜諷誦學者，則為總持去來今佛之道。阿難！我今為汝說般若波羅蜜行，汝持般若波羅蜜者，則為總持一切諸法。」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盡品第六十八

是時須菩提意念言：「諸佛之道大為甚深，我寧可問世尊。」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云何不可盡？」

世尊報言：「如虛空不可盡，是故般若波羅蜜不可盡。」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當云何入般若波羅蜜中？」

佛言：「如五陰不可盡，菩薩當作是入。如六波羅蜜不可盡，菩薩當作是入。乃至薩云然不可盡，菩薩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癡如虛空不可盡，菩薩當作是入；所作行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識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名色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六衰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覺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愛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有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生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老病死憂悲勤苦如虛空不可盡，當作是入。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入般若波羅蜜中。菩薩摩訶薩於十二緣起作是觀者，為捨癡際，為應無所入。菩薩作是觀十二緣起法者，則為得坐道場，作是觀者便得薩云然。須菩提！若有菩薩知虛空不可盡事，為行般若波羅蜜觀十二緣起者，終不墮羅漢、辟支佛地，便得三耶三佛地。須菩提！諸有善男子、善女人行菩薩道而轉還者，皆以無有般若波羅蜜念故，不知行般若波羅蜜故，不知十二緣起如虛空故，不知漚恕拘舍羅故。以是故，於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而轉還。

「復次，須菩提！諸有菩薩不轉還者，皆以漚恕拘舍羅入般若波羅蜜中，知虛空不可盡，作是入般若波羅蜜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作如是觀十二緣起，不見有法無因緣而生者，不見有法有常、常生而不滅者，不見有法無不偶者，亦不見眾生，亦不見有我、人、壽命，亦不見有知見者，亦不見無常，亦不見吾我，亦不見淨亦不見不淨。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十二緣起。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爾時不見五陰有常有無常、有苦有樂、有我無我、有淨無淨，乃至薩云然亦不見法有常無常、有苦有樂、有我無我、有淨無淨。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亦不見有法可持見般若波羅蜜者，乃至于道亦不見有法可持見道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者，於諸法無所倚。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所倚持，時魔波旬愁憂不樂。譬如士夫新喪父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獨是間魔愁憂耶？三千大千剎土中魔復愁憂乎？」

佛言：「三千大千剎土中魔皆大愁毒，各在其處不能自安。菩薩摩訶薩作是行時，諸天及魔不能得其便。須菩提！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者，當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者，則為具足諸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云何具足六波羅蜜念？」

佛告須菩提言：「菩薩行六波羅蜜，所可作為薩云然念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六度相攝品第六十九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菩薩云何行檀波羅蜜而攝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布施求薩云然者，身口意常以三事淨施眾生；是為菩薩布施攝取尸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云何布施攝羼波羅蜜？」
佛言：「菩薩布施時，受者逆罵詈輕易麁言加之，亦無恚恨之意向也；是為菩薩布施攝羼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攝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布施時，受者罵之亦復輕易。菩薩持意，倍欲布施無所愛惜。常自念言：『我常當布施，不可廢忘須臾之間。』常開意施與不須，人來有所索者爾乃與之，常索受者不問遠近；是為菩薩布施攝惟逮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攝禪波羅蜜？」
佛言：「菩薩布施時求薩云然，其意不亂，不求羅漢、辟支佛道；是為菩薩布施攝禪波羅蜜。」
「云何菩薩布施攝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布施時，意常念言：『我所布施如幻如夢，雖有布施，不見眾生有增有減，亦不見有得我物者，亦不見不得者。』是為菩薩行檀波羅蜜攝取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住尸波羅蜜攝取五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戒身口意，以戒不批羅漢、辟支佛地。自住於戒，不害眾生命，不犯不與取，不犯梵行，不犯十戒，住戒布施。隨人所持戒布施，皆與眾生共發羼提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戒。若有人來節節解剝，其意亦無起，恨不瞋不恚，倍歡喜言：『我為得大利，人來節節解我。』是為菩薩住戒攝取羼提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戒攝取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戒時，身口意不懈怠，常作念言：『從生死中拔諸眾生立甘露地。』是為菩薩住戒攝取惟逮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戒攝取禪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戒，從第一禪至第四禪，不倚二地。意常念言：『我住於禪，當度眾生。』是為菩薩住戒攝取禪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戒攝取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戒，亦不見法有所住止，不見法有以無，不見法過於如者，以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不墮二地。須菩提！是為菩薩住尸波羅蜜攝取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羼波羅蜜攝取檀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忍，從初發意至于道場，一切眾生罵詈輕易、節節支解；菩薩以住於忍地者，意常念言：『雖人不取，我當布施不廢須臾。持是功德與眾生共，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雖作是願，不住二處。何等二處？無有願相、無有作相。是為菩薩住忍攝取檀波羅蜜。」

「云何菩薩住忍攝取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忍，從初發意坐于道場，初不犯十惡——從殺生至邪見——不犯十事奉行十善，意不想念二地。持是功德，願與眾生共，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三乘意適無所著。是為菩薩住忍攝取尸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忍攝取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忍起精進意言：『我當去是百千俞旬，或百千剎土，或無數剎。若有一人不持戒者，我當教令持，隨其所應，以三乘法而度脫之。持是功德與眾生共，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為菩薩住忍攝取惟逮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忍攝取禪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忍，從第一禪至于四禪所起善意，持是善意，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念意如無禪亦無禪者。是為菩薩住忍攝取禪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忍攝取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忍，從初發意至于道場，觀諸法寂、觀諸法淨、觀諸法盡，以淨法為證。坐道場已，逮薩云然，起便轉法輪。是為菩薩住忍攝取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菩薩所攝取，如不取、如不捨。」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惟逮波羅蜜攝取檀波羅蜜？」

佛言：「菩薩精進，從初發意至于道場，於其中間身口意行，無有須臾食息懈廢。持是不懈之意，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得不成。住於精進，為眾生故，過百千俞旬，從一佛土至一佛國，過百千剎為一切人故。假令一人未得度者，欲安此人，以三乘法而度脫之，亦不見人有得度者。若無有一人能行佛、菩薩道者，當以辟支佛事教之；若無有行辟支佛事者，當以十善事教之，趣得一人使入道。檢持是法施眾生已，復以具足所有布施，持是功德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為二地。是為菩薩住於精進攝取檀波羅蜜。」

「云何菩薩精進攝取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精進，從初發意至坐道場，自奉十善，勸人令行，見行十善者代其歡喜。住於戒中不願三界之樂，亦不願二地。持是功

德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所為無有三念，於去來今不見有作者。是為菩薩住於精進攝取尸波羅蜜。」
「云何菩薩精進攝取羼波羅蜜？」
佛言：「菩薩精進，從初發意至于道場，若人非人來取菩薩、節節支解。作意念言：『誰割我者？劫者是誰？』但念言：『我得大利，我為眾生故受是身，今此眾生自來取去。』夫為法御之者，倍當歡喜，不當有起。持是功德共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為二地。是為菩薩住於精進攝取羼波羅蜜。」
「云何菩薩精進攝取禪波羅蜜？」
佛言：「菩薩精進，從第一禪至于四禪、四等、四無形禪，亦不斷亦不著。所生之處，但欲救濟眾生，以六度之法度脫眾生。往見諸佛，從一佛剎至一佛剎，禮敬供養殖諸善本。是為菩薩住於精進攝取禪波羅蜜。」
「云何菩薩精進攝取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精進，不見五波羅蜜，亦不以相見，亦不以事見，亦不見三十七品，乃至薩云然亦無所見。亦不見諸法，亦不以事見，亦不以相見，亦不為法作巢窟。所語如所作，亦無有二。是為菩薩住於精進攝取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禪波羅蜜攝取檀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四禪、四等、四無形禪，不以亂意。住於諸禪，常行二施：法施、財施。自行二施，復勸助人令行二施，常讚歎二施之德，見人二施常讚歎之代其歡喜。持是功德共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為二地。是為菩薩住禪攝取檀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禪攝取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禪，不生婬怒癡意，亦不生有所害意，但生薩云然行意。持是功德共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為二地。是為菩薩住禪波羅蜜攝取尸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禪攝取羼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禪，觀色如聚沫，觀痛如泡，觀想如野馬，觀所作行如芭蕉，觀識如幻。作是觀已，於五陰作無堅固不要想。作是觀已，念言：『是中誰有割剝？我者為是誰？色誰？痛誰？想誰？行誰？識誰？』作是觀已，復自念言：『既罵詈麁言輕易之，意亦不起恚。尚無起者，誰有罵者？』是為菩薩住禪攝取羼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禪攝取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以四禪趣禪，趣禪之德便得無量之變化。以天耳徹聞二聲；意知眾生念；自識無數生死之事；以天眼見眾生所得報應隨行善惡；住五神通，從一佛國至一佛國，禮敬供養殖諸善本，淨佛

國土、教化眾生。持是功德共與眾生，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為二地。是為菩薩住禪攝取惟逮波羅蜜。」
「云何菩薩住禪波羅蜜攝取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禪，不有五陰、六波羅蜜，亦不有三十七品至薩云然及有為無為性。無所有亦無所作，雖無所作亦不生滅。所以者何？有佛無佛，法性常如故。亦不生亦不滅，但有薩云然念，應薩云然行。須菩提！是為菩薩行禪波羅蜜攝取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攝取檀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自於內空不有內空，於外空亦不有外空，自於內外空亦不有內外空，空空、大空、第一最空、有為空、無為空，亦不有空，亦不見至竟無底空，行性空，一切諸法自空。菩薩摩訶薩住此十四空已，亦不見五陰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亦不見三十七品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有。乃至于道亦不見空，以不空。亦不見有為無為之性空，以不空，亦不知亦不見。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所作布施，人中天上所有所可布施皆悉見空，受者、與者皆亦空。觀貪嫉之意，初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有分別若干念故。從初發意至坐道場，貪嫉之意不生，亦如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無貪嫉意也，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貪嫉之意。菩薩摩訶薩所可尊者，則般若波羅蜜是。是為菩薩住於般若波羅蜜攝取檀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攝取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二地之意不能得其便。所以者何？無羅漢、辟支佛意故。索作二地意，亦不可得。從初發意至坐道場，常住十善，復勸進人使行十善，見人行者亦讚歎之代其歡喜。持是戒意，不批諸法，亦不批二地，何況其餘？是為菩薩住般若波羅蜜攝取尸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攝取羼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便生順忍，念言：『諸法亦無生者、亦無滅者，亦無生死，亦無罵者、亦無割者、亦無剝者、亦無撾捶亦無縛者。』從初發意至坐道場，一切眾生若撾若割刀仗支解，意生念言：『哀哉！諸法之法何所罵者？何所撾者？何所剝者？』是為菩薩住般若波羅蜜攝取羼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攝取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眾生說法，安立眾生於六波羅蜜，立於三十七品，立於三乘之法，立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安立眾生如不立於有為無為之法。是為菩薩住般若波羅蜜攝取惟逮波羅蜜。」
「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攝取禪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除如來三昧，餘二地三昧、菩薩三昧皆悉能行。於八惟無禪、九次第禪，能逆順行三昧已竟，於是三昧起，便入師子奮迅三昧。」
「何等為師子奮迅三昧？」
佛言：「悉總持四禪、無形禪、解脫禪、九次第禪，悉能逆順入諸三昧。於師子奮迅三昧起，便入滿法闍(丹本佉闍)三昧，逮諸法等。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住於般若波羅蜜攝取禪波羅蜜。」◎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五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六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漚惒品第七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薩摩訶薩發意以來，為幾時能具足行漚惒拘舍羅乃如是？」
佛告須菩提：「是菩薩摩訶薩發意以來不可計阿僧祇劫。」
須菩提言：「世尊！能行漚惒拘舍羅菩薩摩訶薩者，為供事幾佛？」
佛告須菩提：「是菩薩已供事如恒邊沙佛以來，乃能逮得是漚惒拘舍羅。」
須菩提言：「世尊！是菩薩作何等功德，乃能具足漚惒拘舍羅？」
佛言：「菩薩所作功德，常具足六波羅蜜，於施、於戒、於忍、於進、於禪、於智，於六德中無有不具足者，以是故能行漚惒拘舍羅。」
須菩提言：「世尊！甚奇甚特！是菩薩所作功德不可計量，乃能逮是漚惒拘舍羅。」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甚可奇特，乃能具足漚惒拘舍羅。譬如日月宮殿，周流四域能有所益。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遍入五波羅蜜中多所饒益，五波羅蜜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名字，離般若波羅蜜者亦不得五波羅蜜之名字。譬如轉輪聖王，無七寶者亦不得為轉輪聖王之名。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者，亦無有名字。譬如無夫之婦，無不陵易者。五波羅蜜離般若波羅蜜，魔及魔天無不欲嬈者；五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者，魔及魔天無能得其便者。譬如郡國有勇健之士，參知五兵器仗具足常在其處者，隣國怨敵不敢侵近。五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者，諸魔魔天、若[旃-方+示]陀羅人，[旃-方+示]陀羅者晉言獄侍主殺人者，若頑佷之人、抵突之人、詐稱菩薩人，是輩之人無能得其便者。譬如轉輪聖王治於世間，諸粟散小王隨其教令無敢違者皆悉隨從。五波羅蜜得般若波羅蜜者，便至薩云若。譬如百川千流，皆入於恒已俱入大海。般若波羅蜜者，攝取五波羅蜜，亦復如是。般若波羅蜜者，譬如人之右手無事不為；五波羅蜜者如人左手，佐助右手。譬如眾流恒水江河，悉入大海合為一味。五波羅蜜與般若波羅蜜俱入薩云若，合為一法，亦復如是。譬如轉輪聖王將四種兵，聖王出時紫金輪轉常在前導，若聖王意欲得寶時輪則為住，聖王取寶畢竟有所施與，其事訖竟輪爾乃去；若眾人未遍不足，輪不為轉。般若波羅蜜導五波羅蜜至薩云若，終不

動轉。譬如轉輪聖王所有七寶，三寶常導在前，一者金輪、二者主兵臣、三者主藏臣。般若波羅蜜常導五波羅蜜至薩云若，住般若波羅蜜，亦不念言：『五波羅蜜常隨從我。』檀波羅蜜、尸波羅蜜、羼波羅蜜、惟逮波羅蜜、禪波羅蜜亦不作念：『我當隨從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自空，無所能作、無所能為，如熱時之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諸法空？云何菩薩行六波羅蜜，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報言：「菩薩行六波羅蜜，意念言：『以三界眾生皆著四顛倒，當以漚恕拘舍羅而度脫之。我當為眾生故行六波羅蜜，為眾生故捨意所作。』內外所有布施，布施時念言：『我無所一施。何以故？所有財物及身會當壞故。』菩薩作是觀者，便具足檀波羅蜜。為眾生故，不聽惡戒，『我亦不應犯十惡事，我亦不應墮於二地。』菩薩作是觀，便具足尸波羅蜜。為眾生故，意常不恚亂，是為菩薩具足羼波羅蜜。為眾生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懈怠，是為菩薩具足惟逮波羅蜜。為眾生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亂意，是為菩薩具足禪波羅蜜。為眾生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初不離於智慧，是為菩薩具足般若波羅蜜。何以故？不可以異法度脫眾生，唯當以智慧之事度脫眾生耳。以是故，菩薩當習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波羅蜜無有差特者，云何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最勝？」

佛言：「如是，如是！諸波羅蜜無有差別。雖無差別者，要五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而得名字，因般若波羅蜜故五波羅蜜各得名字。須菩提！譬如須彌山若干種雜色，至須彌山者皆與須彌山同色，無復別異。五波羅蜜因般若波羅蜜而得名字，入薩云然與般若波羅蜜合，亦無差特。以入般若波羅蜜，亦無若干字，亦無檀之名字，亦無尸、羼、惟逮、禪，亦無是名。何以故？諸波羅蜜亦無有形故，以是無有差別。」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逮至處無有差特，云何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最尊最上？」

佛言：「如是，所逮至處無有差別，以世俗生死故知有六波羅蜜，為世俗施耳。而眾生不知，亦不起滅、亦不生死。眾生及諸法，無有邊際亦無底。是故，須菩提！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而最上尊。譬如閻浮提眾母人中，玉女寶最第一。般若波羅蜜於諸波羅蜜中最上。」

須菩提言：「世尊！是誰之威神，令般若波羅蜜於五波羅蜜中為最尊上？」

佛告須菩提：「以般若波羅蜜總持諸善功德之法，以無處所住於薩云若。」

須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羅蜜頗有所取有所捨耶？」
佛言：「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取亦無所放。何以故？諸法亦無所持亦無所放。」
「世尊！般若波羅蜜不持何法、不捨何法？」
佛言：「般若波羅蜜亦不取五陰亦不捨五陰，及三十七品乃至于道，亦不取亦不捨。」
「世尊！云何不取五陰亦不取道？」
佛言：「不念五陰亦不念道，是故無所取。」
須菩提言：「世尊！是事云何，不念五陰，乃至于道亦復不念，云何當得增益功德？若不增益功德，云何得具足諸波羅蜜？若不具足諸波羅蜜，云何逮薩云若？」
佛告須菩提：「以不念五陰，以不念薩云若故，便得增益功德、逮得薩云然。何以故？以不念五陰、以不念道，以是故便逮得道。」
「世尊！何以故不念五陰、不念道？」
佛言：「以念故便著欲界、形界、無形界，以無所念故便得無所著，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近亦無所著。」
「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為無所住？」
佛言：「如是，菩薩作如是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住於五陰亦不住薩云若。」
「世尊！何以故不住？」
佛言：「以無所入故不住。何以故？亦不見法有所住、有所入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所入便應無所住。菩薩作是住、作是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則為住般若波羅蜜。若有言：『我行般若波羅蜜，我念般若波羅蜜。』者，則為遠離般若波羅蜜。已以遠離般若波羅蜜者，則為遠離五波羅蜜，則為遠離薩云若已。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所入，亦無有能入般若波羅蜜者。何以故？無有形可入處故。若菩薩於般若波羅蜜有知者，則為已墮。於般若波羅蜜墮者，則為於諸法已墮。若復作念：『般若波羅蜜受持五波羅蜜，并使持薩云若。』者，則復為已墮，為不行般若波羅蜜，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復生念言：『於是般若波羅蜜中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記莂。』者，則復已墮。於般若波羅蜜墮者，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復作念：『我當因般若波羅蜜行五波羅蜜，行於大慈。』則復為墮，墮者亦不能成五波羅蜜，亦不能成大慈。若復作念：『如諸如來於諸法無受、無所行，自然得逮覺，持是教授眾生。』則復為墮。所以者何？如來者於諸法無所逮覺，是故不處法，何況有法可逮覺者？是者不然。」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而無是瑕隙？」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念言：『是諸法無所有。無所有法中，法無所取亦無所逮覺。』如是行者，為行般若波羅蜜。若欲入無所有法者，則離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無所入亦無有入者。」
須菩提言：「世尊！若般若波羅蜜不離般若波羅蜜，檀波羅蜜不離檀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不離薩云若；若不離，云何入般若波羅蜜？乃至薩云若云何有入？」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入五陰，亦不批五陰，亦不非五陰；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亦不言：『五陰有常無常、有苦有樂、有我無我、有空有寂。』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有常無常、苦樂、吾我、空寂，是法亦不入有形亦不入無形。須菩提！菩薩行六波羅蜜、行薩云若，譬如轉輪聖王出時四種兵皆隨從，五波羅蜜皆隨從般若波羅蜜至薩云若住。譬如善御駕駟初不失轍，般若波羅蜜御五波羅蜜順至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是菩薩道？何等是非道？」
佛報言：「聲聞、辟支佛道非菩薩道，薩云若者是菩薩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者，為諸菩薩興大事也，乃能分別是道非道。」
佛言：「如須菩提所說，般若波羅蜜者為不可計阿僧祇眾生興，雖讚歎行事，不受五陰亦不受二地。般若波羅蜜者，眾生之御，御眾生令至薩云若，不與二地作御。是故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生無所滅，以法性等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般若波羅蜜不生諸法亦不滅諸法，菩薩云何行六波羅蜜？」
佛言：「因薩云若故念六波羅蜜，持是功德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持是功德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具足六波羅蜜念，菩薩所行慈則為薩云然。菩薩有離六波羅蜜者，則為離薩云然。以是故，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學六波羅蜜，具足諸善功德乃逮薩云若。是故菩薩當行六波羅蜜。」
「世尊！菩薩云何習六波羅蜜？」
佛言：「菩薩當作是觀，五陰不習亦不不習，乃至薩云若亦復如是。菩薩當作是習六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不習住於五陰，乃至薩云若亦不習住。何以故？五陰及薩云若無所住故。菩薩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當習無所住。須菩提！譬如士夫欲得甘果，便種果樹，深埋栽根隨時溉灌，令得潤澤萌牙得生，便有枝葉花實而得食之。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學六波羅蜜，以六波羅蜜攝取眾生、度脫眾生。

是故，須菩提，菩薩欲獨步於三界，欲淨佛土，欲坐道場者，欲轉法輪者，當學六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學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如是，當學。」
佛言：「欲於諸法中自在，當學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般若波羅蜜於諸法中獨步故。般若波羅蜜者，諸法之面。譬如大海為萬川四流作面。諸欲學薩云若，當學般若波羅蜜。是故菩薩當學六波羅蜜，當學薩云若。譬如善射之人，執持弓箭不畏怨敵。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畏魔及魔天。是故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當學般若波羅蜜。有行般若波羅蜜者，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皆悉念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行六波羅蜜，為諸佛所念？」
佛言：「所念不有六波羅蜜故念，不有薩云若故念。作是住者，為諸佛所念。復次，須菩提！亦不以五陰故念，不以乃至薩云若故念。」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所學甚多，如無所學。」
佛言：「如是，多有所學亦無所學。何以故？不見有法菩薩當可學者。」
須菩提言：「世尊！所說法多少，菩薩皆當受行。菩薩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六波羅蜜事若多若少皆當受行、當堅持，常當觀念令意不轉。菩薩於六波羅蜜皆當盡學，於諸法多者少者亦當盡學知。」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諸法多少盡當知諸法？」
佛言：「五陰如、薩云若如，以知五陰及薩云然如者，便知得諸法多少。」
「世尊！云何得知五陰如、薩云若如？亦不知生、亦不知滅、亦不知耗，常住不變。」
佛言：「觀真際故便知諸法多少。」
「世尊！云何為觀真際？」
佛言：「真際者非際。菩薩於非際學，便知諸法多少。以知法性，便知諸法多少。知色性法性無有斷絕，便知諸法多少。」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知諸法多少？」
佛言：「諸法不偶非不偶。」
「世尊！何等法不偶非不偶？」
佛言：「五陰不合亦不不合，乃至有為性、無為性亦不合亦不不合。所以者何？是法亦無形可得合者非不合者。何以故？所有者皆無所有，亦不合亦不散。當作是知諸法。」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從初發意至于十住，皆當作是學，計校然後皆知諸法多少。菩薩利根者所入，非鈍根者所入，非中間者所

入，非多少者所入。欲學入是御者，非懈怠者所入，非悕望者所入，是精進者所入，強識者所入，是阿惟越致逮薩云若者所入，受六波羅蜜所教便入薩云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若魔事起，能覺能滅。欲得漚恕拘舍羅者，當學般若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若念若入時，十方現在諸佛皆念是菩薩。去來今諸佛，皆於般若波羅蜜中出生。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念：『去來今諸佛所逮法，我亦當逮。』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作是習。如是習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故菩薩不當離薩云若念。大千剎土其中眾生，皆教令行六波羅蜜，盡令得須陀洹及羅漢，至辟支佛。不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如彈指頃。何以故？五波羅蜜、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道，皆於中出生故；諸去來今諸佛皆亦於中出生。一恒邊沙其中眾生，悉教令布施至聲聞、辟支佛。不如菩薩念般若波羅蜜應薩云若，念般若波羅蜜應薩云若，念一日至百日，若至百劫。何以故？用諸如來皆於中出，立於檀教及羅漢、辟支佛教故。若有菩薩如般若波羅蜜教住，當知是如來所念阿惟越致菩薩，當知是菩薩已行六波羅蜜，已逮漚恕拘舍羅，已供事若干佛，已得真知識，已得具足十八空，已成四無礙慧，已得六通。已住童男清淨之行滿足諸願。當知是菩薩不離諸佛，不離諸善功德，不離諸佛之剎，不失辯才已得總持，諸根具足記莂成就。當知是菩薩，三界八難諸處永絕。知是菩薩善入眾事，善入無字義，亦善於言亦善於默，亦善多言亦善一言，善誨於男、善誨於女，善於五陰、善於泥洹，善於法相。善於有為無為之性，善於有無，善於此彼，善於合散、善於不合不散，亦善於如，亦善於淨法，亦善於有緣無緣。善於五陰、善於六衰、善於十八性，善於四諦、善於十二緣起，亦善於禪、亦善於四禪、亦善於四無形禪，亦善於六波羅蜜，善於三十七品，善於薩云若。善於有為無為性，亦善於身、亦善無身，亦善於五陰念乃至薩云若亦善於念，善於五陰自空乃至于道善於道空，善於信道空、善於不信道空，善於起滅，善於一定住無復有變，亦善於婬怒癡、亦善無婬怒癡，善於正見。善於不正見，亦善於邪見、亦善於不邪見，亦善於諸見，善於名色，善於所作，善於尊事。亦善於相，亦善於苦、亦善於習、亦善於盡、亦善於道，善於泥犁、善於薜荔、善於畜生，亦善於三惡趣，亦善於人亦善於人趣，亦善於天趣，亦善於聲聞、辟支佛，亦善於聲聞、辟支佛道，亦善於薩云然，亦善於薩云若道，亦善於力，亦善於具足力，善於卒知，善於微知，善於厭知，善於大智，善於無涯底智，善於去來今三世之慧，亦善於權，善察眾生，亦善於義，亦善於解，善斷於三惡處。」

佛告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念般若波羅蜜，入般若波羅蜜之德。」◎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為行般若波羅蜜？云何念？云何入？」
佛言：「當知五陰有常無常、有堅固無堅固、有真無真，當作是知，是為行般若波羅蜜。入般若波羅蜜，當如入空觀。諸所有皆無所有，當作是念。」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學般若波羅蜜當至久如？」
佛言：「菩薩從初發意行般若波羅蜜至坐道場，當作是行，當作是念，當作是入。」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念般若波羅蜜，當以一意念耶？」
佛言：「菩薩常以一意至念般若波羅蜜，不得令他餘之意中得其便。行般若波羅蜜，作是入、作是念，不離薩云然念。念般若波羅蜜，當如意法，隨意不離。」
須菩提言：「世尊！般若波羅蜜持行、持念、持入，逮薩云然？」
佛言：「不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持是不念，得薩云然？」
佛言：「不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持念已不念，得薩云然？」
佛言：「不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亦不念亦不不念，得薩云然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當以云何得薩云然？」
佛言：「如如。」
「云何如如？」
佛言：「如真際。」
「云何如真際？」
佛言：「如法性、如眾生性、如壽性、如命性。」
「世尊！云何如法性、如眾生性、如壽命性？」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吾我、壽命、眾生為可得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可得。」
佛言：「吾我、壽命、眾生不可得，云何有眾生名眾生？菩薩當作是知，不以有名入般若波羅蜜，不以有名入諸法得逮薩云然。」
須菩提言：「世尊！是六波羅蜜不當以名耶？」
佛言：「六波羅蜜及諸法，皆不以有為無為之法及三乘之法。」
須菩提言：「世尊！若諸法不可名、不可有名，云何有名？云何有五趣生死及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三耶三佛？」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眾生名處為可得見不？」
「世尊！不可得見。」
佛言：「眾生處尚不可得，何況有五趣、三乘之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學無處所，名諸法無處所。」
須菩提言：「世尊！如世尊所說，為不當學五陰耶？乃至薩云若不當學耶？」
佛言：「當學五陰，亦當學薩云然；雖學亦無所處。」
「云何所學而無所處？」
佛言：「學五陰、薩云然，亦無所生、無所滅。」
復問：「云何學無所生、無所滅？」
佛言：「當學所作無所有。」
「云何當學所作無所有？」
佛言：「觀法如自觀無所有相，是為學所作無所有。」
「云何自觀無所有相？」
佛言：「如觀五陰空，如觀六情空，如觀內外空，如觀有無空，如觀禪空，如觀滅脫禪空，如觀三十七品空，如觀道空。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觀，當自觀相法空」
須菩提言：「世尊！若五陰空乃至于道亦空，菩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不成之行。」
「云何不成之行。」
佛言：「般若波羅蜜不可得見故，菩薩亦不可得，行亦不可得，亦無有行者，亦無有當行者，亦無有已行者。是皆不可得，是菩薩般若波羅蜜無成之行。何以故，諸戲不可得見故。」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如是為不成行，新發意者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菩薩從發意，當無所倚法。學行六波羅蜜皆當無所倚，乃至薩云然，當念無所倚。」
「云何為倚？云何為不倚？」
佛言：「二者為倚，一者為不倚。」
「云何為二？云何為一？」
佛言：「眼色為二，六入念法為二，道與佛為二；是為二。」
「云何，世尊，從有倚中無倚？從無倚中有倚？」
佛言：「亦不從有倚中有倚，亦不從無倚中有倚。倚與無倚而一等入者，是謂無倚。須菩提，菩薩於倚無倚等者，是謂無倚，當作是學。菩薩如是學般若波羅蜜者，是為無有倚。」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行倚亦不行不倚。云何行般若波羅蜜，具足諸地而逮薩云然？」

佛言：「菩薩不住於倚具足諸地。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不倚，道亦無所倚，行般若波羅蜜者亦不可得見。菩薩當作是行。」
「世尊！般若波羅蜜不可得見，道亦不可得，行道者亦不可得。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分別諸法是五陰、是為道耶？」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倚五陰，亦不倚道。」
復問：「若菩薩不倚五陰亦不倚道，云何具足六波羅蜜過菩薩位？云何淨佛土、化眾生？云何逮薩云然？云何轉法輪？云何當作佛事？云何脫眾生生死？」
佛言：「菩薩亦不為五陰故行般若波羅蜜，亦不為道故行般若波羅蜜。」
復問：「為何誰故行般若波羅蜜？」
佛言：「適無所為故行般若波羅蜜。何以故？諸法無有作者，般若波羅蜜亦無有作者，亦無成者。道亦無作者亦無成者，菩薩亦無有作者亦無有成者。菩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應無所作、應無所成。」
須菩提言：「世尊！若諸法無作無成者，亦無有三乘之處。」
佛言：「無作無成之法處不可得。何以故？以凡愚癡之士入五陰，倚五陰自貢高，倚道貢高，便念言：『我當得道度脫眾生。』何以故？須菩提！佛以五眼尚不能得五陰及道，況於凡夫愚癡無目而入五陰欲度眾生？」
須菩提言：「世尊以五眼不得眾生，不見可度者，云何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而云何處眾生於三際？」
佛言：「我亦不見得阿惟三佛，我亦不得眾生，我亦不見三際，亦不得亦不見，以眾生無身。及有身想，但以是戒之耳。所說教，但以世俗故有是言教，非是最第一義無言之教。」
須菩提言：「世尊！不住最第一要義，成阿惟三佛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從四顛倒成阿惟三佛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不從第一要義得，亦不從四顛倒得，將無世尊不逮正覺？」
佛言：「不也。」佛言：「如來逮正覺耳，亦不住有為性，亦不住無為性。譬如如來化作如來，亦無所住，亦來亦去亦住亦坐，亦復行六波羅蜜，亦能行禪，亦行四等、四無形禪，能行五通、三十七品，能行三脫門，行內外空及有無空，亦行八解脫、九次第禪、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亦能轉法輪。此化佛復化作無央數人，化佛語人言：『有度，有眾生，有三際。』」
佛問須菩提：「是化佛所化，頗有三際、眾生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告須菩提：「是故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知諸法如化，無所度脫。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當作是行，當作是知。」
須菩提言：「如世尊言，諸法如化。如來所化身與如來身，有何等異？有何等差別？」
佛言：「亦無有異，亦無有差別。何以故？如來亦有所作，化亦有所作。」
復問：「無有如來，化獨能有所作耶？」
佛言：「能有所作。」
「云何？世尊！」
佛告須菩提：「過去有佛名須扇頭(須扇頭者晉言極淨如來)，彼佛世時，人無有行菩薩道者。則佛現般泥洹，作化佛留住一劫。行佛事一劫已，後彼化佛授應菩薩行者莂，復般泥洹。人皆呼般泥洹，不知是化。」
佛言：「化亦無生，亦無泥洹。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解諸法如化。」
須菩提言：「世尊！若化所作、如來所作無有差別者，所作功德云何畢施之恩？若供養化佛、供養如來，彼供養者，至般泥洹其福盡滅不？」
佛言：「如來為一切天及人作福田，化如來亦復是一切之福田，等無有異。」
佛言：「置是供養如來、化如來所作功德。若有人慈意常念佛，其福至畢苦乃盡。」
佛言：「置是慈意之福。若人但以一把之花散虛空中，須臾念佛，其福亦復至于畢苦。」
佛言：「置是散花之福。但有人能稱南無佛者，其功德福亦至于畢苦。須菩提！施如來之福，甚大弘普。須菩提！當作是知，諸法皆等，化佛及佛無有差別。菩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當解諸法之法亦不當滅、亦不當捨，是般若波羅蜜法亦不當別，乃至諸法亦當如是。」
須菩提言：「世尊！若諸法不當別，如來云何言：『是色、是痛、是想、是行、是識？』云何說：『是內法、是外法、是善是惡、是漏是非漏、是道是俗、是生是死、是有為法是無為法？』世尊！如是諸法將無分別。」
佛言：「不也。但以名字數示眾生，欲使解耳，亦無所分別。」
「世尊！是無名號之法，云何以名相教授眾生欲令得解？」
佛言：「行亦無名、亦無相、亦無入，行亦無苦、亦無相、亦無入。諸佛及弟子亦不入相。若名有入名，相亦當入相，空亦當入

空，無相亦當入無相，無願亦當入無願，真際亦當入真際，法性亦當入法性，無為法者亦當入無為法。是諸法但以字耳，字亦不入字。菩薩住於以名相行般若波羅蜜，亦不當入名相中。」
須菩提言：「世尊！若諸有為法但以名相住者，菩薩為誰而發道意？為誰受若干勤苦行六波羅蜜？為誰行禪及無形禪，及行四等、三十七品，總三脫門、具足大慈，皆為誰行？」
佛言：「以名相數相，諸有為亦不以名相空，是故菩薩行菩薩道逮薩云若。及轉法輪，以三乘法度脫眾生，是名字及相亦不生滅，如所住無有異。」
須菩提言：「世尊說薩云然耶？」
佛言：「爾。我所說薩云然、薩云然事，說道慧事。」
「世尊！是者有何差別？」
佛言：「薩云若者，是諸聲聞、辟支佛事。道慧事，是諸菩薩摩訶薩事。薩云若事者，是諸佛如來事。」
復問：「云何薩云若是聲聞、辟支佛事？」
佛言：「諸內外法，羅漢、辟支佛悉知。雖知，不住眾道事。」
「何等為菩薩道慧事？」
佛言：「菩薩者，一切諸道皆當說、皆當知，及三乘道亦當具足知，亦當作三道之事，亦不受真際覺。」
復問：「菩薩云何具足佛事、不覺真際？」
佛言：「未具足佛土、未化眾生，不當受真際覺。」
復問：「菩薩當住於道中受真際證耶？」
佛言：「不也。」
「云何，可從無道耶？」
佛言：「不也。」
「世尊！可從道非道耶？」
佛言：「不也。」
「亦不道亦非非道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當云何？」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汝本住於道滅盡諸漏耶？」
須菩提言：「不也。」
佛言：「汝從非道滅諸漏耶？」
「世尊！不也。」
佛言：「汝以道非道滅諸漏耶？」
「世尊！不也。」
佛言：「汝以道亦非道亦非非道滅諸漏耶？」
「世尊！不也。我無所住而滅諸漏，雖滅諸漏而無所住。」

佛告須菩提：「菩薩亦復如是。雖為真際作證，亦無所住。雖言薩云若、薩云若事者，亦一事耳。」
「世尊！何等為一事？」
佛言：「寂靜者是也。」
佛告須菩提：「諸所言、所有形貌之像、起滅之事，佛悉覺之，是故名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薩云若、薩云若事、道慧事，是三句緒際寧有差別不？緒有盡有餘者不？」
佛言：「緒盡無有差別也，但為佛諸習緒盡耳，聲聞習緒不悉盡。」
「世尊！爾為緒不盡得泥洹耶？」
佛言：「不也。」
「世尊！泥洹者為有差別耶？」
佛言：「不也。」
「若無差別，世尊云何說諸習緒不盡？」
佛言：「諸習者非習緒也。雖有婬怒癡為凡夫身作耗，非為是緒。如來者無緒。」
須菩提言：「世尊！道亦無所有，泥洹亦無所有，云何說言是須陀洹、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乎？」
佛言：「是皆因無為而有名，是須陀洹、是阿羅漢、是辟支佛、是三耶三佛耳。」
「世尊！從無為而有名耶？」
佛言：「不也。但以言說，有是言耳，不從最要第一之義也。所以者何？第一要中無若干行也，亦不施若干，為愛斷者故施後際。」
「世尊！諸法相各自空，真際不可知，云何知有後際？」
佛言：「如是！諸法相空，真際不可知，何況有後際？不知諸法相空者，我為是輩說前後際耳，諸法相者亦無前後。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知諸法相空。如是諸法行空，於諸法無所入，亦不入內法亦不入外法，亦不入有為無為法，亦不入三乘法。」
復問：「世尊！所言般若波羅蜜者，何以故言般若波羅蜜？」
佛言：「得度第一諸法之度，最第一度三乘之道，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乘，皆乘般若波羅蜜得到彼岸，是故言般若波羅蜜。又復超越諸法之塵不得堅要，是故復言般若波羅蜜。真際、法性及如，皆入般若波羅蜜中，是故言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般若波羅蜜於是諸法亦不合亦不散，有見無見、有礙無礙於是諸法亦不合散。以般若波羅蜜無形、不可見，亦無有對，一相則無相。所以者何？生諸法、諸辯故。諸天及世間、魔怨、異學及聲聞、辟支佛家，一切無能斷截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所以者何？一切魔怨及諸

二地皆不可得故。須菩提！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義中，當作是知、當作是行。
「復次，須菩提！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義中，行無常義，苦、非我義，知苦習義，知盡道義，知消滅義，知不起義，知法義，見一遍知義，自知義，知他人意義，行如所言。須菩提！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當知是義、當作是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是深般若波羅蜜中，義以非義皆不可得，云何菩薩於般若波羅蜜當習諸義？」
佛言：「菩薩深義者，般若波羅蜜是，當作是行。菩薩於婬怒癡有耗故，不當行邪見之義，亦不當行於六十二見，知其無義，亦不當行。所以者何？婬怒癡如於法亦無所益、亦無所耗。諸見之義如，亦無所益、亦無所耗。言五陰有所益無所益，亦不當行；乃至道言有所益無所益，亦不當行。何以故？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亦不見有所益、無所益。有佛無佛，諸法湛然，亦無所益、亦無所耗。須菩提！菩薩當除有益無益，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
「世尊！云何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益、亦無所損？」
佛言：「諸有為法常閑亦無所作，是故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益、亦無所損。」
「世尊！諸有為義，非是諸佛及佛弟子耶？」
佛言：「諸有為法皆是諸佛及佛弟子也，亦不以益、亦不以耗。譬如虛空如，不為所作興、亦不為無所作興。般若波羅蜜亦如是，亦不為有所益興、亦不為有所耗興。」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不從不有為般若波羅蜜學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耶？」
佛言：「如是！菩薩從不有為深般若波羅蜜學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以二應。」
「世尊！云何一法？為逮一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不一者為從二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云何亦不從一亦不從二，云何有逮？」
佛言：「逮無所得，亦不以得，故逮故得。」

摩訶般若波羅蜜種樹品第七十一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般若波羅蜜為甚深無眾生，而菩薩摩訶薩為眾生謙苦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譬如士夫欲於空中種樹，菩薩為眾生故欲逮薩云若。」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欲為眾生逮薩云若，以想為眾生而度脫之。須菩提！譬如有人欲種樹者，而不知樹根，亦不知莖節枝葉花實。取其栽而種之，隨時溉灌而長養之，稍稍莖節枝葉花實各各具足，便取枝葉莖節其中用者各取用之，又取其果而食之。須菩提！菩薩用一切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次行六波羅蜜逮薩云若，枝節莖葉花實益於眾生。以葉度三惡趣；以有花故便有四性尊者及諸四天，乃至無思想無思想慧天；實者如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逮薩云然，便有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辟支佛道；有菩薩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益眾生果。以是果處眾生，於三乘雖成阿惟三佛，亦不見眾生處。從想度眾生，亦不見得眾生，亦無有處可為成阿惟三佛者。須菩提！菩薩當作是學，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念。」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當知是菩薩亦如如來。所以者何？有菩薩來往故，便斷於三惡趣。八難處皆斷，諸貧窮下賤處皆斷，三界處皆斷。」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當知是菩薩如如來無有異。菩薩若厭懈怠者，終不逮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之道，世間亦無有聲聞、辟支佛也，三惡之趣、三界無有斷時。」

佛言：「當知是菩薩如如來，如汝所言。何以故？以如如知有如來，知有辟支佛，知有眾賢聖；以如知有五陰，知有有為、無為性。是諸如亦是如，是故名曰如。菩薩學是如，逮薩云若。從是中來，是故名曰如來。以如等故，當知是菩薩便為是佛。須菩提！菩薩當學般若波羅蜜如。學般若波羅蜜如已，當學一切諸法如。學諸法如已，當學具足一切法如。具足如已，逮於諸如得自在。逮如自在已，善於諸法根。善諸根已，便見眾生隨行之趣。知諸趣已，便具足慧願。具足慧願已，便淨三世慧。淨三世慧已，便行菩薩道。行菩薩道已，便饒益眾生。饒益眾生已，便淨佛土。淨佛土已，便逮薩云若。逮薩云若已，便轉法輪。轉法輪已，安立眾生於三乘法。立眾生已，於無餘泥洹而般泥洹。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自觀諸善之德及他人德，當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諸天、阿須倫及世間人民，皆當為應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作禮。」

佛言：「如是，如是！諸天、世人皆當為之作禮。」

「世尊！初發意菩薩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得幾所福？」

佛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教三千大千剎土中眾生，皆立於羅漢、辟支佛道。於意云何，得福寧多不？」

須菩提言：「世尊！甚多，甚多。」

佛言：「不如是菩薩為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其福倍多，百倍千倍巨億萬倍。」
佛言：「復置是三千大千剎土。若復有人教三千大千剎土中眾生，令立黠地、信地、八地、見地、薄地、淨地、已辦地、辟支佛地，其福不如發意菩薩為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其福甚多，百倍千倍巨億萬倍。須菩提！三千大千剎土中眾生皆初發意，其福不如以正定菩薩，功德出彼上百千億萬倍。復令三千大千剎土滿中成就菩薩，其福不如如來，百千巨億萬倍。」
須菩提白佛言：「新發意菩薩當念何等？」
佛言：「當念薩云若。」
「世尊！薩云若者，為何等務？為何等尊相像？」
佛言：「薩云若者，無所有，亦無有想亦無無想，亦不生亦不現。」
須菩提言：「世尊！但薩云若無所有？五陰，內外空及有無空，四禪、四等、四無形禪，三十七品及三三昧，八惟無、九次第，十種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四無礙慧、佛十八法及六神通，諸有為無為性，復無所有耶？」
佛告須菩提：「薩云若者，自無所有。自無所有者空。」
「世尊！何以故無所有？」
佛言：「無所作者，為無所有。以是故，諸法所有無所有皆空。
又，須菩提！諸法空、無相、無願，諸法如如，諸法如真際，諸法如法性，是故諸法所有皆無所有、皆空。」
「世尊！若諸法所有皆無所有者，何等是初發意菩薩漚惒拘舍羅，行六波羅蜜，行四禪、四等、四無形禪，行三十七品，行內外空及有無空，行十八法，行薩云若，淨佛國土、教化眾生？」
佛言：「於諸空法有所作者，則是其漚惒拘舍羅，能淨佛土、教化眾生；知佛國土及眾生所有皆無所有。菩薩行六波羅蜜為佛道作因緣，乃至薩云若亦為佛道作因緣；知道事所有皆無所有。菩薩行六波羅蜜與道場作因緣，至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四等、佛十八法，為薩云若慧具足道事，一時一意，以智慧一時合，應便逮薩云若。爾時所作諸習之緒悉滅已，無所從生故。持佛眼觀三千大千剎土，尚不見無所有，何況所有？須菩提！如是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不見所有亦不見無所有，是為菩薩摩訶薩漚惒拘舍羅。尚不見無所有，何況所有？又復菩薩行檀波羅蜜，布施無所有亦不知，受者無所有亦不知，道意無所有亦不知，乃至薩云若無所有亦不知，逮覺者、當逮覺者、已逮覺者無所有亦不知。何以故？一切諸法無所有，非佛所作，非弟子、辟支佛所作；諸法無所作，離諸所作故。」

須菩提言：「世尊！將無法離法？」
佛言：「雖言法，為離法。」
須菩提言：「世尊！若法法相離，云何知法離法？諸法所有無所有，無所有法不知無所有，有法亦不知有法，有法不知無所有法，無所有法不知有法。菩薩於無所知法，云何當知所有無所有法？」
佛言：「菩薩以世事習故，現有所有、現無所有，非第一最要義。」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世事及最要義，為有異耶？」
佛言：「無有異。世事如、最要義如，眾生不知是如，以是故現世事有所有、無所有。又，須菩提！眾生於五陰有相不知無所有，以是故作是分別說法，欲使眾生知無所有。菩薩欲行般若波羅蜜者，當作是學。」

摩訶般若波羅蜜菩薩行品第七十二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唯，世尊！菩薩行、菩薩行者為何事？」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者，道行也，是故名為菩薩行。」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行者為在何處行？」
佛言：「於五陰行，空於內外法，於六波羅蜜行，於內外空及有無空作四禪行，於四無形禪行，於四等行，於三十七品行，於三三昧行，於佛十力行，於四無所畏行，於四無礙行，於十八法行，淨佛國土行，教化眾生行，入於文字行，不入文字行，於陀鄰尼行，於有為無為性行；作行不令道有二，是則為道行，是則為菩薩摩訶薩空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為佛？」
佛言：「以道覺故言佛。又，須菩提！逮審諦法，法覺故言佛。超越審諦法故，故名為佛。又，須菩提！真覺諸法故名為佛。」
須菩提言：「世尊！覺者為何謂？」
佛言：「以空法覺，以如覺，以法覺，但以字為名。須菩提！覺之義是不可斷義，如及爾一，住無有變易，是故名為覺。又，須菩提！但以名相故名為佛。諸佛如來之道故，是故名覺。諸佛世尊皆共覺故，故名為覺。」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行道為行六波羅蜜不？為行薩云若不？為成何等善？增益何功德？有生有滅、有著有斷耶？」
佛言：「菩薩行道行六波羅蜜至薩云若者，於諸法亦無所成亦無所敗、亦無所增亦無所減、亦無所著亦無所斷。」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道者，不於諸法有所墮，於諸法亦不有所成敗、有增有減，亦不生亦不滅，亦不著亦不斷。」

須菩提言：「世尊！若菩薩於諸法無所墮、無所觀，云何受持六波羅蜜而自於相行空？云何行四禪？云何行四等、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品及三脫門？云何行十種力、佛十八法？云何行大慈大悲？云何行菩薩十住？云何過二地？云何過於菩薩位？」
佛告須菩提：「菩薩不以二事行六波羅蜜，亦不以二事行薩云若。」
須菩提言：「世尊！若菩薩不以二事行六波羅蜜、行薩云若者，云何從初發意至後發意？云何得增益功德？」
佛言：「諸有以二行者，是輩無所增益。何以故？二事行者，於凡愚人有所增益。菩薩從初發意至後發意，不以二事增益功德。以是故，諸天及人不能壞菩薩令墮二地，其餘眾惡不能制菩薩令不行六波羅蜜及薩云若。」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為功德故行般若波羅蜜耶？」
佛言：「亦不以功德故行，亦不以無功德故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要當供養諸佛，要當具足諸善功德，要當與真知識相得，爾乃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世尊！云何菩薩供養諸佛，具足功德，得真知識，乃逮薩云若？」
佛言：「菩薩從初發菩薩意常供養諸佛，諸佛所說十二部經常當受持，堅持守念，便得陀隣尼起諸無礙。起無礙已，在所生處至薩云若，終不忘失所知所持、所可供養諸佛功德，終不生惡趣、八不閑之處，便受淨意。已得淨意已，淨佛土、教化眾生。以是功德，終不離真知識，終不離諸佛、諸菩薩、諸真人及讚歎佛者。如是，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當供養諸佛，當具足諸法受諸功德，當與真知識相隨。」

摩訶般若波羅蜜當得真知識品第七十三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有菩薩摩訶薩，不供養諸佛，不具足諸功德，不遇真知識，將無不能逮薩云若？」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無不供養諸如來者，無不具足諸功德者，無不得真知識者。何以故？雖供養諸佛，雖作功德，雖得真知識，尚未逮薩云若；何況不供養佛，不作功德，不得真知識，而欲逮得薩云若？是事不然。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者，當供養佛，當作功德，當得真知識。」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何以故當供養佛，作諸功德，得真知識，乃逮薩云若？」

佛言：「以無有漚恕拘舍羅故，不從諸佛聞漚恕拘舍羅事，功德未具足，未逮真知識故。」
「世尊！菩薩當具足何等漚恕拘舍羅，乃當逮得薩云若？」
佛言：「菩薩從初發意已來，持薩云若意行檀波羅蜜，施於三乘，亦施人及非人，皆具足薩云若念，亦無施想、亦無受者想、亦無行檀波羅蜜想。何以故？諸想法者，亦無所有、亦無所生亦無所滅。觀見諸法亦無轉還者，皆度諸法之相，不見諸法有所作，以具足漚恕拘舍羅者，便增益諸功德。已增益功德者，便行檀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亦不自受其報，但欲益於眾生；所作不受其報，行檀波羅蜜但欲度脫一切眾生。
放光般若波羅蜜經卷第十六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七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教化眾生品第七十四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薩云然念，從初發意不離薩云若念行尸波羅蜜，意初不墮婬怒癡，亦不念婬怒癡，亦不為所纏裹。諸不入道撿事，嫉妬惡戒恚意、懈怠亂意、愚癡頑很，自用著於吾我，及二地意悉無。何以故？皆知諸法相空，皆知諸法無所有、無所成，觀見諸法皆無轉還，皆解諸法相，度諸世事，處於無為，具足漚惒拘舍羅增益功德，為行尸波羅蜜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亦不於世受尸波羅蜜之報。至般若波羅蜜，但欲益於一切，教化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四禪、四等、四無形禪。雖行諸禪，不受禪福。何以故？以漚惒拘舍羅，知諸禪相皆空，亦知動還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從初發意行漚惒拘舍羅，行觀行淨，亦不趣須陀洹、不取須陀洹果，至阿羅漢亦不取其果。何以故？知諸法相空，及知不轉還法，亦行三十七品過於二地。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無所從生法忍。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行八惟無禪及九次第，亦不取須陀洹道。何以故？悉知諸法相空，知不動還。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佛十力業及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大慈大悲，淨佛國土、教化眾生，然後乃逮薩云若。菩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其智甚廣大，乃行是深法，然不受其報。」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所以者何？菩薩於所有處不動不轉。」
「世尊！何等為於所有處不動不轉？」
佛言：「於無所有而不動轉，於五陰所有不轉，於六波羅蜜所有不動，於諸禪、四等所有不轉，於三十七品所有不轉，於三脫門所有不轉，於大慈大悲所有不轉，於十力、十八法所有不轉。所以者何？是諸法所有皆無所有故。須菩提！不可以無所有逮覺所有。」
須菩提言：「世尊！寧可持所有逮覺所有不？」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寧可持無所有逮覺無所有不？」
佛言：「不也。」
「如是，世尊！將無所逮無所覺耶？」

佛言：「有逮覺，不以是四句。」
「世尊！是逮覺當云何？」
佛言：「諸逮覺者，亦非所有、亦非無所有。逮覺者，亦非戲言、亦非不戲言。」
須菩提言：「世尊！何等是菩薩戲言？」
佛言：「言：『五陰有常無常』，是菩薩戲言。『五陰苦樂』者，是菩薩戲言。『五陰是我所非我所』，是菩薩戲言。『五陰淨不淨』者，是菩薩戲言。『分別知五陰』者，是菩薩戲言。『知四諦』者，是菩薩戲言。念『四禪、四等及四無形禪、三十七品、總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是菩薩戲言。『我得須陀洹道至阿羅漢、辟支佛道』，是菩薩戲言。『我具足菩薩十住』，是菩薩戲言。『我淨佛國土、教化眾生』，是菩薩戲言。『我具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是菩薩戲言。『我逮薩云若』，是菩薩戲言。『我盡諸習緒』，是菩薩戲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五陰有常無常，亦不戲亦不不戲，乃至薩云若有常無常，亦不戲亦不不戲。所以者何？於所有亦不戲所有，於無所有亦不戲無所有，於所有無所有中亦不戲無不戲。是故，須菩提！五陰及薩云若為非戲也。菩薩於般若波羅蜜，行亦不以戲。」
須菩提言：「云何五陰不戲乃至薩云若不戲？」
佛告須菩提：「五陰無所有乃至薩云若亦無所有，諸可無所有者皆非戲。以是故，五陰及薩云若皆無有戲。須菩提！菩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者，得上菩薩位。」
須菩提言：「世尊！諸法所有尚不可得，云何得菩薩位？為用二地？為用佛道乎？持何等得位？」
佛言：「菩薩亦不以二道，亦不以佛道也。遍學諸道，乃上菩薩位。如第八賢聖遍學諸道，雖在乎地，未受果證。菩薩亦如是，皆行諸道得菩薩位，未及薩云若，未得金剛三昧。得功德時，乃具足逮薩云若。」
須菩提言：「世尊！若菩薩遍學諸道爾乃上位者，菩薩為復在第八地取須陀洹道耶？在斯陀含地得斯陀含道，在阿那含地得阿那含道，在阿羅漢地得阿羅漢道，在辟支佛地得辟支佛道，在佛地得佛道耶？此諸道各自異。世尊！云何菩薩皆當遍學諸道上菩薩位耶？若菩薩於是八地受八道者，是終不然。在菩薩位便逮薩云然者，亦復不然。若菩薩得聲聞、辟支佛道至薩云然者，亦復不然。世尊！我當云何知菩薩遍入諸道上菩薩位？」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菩薩終不於八地得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道以逮薩云若。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常行六波羅蜜，以慧見八地。何等八？淨地、性地、四賢聖八地、觀地、薄地、無垢地、已

辦地、辟支佛地。以慧觀過於八地，以道慧過菩薩位。過位已，以薩云若慧捨諸習緒。須菩提！第八地者是菩薩之忍。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慧及習緒除，亦是羅漢慧觀，亦是菩薩辟支佛慧，亦是菩薩忍。具足聲聞、辟支佛道，以道慧上菩薩位，以薩云若慧除諸習緒。以是故，須菩提！菩薩當遍具足諸道，爾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成阿惟三佛已，為眾生作道地。」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說三乘：聲聞、辟支佛、佛道；何等為道慧之道？」

佛言：「當起諸道淨於諸道，遍觀眾生及相貌像，盡覺盡知。皆遍知已，當教一切分流廣化，遍採音聲令得大聲，遍三千大千剎土，當如響相。以是故，菩薩當遍具足諸道。當知道慧，悉知眾生之意，亦當知泥犁，復知泥犁之趣，亦當知眾生罪報。當斷泥犁緣作罪之報，薜荔、畜生亦當知之。薜荔、畜生緣作報應，悉當斷之。當知真陀羅、摩睺勒、諸龍、閱叉，當知人之因緣、人道果報，亦當知天，從四天王上至三十三天，亦當知天人因緣、天人果報。當知三十七品法、三脫門法，亦當知十力，亦當知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大慈大悲、佛十八法。盡知是已，立諸眾生於三乘之道。須菩提！是為菩薩具足道慧。菩薩學是已，皆知眾生意之所願。已知所願，如應說法初不斷絕。所以者何？普知眾生根、生死之趣。菩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所可應行法，三十七品所行，二地所行，盡入般若波羅蜜中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及三十七品及道法，是諸法亦不合亦不散，亦無有形，亦不見見，一相，一相者則無相。云何能致道？是法亦不見，亦無有形，一相，一相者則無相。云何能致道？世尊！譬如虛空，亦無所沒、亦無所致。」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是空法亦無所致、亦無所趣，以眾生不知法相無所有故，佛為說三十七品，及諸法有所致、有所辦。雖爾，須菩提！所有五陰、六波羅蜜、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三十七品、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四無礙慧、四無所畏、佛十力、十八不共、大慈大悲，至薩云若，於賢聖法律亦不合亦不散，亦無有形亦不可見，亦無有對，一相無相。如來以是故，欲度脫眾生，以世俗因緣而說是教，非第一最義。是故菩薩當遍學諸道，以慧觀隨習俗，於法中有應用者、不應用者。何等是菩薩應用？何等是菩薩所不應用？羅漢、辟支佛道以慧觀學而所不用，以薩云若慧當用諸法。菩薩如是於賢聖法律，當學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所說賢聖律，賢聖律者為何謂？」

佛告須菩提：「聲聞、辟支佛、菩薩摩訶薩、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亦不與婬怒癡合亦不不合，是我所非我所亦不合亦不散，亦不

狐疑亦不不狐疑，於戒行亦不合亦不散，於欲、於色、於無色界亦不合亦不散，於不黠及頑佷亦不合非不合，凶暴亦不合非不合，於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大慈大悲及有為無為性，亦不合亦不散。何以故？以諸法無有形、不可見、無有對，一相無相。無色不與無色合亦不散，不可見不與不可見合亦不散，無有對不與無對合亦不散，一相不與一相合亦不散，無相不與無相合亦不散。須菩提！是名為賢聖律。亦無形、不可得見，亦無對，一相無相，是菩薩無相度，菩薩當作是學。作是學已，當得諸法無相。」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為不學色聲香味細滑識法相耶？不學地水火風空識相耶？不學六波羅蜜相耶？不學有無空相耶？不學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三脫門相，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大慈大悲、四諦相、賢聖相？不學逆順十二因緣相耶？不學有為無為性相耶？於是諸法無相亦不學，所作相亦不學，菩薩當云何過於二地上菩薩位？上菩薩位已，云何逮薩云若？逮薩云若已，云何轉法輪？轉法輪已，云何以三乘法度脫眾生？」

佛告須菩提：「若諸法有相者，菩薩當學諸法相。諸法無形，亦不可見亦無有對，一相，一相者則無相，是故菩薩亦不學相亦不學無相。云何作是問？」

佛言：「若前有相，後便有相；以前法無相故，後亦無相。是故菩薩亦不學相亦不學無相。所以者何？有佛無佛一相性常住如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非相非無相，云何為念般若波羅蜜？菩薩若不念般若波羅蜜者，不能過於二地。不過二地者，不能過菩薩位。不能過菩薩位者，不得無所從生。不得無所從生者，不得菩薩神通。不得神通者，不能淨佛土、教化眾生。不淨佛土、教化眾生者，不能逮薩云若。未逮薩云若者，不能轉法輪。不能轉法輪者，不能安立眾生於三乘法，亦不能安立眾生於三福地：一者、施，二者、戒，三者、念諸善法。」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諸法亦非無相亦非一相。無相之法當云何念般若波羅蜜？須菩提！般若波羅蜜者非菩薩之念，菩薩以無念是為般若波羅蜜相。」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無念是般若波羅蜜相？」

佛言：「於諸法無所念，是為般若波羅蜜相。」

「云何於諸法無所念？」

佛言：「不念五陰、六情，是為般若波羅蜜念。不念色聲香味細滑識法，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不淨，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四禪、四等及四空定，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三尊、不念三福，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滅盡、不念安般守意，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無常相、苦相、非我相，不念四顛倒、十二因緣，不念吾我、壽命及知

見相，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三脫門，不念三十七品法，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八惟無、九次第禪，不念四禪，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十慧，不念六波羅蜜，不念內外空及有無空，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十力，不念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不念大慈大悲，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薩云若，是般若波羅蜜念。不念斷諸習緒，是般若波羅蜜念。」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不念五陰，乃至斷諸習緒復不念，是般若波羅蜜念？」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念五陰無所有。何以故？須菩提！諸有相者，無有般若波羅蜜念。不念婬怒癡所有，不念無道之處所有。何以故？諸有想者，為無般若波羅蜜念。諸有相者，為無六波羅蜜。何以故？諸有貪者亦無有六波羅蜜，是名為著諸有。縛著者，無有度脫。須菩提！著有者，無有三十七道品念，亦無三脫門念，乃至薩云若亦無念。何以故？縛著於有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有？何等為無有？」

佛言：「有二者為有。」

「世尊！何等為二？」

佛言：「五陰相者為二，十二衰相者為二，有佛相者為二，有道相、有為無為相者是則為二。須菩提！一切相乃至無有相，是皆為二。適有二，便有。已有，便有世間眾生，不得離生老病死憂悲勤苦。以是故，須菩提！當知有二者無有六波羅蜜，亦無有道，亦無所逮，亦無所覺，何況能捨五陰及薩云若者？」

佛告須菩提：「尚無道念，那得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道？那得離諸習緒？」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堅要品第七十五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有相者不得順忍、不得逮覺；若無相者當得順忍不？當及聲聞八地不？當及辟支佛地不？當及菩薩地不？可得度脫不？能得道念不？能令羅漢、辟支佛習緒除不？能使菩薩得上菩薩位不？上菩薩位已能得薩云若不？得薩云若已能滅諸習緒不？世尊！若無意，若不生意、不起是法相，可逮薩云若不？」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無有相者亦無有順忍，亦不能除諸習緒。」

復問：「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有相意耶？於五陰有相耶？乃至薩云若有相耶？有婬怒癡相、無有婬怒癡相耶？有六衰、有六衰

盡相耶？有近、有近盡相耶？有覺、有覺盡相耶？有愛、有愛盡相耶？有受、有受盡相耶？有有、有有盡相耶？有生、有生盡相耶？有死、有死盡相耶？有憂悲勤苦？有憂悲勤苦盡相耶？有苦、有苦盡相耶？有四諦、有四諦盡相耶、有薩云若、有薩云若盡相耶？有習緒、有習緒盡相耶？」
佛言：「不也。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無有相亦無無相。須菩提！菩薩順忍者則無相，是菩薩無有相則為念道。無有有相、無有無相，則是菩薩之果報。」
佛言：「有相則是菩薩道，無相則逮覺。是故，須菩提！當知諸法所有皆無所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無所有，云何於無所有中得逮覺，而於諸法得自在？」
佛告須菩提：「我本為菩薩行六波羅蜜，從第一禪至第四禪，觀禪性不念貢高，亦不倚禪、亦不味禪，於四禪事寂淨無所悕望。已安足於禪，便處於神通。天眼徹視，天耳徹聽，意知他人宿命所從來，自識宿命便飛行。雖爾，不以是神通貢高，不味不倚於六通，無所分別。須菩提！我以應一合相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便覺四諦，具足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處眾生於三乘。」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如來云何於無所有中起四禪？六通無所有？眾生為無所有？如來云何安立眾生於三乘？」
佛告須菩提：「若婬怒癡及餘諸非法之事，若有所有、無所有者，我為菩薩時不於有無中起四禪。是故，須菩提！亦不有所有、亦不無所有，是故我初發意行菩薩道時行四禪。」
佛告須菩提：「若神通中當有所有、無所有者，我終不於神通中覺所有無所有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於神通知所有無所有故，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白佛言：「若菩薩於諸法所有無所有，於禪五通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云何菩薩於無所有法中，未曾所知能知、未曾所學得學，從是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菩薩已從過去諸佛所供養若干佛菩薩，所從諸佛聞無所有中無有佛、無有辟支佛，無所有中無有羅漢，無所有中無有眾賢聖，從無所有中無有毛髮許所有。菩薩作是念言：『無所有中亦無有須陀洹乃至佛，皆無所有。以諸法無所有故，我或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我或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假令我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諸可有行相眾生，我當立著無相地。』須菩提！諸有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欲度脫眾生故，便習未曾習者，未曾學者、未曾受者，便學、便受。於諸過去諸佛所學，先學六波羅蜜，

勸人令行六波羅蜜，見人行者代其歡喜。以布施無貪垢故，便得大富。以布施故便守戒，便得天上、人中尊。以布施故便得三昧。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故，便得智慧品、解脫品、見解脫慧品。持是諸品及六波羅蜜，得過二地，上菩薩位。已上位已，便淨佛土、化眾生，便逮薩云若，轉法輪，以三乘度眾生。須菩提！菩薩以是先當從檀波羅蜜起，次得諸慧；是亦不可得。何以故？無有實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以來，自持戒勸人持戒，見人持戒代其歡喜，以持戒得天上、人中之豪。貧者以財施之，復以戒、三昧、智慧、解脫、見解脫慧而立之，以五品之德過出二地，上菩薩位，度脫眾生，便逮未曾所知所學所習，皆學知習之。何以故？欲習無所有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忍，勸人使行，見人行忍代其歡喜。飽足眾生以財安立，或以五品之德過於二地，上菩薩位。何以故？所施與亦無有要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自行精進於善，勸人精進，見人精進代其歡喜。復以財物給足眾生，以戒、忍辱五品之德過出二地，上菩薩位。何以故？所施亦無有要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四禪、四等、四無形定，勸人令行，見人行者代其歡喜。以位於禪布施窮乏，教令智慧、解脫見慧，過出二地，上菩薩位。何以故？所有者無有要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從發意以來，行般若波羅蜜，以財給足眾生，立以於戒、三昧、智慧、解脫見慧，自行六度，勸人令行，見人行者代其歡喜。以漚惒拘舍羅過於二地，上菩薩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無有形故。須菩提！菩薩從是便得本所不學、本所不知、本所不應，皆學皆知皆得所應。

「復次，須菩提！菩薩學諸未曾學者，從初發意以來，常有薩云若念，解諸有無之事，便念三尊行：常念天行、戒念、施念。」

佛問須菩提：「云何為念佛？念佛者不以色痛想行識念。何以故？五陰無有堅要故。無堅要者為無所有，佛念者為無念。

「復次，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當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念，不當以金色光明念。何以故？佛形無有堅要故。無堅要者為無所有，念佛者為無念。

「復次，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當戒性、智慧品、三昧品、解脫品、見解脫品。不當以是五品念如來。何以故？以是無有堅實故。無有堅者為無所有，念佛者為無念。

「復次，須菩提！念如來不以十力念，不以四無所畏念，四等、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四無礙慧，不以是念如來。何以故？無有堅實

故。不堅實者無所有，念佛者為無念。
「復次，須菩提！念如來者不以十二因緣念。何以故？無有堅要。無堅要者為無所有。念佛者為無念。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當作佛念，以是故知次第學，未曾學者習，未曾應者具足，悉應順至諸道，應作是學，具足三十七品及三三昧，便具足薩云若慧，便應所有無所有。覺不堅固要，便得所有無所有處。
「須菩提！云何為法念？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當念善惡法，亦不念當受荊不受荊，亦不當念俗法道法，亦不念有漏無漏法，亦不念賢法愚法，亦不念三界法，亦不念有為無為性法。何以故？諸法無有堅要。無有堅要者為無所有，念法為無所念。學法念以應所有無所有，便逮薩云若，便逮所有無所有處。須菩提！菩薩當念法念。
「須菩提！菩薩當云何念僧？菩薩從初發意至薩云若，常念僧，為無念。如是，須菩提！菩薩當作僧念。
「須菩提！菩薩云何念戒？行般若波羅蜜，從初發意以來不缺於戒，不差於戒，善攝於戒，當念有無。如是念者，為順所應，便逮薩云若無有有無之處。須菩提！云何菩薩念施？所有無所有應施，所可物施及以法施，於中不起亂意，亦不念有所施、無所施。雖持身命支節布施，於中亦不起亂意。何以故？無有堅要故。無堅要者則無所有。常念於施，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菩薩云何當作天念？諸須陀洹生四天上者至于六天，諸生天者無有堅要。無堅要者為無所有。須菩提！當順是念至成薩云若。須菩提！諸阿那含生於色天及無色天，亦無堅要。無堅要者為無所有。菩薩當順是念，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常念六念順其所應。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欲學所順所習，欲成諸功德，當學內外空及有無空，當學三十七品、大慈大悲，當學菩薩道行，皆逮有無之要。尚無毛髮之相，何況有薩云若相？須菩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得隨次第應。」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所有皆無所有，乃至五陰、六衰無所有，諸性無所有，三十七品無所有，薩云若慧亦當無所有。亦無佛、無法、無比丘僧，亦無有道，亦無果報，亦無著斷，亦無逮覺，諸法亦皆無所有。」
佛告須菩提：「諸法有所有、無所有可得見不？」
須菩提言：「不可得。世尊。」
「須菩提！云何言諸法所有皆無所有，五陰及逮覺耶？」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我於是法無有狐疑，但為當來之世三乘道家，恐或言若諸法所有無所有，何誰著者？何誰斷者？不知著斷之

事，便能敗戒毀戒不知所趣，如是敗戒行者，各各趣三惡處。世尊！我不敢有狐疑，我畏當來之世，是故問如來耳。」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倚相品第七十六

於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若諸所有者皆無所有，菩薩為見何等，為眾生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菩薩以所有皆無所有故，能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有倚著者難得解脫，有倚相者不得逮覺，亦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無倚相者，為有逮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耶？」
佛言：「逮覺已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則是無所倚，以不別法性故。欲得無所倚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則為欲示一切法性。」
「世尊！若無所倚者無有逮覺，則無有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緣菩薩從第一住至十住耶？何因緣得無所從生法忍？何因有五通及六波羅蜜之德，而受諸法之德，攝取佛國、教化眾生、供養諸佛，一切有至般泥洹？」
佛言：「無所倚者，與五通之報等，與十住等，與六波羅蜜等，及供養諸佛功德等。以是故，至般泥洹供養不斷。」
須菩提言：「世尊！無所倚及五通、六波羅蜜，有何差別？」
佛言：「無有差別，說有差別。」
「世尊！云何三事有差別？」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倚所施，亦不自倚，亦不倚受者。至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倚，行神通亦無所倚，行三十七品亦無所倚，行三三昧亦無所倚，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亦無所倚，逮覺諸佛法亦無所倚。須菩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無所倚。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者，諸魔魔天無能壞者。」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一意受持六波羅蜜，受四禪、四等、大慈大悲及四空定，四無礙慧、四無所畏、三十七品、總三脫門、佛十種力、佛十八法，云何受持八十種好？」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所作施、戒、忍辱、精進及諸禪事，皆以般若波羅蜜行；及三脫門、四等、大慈及三十七品，所作所念皆不離般若波羅蜜；及三三昧、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八十種好、皆不離般若波羅蜜。」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一意行般若波羅蜜，受持六波羅蜜乃至八十種好？」

「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行六波羅蜜初無二相；乃至八十種好亦無二相。」
「世尊！云何行六波羅蜜至八十種好不以二相？」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皆悉具足總持諸波羅蜜及三十七品而行布施。」
須菩提言：「世尊！是事云何？」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時不以漏意，行檀波羅蜜於無漏，作念言：『我為是誰？所施何物？受者為誰？』於是三事無相受念，爾時亦不見意及所施受者，至十八法亦復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乃至般若波羅蜜亦無有相，亦不見六波羅蜜。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乃至八十種好，亦無有相、亦無所見。」
須菩提言：「世尊！以無相、無所作法，云何得具足六波羅蜜，云何具足三十七品，云何具足三空及十種力，云何具足四無所畏、佛十八法？」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無相施隨眾生所欲，或索肌肉妻子國城珍寶，所有財穀皆不逆人。作是施時，或有人來問菩薩言：『用是無相布施為作。』雖有是言，我續布施不可斷絕，持是布施與眾生共，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相念，亦無施意，亦無物意，亦無受者意，亦不見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何以故？所見一切皆悉空故。如是，誰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如是作為則是真作，則能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則為行六波羅蜜，則為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脫門，則為具足佛十八法。如是行者，則為不受布施之報，譬如第六天王有所欲者，但念即至。菩薩如是，但意念諸法，皆具足至。以布施之德能供養諸佛，悉能飽滿諸天及人。以漚惒拘舍羅行檀波羅蜜，安立眾生於三乘法，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檀波羅蜜。」◎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悉知賢聖無漏道法之戒，不毀不亂，奉賢聖戒。於諸法無所拙，亦不拙五陰，亦不拙三十二相，亦不拙四性，亦不拙四天王至三十三天，不拙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亦不拙轉輪聖王。所作功德但欲與眾生共，為薩云若；不相不倚亦不以二。但為世事，非最要義。具足戒已，以漚惒拘舍羅起四禪，不以貪受天眼。以天眼觀十方諸佛，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初不離天眼。以天耳淨盡聞諸佛所說經法，不失所聞。至得自辯，悉知諸佛之意。知諸佛意已，便能饒益一切眾生。持識宿命之慧，覺諸所作不失本行，以無漏之法立眾生於三乘，隨眾生所欲而悉授之。須菩提！是為無相具足尸波羅蜜。」

佛言：「菩薩云何具足於忍？從發意至坐道場，若眾生來以刀杖捶加於菩薩，菩薩終不起意。當起二忍：一者、忍辱，二者、無所從生法忍。起意念言：『以刀捶杖加我者為誰？受者為誰？』當觀法相，觀法相者亦無所有、亦無所觀。無所觀者，便得無所從生法忍。住二忍已，便具足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便具足三十七品及三脫門，便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菩薩已住是法，便得神通，非是二地所能及者。具足神通已，便具足六波羅蜜。以天眼慧見十方佛，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忘佛念。復以天耳慧聞十方佛所說教法，悉知諸佛，諸佛所念悉復逮。知眾生之意，如應說法。自知宿命，以慧皆識眾生功德，持諸善本功德勸勉眾生，以漏盡之慧立眾生於三乘。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行，教化眾生、淨佛國土，具足薩云若慧，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轉於法輪。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羼波羅蜜。」

佛言：「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惟逮波羅蜜？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身意精進具足四禪。於四禪起，便得無數神通，變化來往、手捫摸日月。持是精進，遍至十方無數剎土，供養諸佛一切所有供養之具，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諸天、世人皆當恭敬。是菩薩至般泥洹，以神足到十方聽受諸佛法言，所聞法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忘，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具足薩云若。是為行般若波羅蜜具足惟逮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以無漏道法具足意精進，口不言惡、身不行惡、意不念惡，亦不批苦樂、有常無常，不批有我無我，不批有為無為，不批三界，不批四禪及四空定、四等、三脫門、三十七品，至十八法亦無所批。亦不批聲聞、辟支佛，不批聲聞、辟支佛道，亦不批菩薩，亦不批菩薩地，亦不批五趣，亦不分別是天、是人、是畜生、是泥犁、是薜荔，亦不分別是須陀洹道、是羅漢道、是辟支佛道，亦不分別是菩薩道，亦不分別是薩云若，亦不批諸法，諸道亦不分別。所以者何？是諸法者，皆無有要、無可批者，亦無可分別者。以具足意精進，便救一切魔怨眾生。救眾生已，亦不見眾生。具足精進已，亦不見精進。具足佛法已，亦不見佛法。淨佛國土亦不見不得，具足精進便受諸善法，亦不於是善法中生念。遍遊諸國救益眾生，所作變化自恣無礙。或雨諸華或散諸香，或以伎樂鼓樂絃歌事，或震動事或以光明，或以國土七寶示現，或以博弈，或現水火隨道而入，與為因緣使行十善。或以施戒而攝取之，或以支解身體妻子國土，或以自身隨眾生意而攝取之。須菩提！菩薩以漚惒拘舍羅無相行惟逮波羅蜜。」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無相之法行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除如來三昧，一切餘三昧皆當具足。具足四禪，具足四等及四

空定，皆當逆順行八惟無及九次第禪，行空，無相，無願三昧，電光三昧，金剛三昧，直治三昧，住是禪波羅蜜便得三十七品，住於三昧具足道慧，諸三昧門皆來入是，具足道慧，具足十住地作行，至薩云若終不中道取證。於三昧中住，遊諸佛剎供養諸佛，於諸佛所殖諸德本，淨佛國土、遊諸四域教化眾生，廣立眾生於六波羅蜜。或立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隨其所欲而滿其願。於是禪波羅蜜者，悉總持諸陀隣尼門，便得四無礙慧，便受神通，終不墮女人胞胎。不受色欲無生不生，雖生不著於生。何以故？善觀於幻法，知所有如幻，救濟眾生便得無眾生之相，以無所得法立眾生於無所得法，以世俗數不以最上要。以禪波羅蜜遍入諸禪及解脫禪，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捨禪波羅蜜。行道慧入薩云若慧，便盡習緒為以自救當復救餘。救他人已，為諸天及人及阿須倫而作福田。如是，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是為具足無相三昧。」

「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無相法具足般若波羅蜜念？」

佛言：「菩薩不見法有實成者，亦不見五陰實成者，亦不見五陰生，亦不見五陰來生處；乃至須陀洹道，亦不見所生，亦不見來住處。以虛空故，其實不可得，亦不見須陀洹漏盡法。行般若波羅蜜以解有要無要之法，如是解者便解內外及有無空，於諸法無所入，亦不入於五陰，乃至于道亦無所入。學無所有般若波羅蜜，便具足菩薩道。何等為菩薩道？則六波羅蜜是。三十七品、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於無所有成佛道，具足六波羅蜜，具足三十七品及五神通，隨眾生所欲，於六度中有貪嫉者，以檀波羅蜜授之；有惡戒者，以道戒授之；有瞋恚者，以忍授之；有懈怠者，以精進勸之；有亂意者，以禪救之；有愚癡者，以慧授之，至解脫品、解脫見品皆以授之；有聲聞道意者，隨其本應，以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道，隨本授之；有大乘者，以佛道授之。以是方便，能作無央數變化，乃至恒邊沙諸佛國土，隨人所欲，則能變其剎土之好，滿諸眾生之願。從一佛國至一佛國，所欲取國土隨其願。譬如第六天人，所有衣食伎樂隨意即至。菩薩以六波羅蜜行菩薩道，隨意所願盡皆具足，逮薩云若。於五陰無所受，於一切諸法，道法俗法、善法惡法，皆悉具足無所受。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國土所有皆悉隨意即得，無有持來者亦無有持往者，亦如第六天上。何以故？諸法無所恃亦無所倚。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無所有相，是為具足般若波羅蜜。」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有相品第七十七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云何於無所破壞法、無相法、無所有法中，能具足六波羅蜜念？云何於是無形法而知差別入般若波羅蜜中？云何於無相法以一相而逮正覺？」
佛告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五陰如幻、如響、如夢、如影、如熱時焰、如化。持是五陰行六波羅蜜，五陰無相，如幻、如響、如夢、如影、如熱時焰。何以故？夢幻之法無所有故。無所有者則一相，一相者則無有相。以是故，須菩提！當知檀波羅蜜無有相，所布施及主受者皆無有相。作是知者，則為具足檀波羅蜜。作是具足檀波羅蜜已，終不於六波羅蜜轉還，便於六波羅蜜中具足四禪、四等、四空定，悉具足三十七品，具足內外空及有無空，便具足三脫門，具足八惟無、九次第禪，具足五通，具足諸陀隣尼門，具足四無礙慧、四無所畏、十種力，悉具足佛十八法。」
佛語須菩提：「菩薩以住於賢聖無漏法，便能飛行供養諸佛，隨其所安救濟眾生。或以布施攝取眾生，或以戒、或以忍、或以精進攝取眾生，或以禪、或以智慧攝取眾生，隨其所善而教之。為眾生故受生死法，不與同歸，亦不受生死勤苦。為眾生故種天上、人中之福，欲以攝取眾生故。知諸法無有相，便學須陀洹道法，亦不於中住；及學羅漢、辟支佛道法，亦不於中住。何以故；悉知諸法已，當逮薩云若慧故，非羅漢、辟支佛之所知。」
佛語須菩提：「如是，如是！諸法無有相。知六波羅蜜無有相，乃至諸佛法亦知無有相。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如夢、如幻、如響、如影、如熱時焰、如化。行尸波羅蜜，知五陰如夢、如幻化，便以無相具足尸波羅蜜。持戒不犯不毀，善持戒不犯不毀，善持不亂，習智慧賢聖業，遍護諸戒以法義，戒身口意以等於諸戒。不以戒批四性及遮迦越王，亦不言：『我持是戒當生四天及第六天上。』亦不念言：『持是戒得須陀洹道乃至羅漢、辟支佛道。』何以故？諸法一相，為無有相故。無相之法終不逮無相法，有相之法亦不逮有相法，有相之法亦不逮無相之法。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無相法具足尸波羅蜜，上菩薩位。已上菩薩位，便逮得無所從生法忍，便行道慧，具足神通，住於諸陀隣尼門，便得四無礙慧。從一佛國遊一佛國，供養諸佛如來，攝取眾生，淨佛國土、教化眾生。生五趣之世，不著於生死行。譬如彌遮加越王，坐起行來無有知者，育養眾生不仰臣下、不嬈人民。譬如須延頭(須延頭者晉言甚淨)如來轉法輪，於三乘無有菩薩可教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便般泥洹，後令化佛教授眾生一劫。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尸波羅蜜，諸法便隨從之。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如幻、如夢、如響，以無相法具足羼波羅蜜。須菩提！菩薩以二忍事具足羼波羅蜜。何等為二？從初發意至于道場，於其中間，若有眾生持刀杖捶來撾打割刺。菩薩欲具足羼波羅蜜者，意不起亂，當計念言：『誰有罵者？誰有割者？誰有撾者？何以故？以諸法無有相。』如是觀者，便具足羼波羅蜜。以具足是忍，便得無所從生法忍。」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無所從生法忍，為是滅？為是智耶？」

佛言：「於忍不起毛髮惡意者是為智，以是智得無所從生法忍。」

須菩提言：「世尊！聲聞、辟支佛無所從生法忍，及菩薩摩訶薩無所從生法忍，有何差別？」

佛言：「須陀洹智及滅，至羅漢辟支佛智及滅，是菩薩摩訶薩之忍。須菩提！是為聲聞、辟支佛之差別。菩薩摩訶薩有是忍者，過出二地上。以住無所從生法忍者，便行菩薩道，便具足道慧，不離三十七品，不離三脫門，不離神通，教化眾生，淨佛國土，逮薩云若。須菩提！菩薩以無相法具足羼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住於五陰如幻、如夢、如響、如野馬、如熱時之焰，於是無相法便行身意精進，便辦神通，遊諸佛剎供養諸佛，以身精進教授眾生，立眾生於三乘。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無相法具足惟逮波羅蜜。意精進者，以意精進於聖賢無漏之法，具足諸善本法、三十七品法，具足三脫門，具足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具足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菩薩於中學已，當具足薩云若慧，消諸習緒具足成相，得普遍光明，三倒十二法輪轉，能令三千大千剎土六反震動，能以光明照遍三千大千剎土，能出音聲遍三千大千剎土，諸眾生聞音者必至三乘之道。須菩提！菩薩精進所有饒益弘大如是。菩薩住精進，盡具足諸佛法，逮薩云若慧。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五陰如夢、如幻，具足於禪波羅蜜。行四禪、四等、四無形禪及三脫門，電光三昧、金剛三昧、真禪三昧——除佛三昧，諸餘無央數三昧意皆遍至——亦不味諸三昧，亦不受其果報。何以故？以菩薩盡知諸三昧相法空，所有者皆無所有，無相不味無相，無所有不味無所有。以不味故，不隨禪生至形無形處。何以故？不見其形故。亦不見三昧，亦不見三昧相，亦無所見故，便具足無相三昧。持是三昧，過出二地上。」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云何以禪波羅蜜出過羅漢、辟支佛道上？」

佛告須菩提：「菩薩以禪學內外空及有無空，於空法不見有住處。聲聞、辟支佛法及薩云若法皆空，以是空故，上菩薩位。」

「世尊！云何是菩薩位？云何非菩薩位？」

佛言：「諸有倚著非菩薩位，無所倚著是菩薩位。」

「世尊！云何為倚？云何不倚？」
佛言：「五陰、十二衰是菩薩倚，乃至薩云若亦是菩薩倚位者。須菩提！都不見諸法，亦無有名字，盡無所倚，是菩薩位。何以故？五陰所有事、薩云若所有事，亦非行、亦非說、亦非見。須菩提！是為菩薩受，是為菩薩位。菩薩以是上位，便具足諸三昧，尚不隨禪生，何況隨婬怒癡生而有所作？是事不然。但以幻法饒益眾生，不見眾生亦不見幻。於無所得法中攝取佛土、教授眾生，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具足禪波羅蜜，轉無倚法輪。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諸法如幻、如夢、諸法如響、如化、如光影、如熱時焰。」
須菩提言：「世尊！云何菩薩知諸法如幻、如焰？」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持夢幻示人，亦不見響亦不見持響示人，亦不見光影、幻、化、熱時焰亦不見持此示人。何以故？諸凡愚夫於夢幻諸法皆著顛倒；諸羅漢、辟支佛，諸菩薩，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夢幻法亦不見有，亦不見可持示人者。所以者何？諸法所有者皆無所有，亦無所成亦無所有。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終無貪相，亦不成就相，亦不生相。是事不然。何以故？般若波羅蜜亦不念法有生者有成者。菩薩如是行者，亦不生五陰，亦不生三界，亦不生諸禪，亦不生於解脫禪，亦不生三十七品，亦不生三脫門，亦不生六波羅蜜，當具足於第一地至十住，不於中生欲。何以故？是處不可得亦不可見，況當於中生欲意？雖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般若波羅蜜，於不見中盡見諸法皆來入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諸法。何以故？諸法及般若波羅蜜，一無有二，亦非二事。何以故？為如如教、如法性教、如真際教，是諸法無有別。」
須菩提白佛言：「假令諸法無有別、無有散，云何有善惡之教言、有漏無漏教言、道法俗法、有為無為之法教？」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如諸法之法，頗有善惡、有漏無漏、若道若俗、有為法無為法不？頗見有須陀洹及羅漢、辟支佛法不？頗見有佛道不？」
須菩提言：「不見也。世尊！」
「是故，須菩提！諸法無有別、無有相、無所生、無所有。須菩提、我本為菩薩，初不見諸法有要者，亦不見五陰，亦不見有為無為，從須陀洹至佛道亦無所見、亦無所得。須菩提！菩薩欲學般若波羅蜜，從初發意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當善於所有無所有。菩薩善於無所有者，則能具足道慧，教授眾生、攝取佛國，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降諸眾生，不見於三界。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應無所有。」◎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七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八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住二空品第七十八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是法如夢、如響、如幻、如化、如熱時焰、如光、如影，是諸法皆空？云何為有造處所，言是道是俗、是無為是有為、有漏無漏？云何言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云何言是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凡夫愚癡少有所聞，依倚夢幻法而有所見，因身口意所作非法不善之事，或行善事至有善惡之報，受罪福於三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二空，從有無本端空至畢竟空，教化眾生說有五陰、十二衰空、十八性空。是法如夢、如響、如幻、如化、如影、如熱時焰，是中亦無五陰、亦無諸衰、亦無諸性、亦無夢、亦無響、亦無幻化、亦無焰影、亦無有見。諸法皆無形，所有皆無所有、無有五陰。汝等見有五陰無十二衰，汝等見有諸衰無十八性，汝等見有諸性，以因緣顛倒故便有諸法隨行所受。云何汝等於無所有法而有形相？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以漚恕拘舍羅，諸有眾生在貪嫉者，教令布施，令得大富，於中拔出；教令持戒，以戒因緣得生天上，於戒拔之；令住禪三昧，以禪因緣得生梵天，具足四禪及四空定因緣。施從戒以禪無數方便立之泥洹，復以三十七品及三脫門、八解脫、九次第禪、十種力、四無所畏及四等，勸令得十八法。持是無像之法，立於三乘，為說菩薩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甚奇、甚特、未曾有！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為諸空無法作處所，言是善法、惡法，是道法、俗法，是漏法、無漏法，是有為法，是無為法。」

佛言：「如是，須菩提！甚奇、甚特、所未曾有！為是空無之法而作處所。須菩提！汝等當知菩薩所行奇特，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者。汝等當應為菩薩摩訶薩作禮。」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摩訶薩所未曾有，諸羅漢、辟支佛所不能及？」

佛告須菩提：「若欲聞者善思念之，吾當解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住於六波羅蜜中及內外空、三十七品、四無礙慧及五神通，遍到十方觀諸眾生，可以布施攝者，便以施取之；可以戒、忍、精進、一心、智慧，隨其所應，以六波羅蜜而攝取之。應以四禪及四空定得解脫者，以禪因緣而攝取之；或應以慈、悲、喜、護得度

者，以四等攝之；或應以三十七品得度者，以根、力、覺、意而攝取之；若應以三脫門得度者，皆攝取之。」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以布施攝取眾生？」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隨人所索，若索衣被、飲食、疾病、醫藥、象馬、車乘、金銀、珍寶，隨人所欲皆施與之。及所施與，若佛、辟支佛、阿羅漢及須陀洹，下至凡夫及蜎飛、蠕動、諸三惡趣，其意適等，而無差別、無若干種意。何以故？諸法無有若干種意故，其意平等。無若干者，便得無差別薩云若慧。」
佛言：「菩薩摩訶薩若見來求者，當作念言：『我所施者當與三耶三佛。福祐不從畜生出生。』有是念者，非是菩薩法，何以故？菩薩發道意不作是念：『我持布施當生四姓家。』諸所施已攝取眾生者，皆令至無餘泥洹而般泥洹。菩薩以眾生為親族，所施與無若干差別，亦不言：『當與是，不與是。』意無適莫，所施眾生無有礙意。何以故？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若有分別意者，便於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諸緣覺、諸真人有大過失。何以故？諸天及人、諸阿須倫無有請，菩薩為眾生作救護、作橋梁者為菩薩之法，自當救攝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若人、若非人來至菩薩所，取節節支解菩薩身，菩薩亦不疑言：『當與？不與？』何以故？是菩薩欲救眾生故受是形耳。『我以是身饒益一切。』菩薩當作是念：『我為眾生受是身形，今來取之。』須菩提！菩薩見來所求者當發意言：『施者為誰？受者為誰？所施物為何等？是諸法實不可得見。何以故？是諸法常空，空亦無所與亦無所奪。』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所謂內空、外空及有無空，住是空者於中布施，便具足檀波羅蜜；具足檀已，不斷內外法，言誰有割者、誰為截者！」
佛告須菩提：「佛以天眼見十方恒邊沙等剎土，諸菩薩摩訶薩入泥犁中，泥犁則為冷。以三事變化為泥犁中眾生說法：一者神足，二者隨其所使，三者四等之法。以神足滅火，隨意為說四等法，泥犁中眾生便有愛敬歸仰於菩薩，即得離苦痛。次為說三乘之教，皆令脫苦。是故，須菩提！我以佛眼見十方恒邊沙，諸菩薩摩訶薩供養諸佛不以憍慢，愛好諸佛不以憎惡，歡喜無恚，諸佛所說皆悉受持，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志失。須菩提！佛以佛眼見十方恒邊沙剎土諸菩薩等，為眾生故，割截身體，支節分離，布散四面；諸有飛鳥走獸來食菩薩肌肉者，皆有慈意；於菩薩所以慈意故，得離畜生，即得為人，往見諸佛聽受經法，隨其所聞即得順行，以三乘之法而度脫之。」

佛告須菩提：「諸有菩薩摩訶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多所饒益，如是能使眾生得無餘泥洹。

「復次，須菩提！我以佛眼見十方恒邊沙諸菩薩等入薜荔中者，諸薜荔眾見菩薩已便生慈意，恭敬菩薩，以恭敬故離諸勤苦，因是功德終不離諸佛至得泥洹。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慈如是，使諸眾生皆得泥洹。」

佛告須菩提：「我見諸菩薩至四天王及第六天，為彼諸天而廣說法，以三乘教而度脫之，令得泥洹。諸天人眾有著五樂者，菩薩應時令殿舍悉皆烔然，以為說法言：『諸仁者！一切所有皆悉無常，無尊無卑，誰常安者？』」

佛告須菩提：「我於是以佛眼觀見恒邊沙國土，諸有讚歎梵天上者，菩薩則為說法言：『諸仁者！云何於是空無之法而生見意？是法為空、無常、無見，為磨滅法，莫得於是而生見意。』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已住於大慈為眾生說法，是為菩薩甚奇、甚特、未曾有法。須菩提！十方恒邊沙國土諸菩薩摩訶薩，以四事饒益眾生。何等為四？一者惠施，二者仁愛，三者利人，四者等義。是為四恩。

「菩薩摩訶薩以二事施攝取眾生：一者財物，二者法施。

「何等財物施攝取眾生？菩薩以金銀、璧玉、珍奇異寶，以食飲、衣被、香花、服飾、病瘦醫藥、床臥之具，所有奴婢、象馬、車乘，令諸眾生隨意所欲不逆人意。諸有來者既施與已，皆悉教令自歸三尊，或授五戒，或教十善，或教八齋，或教令行四禪及四等、四空定，或勸助之令念佛、念法、念比丘僧、念天、念施；諸行倒者教令行順，諸不諦者教令行諦，勸助令行三十七道品及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悲大慈，勸眾生令行佛十八法、八十種好，勸助人學三乘法教，是為菩薩摩訶薩以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以財布施攝取眾生，立於無上無畏之地，是為菩薩奇特未曾有之法。

「何等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法布施攝取眾生？布施有二：一者道施，二者俗施。何等俗法施？世俗所說所施，行者謂為不淨，欲得四禪、四等、四無形定及餘凡夫所行善法，是名為世俗法施。作是俗法施已，便教眾生令離世俗，以漚恕拘舍羅安立於道法賢聖果報。何等為賢聖道法、賢聖果報？賢聖法者，謂三十七品及三脫門；賢聖果者，從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

佛言：「菩薩賢聖道法者，知須陀洹所有慧，知羅漢、辟支佛慧，及三十七道品慧、佛所有十力慧、大慈大悲慧，及餘道法俗法、有漏無漏，及有為無為之法慧、薩云若慧，是為菩薩賢聖之法。何等為菩薩賢聖果報？諸習緒皆盡，是為賢聖果報。」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復逮薩云若？」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菩薩逮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如是者，世尊！菩薩摩訶薩、如來，有何差特？」
佛報言：「有差別。差別云何？菩薩逮薩云若，便名為如來。何以故？菩薩意亦不可得，如來意亦無有異，住於無限之冥為諸法作明，是名為菩薩，因俗之法施而續道法之施。」
佛告須菩提：「是菩薩斷於眾生世俗之施，以漚恕拘舍羅安住於薩云若。」
佛告須菩提：「何等為菩薩道法之施？凡人所不能及者，所謂三十七品及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三十二大士之相、八十種好、諸陀隣尼門，是名為道法施，非是俗法，是為菩薩甚奇特、未曾有之法，以愛意攝取眾生，持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慧，以和顏悅色攝取眾生。何以故？六波羅蜜皆攝持諸善法數。云何菩薩饒益於人攝取眾生？常以六波羅蜜攝持眾生，以四事饒益一切：一者惠施，二者仁愛，三者利人，四者等義。是為四事，菩薩以是四事救濟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以般若波羅蜜教新學菩薩，當語之言：『善男子！受是文字之數，當善於一字，從一字至四十二字。一字者皆入諸字義，諸字義者皆入四十二字，四十二字義皆入一字以為一義。』是故菩薩當善於四十二字。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善於諸法、善於文字已，教化眾生。如來說法不離文字，諸法亦不離文字。」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眾生不可得法亦不可得見，諸法空故。世尊！菩薩云何行六波羅蜜、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品，行十八空行、空無相無願？云何行八惟無、九次第禪？云何行十力、四無所畏、佛十八法？云何行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云何行六神通為眾生說法，亦不見眾生亦不得其處，乃至於識亦不可得，六波羅蜜亦不可得見，乃至八十種好亦不可得亦不可得處，亦無有眾生亦無有處，亦無有八十種好亦無有處？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眾生說法？」
須菩提言：「世尊！將無菩薩以無端緒之事，勸助眾生，令離四顛倒，住於四諦耶？行般若波羅蜜菩薩尚不可得見，何況行三十七品事！」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眾生不可得，當知內外空及有無空，當知五陰空、性空、衰空，當知四諦、十二因緣空，當知吾我空及知見空，當知四禪空、四等空、四空定亦空，當知三十七品空、三脫門空，當知八惟無空、九次第禪空，當知佛十八法

空、十種力空、四無所畏空、四無礙慧空，當知二地空，當知菩薩空，當知佛剎土空，當知道空。」
佛告須菩提：「菩薩覺知諸法皆空，而為一切眾生說法；既為說法，不從是空有轉還者，於諸法無所取、無所捨亦無礙，真諦說法，無有虛飾。譬如如來化作無央數人，或安立於六波羅蜜者，或安立於四禪、四等者。於須菩提意云何，是化人寧有所得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也，化無所得。」
「須菩提！當知菩薩教化眾生亦復如是，隨其所能而為說法，皆令眾生離於顛倒，亦不縛亦不解。何以故？五陰無縛亦不解，若五陰有縛有解者則非五陰，用五陰常自淨故，乃至有為無為法亦常自淨。菩薩為眾生說法，初不見眾生。以諸法不可得故，菩薩住於無所住；五陰空故，無有處所，乃至有為無為亦無所住。何以故？無有實故而無所住，無所有亦不住於無所有，有所有亦不住於有所有。何以故？是皆不可得故，不可得者無有住處。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皆明諸法，分別諸空。菩薩作是行般若波羅蜜者，於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於諸聖賢為無有過。何以故？諸佛世尊及諸聖賢皆逮覺是法教化眾生，以得是法無轉還者。何以故？法性真際及如無轉還者，亦無形貌可轉還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法性真際及如不轉還者，五陰及如真際法性，為有異耶？有為無為及道有漏無漏，復有異耶？」
佛言：「不也，須菩提！五陰及如真際法性、有為無為及道，等無有異。」
復問：「世尊！假令五陰及如乃至有為無為等無有異者，云何有善惡之報及五道生死？云何有三乘之法耶？」
佛言：「以眾生習於世諦故，便有道之名號；於第一最要義者，無有分數。何以故？是法常寂，無所分別，亦無所說；五陰亦無生滅亦無著斷，用本空、末空故。」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習世諦便有道名者，一切凡夫皆為是道、是三乘耶？」
佛告須菩提：「一切凡夫盡知習諦及道諦者，若知是者當知是道；若使凡夫不知者，亦無道處，亦無道報。」
復問：「云何凡夫當得道之果報？」
佛言：「諸賢聖者有道念故便有道報。」
復問：「世尊！以道念故便有道耶？」
佛言：「不也，須菩提！不以念故便能逮道也，亦不無念，亦不離念。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眾生故便處於道。道者亦無分部，亦無有為、無為，亦無分別。」

復問：「世尊！若不分別有道處者，云何佛說：『三習緒斷，得須陀洹；婬怒癡薄，得斯陀含；於下欲界滅五習，得阿那含；於上無形界滅五習者，得阿羅漢；眼所見形色皆如是盡法，得辟支佛；一切諸習緒盡，便得三耶三佛。』如是云何當知是事？若道無分數者，云何隨行各得其道？」
佛告須菩提：「須陀洹道乃至三耶三佛，為是有為耶？為是無為耶？」
須菩提言：「世尊！非是有為法。」
佛言：「無為之法有分界不？」
須菩提言：「無有分界。」
佛言：「於意云何？善男子、善女人，一時逮得有為、無為之法及得一相，是時寧見言是有為、是無為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也。」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眾生說法無有分界，以內外空及有無空故。菩薩於內自無所入，教一切人亦無所入，亦不入六波羅蜜，亦不入禪，亦不入等，亦不入於三十七品，亦不入薩云若，無所入者為無所生。譬如如來化作化人，化人布施亦不得報；欲度人故，亦不住於六波羅蜜，亦不住於有漏、無漏，亦不住道，亦不住俗，亦不住有為，不住於無為，適無所住。所以者何？超越諸法之相故也。」

摩訶般若波羅蜜超越法相品第七十九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超越諸法法相？」
佛告須菩提：「譬如化人，無婬怒癡，亦無五陰行，亦無內外事，無有罣礙處，亦無道事，亦無俗事；有漏、無漏，有為、無為，亦無道事，亦無有果報。」
佛語須菩提：「是為超越諸法相。」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化者云何有道念？」
佛報言：「道念者，亦無斷，亦無著，亦不於五趣現。」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如來所化，頗有形，有來往，有著斷耶？」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所化，無有來往，亦無著斷，亦不於五趣現。」
佛言：「須菩提！是為超越諸法之相。」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五陰皆如幻耶？」
佛言：「如是，如是！」

須菩提白佛言：「若諸法如化，世尊化者亦無有色、亦無有痛、亦無想、亦無行、亦無識，亦無著、亦無斷，亦不於五趣有脫，菩薩摩訶薩有何等奇特事？」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我本為菩薩時，頗見從五趣中得度脫眾生者不？」
須菩提報言：「不見有所說。」
佛言：「於三界不見有眾生，何況當有五趣、當有所度！何以故？菩薩觀知諸法如幻如化。」
須菩提言：「若菩薩觀知諸法如幻如化者，用何等故行六波羅蜜、四禪、四等、四空定，為何等故行三十七品，而淨佛土教化眾生？」
佛告須菩提：「若眾生自知諸法如幻如化者，菩薩終不於阿僧祇劫謙苦行菩薩之道。須菩提！以眾生不能自知如幻如化故，菩薩謙苦行六波羅蜜淨佛國土教化眾生。」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如夢、如幻、如化、如響、如熱時之焰，於何許有眾生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而拔濟眾生？」
佛言：「眾生者，但共縛於名字數，著於無端緒。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於名字相拔濟之。」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名字相？」
佛告須菩提：「名字者不真，假號為名，假號為五陰，假名為人、為男、為女，假名為五趣及有為、無為法，假名為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三耶三佛。」
佛語須菩提：「諸吾我造作之法及道，但為名字數法故。凡諸愚人縛著於有為法，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教授眾生言：『是名但從相起，但以相故生母人胞胎。所有者無端緒，所有者無所有，諸智者不入於空。』」
佛語須菩提：「以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教授眾生。」
佛言：「何等為相？須菩提！凡愚以二相著。何等為二？一者形相，二者無形相。何等為形相？諸有好形、惡形、微形，於是消耗之法，於中有所起相，是名為形相。何等為無形相？諸無形之法，於中起相生垢，是名為無形相。菩薩學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於無形相出諸眾生，建立於無相處，令不二入。何等為二？是相、是無相，是為二。須菩提！是為菩薩摩訶薩於相中出諸眾生建立於無相。」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但有名相，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於諸善法云何有差別，而復勸他人於善法使有差別耶？以善法具足諸處，建立眾生於三乘。」

佛告須菩提言：「假令菩薩念五陰名、計校五陰相，菩薩為不行般若波羅蜜。於善法無有差別，亦不能令他人有差別。須菩提！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無相行五波羅蜜，以無相具足四禪、具足四等、具足四空定，以無相具足三十七品，以無相具足內外空及有無空，以無相具足八惟無及九次第禪、具足佛十種力，以無相具足佛十八法；菩薩以自具足是善法，勸他人以無相具足諸善法。須菩提！若諸法有如毛釐之相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終不逮空、無相、無願之法，不能隨眾生所願而建立之，不能令得空、無相、無願漏盡之法。須菩提！菩薩摩訶薩以無相無念行般若波羅蜜，饒益一切如是。」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空、無相、無念，世尊！云何為法作分數，言是有漏、是無漏、是能有所及、是不能有所及，言是聲聞法、是辟支佛法、是菩薩法、是佛法？」

佛告須菩提言：「於意云何？無相與聲聞辟支佛法、菩薩法、佛法有異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

佛言：「聲聞辟支佛法及菩薩佛法皆不是無相耶？」

須菩提言：「爾，世尊！」

佛言：「以是故，當知諸法皆無相。」

佛言：「菩薩於諸法作無相學者，則能增益善本功德，則能增益六波羅蜜、四禪、四等、四空定、三十七品、佛十八法。何以故？菩薩者不學餘，但學空、無相、無願。所以者何？諸菩薩法皆來入三脫門故，三脫門自空。菩薩學空、無相、無願，為學五陰，為學十二衰，為學十八性，為學四諦，為學十二緣起，為學內外空及有無空，為學六波羅蜜，為學三十七品，為學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

須菩提白佛言：「云何，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學五陰？」

佛報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色相，知色起滅，知色如。云何知色相？色無堅固，譬如聚沫。云何知色本末？色亦不來、亦不去、亦無還反。須菩提！是為知色本末。云何知色如？如亦不生、亦不滅，亦不來、亦不去，亦不斷、亦不著，亦不增、亦不減；作如是知是為知如，亦不變異是故名為如，是故名為知色如。云何知痛生滅？云何知痛如？知痛如泡故。云何知想如？知想如熱時之焰至竟無水，亦不去、亦不來。痛如及想如等，知想亦如是。云何知行如？譬如芭蕉，葉葉分解，中無有堅。云何知行起滅？行亦無有來往，知行如是，知如亦如是。云何觀識？譬如幻師化作四種兵，亦不往、亦不來，觀識亦如是。云何觀識如？觀如如識，是為知識

如。云何觀知眼性？眼所有空，眼色空，眼識空，乃至意識所有空。云何觀知十二衰？知內外法如，知內外法所有空。云何觀知苦諦？亦知苦，亦知諦，亦知有我無我，諦習盡空皆知諦。云何知四諦如？知如如四諦，是為知四諦如。云何觀知十二緣起如？十二緣起無所生，是故知十二緣起如。」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假令各各分別知是諸法如是，則為不分別法性、色身。」

佛報言：「若有異法離於法性者，是色身、法性則為有別。何以故？須菩提！如來及如來弟子，不見有法離於法性與法性有別者；雖不見不處，法無有二，離法性者。」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學法性。」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學法性者為無所學。」

佛告須菩提：「菩薩學法性者為盡學一切諸法。何以故？一切諸法皆是法性。」

須菩提白佛言：「何以故？諸法皆是法性，諸有為法皆是法性。」

「是故，須菩提！菩薩學般若波羅蜜者，為學法性。」

須菩提白佛言：「假令諸法皆是法性，菩薩用何等故行六波羅蜜？何以故行四禪、四等、四空定？云何行三十七道品、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十力、四無所畏？何以故學佛十八法，學六通、三十二相，學成就八十種好？何以故學生四姓家？何以故學生四天上，從第四天至三十三天？何以故從初發意至第十地？何以故學三乘淨佛國土教化眾生，學陀隣尼門，學辯才？何以故學菩薩道，學諸法如，知一切眾事，法性中無有是若干分數？世尊！將無菩薩行顛倒事。所以者何？法性亦非五陰，法性亦不離五陰，法性則是五陰，五陰則是法性。」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須菩提！如汝所言，法性則是五陰，五陰則是法性。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若見法有離法性者，終不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法之性則是道。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知諸法則是法性，無名之法以名教授，從五陰至道皆以名號法數字說之。須菩提！譬如幻師持一鏡，現若干種像，若男、若女，若馬、若象，若廬舘、若浴池，於中示現若干種坐，氍毹、毾㲪、綩綖、帳幔、香華、伎樂、種種食飲之具，以名伎樂娛樂眾人；復現六波羅蜜，於中現四大姓，現有須彌山、有三十三天，於中現諸聲聞、辟支佛，現諸新發意行六波羅蜜菩薩；復現十住一生補處菩薩，現諸菩薩遊戲於五通，現有淨佛國土教化眾生，現有行三昧三摩提以自娛樂；復現有行佛十力、四無所畏、大慈大悲，現有佛身相具足者。中有愚癡之士稱歎言：『快哉！是人所作甚奇特，能食飲若干億萬人皆令歡喜，現若干種像世

尊相好。』中或有知者，便大笑言：『是幻師所作乃爾，以空無所有法，以無端緒之法，樂眾人令使有端緒，相無形與作形相。』」
佛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見有法離法性者。以漚恕拘舍羅為眾生說法，亦不見眾生，亦不見其處。自行六波羅蜜，勸人習六波羅蜜，見有行者代其歡喜；自行十善，勸人令行，見行十善者讚歎代其歡喜；自行五戒，勸人令持，見有持者讚歎代其歡喜；自持八齋，勸人令持，見有持者讚歎代其歡喜；自行四禪、四等、四空定，勸人令行，見有行者讚歎代其歡喜；自行三十七品、三脫門及四無所畏、佛十力、佛十八法，勸人令行，見有行者讚歎代其歡喜。」
佛告須菩提言：「法性前以後及中間無有增減，是故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謙苦行菩薩之行。若法性前後及中間有異者，菩薩終不以漚恕拘舍羅廣宣法性教授眾生。」

摩訶般若波羅蜜信本際品第八十

爾時，須菩提白佛言：「假令初無有眾生及其處，菩薩為何等故念行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菩薩信真際故，念般若波羅蜜。真際及眾生際有異者，菩薩終不念般若波羅蜜。以真際眾生際等無有異故，菩薩欲益眾生故，念行般若波羅蜜。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分流分別真際，而建立眾生於真際。」
須菩提白佛言：「若建立眾生於真際者，則為建立真際於真際。若建立真際於真際者，俱無所有，云何持無所有建立於無所有？世尊！如是者菩薩云何建立眾生於真際？」
佛告須菩提：「不可以真際建立於真際，不可以所有建立於所有，亦不可以無所有建立於無所有。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建立眾生於真際，真際及眾生際一際無有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而建立眾生於真際，而無所分現？」
佛告須菩提言：「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建立眾生於檀；建立已，為說檀本末空，為說所施及施者、受者皆空，受果報亦空，教言：『善男子！莫作若干相，汝所施及受者謂有果耶？等一空耳，皆入真際。』教言：『善男子！汝若不分別所施及受者及果報，是則甘露施，便逮甘露果，莫以是施受色。』教言：『善男子！莫以施受痛，莫以施受想、行、識。何以故？汝所施及

施者、受者皆空，受報亦空。以空施有所求，諸所施不可得見。何以故？所有者，從本至竟，常自空故。』
「復次，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建立眾生於尸，教言：『善男子！捨是十惡行，是諸惡法無有實。當諦自思惟，是十惡本無所有。』菩薩摩訶薩以是具足於漚惒拘舍羅教授眾生，便以檀及尸教於眾生，檀及尸果報皆自空無所有，亦不入中，便逮寂靜，便生智慧，斷諸曚冥，離諸苦惱，以世俗數般泥洹，不以最第一義。何以故？從空中索般泥洹者，無有空終不般泥洹，泥洹者亦自至竟空。」
「復次，須菩提！菩薩見眾生亂、意志不定、鬪諍怨恚，便教令忍辱、教令習羼，教人言：『汝所入陷溺皆是空無所有，當熟思念言：「我空弊暴，為我？為是誰？空弊暴意從何所來？」空無有不空時，是空亦非如來、菩薩、羅漢、辟支佛所作，亦非諸三十三天、龍、阿須倫、鬼神、甄陀羅、摩睺勒所作，空自然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空法建立眾生令入空，雖有報應，不離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雖勸進眾生求道，但是俗數，非是最第一義。何以故？空性亦非逮覺，亦無有逮覺者，亦無有甫當逮覺者，是為真際性空。菩薩為眾生故，於中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得眾生，亦不見其處。何以故？眾生寂如諸法。」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見眾生中有懈怠者，菩薩便勸助身意行精進空無之法，於諸法無有懈怠，亦不見有懈怠，空無法終不從空退轉，莫於善法生懈怠意，莫於身意退，於六波羅蜜及四禪、四等、四空定莫退，於三十七品法及三脫門至佛十八法莫生懈怠念，莫於諸法作罣礙，觀空無罣礙之法無有懈怠者。」
佛語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空性之法勸進眾生令住空行，雖住空行不以二事。何以故？空性者一無有二，不二之法無可入處。」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持空性之法教眾生令精進，教告之言：『善男子！當善精進，於施、於戒、於忍、於進、於禪、於智，隨意所能，於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善男子！莫於是法起二念，亦不離二念。何以故？是法性空。空性之法，亦無有二，亦不不二故。』須菩提！是為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習菩薩之行，教授眾生淨佛國土，次建立眾生於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辟支佛，建立眾生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祐利眾生勸助之言：『當念禪一心，莫生亂想，亦莫生三昧想。』何以故？諸法

性皆空。空無法中，亦無亂者，亦無有一心者，當住是三昧身口意所作事。若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八惟無、九次第禪、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大慈大悲、佛十八法、八十種好，若聲聞、辟支佛道、菩薩道、佛道，若聲聞果、辟支佛果，若薩云若，若淨佛土教化眾生，若行空者便得是諸善法事。」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祐利眾生如是，從初發意以來未常不為眾生多少作祐利時，從一佛國至一佛國供養禮事諸佛世尊，從諸佛所受法教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忘失，常得諸總持身口意行，常具足無所乏少。何以故？善於薩云若念故。以善薩云若者，便善於諸道、聲聞辟支佛道及神通。菩薩諸所可應行道終不廢捨，立於神通救護眾生，周旋五趣生死不耗減於神通。」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空性祐利眾生如是。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住於空性祐利眾生，以般若波羅蜜勸教眾生言：『諸仁者！淨於身、口、意受甘露教，有受甘露教者終不離空性法。何以故？空性之法，亦非是有法，亦非是無法。』」

佛告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使眾生作是入、作是學，未曾不精進時；自行十善，勸人令行；自行五戒及八齋、四禪、四等、四空定，勸人令行；自行三十七道品法、十力、十八法，勸人令行；自行八十種好，勸人令行；自學須陀洹道慧，復教人令學須陀洹；自不於中有所欲，自於羅漢法中取慧，亦教他人學阿羅漢、辟支佛法；自於內無所欲，自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復教他人學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習菩薩之行，以漚惒拘舍羅初無有懈怠時。」

須菩提白佛言：「假令諸法性本空，眾生亦不可得，亦無有正法，亦不見非法，云何菩薩逮得薩云若慧事？」

佛告須菩提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一切諸法性皆空。空法中，亦無有眾生，亦無有正法，亦無有非法。若諸法性不空者，菩薩不於空法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空性說法，說五陰性空，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說五陰性空。以十八性空，以十二緣起性空故，為眾生說法，說四禪、四等、四空定，說三十七品性空，說三脫門，說八惟無、九次第禪空、四無礙慧、四無所畏，說十八空、佛十八法、大慈大悲、八十種好空。以是故為眾生說法，說聲聞、辟支佛道，說薩云若，說諸本習垢盡。以是空性說法，若內空、外空及有無空，是性不空者，菩薩終不以空性說法；若內空、外空及有無空，非是性空者，為壞敗空矣！空不可壞，亦不可上尊。何以

故？空亦無有處、亦不無處，亦不來、亦不往，是故法常住無有增減，無有起滅，無著無斷。菩薩住是法者，為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見法有所逮，亦不不有所逮，亦不無所逮，是為法之常住。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者，見諸法性皆空，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轉還。何以故？不見諸法罣礙，當何從有狐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性空無有眾生，亦不見眾生處，亦不見有吾我、壽命及知見事，亦不見五陰乃至八十種好，亦無所見。須菩提！譬如化佛化作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為說法至那述劫不斷絕。須菩提！化人於三乘法寧有所得不？」

須菩提言：「不也，世尊！何以故？無形故，諸法亦無有形，何所眾生為菩薩入聲聞、辟支佛者，但為著餘墮顛倒者建立於順。如是倒者為非顛倒，無有顛倒及諸念處，亦無眾生，亦無吾我，亦無壽命，亦無知見之事，亦無五陰，亦無有道，是名為空性。菩薩於中行般若波羅蜜，度諸顛倒及有人相及眾生相，度脫有色、無色相，度脫有漏之法，以俗數度脫無漏之法，非最第一之義。何等無漏？三十七品是亦無所有，亦無所生，亦不以行，是謂空性諸佛世尊之道。諸佛之道者，亦無眾生，亦無我、人、壽命，亦無知見，亦無五陰，亦無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者真是如來之道。亦不以菩薩道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但為空性故，從本至竟及其中間無不空者，常一空故。菩薩所以行空波羅蜜，以眾生有眾生相，欲建立於薩云若故，是故菩薩行道慧，以道慧事便能入諸道亦入三乘道。菩薩具足入諸道已，教化眾生淨佛國土，便住於有為中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斷佛業及諸空性。住空性者是諸去、來、今佛之道業，生死之處及諸俗法不離於空性，諸菩薩皆當入於諸佛所習行空性，雖行空性於薩云若而不墮落。」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菩薩摩訶薩甚奇甚特，行於空事不分別空。何等為不分別空？不言色異、覺異、想異、行異、識異、空異，乃至于道亦不言異。空性則是道，道則是空性。」

佛告須菩提：「假令空性異、五陰異者，菩薩終不逮覺薩云若。空性與五陰等無有異，菩薩知諸法性皆空，是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空性法亦無壞者、亦不尊上，而世人迷惑言：『五陰是我所，我是五陰所。』便入五陰行吾我事，復入內外形，便生五陰，便有生老病死憂悲勤苦，墮五趣中不得度脫。是故，菩薩習行空波羅蜜，不分別五陰，不觀五陰空以不空，乃至于道亦不觀空以不空。所以者何？不以五陰空而現五陰，亦不以道空而現道也。須菩提！譬如虛空不分別空，亦不分別內外空。如是，須菩提！亦不以五陰空故現五陰，亦不以道空故現道。何以故？空者無所有，亦不分別是空、是不空，乃至于道亦復如是。」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不可分別、不可壞者，云何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世尊！於道有二者，不能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行二者無有道，道者無二亦非二也。菩薩學道不作二入，菩薩則是道，道則是菩薩，亦不色、痛、想、行、識，亦不行道。何以故？道亦不言：『汝當行五陰，汝當行道。』菩薩行道亦無所取。」
須菩提白佛言：「菩薩行道，亦不有所取，亦不有所放，為作何等行？於何所行道？」
佛言：「於汝意云何？如來所作化，於何所行？有取、有放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也，無取、無放。」
佛言：「羅漢於夢中，為有所取、有所放不？」
答言：「不也。」
須菩提言：「世尊！羅漢尚不眠，那得有夢。」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菩薩所行，亦無所取，亦無所放。」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意亦不於五陰、亦不於道有所取放者，菩薩為不行十住地所應行耶？不行六波羅蜜耶？不行三十七品、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八惟無、九次第，不行十力、四無所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不行五通、淨佛國土、教化眾生，不逮薩云若，可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若菩薩不具足行十地，不具足六波羅蜜，不具足四禪、四等及四空定、八惟無禪、九次第禪、三十七品，乃至八十種好不具足者，終不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具足者，不能逮薩云若。滅五陰空相，滅道空性，是性已滅，住於滅性，不為法作損益，亦無所生，亦無所滅，亦無著斷，亦不逮覺。須菩提！以世俗法教，菩薩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五陰及道，以俗數故，非最第一要義。菩薩從初發意以來，雖行道意亦不滅，眾生亦不滅，道亦不滅，菩薩亦不滅。於須菩提意云何？汝等五陰除滅，得無量三昧，得須陀洹乃至羅漢時，是時頗見意、頗見道果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見也。」
佛言：「汝弟子等云何有言有所逮得？」
須菩提言：「但以世俗數耳。」
佛言：「亦復以世俗數故，言有五陰，言有菩薩，言有薩云若。菩薩不於道有所得法、有所損益者，以法性故不得。諸法性尚不得諸法性，何況當得十住地及六波羅蜜、三十七品及三脫門乃至佛十八

法！當有所得者，是者不然。是故，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得阿惟三佛祐利眾生。」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八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九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無形品第八十一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菩薩摩訶薩於六波羅蜜、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佛十八法、行十八空，不具足菩薩道，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云何菩薩摩訶薩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菩薩學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行檀波羅蜜，亦不見所施物，亦不自見，亦不見受者，亦不離是法，亦不見是法；作是行者，便照明於菩薩道。以是故，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故，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行檀波羅蜜，亦不見所施物，亦不自見，亦不見受者；行五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亦復如是。」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習般若波羅蜜？」

佛告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亦不習五陰，亦不不習。何以故？五陰無形，無有可習，無不可習者。六波羅蜜亦不習、亦不不習。何以故？六波羅蜜無有形故，乃至十八法亦不習、亦不不習。何以故？十八法空無形故。」

舍利弗言：「世尊！諸法無所有，亦無形像不可得見，亦無習與不習，云何入般若波羅蜜中學？菩薩不學般若波羅蜜，亦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言：「如汝所說，菩薩不學般若波羅蜜者，不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漚恕拘舍羅，不離漚恕拘舍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諸法無所有，是故菩薩亦無所取；六波羅蜜亦無所有，五陰亦無所有，乃至十八法亦不可見當取何等，是故菩薩亦無所取。舍利弗！般若波羅蜜亦不可護持，乃至佛十八法亦不可護持，是般若波羅蜜則為不可護持。舍利弗！如是學者於學亦無所見，何況般若波羅蜜，何況菩薩，何況佛法、聲聞辟支佛法，何況凡夫法！何以故？舍利弗！諸法無有形故，於無所有法中，何所是凡夫愚人法，何所是聲聞辟支佛法，何所是三耶三佛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三乘及凡夫法尚不可見，誰當說言：『凡愚人法是三乘法、是無形之法。』何因是凡愚人法、是三乘法？」

佛告舍利弗：「凡愚人所入五陰，有形、有處、有實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是者則為顛倒。」

佛言：「凡愚人所入佛道，為有形、有處、有實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但顛倒耳。」
「是故，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見諸法無有形，便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舍利弗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漚恕拘舍羅見諸法無有形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諸法有形可作礙者，不見有礙當可厭者，亦不見有懈怠者。」
佛告舍利弗言：「以無有形無有壽命，以所有皆無所有、諸法性相空，以眾生蒙冥入於五陰、十二衰。菩薩見諸法所有皆無所有，行般若波羅蜜自立，如幻師為眾生說法，有貪嫉者為說布施福，有惡行者為說持戒福，有恚怒者為說忍辱福，有懈怠者為說精進福，亂意者為說一心福，愚癡者為說智慧福；建立眾生於六波羅蜜已，轉為說賢聖上尊之法，使得三乘之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為有菩薩耶？而言菩薩為空無眾生說六波羅蜜事，令逮得三乘之道。」
佛告舍利弗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於諸法無所得。何以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見眾生，亦不見其處。但以道數故，菩薩摩訶薩於二諦為眾生說法。舍利弗！不以二諦故，得眾生及其處也。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但以漚恕拘舍羅為眾生說法。眾生現在尚不自見，何況有得道、已得、方當得者。是故，舍利弗！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為眾生說法。」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菩薩者是天上天下之大士，於法中亦不見一字，亦不見若干，亦不見差別。作是比要誓，亦不於三界現，亦不於有為無為性現。而度三界眾生，亦不見眾生，亦無有眾生相，眾生亦不縛、亦不解脫、亦不著、亦不斷，五趣各異，亦無有合，亦不見壞，亦不有淨，亦不有垢，何況當有所受五道之趣！」
佛告舍利弗言：「如是，如是！舍利弗！如汝所言，假令本有眾生令無有者，菩薩及佛便當有咎；假令本無五道生死之趣令有者，亦是如來菩薩咎。有佛無佛生死法常住如，及爾亦常住如故，於中亦無眾生，亦無吾我，亦無壽命，亦無知見之事，何況當有五趣！是法亦無端緒，何況有五趣生死而度脫眾生！舍利弗！菩薩從過去佛所，聞諸法相空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不言：『我於法中有所得。』假令有所得，眾生所入顛倒處亦不能度脫。是故菩薩作大要誓，以要誓故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終不轉還，會當成阿惟三佛，以法祐利眾生令從顛倒得脫。譬如幻師化作數千億萬人，以若干百種味食，皆食若干化人令飽滿，令飽滿已大歡喜言：『我今日所作福廣大。』於舍利弗意云何？頗有得飽滿者不？」

舍利弗言：「不也，世尊！」
佛言：「舍利弗！菩薩亦如是，從初發意以來，行六波羅蜜、四禪、四等、四空定，行三十七品法，行十八空、三脫門、八惟無、九次第禪，行佛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至佛十八法，具足菩薩道以淨佛土教授眾生，而不見法可得降化者。」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摩訶薩道可教授眾生淨佛國土者？」
佛告須菩提：「菩薩從初發意以來，行六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教授眾生淨佛國土。」
須菩提白佛言：「何等為菩薩行檀波羅蜜教授眾生？」
佛報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自布施，教人布施言：『善男子！當習布施，可得大富，可得離生死苦。莫著所施，莫著施者及其受者，是三法性空。空法亦不受，亦不不受，無受性空。』」
佛言：「是為菩薩行檀波羅蜜施與眾生，亦不見所施物，亦不自見，亦不見受者。檀波羅蜜者是無所倚度也，持是三無所見法建立眾生於三乘。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教授眾生，自行布施，勸助人令布施，見人布施讚歎代其歡喜。菩薩作如是施者，得生四大姓家，得為遮迦越羅，便以四事攝取眾生：一者惠施，二者仁愛，三者利人，四者同義。是為四事。以是四恩布施，建立眾生於尸波羅蜜及禪波羅蜜，建立四禪、四等、四空定，建立三十七品、三脫門，勸助令求三乘道，教人言：『善男子！當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眾生所繫顛倒法中無所有，當自脫於顛倒，轉復教人離於此縛；當自受祐利，亦當祐利餘眾生。』」
佛語須菩提：「菩薩當作是行檀波羅蜜。作是行者，從初發意已來不墮惡趣，所在常得遮迦越羅福。何以故？隨其所施而受果報。有從聖王所求索者，聖王念言：『我所以求作轉輪王者，但為眾生故。』語求者言：『我所有者，盡汝所有。』所有福祐皆施眾生，常持大悲饒益眾生，亦不見眾生，但以俗數有眾生名名號之事，譬如響也。須菩提！菩薩行檀波羅蜜，肌肉尚不愛惜，何況外物！但欲度脫眾生生死，何等外事？六波羅蜜是，乃至十八法，奉行是已度脫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住於檀波羅蜜，布施眾生，勸令持戒：『汝持戒者，我使汝無所乏，隨汝所欲當給足之。人但以財故，專行犯戒；汝持戒者，我斷汝貪。』以戒因緣，三乘之法度令脫苦。」
「復次，須菩提！菩薩住於檀波羅蜜，若見眾生瞋恚爭者，菩薩問言：『善男子！汝何為爭？汝等若欲有所得者，金銀寶物從我取之，莫得共爭。』菩薩於檀建立眾生行羼波羅蜜，語眾生言：『汝等共爭，空無有實，皆無有本。莫得爭空，而相賊害，以成怨結。莫以空無之事，墮三惡業。起怨恚者，尚不得復人身，況值佛世！

人身難得，佛世難值，莫捨佛世而墮無極之罪。』菩薩行忍，勸人令忍，見行忍者讚歎歡喜，建立眾生行羼波羅蜜，以三乘之法而度脫之。須菩提！菩薩住施勸立眾生行羼波羅蜜如是。

「何謂菩薩住檀波羅蜜勸令眾生行惟逮波羅蜜？」佛言：「菩薩見眾生懈怠，菩薩問言：『汝何以懈怠？』眾生報言：『以無所因故懈怠。』菩薩住檀波羅蜜語眾生言：『善男子！有所乏短，我當給汝，汝當精進。我以布施、持戒、忍辱，與汝作因緣。』眾生聞是，便以身口意行精進，便具足諸善法，便得賢聖無漏之意，隨其善法以三乘法令得解脫。須菩提！是為菩薩住於施與勸助眾生行惟逮波羅蜜如是。

「何謂菩薩住於檀波羅蜜建立眾生行禪波羅蜜？菩薩語眾生言：『汝等何以不學禪法？』眾生言：『我等無因不能學禪。』菩薩報言：『我當與汝共作因緣，令汝念斷。』菩薩便與眾生作無念因緣令其念斷，便得四禪、四等念、三十七品，以三乘法而度脫之，至阿耨多羅三耶三佛不耗於道事。須菩提！是為菩薩住於施與勸立眾生行禪波羅蜜如是。

「何謂菩薩住檀波羅蜜勸令眾生行般若波羅蜜？菩薩語眾生言：『何以不念般若波羅蜜？』眾生報言：『無所因由。』菩薩復言：『我為汝等作御，汝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行禪，令汝等具足是事。』菩薩念言：『頗復有法可得入者不？眾生吾我及壽命者及諸三界為可得入不？六波羅蜜、三十七品為可得入不？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及佛為可得入不？』菩薩於般若波羅蜜中住，不見諸法有可得者、有可入者、可得處者；得無所入已，不見法有生有滅、有著有斷；雖無所見，亦不分別，亦不言是天、是人、是三惡趣，亦不言是戒、無戒，亦不言是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是阿羅漢辟支佛，亦不言是如來無所著等正覺。須菩提！是為菩薩住於施與勸立眾生令行般若波羅蜜。

「何謂菩薩住於六波羅蜜勸立眾生令行三十七品？菩薩以方便攝取眾生，令行四意止、四意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品道，有受是者便脫於生死。須菩提！以是賢聖之法攝取眾生。

「復次，須菩提！菩薩勸恤眾生言：『諸賢者！我長夜布施，今受其福。我所有者皆是諸賢所有，欲得金銀、七寶、衣被、財穀，有所欲者我當相給足。是所有可得長夜安隱，汝等當住六波羅蜜，并勸餘人令住六度。汝等當建立眾生令行三十七品、佛十種力及十八法，當復轉教一切眾生三乘之道無漏之法。』須菩提！是為菩薩住般若波羅蜜，當作是教化眾生，令度三惡趣及生死難。」

「復次，須菩提！菩薩住於尸波羅蜜教化眾生言：『汝等住於犯戒之地，當為汝作淨戒因緣。』便行布施，隨其方便而誘進之，勸令

眾生普行十善，持是十善住於無瑕，不犯賢聖之戒，漸以三乘而得盡苦。
「尸波羅蜜為首如檀波羅蜜說，餘四波羅蜜亦如是。」

摩訶般若波羅蜜建立品第八十二

爾時，須菩提意念言：「菩薩摩訶薩住於何道能作無畏堅誓？」
佛爾時知須菩提所念，便告言：「六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道，三十七品及十八空、八惟無、九次第禪、十力、佛十八法，須菩提！是諸法是菩薩道。於意云何？頗有法，菩薩所不學者不？若不盡學諸法者，不成薩云若。」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諸法皆空，云何菩薩當盡學諸法？亦無所有，云何作念言：『是道是俗，是漏無漏，是有為是無為，是凡愚人法，是聲聞辟支佛法，云何是佛法？』」
佛告須菩提：「如是，如是！諸法實空。假令諸法不空，菩薩終不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諸法空故，菩薩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告須菩提：「云何作是問：『假令諸法空者，菩薩云何作念：「是道法，是俗法。」』於須菩提意云何？若眾生知一切諸法皆空，菩薩不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眾生不知一切諸法皆空故，菩薩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為諸法作處，為眾生說法。須菩提！菩薩行菩薩之道，當作是觀言：『諸法不可但爾空得，皆當遊行觀諸法之所有，亦不有所入，亦不入六波羅蜜，亦不入三十七品，亦不入三乘法。』何以故？諸法所有各自空故，空亦不入空。空尚不可得，何況入空者！是故，菩薩於諸法無所入，住於學法，以觀眾生作無端緒事。菩薩念言：『眾生雖作無端緒事，易度耳。』以漚恕拘舍羅住於般若波羅蜜而度脫之，語眾生言：『行布施者可得饒財，亦莫於財貢高，財無堅固。』建立眾生於戒、忍、精進、一心、智慧，皆悉如是。『雖住三乘者，亦莫貢高，亦無堅固。』菩薩作是勸助已，雖行菩薩道亦無所入。何以故？諸法無所有故。諸法無有可入處，菩薩之道無有住處，行六波羅蜜亦無所住，行四禪亦無有所住。何以故？禪者各自空，行禪者亦空，禪事亦空，四等、四空定、八惟無、九次第禪亦無所住，得聲聞法亦不於中住。何以故不住？」
答言：「以二事不住。何等二事？」
答言：「道無有住處，亦無能住於道者，亦不歡喜言：『我當得須陀洹，不於中住；我當得阿羅漢、辟支佛，亦不於中住；我當逮覺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我從發意以來初不向餘道，志常

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菩薩發意已來至于十住亦不在餘道，但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須菩提！菩薩身口意但志于道，菩薩住於道不生因緣。」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若諸法適無所生，云何菩薩得生道意？」
佛言：「如是，如是！諸法無所生。諸有無所作者，便於諸法無所生。」
須菩提言：「世尊！有佛、無佛，法性常住耶？」
佛言：「如是，有佛、無佛，法性常住。以眾生不知法性常住，是故菩薩生道因緣欲度脫之。」
須菩提言：「世尊！以生道意故得道耶？」
佛言：「不也。」
「不生道意得耶？」
佛言：「不也。」
「亦從不生不滅得耶？」
佛言：「不也。」
「若不爾者，以何因緣得道？」
「言道亦不從度，亦不從不度。須菩提！道則是度，度則是道。」
須菩提言：「若道則是度，度則是道者，菩薩為已逮道、為已得度，云何言是如來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十種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四等、四空定、佛十八法？」
佛告須菩提：「於意云何？佛為逮道耶？」
言：「不也，世尊！佛則是道，道則是佛。」
「須菩提！云何作是言：『菩薩為逮道菩薩。』具足六波羅蜜，具足三十七品，以具足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慧、四禪、四等，具足十八法，於金剛三昧一相之智，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以是次第，故名為如來，於諸法得自在。」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云何能淨佛土？」
佛言：「菩薩從初發意已來，常淨身口意，并化餘人淨身口意。」
須菩提言：「世尊！何等為菩薩身行惡、口言惡、意念惡？」
佛言：「菩薩身口意犯十惡。嫉妒、犯戒、瞋恚、亂意、懈怠、惡智，須菩提！是為菩薩意念惡。戒不淨，是亦為惡。離三十七品，離三脫門，是亦為惡。近須陀洹道至辟支佛，是亦為惡，是為菩薩之惡行。
「復次，須菩提！菩薩有五陰、十二衰相，是亦為惡。有男子、女人之相，有三界相，有善惡相，有有為、無為之相，是為菩薩身口意惡。是故菩薩捨眾惡已，自行六波羅蜜，亦勸進人使行六度，持是功德與眾生共求佛國淨；自持三千大千國土其中七寶施與三尊，作誓願言：『令我國土其中所有盡是七寶。』

「復次，須菩提！菩薩以持伎樂樂佛世尊及精舍講堂，復誓願言：『令我佛國常聞天樂。』須菩提！菩薩以三千大千剎土所有眾香施於三尊，復誓願言：『使我佛土常有天香。』
「復次，須菩提！菩薩持百味之食供養如來及弟子眾，復誓願言：『我作佛時，諸弟子眾飲食自然百味之飯。』
「復次，須菩提！菩薩以塗身之香施佛及眾，復誓願言：『我作佛時，使我國人身體細滑香潔皆如天身。』
「復次，須菩提！菩薩諸世所有五樂善願施佛及眾，復誓願言：『我作佛時，令我國土一切眾生隨意所願五樂善願皆令得之。』
「復次，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復誓願言：『自行四禪、四等及四空淨，勸助眾生令行四禪、四等及四空淨；自行三十七品，復勸眾生普令行之。』復誓願言：『我作佛時，我國眾生皆悉不離四禪及四空定、三十七品。』須菩提！是為菩薩能淨佛土。菩薩行道滿足諸願，諸願不具終不止行；自具足諸善法，亦復滿足眾生善願，作是勸教行者身得百福功德之相，諸受教者亦復如是，是故菩薩淨佛國土。何等為淨？亦無三趣處，無有邪見，無婬怒癡，無有二地之名，無有無常，無我苦空，無有家業亦無吾我，無有伺便處，無有果報處，但聞空、無相、無願之聲，所聞內外音聲譬如風過，所出音聲如諸法之相。有佛、無佛諸法常空，空者無相，無有相者亦無有願，所出音聲其教如是，晝夜臥覺若坐若行常聞是音聲。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其剎如是，十方諸佛稱歎其佛功德名字，一切眾生聞佛名者，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爾時，如來普說法時，其有聞者無有狐疑是法、非法。所以者何？諸法之法，無有非法，皆是正法。諸無德者亦於佛及弟子眾不種善本，又亦不與真知識會，便作吾我見，有吾我已便入於六十二見，入諸見已便住邊際，住邊際已便著有常，著有常已便著既盡，於不平等有等覺想，於平等覺更無覺想；法言非法，非法言法，便誹謗法；誹謗法已便壞人身，墜其惡趣墮泥犁中。菩薩諸佛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已，乃度脫之；得度脫已，甫當建立三乘法，不復墮惡趣。須菩提！是則為菩薩摩訶薩淨佛土。淨佛土已，一切眾生亦無是法，亦無非法、有漏無漏、有為無為，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摩訶般若波羅蜜畢竟品第八十三

於是，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云何菩薩摩訶薩為畢竟耶？為不畢竟？」
佛報言：「菩薩摩訶薩為畢竟，不為不畢竟。」
「世尊！為畢竟何乘？」

報言：「不畢竟於二乘，畢竟於佛乘。」
「世尊！畢竟佛乘者，是初發意菩薩耶？是十住菩薩耶？」
佛報言：「初發意菩薩亦畢竟，阿惟越致亦畢竟，十住菩薩亦畢竟。」
須菩提言：「世尊！畢竟菩薩趣惡趣不？」
佛言：「不也，於須菩提意云何？四雙八輩至辟支佛為生惡趣不？」
對曰：「不也。」
佛言：「菩薩初發意行六波羅蜜諸惡則滅，若生惡趣是事不然，亦不生長壽天，亦不生邊地無佛法處、不生邪見家，若生彼處是亦不然，終不生無道見家。須菩提！新學菩薩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終不復犯十惡之事。」
須菩提言：「世尊！若有菩薩能於一法便為具足不隨惡者，云何世尊自說宿命所可經歷，或墮鹿中，墮獼猴中、馬中、象中，亦遭勤苦。是事云何？」
佛告須菩提：「菩薩不作惡行自生惡趣，隨眾生方便而受其身，欲祐利眾生故。」
佛問須菩提：「聲聞、辟支佛頗有是漚恕拘舍羅，入畜生中度脫眾生，還為所害，其意不起，以大慈大悲續度如故。汝諸聲聞頗有是不？以是故，當知菩薩具足大慈，以漚恕拘舍羅入畜生中，救護眾生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住何等善本功德法，能得是輩隨意形像？」
佛報言：「於諸功德法皆當具足成就，爾乃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從初發意至坐道場，無有善法不具足者，成阿惟三佛。菩薩發意當學具足諸善功德，作是學已當逮薩云若盡諸習緒。」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具足善法盡得賢聖無漏之法，而生惡趣至畜生道耶？」
佛問須菩提：「如來者為是賢聖無漏法不？」
須菩提言：「是也。」
佛言：「如來為自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耶？」
「爾，世尊！如來者化作畜生像而作佛事。」
佛言：「如是，如來為是畜生受畜生苦耶？」
言：「不也，世尊！不受諸苦。」
佛言：「菩薩以受賢聖無漏之法，善權變形教化眾生。如阿羅漢能變化作羅漢事，令眾生歡喜不？」
須菩提言：「世尊！能爾。」

佛告須菩提：「菩薩已受具足賢聖無漏之法，隨眾生意而受其形，為眾生作福田亦不受形苦。」
佛語須菩提：「譬如幻師，或現象、馬若干變化。於意云何？是象、是馬不？」
言：「不也，世尊！非象、馬也。」
「菩薩如是以漚惒拘舍羅祐利眾生，隨類而入而教化之。以是故，不復受眾苦之惱。」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菩薩摩訶薩者，善於大方便。所以者何？謂菩薩具足賢聖無漏之慧，所在所在隨其習俗形貌之法，安立眾生而為作本。世尊！菩薩住何善法，乃能作是善權方便不與同趣？」
佛言：「菩薩住於般若波羅蜜者，能作是漚惒拘舍羅，持是方便，為十方恒沙眾生作本而不與同歸。何以故？亦不見法有能近者，亦無有法而污染者。何以故？諸法所有皆空故，是故空不污染空，空亦不污人，人亦不污空。何以故？空空不可得，是故無所得空。菩薩住於無所得空成阿惟三佛。」
須菩提言：「世尊！菩薩但住般若波羅蜜，不復住餘法耶？」
佛告須菩提：「諸法頗有不入般若波羅蜜者不？」
須菩提言：「世尊！世尊自說般若波羅蜜空無所有，云何諸法入般若波羅蜜中？世尊！空亦無所入，亦不不入。」
佛報言：「云何諸法不入？諸法空耶？」
須菩提言：「世尊！實空。若諸法空者，諸法亦不入空。」
須菩提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住於空，具足神通之慧；以神通慧，過東方恒沙剎土，見諸如來，殖眾善本，聽受法教？」
佛報言：「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見恒邊沙諸佛皆空，但以名號示現其處。諸假名號之處皆空，若諸剎土諸佛不空者空為有偏，以空不偏故諸法皆空。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惒拘舍羅具足神通，便得天眼、天耳、神足、知他人意，自知所從來生死之事。菩薩不得神通者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故般若波羅蜜是菩薩摩訶薩之道。當作是求道，以道天眼自見諸善之法，并見餘人住於善法，亦不入善法。何以故？諸法皆空，空無所入，亦無有入空者，亦無樂空者，空亦無所樂。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以得天眼見諸法空，若無是法亦不能作佛事為眾生說法，亦不得眾生之處，以應無所得便得神通，所應作者便能作之。菩薩天眼見諸十方，飛到諸剎祐利眾生，或以六度，或以三十七品，或以諸禪惟無，或以空定，或以聲聞辟支佛法，或以菩薩法，或以三耶三佛法，為貪嫉者說施之德、說貧苦之法：『貧者世間之苦尚不能自饒益身，何能益餘！是故，賢者當念惠施，既自安隱，復安餘人，莫以貧故轉相食噉，而不能得離三惡趣。』為犯惡者說戒法言：『為惡者苦，身自

陷惡，何能安餘！犯惡之報不離三苦，汝等自墮三惡趣中那能拔餘！是故，仁者不當恣意，莫隨惡趣，後自燒身。』若見眾生有瞋恚意相賊害者，為說法言：『汝等莫爭，莫隨恚意入三惡趣。』為懈怠者說精進法，為亂意者說禪定事，為惡智者說智慧法，婬者為說欲之不淨，有邪見者指示正道令住三乘，為說法言：『諸仁者所入者，皆無所有空無之法，亦不可入，空無所入。』◎

「◎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住於神通，為眾生作善本。菩薩不住神通，不能為眾生說法。譬如眾鳥，無有翅者，不能高翔。菩薩如是，不住神通者，亦不能為眾生說法。是故，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學神通，已得神通便能祐利一切眾生，以天眼見恒沙國土，盡見眾生悉知其意，隨高下應而為說法，或說六波羅蜜，或說泥洹法。菩薩天耳聞一一音聲，又聞東方恒邊沙佛所說教法，廣為眾生說，如所聞隨意為說，或說六度，或說泥洹。以清淨意知眾生念，自知本末所從來生及他人事。以是通慧憶識，過去諸佛如來弟子名號皆悉識知，又知眾生宿命所行而為說法，或說六度，或說泥洹。復能飛到恒邊沙剎土，往見諸佛殖諸善本，復還本土淨漏盡之慧，復以是慧為眾生說法，或說六度，或說泥洹。

「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知神通如是；得淨神通已，隨意所欲能變其形，三界苦樂不能污染。譬如佛所化人，在所能辦，無有苦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遊戲神通，淨佛剎土，教化眾生；不具神通，不能教化淨佛國土。菩薩不淨佛國教化眾生者，終不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菩薩支節不具足者，便無有道。」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何等為菩薩支節具足，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佛報言：「諸所善法是菩薩支節。何等善法是菩薩支節？」

報言：「從發意已來，行檀波羅蜜中諸善法，不曉施為，不能分別於中生念：『是者可與，是不可與。』分別及念皆空無有。持是具足波羅蜜，自度彼岸，復度他人，度脫眾生於生死，是為菩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善法支節。過去、當來、今現在菩薩從是得度，亦復持是度脫眾生。六波羅蜜亦復如是。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十八諸空、八惟無、九次第禪、陀隣尼門、四無礙慧、佛十八法，是諸善法者，菩薩道之徑路，具足是已便逮薩云若，逮薩云然已便轉法輪。」◎

◎摩訶般若波羅蜜分別品第八十四(丹本作分別四諦品)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是法是菩薩法者，佛法復云何？」

佛報言：「以是法具足者便逮薩云若慧盡諸習緒，菩薩摩訶薩便盡逮覺是菩薩法，佛法者以一相慧應一切慧而得正覺，是者佛法與菩薩法而有差特。須菩提！譬如向道、已得道者，是二輩者皆是賢聖，菩薩住於兩際中間，佛以過去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以是差別。」

須菩提言：「世尊！假令如佛所言者，空無之法為有差別、有若干品耶？而言是者泥犁薜荔畜生，是者人道，是者天道，是者八數，是者辟支佛，是者菩薩，是者為佛。如是諸道無所有，行亦無所有。如行無所有者，罪福之報亦無所有。」

佛言：「如是，如是！須菩提！如汝所言，空無之法亦無有行、亦無有得。須菩提！不知空無之法者，或作善惡之行有漏、無漏，由行所致便有三惡趣，作善行者便有天道、人道，於三界中無斷絕時。菩薩行六波羅蜜乃至佛十八法，行菩薩法亦無有瑕，是為具足菩薩支節，金剛三昧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為眾生作厚，其厚者終不腐敗而生五道。」

須菩提言：「世尊！成阿惟三佛時，為見五道生死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復問：「如來為不見善惡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為不見善法耶？」

佛言：「不也。」

「世尊亦不見善，亦不見惡耶？」

佛言：「不也。」

須菩提言：「若不以是四句，云何處有天道、人道、是三惡道？云何處有聲聞辟支佛道，處有菩薩，處有佛道？」

佛問須菩提：「眾生為知諸法相空不？若眾生知諸法相空者，菩薩終不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亦不能度眾生令離惡趣。以眾生不知諸法相空故，不能得離五道。菩薩於諸佛所，聞諸法相空，是故便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凡夫所入之法，如來無。復有眾生不解空法，所作各自得之，無有眾生有眾生相，無有五陰有五陰相，於無為作有為相，自無所有作顛倒想；以身口意所作顛倒，便墮五趣不能得脫。菩薩行般若波羅蜜，持諸善法皆內於般若波羅蜜；行菩薩行以成阿惟三佛，持四諦法廣演分別令眾生習之。諸善之法，三十七品、四諦，便有三尊。其有眾生因三尊者，無不得脫離諸勤苦。」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眾生得度為用四諦、用四諦慧耶？」

佛報言：「亦不以四諦得度，亦不以四諦慧得度。我說於四諦得等覺者，乃為度脫耳。」

復問：「世尊！何等為四諦之等？」
報言：「亦無苦亦無苦慧，亦無習亦無習慧，亦無盡亦無盡慧，亦無道亦無道慧。以四諦如及爾亦不變異法性之法，真際法事有佛無佛常住如故。是法不忘不失，於諸法不耗減，菩薩行般若波羅蜜行四諦逮四諦慧亦當作是覺。」
復問：「世尊！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行四諦而覺四諦，以覺隨行，亦不墮二地，而上菩薩位？」
佛報言：「諸法之要不可得見，正使得見亦無所有。既無所有，見諸法皆空，在四諦者、不在四諦者皆空無所有，作是見者便上菩薩位於種性住。住種性已，不與上爭，不墮二地，以住種性便起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住滅盡定，覽知諸法，知四諦慧，不生苦、習、盡、道因緣，但起道意想觀見諸法如。」
須菩提言：「云何觀見諸法如應？」
佛報言：「空。云何為空？」
報言：「如自觀身相空，作是比觀者為見諸法空，不見有法逮覺道者。道者無所有，亦非佛所作，亦非羅漢、辟支佛所作，亦非行菩薩者所作。一切眾生不審是事，是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以漚恕拘舍羅為眾生說法。」

摩訶般若波羅蜜有無品第八十五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所有無所有，非佛所作，亦非羅漢、辟支佛及菩薩所作，云何有諸道分數善惡之差別，有三惡趣及於人道，從四天王上至長壽天高下之殊異？云何復言作是、得是，行惡者入三惡趣，行善者得生人道或生天上？云何行道得須陀洹至得阿羅漢、辟支佛，作是行得菩薩法，作是得三耶三菩？世尊！無所有法者，亦無作，亦無行，亦無聲聞、辟支佛行，無有菩薩行，亦無有三耶三佛行，亦無逮薩云若而度脫眾生者。是事云何？」
佛報須菩提：「如是，如是！無所有者，亦無作，亦無行、得。凡夫愚闇不能得知賢聖之法，又亦不知所有無所有之法，為四顛倒之見侵欺，作若干行得若干報，便有五趣生死。無所有法，亦無有行，亦不受。於須菩提意云何？須陀洹乃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為有所有不？」
須菩提言：「世尊！從須陀洹乃至于道，皆無所有。」
佛告須菩提：「無所有能逮無所有法不？」
對曰：「不也，世尊！」
「是故，須菩提！無所有及道，一切諸法，亦不合，亦不散，無有形，不可見，亦無對，一相，一相者是無相。是故，須菩提！菩薩

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見，於眾生入，於顛倒入，於五陰無常、有常想，苦謂有樂想，無我、有我想，不淨、有淨想，入於有為，菩薩以漚恕拘舍羅令眾生離於有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眾生所入不離五趣，有何因緣礙？頗有實要不？」
佛報須菩提：「無有無有餘行如毛髮者，但以眾生著四顛倒故有五趣耳。須菩提！諦聽，諦聽！以是事故，我今說之，使汝得解。於意云何？夢中所見五樂自娛，有作者不？」
對曰：「世尊！夢尚無所有，況有五樂！」
佛言：「於汝意云何？諸法有為無為、有漏無漏，頗有法不如夢者不？」
答曰：「世尊！一切諸法皆如夢耳，無有諸法不如夢者。」
佛言：「於意云何？夢中所見人頗有五趣不？」
「無也，世尊！」
「須菩提！夢中人頗有道念、有著斷事不？」
對曰：「無有。何以故？世尊！無形之法無所造處，著斷之法亦無有處。」
「云何須菩提！鏡有見像，頗為有行，頗有五趣生死報不？」
對曰：「不也，世尊！所以者何？鏡中像者，無所有也，凡夫為惑自呼所有。鏡中像者，亦無五趣，無作無行。」
「須菩提！鏡中像為有道念、有著斷不？」
對曰：「無有。所以者何？無形之法無所造作，亦無著斷，亦無有處。」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響從山谷出，是響頗有行作生五趣者不？」
對曰：「不也，何以故？無形之法無行無作無生五趣者。」
「於須菩提意云何？響頗有道念、有著斷不？」
對曰：「無有。所以者何？無所有之法無所造作，亦無著斷，亦無有處。」
「於須菩提意云何？譬如熱時之焰，無有河水有河水想，無有城郭有城郭想，無有園觀有園觀想。於意云何？是焰寧有所作有五趣不？」
對曰：「焰無所有，但惑愚夫之眼但有像耳。」
「須菩提！是焰頗有道念、有著斷不？」
對曰：「無有。無形之法無所造作，無有著斷，亦無處所。」
「須菩提！譬如幻師化作象馬，或作人眾若干種現，是化人頗為有行有五趣不？」
對曰：「無有。何以故？幻無形故。」

「須菩提！幻人所化頗有道念、有著斷不？」
對曰：「無有。無形之法無所造立，亦無著斷，亦無處所。」
「須菩提！如來所化寧有行作有五趣不？」
對曰：「無有。何以故？化無所有故。」
「須菩提！化有道念、有著斷不？」
對曰：「不也。無形之法無有道念，亦無著斷，亦無處所。」
「於須菩提意云何？是諸法頗有著斷不？」
對曰：「不也，無有著斷。」
佛言：「假令無著斷者是為無有著斷。何以故？眾生但住於吾我便有著斷。審見諦者不著不斷，眾生所見不審諦故便有著斷。」◎
放光般若經卷第十九

放光般若經卷第二十

西晉于闐國三藏無羅叉奉　詔譯

◎摩訶般若波羅蜜諸法等品第八十六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其審諦者不著不斷，不審諦者亦不著不斷，所有無所有無著無斷，審諦不審諦俱不著不斷。是事云何？」
佛報須菩提言：「以諸法等故我言斷。」
「世尊！是何謂？」
佛報言：「有佛無佛如及爾，法性真際法事初不變異常住如故，是名為斷。但以俗為名號，有言有教。俗之音聲，雖有言教，皆無所有。」
須菩提言：「世尊！假令諸法如夢、如響、如鏡中像、如野馬、如幻、如化者，菩薩云何於空無之法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言：『我當具足六波羅蜜，具足神通，具足慧度四禪、四等及四空定、三十七品及三脫門，具足八惟無、九次第禪。』言：『當具足十力、佛十八法。』言：『當具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言：『當具足陀隣尼門。』云何言：『我當作光明，普照窈冥之處。』云何知眾生意如，為說法耶？」
佛言：「須菩提！於意云何？如汝所問，為如幻如化不？」
須菩提言：「假令諸法如夢如幻，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世尊！夢以幻化非真實者，不真實法不能行六波羅蜜，乃至十八法亦不能行。」
佛言：「如是，如是！如汝所言，夢化不行六波羅蜜，不能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是法皆為是有為想法，有為想之法亦不可得薩云若。是法亦復是道、亦復是泥洹，以是法無所生無有相。以是故，菩薩初發意以來習諸善法，六波羅蜜乃至十八法，知是法以如夢如化，不具足六波羅蜜、十八法者，亦不能教化眾生。菩薩習諸善法，觀諸法如夢如化。菩薩觀般若波羅蜜，觀薩云若，觀眾生，亦復如夢如化，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於中受形，及幻化法不於中受形，言當逮薩云若。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所取，於十八法亦無所取。菩薩知諸法無所取故，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何以故？諸法無形故，無所取不可持，無所取法而有所得，亦不見是法。是故，菩薩為眾生故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從發意以來行六波羅蜜，但為一切，不自為身。菩薩起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者，但為眾生故，以眾生無所有，以眾生有眾生想，不見有見想，不知有知想。是故，菩薩於顛倒中拔出眾生，於甘露地斷諸習想。須菩提！菩薩行般若波

羅蜜以漚恕拘舍羅，於諸法無所入，建立眾生於無所入，但以俗數非第一義。」
須菩提言：「世尊！如來所逮覺法，為以世俗數？為以第一義？」
佛報言：「如來者以俗數得逮覺，亦無有法有所得者。所以者何？若言我得道者，是為大恥；若有二者，亦無逮，亦無覺。」
復問：「世尊！假令有二不逮覺者，為從一得逮覺耶？」
佛報言：「亦不從二，亦不從一。逮覺者亦不一亦不二，不一不二則是逮覺。所以者何？逮覺者為戲則為貢高，等覺者無戲亦無貢高。」
須菩提言：「世尊！諸法所有皆無所有，云何是等正覺？」
佛報言：「亦不有有，亦不無無，亦無言說，是則等覺。等覺法者，亦無言說，亦無有法說等覺者。等覺者以過於諸法，凡夫愚人去等覺遠。」
復問：「世尊！如來為離覺法遠耶？」
佛報言：「等正覺者非眾聖賢、聲聞、辟支佛、菩薩及佛之處。」
復問：「世尊！如來於諸法中得自在耶？」
佛報言：「凡夫之等及聲聞、辟支佛及如來皆共一等覺。一等覺者，亦無有二，亦無凡夫，亦無三耶三佛，乃至如來亦無若干。」
須菩提言：「世尊！假令於等覺中無有分數者，凡夫、聲聞、辟支佛無有差別。」
佛言：「如是，如是！凡夫乃至三耶三佛無有差別。」
「假令凡夫乃至三耶三佛無有差別者，何以故有三尊？」
佛言：「於須菩提意云何？佛寶法寶比丘僧寶、等覺異耶。」
對曰：「如我從世尊所聞，三寶及等覺無有異，三寶及等覺亦不合亦不散，無有形亦不可見，一相無相為無相法，作數作處者則為有近有處。」
佛告須菩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時，為諸法作處，便知有三惡趣，知有人道，知有三十三天；便知三十七品乃至內外空及所有無所有空，知有十八法。是故，須菩提！是為如來大士之所差特，不動於等覺法，為諸法立處。」
須菩提言：「世尊！如世尊於等覺不動耶？凡夫、聲聞、辟支佛於等正覺亦復不動。佛法、凡夫法、聲聞辟支佛法及如來法為一法耶？及無形法、色法、痛想法行法、識法異耶？眼法、耳法、鼻法、舌法、身法、意法有異耶？地、水、火、風、識、空法有異耶？婬、怒、癡法有異耶？六十二見有異耶？四禪、四等及四空定法有異耶？三十七品法、三脫門法、內外空及所有無所有空法，八惟無、九次第禪、四無畏、四無礙慧、十力、佛十八法、有為無為法，是諸法皆有名，云何處不可得？若菩薩不住是處、不分別諸

法，菩薩終不能行般若波羅蜜。行般若波羅蜜菩薩遊諸十處，爾乃上菩薩位，便過二地；已過二地具足神通，於諸神通具足五波羅蜜，遊諸佛剎供事諸佛殖眾善本，持是功德教化眾生淨佛國土。」
佛告須菩提：「汝所問如來及凡夫法及二地法，云何作是問？於汝意云何？五陰空法及如來法為有異耶？」
須菩提言：「等空。」
佛言：「於空可見無相法不？五陰相及佛相為可見不？」
須菩提言：「世尊！不可見也。」
「是故，須菩提！諸法之法亦無有。凡夫亦不離凡夫，亦非如來法，亦不離如來法。」
復問：「世尊！是法為是有為法？為是無為法？」
佛言：「亦不離無為而得有為法，亦不離有為法而得無為法。須菩提！有為法、無為法，一法無二，亦不合，亦不散，無有形、不可見、一相。一相者無相，以俗數故有所作耳，非最第一義。最第一義非身口意所作，亦不離身口意，得第一義以諸法之等。是故，第一義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不得最第一義而行菩薩事。」

摩訶般若波羅蜜諸法妙化品第八十七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假令諸法等空、於諸法無所作，云何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不得最第一義，而行菩薩事為眾生作四恩耶？」
佛告須菩提：「如汝所言，空者亦無有作亦無不作。若眾生知空者無有如來及佛境界，不動於空度諸吾我有四大相，度諸五陰有知見相，度諸十二衰相，度諸有為相，建立不有為界。」
「是不有為之性空，云何為空？」
佛報言：「於諸相空，幻師所化作人空，不幻化及空不合不散以空空，空空及化人無能別者。何以故？俱空故。須菩提！五陰無不空者，以空故作是說言五陰空。」
復問：「世尊！世俗之法如幻，道法亦復如幻耶？假令道法是幻者，從三十七品乃至佛十八法及三乘法亦復如幻，行三乘者亦復如幻。」
佛報言：「是諸法化誰所化，為是聲聞、辟支佛所化耶？是菩薩、佛之所化耶？是諸習緒所化，是行所化。」
對曰：「無有化者。」
佛言：「是故諸法如化。」
復問：「世尊！須陀洹至羅漢、辟支佛所滅，及佛諸習緒滅，亦復如化耶？」
佛報言：「諸有所生者、滅者，皆悉如化。」

復問：「世尊！何等法不如化者？」
佛報言：「不起不滅是則非化。」
復問：「世尊！何等不起，何等不滅，非是化耶？」
佛報言：「泥洹非化。」
須菩提言：「世尊！常說空不動轉，無有雙法，無不空者，是故泥洹亦復如化。」
佛言：「如是，如是！一切皆空，亦非聲聞、辟支佛所作，亦非菩薩、佛之所作，審空者是泥洹。」
復問：「世尊！於空過去人行，當云何入、云何學、云何說？」
佛報言：「於須菩提意云何？但有過去世，無有當來世耶？」

摩訶般若波羅蜜薩陀波倫品第八十八

佛告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欲求般若波羅蜜者，當如薩陀波倫菩薩；今現在在雷音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佛所，常修梵清淨之行。」
須菩提白佛言：「世尊！薩陀波倫菩薩云何求般若波羅蜜？」
佛報言：「薩陀波倫菩薩求般若波羅蜜時，不惜身命，不望供養，不求名稱，常在寂處，聞空中之聲言：『住善男子莫起疲厭睡臥之意，莫念食飲，莫念晝夜，莫念寒熱，莫令意著於內外，莫左右顧視。行時當作是意，當如不行，於身五陰莫有起相。何以故？有起相者便於佛法有稽留礙，有留礙者便在生死苦，在生死苦者不能逮得般若波羅蜜。』
「爾時，薩陀波倫報空中聲言：『我當從教。何以故？我欲為眾生而作大明廣宣佛法，我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作是語已，便聞空中聲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欲聞於空、無相、無願之法，當求索般若波羅蜜，當離相念，當離命見，當離人見，當遠離惡知識，當與善知識從事，當供養真知識，當為汝說空、無相、無願之法，當說無生不滅之法，當勸助人求薩云若。作是行者，聞般若波羅蜜不久，或從經中聞，或從菩薩摩訶薩口聞。善男子所從得聞般若波羅蜜處，當視其人如世多羅。汝於法師當修反復莫得背恩，所從聞般若波羅蜜處則是真知識，得聞經已便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動轉，當自念言：「我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不遠，所生之處常值諸佛，常當遠離八不閑處，當得八樂之處。」持是德行當敬法師如敬世尊，莫以世俗冀望之意；於法師所當起法想恭敬之想，冀望想者當知魔事。若魔波旬或持五樂，或以細滑色聲香味來貢法師，法師以漚惒拘舍羅欲度眾生能為受之。汝若見者莫起污意，但當念言：「我未得是漚惒拘舍羅。」如法師所行，菩薩已逮漚惒拘舍羅者無所罣礙。譬如金剛無所不入不受塵垢，當以一調法行而觀法

師。何等為一調法行？謂諸法無著無斷。何以故？諸法皆空，無我無人、壽命，譬如幻化熱時之焰，當作是觀。法師導師作是觀者，令得般若波羅蜜不久。善男子！當護魔事。善男子！若至法師所不見法師莫起礙意，當以法故恭敬法師。』

「爾時，薩陀波倫聞空中聲已，於是東行。東行不久，意中念言：『向者不問，我當於何去？去是幾所？當從誰聞？』於是大哭，哭已念言：『我今於是，不復飲食，不復動轉，從一日至七日，不聞般若波羅蜜終不起。』」

佛告須菩提：「譬如長者有一子，其子而死；父母悲哀，無復他念，但念其子。須菩提！爾時薩陀波倫一無復餘念，但念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作是哭時，於前便有如來之像，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其佛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行菩薩時，索般若波羅蜜亦如是。持是勇進之意，從是東行，去是二萬里，國名香氏。其城郭以七寶七重遶城，池水周流十重，有七寶樹羅列重行，及七寶塹。其城縱廣四百八十里，其國豐樂人民熾盛，所有服飾珍寶異妙。其城中有五百欄楯，街巷市里行伍相當，以諸雜寶金銀錯塗懸繒幢幡，譬如天錦城上臺觀、樓閣、陴[阿-可+兒]皆七寶作，城上寶樹行列奇好，復以閻浮檀金為交露蓋。以七寶鈴懸其樓閣，風起之時吹其鈴聲，其音和雅譬如天樂，其有眾生聞鈴音者以自娛樂。遶城池水冷煖和適常滿不減，其池水中有七寶船，其人乘船遊戲池水中，其人宿命有福功德而得致是。其池水中有波曇花、分陀利花、拘文羅花、優鉢利花，復有餘花雜種異色數千百種，三千大千國土所有妙花無不在彼。順遶其城，各有五百廬觀，亦七寶作姝好嚴事。一一廬觀有五百池水，其池縱廣各二十里，亦以七寶雜色妙花，其花大如車蓋，其花五色青、黃、赤、白、紅各自分明。其池中有鳧鴈、鴛鴦、孔雀、鵁鶄，異類奇鳥數千百種。其城廬觀所有寶物亦無有主亦無守者，以其國人宿福所致，常習行般若波羅蜜故，是以長夜受是福德。

「『善男子！彼有菩薩名法上。在其國中央有宮殿舍，廣縱四十里，皆以七寶作宮牆七重，所有欄楯七寶之樹、園觀、浴池亦復七重，其樓閣、欄楯、宮殿、門閤皆是七寶雕文刻鏤七重。法上宮裏有四廬觀：一名常樂，二名除憂，三名雜花，四名雜香。一一廬觀有八池水：一名曰賢，二名賢妙，三名日樂，四名妙樂，五名吉祥，六名吉上，七名曰除，八名不還。其池四邊，邊各一寶：金、銀、琉璃、水精。純以紫磨黃金為底，以金羅網為蓋。其一一池中金為梯陛，種種雜色車璩、瑪瑙、眾寶雜成。其梯陛兩邊，復以紫金為芭蕉樹，其花柔軟隨風委靡。其池水中亦有雜花如上所有。順

池水邊又有花樹，風吹諸花墮池水中便如根生。其池水香如天栴檀。法上宮中有六萬八千夫人，婇女圍繞娛樂。香氏城中男女皆來會，於常樂池觀共相娛樂。』
「其化佛言：『善男子！是法上菩薩與其眷屬共相娛樂。以三時說法，香氏城中眾人為法上菩薩施設法座。於城中央，金、銀、水精、琉璃為座，細軟劫波育以為其蓐，以天雜香而著其蓐。其座高十里，當其座上有諸男女把持垂珠，又散名花燒諸名香。何以故？敬於法故。法上菩薩坐其座上，以般若波羅蜜為眾生說法。』」
「化佛復言：『善男子！香氏國人恭敬奉事法上菩薩，其像如是。有若干百千諸天，來會聽受般若波羅蜜，中有書者，中有諷者，中有口受者，中有念者，中有寂然念行之者。國中眾生皆是阿惟越致，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復動還。
「『善男子！汝從是東去到法上菩薩所，可得聞般若波羅蜜。是法上者是汝前世真知識也，常勸助汝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法上菩薩本求般若波羅蜜時亦如汝。今往，善男子！晝夜莫斷於念，得聞般若波羅蜜不久。』
「爾時，薩陀波倫聞是語已，踊躍歡喜言：『我何時當得見法師，從受聞般若波羅蜜！』」◎
◎佛告須菩提：「譬如有人被重毒箭無有餘念，但念言：『我何時當得良師，拔我毒箭，令其處愈！』薩陀波倫無復餘念，但欲得見法師從聞般若波羅蜜，聞般若波羅蜜已滅諸倚著。
「爾時，薩陀波倫菩薩即見諸法無罣礙慧，得無量三昧門，其三昧名曰：見諸法所有三昧、於諸法無所得三昧、降伏諸無智三昧、得諸法無差別三昧、得於諸法無變異三昧、諸法無所有無所聚三昧、滅諸冥三昧、於諸法次第無異三昧、於諸法無所見三昧、散花三昧。得如是比無量種種三昧門。住是三昧已，見諸十方無央數佛以般若波羅蜜為諸菩薩說法。
「爾時，十方諸佛皆讚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我等本為菩薩時，索般若波羅蜜亦復住是三昧所得如是，得是三昧已入於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便成就漚恕拘舍羅立於阿惟越致法。我等得是三昧時，亦不見有法行三昧者、離三昧者，亦不見行道者，亦不見逮阿惟三佛者。般若波羅蜜者無有貢高。善男子！吾等住於不貢高故，得金色身三十二相無限之光，得不思議慧最無上覺三昧佛智；具足逮諸功德，諸佛所不能平量不能盡說，何況聲聞、辟支佛！是故，善男子！於是法中當倍加敬。善男子！有志有進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亦無有難。善男子！於真知識當起恭敬愛樂之意如視世尊。菩薩得真知識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

「爾時，薩陀波倫菩薩白諸佛言：『我常所敬真知識者為是何誰？』諸佛報言：『法上菩薩世世常以阿耨多羅三耶三菩用教授汝。法上菩薩常以般若波羅蜜具足漚惒拘舍羅，是者則是汝之尊師是真知識。卿善男子！取法上菩薩以頂戴之。從劫至劫若至百劫，以三千大千剎土所有以用供養，尚未能報須臾之恩。聞是尊法其福難報，使汝得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之利故。』是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是已，忽然不現。

「爾時，薩陀波倫於三昧起，四向顧望，意自念言：『是諸如來，從何所來？去至何所？』作是念已，惆悵不樂。復更念言：『法上菩薩常行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總持諸陀隣尼門，於諸法得自在，已從過去佛而作功德，是我真師，我當以問法上菩薩：「是諸如來，從何所來？去至何所？」』於是，薩陀波倫菩薩念法上菩薩恭敬愛樂豫加謙恪：『今我又貧，無有珍寶、香花、奇異貢尊之具。以般若波羅蜜故供養法上菩薩者，不可空往至法上所。我有恭敬而無所有，不如賣身供養般若波羅蜜及師。前後以來，壞身不少，今故不滅；前後壞身，坐婬怒癡，更諸苦痛，亦不為法，亦不為師，但為貪欲五陰、六衰。』

「爾時，菩薩道逕一城，大喚呼言：『我欲自賣，誰欲買我者？』

「時，魔波旬意自念言：『今是菩薩用般若波羅蜜故，自賣其身欲以供養法上菩薩，欲得聞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蜜，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聞已必當恭敬稽受。我不敗壞者，當教無數百千菩薩及諸眾生過我境界。今我當往壞之。』波旬即使舉國男女不見其形、不聞其聲。

「爾時，薩陀波倫賣身不售，愁憂啼哭言：『我甚為劇，欲自賣身供養於師而不能售！』時，釋提桓因意念言：『今是菩薩以般若波羅蜜故欲供養法上菩薩，我今試往看視其人，為用法故頗有諛諂？』

「時，釋提桓因化作年少梵志，至菩薩所問薩陀波倫言：『善男子！何以不樂愁憂啼哭？』

「報言：『年少！我用法故，欲自賣身供養尊師而永不售，無問我者是以哭耳。自念薄德，無財寶物可供師者。』

「爾時，年少謂菩薩言：『我不用人，我今祠祀，欲得人血，欲得人髓，欲得人心。能與我者，益與卿寶。』

「是時，菩薩歡喜報言：『我得善利！年少！買我心、髓及血，與我財寶得供養師，使我得聞般若波羅蜜及漚惒拘舍羅真得我願。』

「年少重問言：『卿賣髓、血及心為索幾許？』

「菩薩報言：『隨年少意與我多少。』

「薩陀波倫便以右手自刺左臂出血與之。復欲破骨出髓時，城中有一長者女，過於魔行，魔不能屈。時，長者女於樓觀上遙見菩薩乃爾自刑：『我今當下，問其意故。』

「時，長者女即下來到菩薩所，問言：『男子！何為乃爾，酷毒自割，用是血為？復欲破骨！』

「薩陀波倫報長者女言：『欲與少年，賣得財寶，供養於師，欲聞尊經般若波羅蜜。』

「時，長者女語菩薩言：『供養於師，當得何等奇特功德？』

「菩薩報言：『師當教我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語我菩薩所行法，則我當得學為諸眾生廣作橋梁，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我身當得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無上之光，得四等意、四無所畏、佛十種力、及十八法，逮六神通不思議淨戒；成作佛已，得無礙之慧，當得無上之寶除一切貧。我當得是如此之法。』

「時，長者女聞是語已，踊躍歡喜語菩薩言：『善哉，善哉！賢者！甚奇，甚特！乃說如是微妙之法。重言，賢者以是一法，當索無數恒邊沙法。所以者何？是法甚深用微妙故。卿善男子！所欲得者，莫自疑難。欲得琉璃、摩尼、雜寶、真珠、金銀、琥珀、栴檀、名香、繒幡、花蓋，恣意所得，今當與仁，可持供養法之尊師，莫爾自割毀壞其身。今我亦欲往至彼所，與卿相隨，共殖善本。如卿屬所可說者，我悉欲得。』

「時，釋提桓因即滅年少梵志形還復釋身，住薩陀波倫菩薩前讚歎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卿建志，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行菩薩道，求般若波羅蜜漚惒拘舍羅，成阿惟三佛，亦如賢者。今日我亦不用人心、髓及血，我欲相試故來到是。欲得何願？』

「薩陀波倫報言：『我不用餘，與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願。』

「釋提桓因報言：『善男子！是佛之境界非我所辦，更索餘願多少福我。』

「菩薩報言：『假令大願非卿境界者，復我身體使無瘡瘢，以是相福。』適作是語，薩陀波倫身復如故。於是，帝釋忽然不現。

「時，長者女語菩薩言：『隨我共歸，見我父母，并報父母，隨卿所欲供養之具當相給與。我亦當去，侍從左右，至法上所。』

「爾時，薩陀波倫隨長者女往到其家在門外住，長者女入白父母言：『今當與我金銀、珍寶、琉璃、摩尼，名香、栴檀、花蓋、幢幡、雜色異衣、供養之具，及諸奇異，及五百侍女，欲以法故，隨薩陀波倫菩薩行至香氏國法上菩薩所，欲聞尊經佛所有諸法，我當得之度脫眾生。』

「父母問女言：『薩陀波倫今為是誰？』

「女重白言：『是人今在門外住，發堅誓之願欲求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欲為眾生故救無極之苦。有大妙法名般若波羅蜜，是諸菩薩所應學者。是善男子但為是法故，自賣其身不惜軀命，而自割截欲以供養大師法上。是人至誠感致帝釋，我見是變就往問之：「有何奇特，惡自割刺？」便報我言：「賣與年少，欲得財物，供養我師。我當得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當轉法輪度脫眾生。」我聞是已甚大歡喜，誰聞是法而不樂者，我便許之當與珍寶供養之具隨侍左右，是故父母當給與我珍寶所有及諸侍女。』

「父母謂女：『如汝所言，是人甚奇精進，乃爾不惜身命欲求不思議之法。如汝所言，是善男子必能辦無上之法安隱眾生建立大誓僧那僧涅，我當云何違汝是願。欲得往見供養法上菩薩者，隨汝意願，我代汝喜，自否年老不能得行。恣汝所欲珍琦寶物，我終不斷一切之願。』

「爾時，女取五百乘車以七寶校飾，及五百侍女莊嚴自副，種種諸花雜色寶衣如上所有載以自重。薩陀波倫別載一車，與五百女人圍繞相隨。

「於是東行，稍稍引道，遙見香氏城郭，七寶玄黃珍琦眾妙，未曾所有如上所說。復遙見其城中央法上菩薩與諸大眾數百千萬圍遶說法，遙見是已甚大歡喜，其身安隱譬如比丘得第四禪。又自念言：『我今不可於車上載，當下步耳。』即與長者女，及五百女人圍遶，而前入城門裏。見七寶臺以赤栴檀而校飾之，真珠交露。其臺四角有四寶甕盛摩尼珠晝夜常明，有寶香鑪常燒名香晝夜常香。當臺中央有七寶塔，又以四色之寶作函，以紫磨金薄為素書般若波羅蜜作經在其函中，又以七寶為織成幡互相參校，其色上妙隨風繽紛。薩陀波倫及五百女人，見是七寶交露之臺；見釋提桓因與諸天子，持天曼陀羅花及天雜色栴檀名香，擣以為末，其細如塵，於虛空中供養散其臺上，又鼓天樂而供養之。」

「爾時，薩陀波倫遙問釋提桓因：『汝何為供養，以花散是臺為？』

「於是，釋提桓因報薩陀波倫言：『卿善男子！為不知耶，是般若波羅蜜者生諸菩薩。一切菩薩當於是學，當成諸波羅蜜功德，具足諸佛法，逮薩云若。以是故，我等而供養之。』薩陀波倫聞是倍喜。

「復問釋提桓因言：『般若波羅蜜為在何所？』

「釋提桓因報言：『在臺中央七寶函中，法上菩薩以七寶印印之，汝等及我不得妄見。』

「爾時，薩陀波倫、長者女及五百女人，各各取諸名花、名香、栴檀、雜寶、琉璃、摩尼，供養般若波羅蜜已，別留一分持至法上菩

薩高座所。復以法故，供養法上大師。所散諸花，當法上菩薩上，化作七寶臺止於虛空。所散名花皆雨於法上菩薩，所散雜色寶衣在其臺上，有化天人以手把持天幡而垂之。薩陀波倫及五百女人見是變化各念言：『是法上菩薩摩訶薩所化，乃爾是未曾有，何況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時，長者女及五百女人見法上菩薩歡喜踊躍，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意，同時歎言：『持是功德，得於法利，亦當如是。令我曹得供養般若波羅蜜，如法上菩薩；我等亦當廣宣般若波羅蜜以度眾生，亦如法上菩薩。願我等得般若波羅蜜，成就漚恕拘舍羅，所作變化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於諸法得自在當如法上大師。』

「爾時，薩陀波倫及長者女、五百女人供養已訖，前以頭面著地，為法上作禮却住一面，以恭敬意叉手白法上菩薩言：『我昔於寂靜之處，聞空中聲言：「善男子！從是東行可得聞般若波羅蜜。」我即東去，中道念：「我當從誰得聞般若波羅蜜？」愁憂啼哭默住一處，七日不念飲食，但念何時當得般若波羅蜜。爾時，便有化佛在我前住，即告我言：「善男子！持是精進勇意，從是東行二萬里，有國名香氏，有菩薩名法上，常說般若波羅蜜，汝可從聞是汝真師。」我從化佛聞是教已，即便東行遙見大師，意中歡喜踊躍安隱，譬如比丘得第四禪。以念般若波羅蜜故，便得無量三昧，即見十方諸佛讚歎我言：「善哉，善哉！汝所得三昧者皆從般若波羅蜜生，我本行菩薩時索般若波羅蜜時亦復如是。」讚歎我已便不復現。我三昧覺已自念：「諸佛從何所來？去至何所？」復大愁憂。我復念言：「法上大師以般若波羅漚恕拘舍羅於諸法得自在，我當往問師十方諸佛何所從來去至何所。」今日大師為我解說是諸如來所從來往，願欲知之，我等聞已常見諸佛不離世尊。』

摩訶般若波羅蜜法上品第八十九

「於是，法上菩薩摩訶薩報薩陀波倫菩薩言：『善男子！諸如來常不動搖，亦不去，亦不來。如來者，如如，無所起滅；不起者，亦不來，亦不去。不生者是如來。善男子！真際者，亦不知來時，亦不知去時，真際者則如來。虛空者，亦無來，亦無去，空者則如來。真諦者，亦不知來時，亦不知去時，真諦者則如來。無為者，亦不來，亦不去，無為者則如來。滅盡者，亦無來，亦無去，滅盡者則如來。善男子！如來者不離是法，此諸法者則是如來之如。

「『善男子！如者一無有二，亦不三，亦無若干之數，以法空故。善男子！譬如春節已過，夏盛熱時熱有猛焰，愚夫逐之謂為是水，

追之不息呼當得水。於賢者意云何？是人所逐水者，為從何所來？從東海、西海、南海、北海，從何海來？』
「薩陀波倫菩薩對曰：『熱時焰者尚非是水，何況從海而有來往！』
「法上復言：『善男子！彼凡夫為熱渴所迫而起水想，追逐疲勞竟不得水。諸有起想，謂諸如來有往來者，亦是凡夫與彼無異。所以者何？莫以色身而觀如來。如來者法性，法性者亦不來亦不去，諸如來亦如是無來無去。
「『善男子！譬如幻師化作象馬車乘，謂呼是幻有來往者皆是愚夫，謂諸如來有來往者亦是凡夫。所以者何？法性者亦無來亦無去。』
「薩陀波倫白法上言：『夢幻所見，悉空無實，皆無所有。』
「法上報言：『善男子！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說言：「諸法皆亦如夢有。」於夢幻法有實相者不知如來，但入如來名色身耳，便作如來來往之相。是輩皆是無智凡夫，是輩凡夫於生死道當有反數，離般若波羅蜜大遠，於諸佛法亦遠。於諸夢幻法，知諸法如夢幻者，為識如來。於諸法不求有來往之相，亦不求諸如來有生有滅，諸有知如來無來無往不生不滅者，為近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不久。是為行般若波羅蜜，是則為佛之弟子。是輩人應食國中施，為世間之福田。善男子！譬如大海所有名寶，不從十方國土而來；以人福故，海生此寶，不為無緣。因緣故生是寶，滅時亦復不至十方；從因緣起，從因緣滅，亦不從十方有來有往者。善男子！諸佛身者有行因緣便得合成，本行所致亦不用行往至十方；若使無行無因緣合者，若無因緣亦無有身也。善男子！譬如箜篌，以因緣故，有絃，有柱，有人鼓之音聲來往，聲音斷時亦無來往；是聲出時，亦無從來，滅亦無所至。欲知佛身亦復如是，有無量之德不以一事成，皆有因緣而共合成，不離因緣而有去來。善男子！當知諸佛亦無來往，一切諸法皆復如是亦不生滅。汝知是已，必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必究竟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
「爾時，釋提桓因以天曼陀羅花與薩陀波倫，持是供養法上菩薩：『當福於我。所以者何？一切眾生當蒙仁者之恩，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仁者上士世間少有甚難得值，乃為眾生執勞，無央數劫都不以為勞。』
「時，薩陀波倫受釋提桓因曼陀羅花，用散法上菩薩。散已白言：『從今以去，持身奉上於師供給所當。』叉手却住一面。
「爾時，長者女及五百侍女白薩陀波倫菩薩言：『願得以身奉上大師給所當得，持是功德令得法利如今大師，當與大師常共供養諸佛世尊。』

「爾時，薩陀波倫告長者女及五百侍女：『汝等隨我教者，我當受汝。』
「諸女報言：『身命自師，不敢違教。』
「薩陀波倫菩薩白法上菩薩言：『願持身自上，及五百女人及五百乘車一切所有以上大師，哀我曹等願當受之！』
「爾時，釋提桓因歎言：『善哉，善哉！發菩薩意者，當持所有，如賢者所為。菩薩如是施者，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作是恭敬承事師者，疾可得聞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過去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皆悉如是，捨意布施，得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成阿惟三佛。』
「爾時，法上菩薩即受薩陀波倫及長者女、五百侍女，及五百乘車所有珍寶盡為受之，欲使薩陀波倫成其功德；雖受之，還持與薩陀波倫菩薩。
「時日已冥，法上菩薩從高座起還入宮中。
「爾時，薩陀波倫意念言：『我為法來，不宜坐臥，當以二事須師來出：一者經行，二者住立。』
「時，法上菩薩入宮中正坐，以般若波羅蜜漚恕拘舍羅，行無央數諸三昧至于七歲。薩陀波倫亦七歲不坐不臥，常經行、住立，不起三垢無諸欲味，但念法上菩薩何時當出為我說般若波羅蜜。
「七歲已後，薩陀波倫意中念言：『我當為師莊嚴高座，種種名花，燒諸名香，以待法師當為大眾說般若波羅蜜。』
「薩陀波倫及五百女人各各布坐，身上好衣、諸名婉綖、柔軟細疊以布坐上。薩陀波倫即行索水，欲以灑地，了不能得。是魔波旬之所蔽隱令水不現，欲壞菩薩令起亂意，不欲使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薩陀波倫意復念言：『我當自刺其身，出血以用灑地。所以者何？恐地有塵來坌師故。我不當惜是危脆之身。所以者何？前後以來無央數劫，棄是身體不可復計，初未值是無上之法。』於是，薩陀波倫菩薩即取利刃，刺身血出，持用灑地。五百女人各各亦爾。爾時，波旬不能得其便。
「爾時，釋提桓因念言：『是薩陀波倫菩薩及五百女人甚可奇特，貪德乃爾不惜身命恭敬法師。是魔波旬雖欲壞之不能得便，乃爾堅固誓於僧那不惜身命，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欲度眾生無限之苦。』是時，帝釋讚言：『善哉，善哉！賢者精進不可思議。為無上之願，過去諸佛本所行時精進如是。』
「薩陀波倫意中念言：『我今為師布坐已訖。當於何所得好名花，法師出時當散其上？』爾時，帝釋知其所念，便以天上曼陀羅花千石與菩薩言：『持是供養師，并可散地。』即取其花，分布散地，

分留一分。七歲已後，法上菩薩從宮中出往詣高座，薩陀波倫及五百女人即持天花逆散法上，頭面作禮却坐一面。
「法上菩薩告薩陀波倫菩薩：『卿善男子！諦聽諦受，善思念之。』於是，薩陀波倫菩薩受教而聽。『諸法等如金剛等，諸法寂，諸法等寂不動故，般若波羅蜜等寂不動亦如金剛。諸法無倚，諸法不恐，諸法一味故，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倚。諸法一味、不恐，諸法不生，諸法不滅，諸法如空故，般若波羅蜜不生不滅亦如虛空。五陰無底無邊際，諸法無底，四大無底故，般若波羅蜜亦無有底。空無有邊際，大海無有邊，諸法無邊際故，般若波羅蜜亦無邊際。譬如須彌山種種嚴好，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諸法無所破壞，諸法不可得見，諸法無所受，諸法無所有，諸法不可思議故；般若波羅蜜無所破壞，亦不可得，亦無所受，亦無所有，不可思議亦復如是。』
「爾時，薩陀波倫菩薩便於座上得諸法等三昧、諸法寂三昧、不動三昧、無倚三昧、無畏三昧、一味三昧、無生三昧、無滅三昧、虛空三昧、五陰無底三昧、諸法無底三昧、四大無邊三昧、虛空性三昧、如海三昧、如須彌山三昧、金剛三昧、無所破壞三昧、無所得三昧、無所受三昧、無所有三昧、不可思議三昧。如是等三昧，得六萬三昧門。」

摩訶般若波羅蜜囑累品第九十

佛告須菩提：「爾時，薩陀波倫菩薩得六萬三昧已，便見十方如恒邊沙三千大千國土，見諸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及比丘僧，大眾圍遶說般若波羅蜜。如我今日為汝等說般若波羅蜜，十方諸佛亦復如我字釋迦文。薩陀波倫菩薩多聞具足，其智如海，不離諸佛所生之處，在諸佛前，若於夢中未曾離佛，諸難已斷，已得自在。
「是故，須菩提！當知般若波羅蜜，為諸菩薩摩訶薩致薩云若。菩薩欲學六波羅蜜者，欲得諸佛境界一切智者，當學行般若波羅蜜，當受、當持、當諷誦讀，廣為人說解其中事，亦當供養所有名花、名香、繒綵、華蓋，若干方便當供養之。所以者何？般若波羅蜜者，是諸佛所尊，是尊道之御。」
佛告阿難：「於汝意云何？汝為尊重愛敬如來不？」
阿難對曰：「唯然，世尊！愛敬如來，如來自知。」
佛語阿難：「汝實愛敬於如來。阿難！汝前後侍我以來，汝身口意常有善慈。今吾年以老矣，弟子所應供養者，汝以為畢不？為不畢。從今以往，當恭敬承事般若波羅蜜。」

世尊於是從一至三，如是囑累於般若波羅蜜。所以慇懃鄭重者何？欲令不斷故。若般若波羅蜜斷者，一切眾生永為盲冥。若般若波羅蜜在世不斷絕者，諸佛如來亦不斷絕。若般若波羅蜜有斷絕者，諸佛如來亦當斷絕。

「阿難！般若波羅蜜住於世者，當知如來常在說法，一切眾生不離佛會不離說法。阿難！是般若波羅蜜，若有書持、諷誦、念守、習行、解說其義、供養經卷，復教他人書持、諷誦、廣為說者，當知是人常與佛俱不離諸佛。」

佛說是時，彌勒菩薩、耆年須菩提、尊者舍利弗、大目犍連、分耨文陀尼子、摩訶拘絺羅、摩訶迦旃延、賢者阿難，一切會者諸天、阿須倫，聞佛說已，皆大歡喜，前為佛作禮。

放光般若經卷第二十

CBETA 贊助資訊
(https://www.cbeta.org/donation/index.php)

CBETA 成立於 1998 年，於 2023 年 8 月 7 日轉型成為基金會。成立多年來，一部部佛典在嚴謹控管中轉換為數位典藏，不只數量龐大，而且文字校訂精確可信，又加新式標點方便閱讀。「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也成為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如此成果都是在廣大信眾及有識之士的支持下才得以實現。

對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是非常不容易的。如今，CBETA 運作經費日漸拮据，但「佛典集成」仍有許多未竟之功。因此，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您的捐款本會皆會開立收據，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

信用卡線上捐款

本線上捐款與 netiCRM 及 NewebPay 藍新金流合作，資料傳送採用 SSL (Secure Socket Layer) 傳輸加密，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

不管您持有的是國內或國外卡，所有捐款最終將以新台幣結算，所以我們所開立的捐款收據也將以新台幣計。

線上刷卡支持定期定額與單筆捐款。(銀聯卡不支援定期定額)

前往捐款

劃撥捐款

郵政劃撥帳號：５０４６８２８５
戶名：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欲指定特殊用途者，請特別註明，我們會專款專用。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捐款

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CBETA 引用其服務，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

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相關收據開立事宜，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

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

線上信用卡 / PayPal 贊助

支票捐款

支票抬頭請填寫「財團法人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For donations by check, please write the check to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